

十二樓

301.78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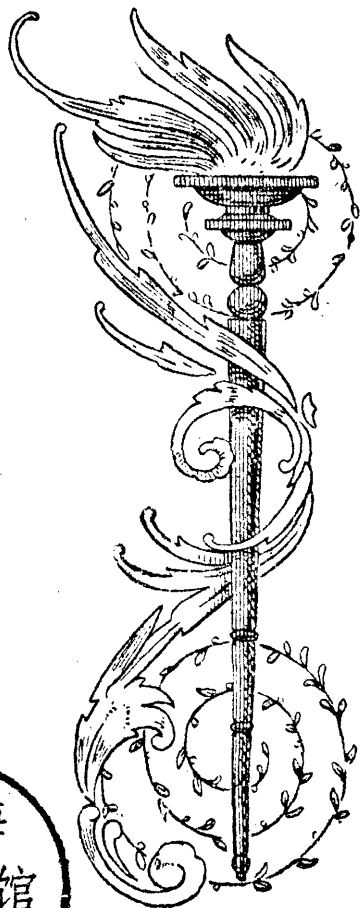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5528

十二樓

上海圖書館藏書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十二樓總目錄：—

- (1) 十二樓序 ····· 孫楷第
(2) 十二樓原序 ····· 鐘離潛水
(3) 校讀後記 ····· 汪協如
(4) 目錄 ····· 十二篇(短篇分回)
(5) 正書 ····· 短篇小說十二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030613~~

420 移夾

十一樓序

孫楷第

一

明清兩代的戲曲與小說文學，從時間上觀察，有一種不同的地方：就是明朝中葉以後，戲曲小說最發達；清朝中葉以後，戲曲小說最不發達。直到清末，因為一般人思想之轉變，小說一類的書才稍稍抬起頭來。情形是如此，其原因也是顯然易見的。明朝人不喜講考證，萬曆以來，士大夫生活日趨于放誕纖佻，所以在這個期間小說戲曲也特別走了好運。清朝人好讀古書，好講考據，尤其是嘉慶以還士大夫的志趣幾乎完全在窮經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時的風氣；生在經學昌明之世，學問既要樸，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單純；據當時人的見解，連詞章之學還覺得可以不作，何況於小說戲曲呢？

學者默想到嘉、道間樸學如何之盛，便知道戲曲小說在當時有不得不低微的理
由了。所以以小說戲曲而論，萬曆以降的明朝，和嘉慶以降的清朝，其情
形是正相反的。而在清初，其時去明未遠，士大夫或者是從明朝過繼來
的，或者是直接間接受了明朝的風氣，生活趣味以及治學態度，尚不如後
世之固執謹嚴；明朝的宗社雖然亡了，而明朝人「搜奇索古，引商刻羽」之習
依然存在著；即稗官野史以及所謂「才子筆墨」者，讀書人亦不避忌。所
以，自順治以至於乾隆間戲曲小說的造作，比起明朝來仍然不算很少。而
且在規模文字方面講，也頗有足以凌轢前人的。著名的戲曲作家，如尤西
堂，如吳梅村，如洪昉思孔云亭；著名的小說家如蒲松齡，如曹雪芹，吳敬
梓：都是清初或嘉慶以前的人。

以戲曲家兼小說家的李漁（笠翁），在清初亦頗負盛名。無論他的學
問如何，無論他的作人態度如何，在清代文學史裏總應佔一重要地位。可

是除了他的小說戲曲與其他著作，因為著作本身有通行的理由，得以流傳到現在外，關於他的事蹟，自方志以及雜書小記，都沒有詳細的記載。舉幾個例子：如李漁本蘭谿人，光緒蘭谿縣志對於他一字未提。他在南京住了二十年，晚年回到杭州終老，而康熙五十七年魏嶸修的錢塘縣志（此時以年歲計他應當死了），以及嘉慶江寧府志人物傳流寓門中亦未道及李漁一字。可見世人對於他的輕視了。清李桓著猷類徵四百二十六載有王廷詔作的李漁一傳，文僅五六十字：

『李漁字笠翁，錢唐人（原注一作蘭谿）。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為唐人小說。吳梅村所稱精于譜曲時稱『李十郎』。有風箏誤傳奇十種，及芥子園畫譜初二三集行世。』

笠翁籍本蘭谿，晚年寓錢塘，此傳逕指為錢唐人，已不免小誤。至其寓金陵本康熙十年以前的事，傳云『流寓金陵』，却竟似老於金陵者；這更是錯

了。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一一種情傳奇下云：

『漁本宦家書史，幼時聰慧，能撰歌詞小說，游蕩江湖，人以俳優

目之。』

提要此條以菲薄態度形容李漁，雖寥寥數語，已彷彿其為人。『宦家書史』
之文，亦僅見於此。據董綬經先生推測，曲海提要前身之樂府考略，大概是黃文暘的稿子。文暘必深知李漁的平生事跡，故作此語。最可惜的，
是記的太略了。（其實就算是俳優，也有俳優的價值。歐陽修也給俳優
作過傳，因其類俳優而棄之，亦大可不必要。）因為一般對於李漁的鄙棄，
所以現在考究李漁的生平，單靠書傳是不夠用的，只有向李漁自己的詩文集
裏去找了。以下就笠翁一家言全集詩文所記鉤稽出來，略述李漁的事實。

筭翁是李漁的字。他自號『湖上筭翁』，亦號『隨菴主人』（玉搔頭序）。晚年寓杭，亦署『新亭客樵』（芥子園畫傳初集卷一跋）。他是浙江蘭谿縣人，但其出生却在江蘇如臯。而且他的長兄就死在如臯；寄櫬于此，久後才返葬。其父母之來如臯，當在萬曆三十九年以前（詳下文），當時江南尚稱承平，其所以流寓如臯之故，是不能明的。

卷三詩集與李雨商荊州太守詩序云：『漁雖浙籍，生于雒臯，是同姓而兼桑梓者也。』

全集卷六過雒臯憶先大兄詩序云：『大兄歿于此地，旅櫬在焉。』根據他的順治十七年庚子的詩，知他生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

卷六詩集有『庚子舉第一男，時予五十初度』一題。按：詩集不記年號，以筭翁所生時代考之，知當在順治十七年。蓋漁庚子年五十，上數萬曆廿八年庚子，言五十則太早；下數康熙五十九年庚

子，言五十則太晚也。以庚子當爲順治十七年考之，逆數五十年，適當萬曆三十九年。

他何時回原籍雖不知，但他在崇禎八九年間，二十幾歲的時候，已在浙江遊泮。

卷二文集春及堂詩跋云：『蓋春及堂主人非他，乃予一生受德最始之一人也。侯官夫子爲先朝名宦，向主兩浙文衡。予出赴童子試，人有專經，且間有止作書藝而不及經題者。予獨以五經見拔。吾夫子獎譽過情，取試卷災梨，另爲一帙。每按一部輒以示人曰：「吾子婺州得一五經童子，詎非僅事！」予之得播虛名，由昔徂今，爲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謂自嘲風簫月之曲藝始，不知實自採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說項始。迨今甲寅歲，其象賢公子王先生乘驄按浙，予適遇之，先生出此帙示余。』

同上卷三與許于王直指書云：『某受先夫子特拔之知，四十年來報恩無地。』

按：據漁跋，所云春及堂主人當即侯官許豸。其子許于王乃許賓也。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十列傳：『豸字玉史，侯官人，崇禎辛未進士，歷戶部郎擢寧紹道。改督本省學政。子賓歲貢，訓導。』康熙杭州府志十九崇禎時按察司僉事內有許豸，注云：『由進士任。』不注何年。上劉鱗長八年任，下韓一光九年任。豸改任學道，似即在八年。（明巡道例由按察司副使僉事任之，杭志不另出巡道）。子賓康熙間任浙江巡鹽御史，見杭州府志卷十九；注云：『侯官人，十二年任。』次郭維藩，注云：『十三年任。』漁跋言今甲寅歲；甲寅爲康熙十三年，蓋賓解職在十三年。漁所謂許于王直指者，即賓無疑。（福州府志但言訓導，不言爲巡鹽

御史，蓋偶失之。）漁書云：『受先夫子之知，四十年來，報恩無地。』由康熙十三年甲寅上數四十年，適爲崇禎八年乙亥，其時漁年二十四歲也。

在三十歲以前（即崇禎十三年庚辰以前），似乎他也應過幾次鄉試。但不幸落第，又值喪亂，遂不免收興。

卷六詩集『榜後東同時下第者』詩，有『才亦猶人命不遭，詞場還我舊詩豪』；及『姓名千古劉蕡在，比擬登科若個高』之句。

同上卷八餘集有『元日鳳凰台上憶吹簫』詞云：『閨人也添一歲，但神前祝我早上青雲。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聽我持杯歎息，屈織指不覺眉顰。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釵。』自注云：『是年三十初度。』則詞是崇禎十三年庚辰作。漁于此時已有倦進取之意矣。

同上卷五詩集『應試中途聞警歸』詩云『正爾思家切，歸期天作成。詩書逢喪亂，耕釣俟昇平。帆破風無力，船空浪有聲。

中流徒擊楫，何計可澄清！』次爲甲申避亂乙酉除夕諸詩，皆騷楚之音，則漁甲申前尙赴試也。

自此以後，漸走入放浪生活，索性連舉業也荒廢了。

卷五詩集有『夜夢先慈責子荒廢舉業醒書自懲』一詩。

在癸未（崇禎十六年）乙酉（順治二年）之間，他大概也感受些亂離之苦。在癸未冬有東陽許都之叛。次年乙酉，南京被陷，馬士英以黔兵退杭州，各鎮潰兵騷擾浙東。次年丙戌，所謂『王師』，始下浙東，鬧了一年多才平定了。據漁自述，此時曾在金華府同知署中避難二年。

卷二文集許青浮像贊：『檄彩許公以吾郡別駕即擢吾郡司馬。憐

才好士，客我于署中者凡二年。自鼎革以後，音問不通，聞已溘

焉朝露矣！」又卷六詩集『亂後無家暫入許司馬幕』詩，又有『祇解凌空書咄咄，那能入幕記翩翩？時艱借箸無良策，署冷添人損俸錢』之句。

按：金華府志卷十一通制欄有許宸章，注云：『蘇州人。崇禎十五年任。』當卽其人。同知欄不出許名，然漁贊云『以別駕升司馬』，則其人十五年後固擢本郡同知也。

就在乙酉年的春天，娶了一位姓曹的姨太太，是許檄彩替他娶的。

卷七詩集納姬詩序云：『姬爲故明某公之幼妾，娶未期年而寡。』按：笠翁鳳求鳳傳奇中的曹婉淑，也是寡婦。

不久他就薙了髮，作大清的順民了。

卷五詩集『丙戌除夜』『丁亥守歲』二詩，並提及薙髮，很有感慨之意。詩集七又有薙髮詩二首，似卽乙酉年作。

曲海總目提要說李漁本宦家書史，不知是否指的是入許司馬幕中的事？漁

以崇禎乙亥游泮，年已二十四歲。他的父母跑到一二千里外的如臯，也許

因爲家貧之故。但黃鶴山農玉搔頭序說他『家數（素）饒，園亭羅綺甲邑

內。久之，中落，始挾策走吳越間』云云。則笠翁又本非寒微。他回籍

入泮之後，已頗有文名，聲氣也很廣。與丁藥園即在此時訂交。當時生

活狀況，似乎也不很壞；因爲根據他的詩文，此時已有姬妾之奉，並且能夠

自置莊園了。

卷六詩集有『伊山別業成寄同社』詩五首。卷七有『伊園雜詠』

九首。自注云：『余初時別業』。按：光緒蘭谿縣志山川門出

伊山，注云二十五都五圖。蘭谿集左文先生云漁家在二十五都五

圖，村名下李。

自崇禎乙亥（七年）至順治丙戌（三年）十二年間，笠翁豈只是住在金華原

籍；這從他的詩文裏看的出來的。詩集五的丙戌除夜詩有『髡盡狂奴髮，來耕墓上田』之句；知道他乙酉在郡城薙了髮之後，丙午仍回到蘭谿本縣。是年秋，清兵移師向浙東，許檄彩也是逃走，使他不得不回本縣。此時笠翁失所依，正是無聊的時候。卷五詩集丁亥守歲詩云：

『著述年來少，應慚後世稱。豈無身後句，難向目前瞻。骨立先成鶴，頭髡已類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爲增。』

由此看來，似乎丁亥仍在家度歲。此後浙事已定，不久他就到杭州去了。笠翁第一次移家至杭州，大概住了有十年的光景。

卷二文集沈亮臣像贊云：『居杭十年，僅得一友。』下文云『近居京洛，其名益吼』；則文在北京作。按：笠翁一生入都，可知者有三次：（一）順治間居杭不得意，遊京師。見詩集丁藥園序。（二）康熙丙午，由都入秦。（三）康熙癸丑入都訪友：

並見文集喬王二姬傳及詩韻自序。迨康熙丁巳由金陵返杭時，年已六十七歲。此後應無入都之事。則所謂居杭十年者，乃指第一次居杭言之，無疑也。

他的小說，都是在這個期間作的。戲曲亦半成於此際。所謂『西泠十子』，如毛先舒柴紹炳孫治沈謙等，相交大概皆在此時，後來都成了他的老友。與毛先舒則尤相親暱。其由蘭谿遷杭，似在順治五六年之間。到了順治十四五年間，又厭倦了，便移家至金陵。

笠翁離杭，應在順治丙申（十三年）後，戊戌（十五年）前。因卷一文集序文安紀子湘的求生錄，述子湘語而釋之曰：『此先生未去杭時告余之言。』考康熙杭州府志推官有紀元，文安人，順治十三年任。即子湘。是順治十三年丙申，漁猶在杭。又漁以康熙十六年丁巳由金陵返杭，自云『居金陵二十年』。由丁巳起

上推二十年，適爲順治十五年戊戌。是漁順治十五年戊戌，漁已在金陵。其離杭至早不得過順治十四年丁酉也。

其所以離開杭州之故，據說是因爲他刻的書爲杭州人翻版之故。

卷三文集與趙聲伯文學書云：『弟之移家秣陵，祇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

但事實上決不止此，大概時局和個人人生計都有關係。此時明諸王雖先後覆敗，但鄭成功的勢力猶盛。順治十四年八月，鄭成功會犯臺州。明年五月，又攻陷了瑞安。此時浙江是極不安寧的。又觀丁澎（藥園）序漁的詩集，說他『自澱（蘭谿）遷於杭，無所合，遂去遊燕。』可見他在杭州不甚得意。因爲如此，所以決意遷移了。

笠翁搬家到金陵之後，一直住了二十年（見卷三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所謂芥子園，就是他在金陵時的別業。

卷四文集芥子園雜聯序云：『此余金陵別業也。地止一丘，故名

芥子，狀其微也。往來諸公，見其稍具丘壑，謂取「芥子納須

彌」之義。』

而且開的書肆，也名芥子園。他的詩有『門開書肆絕穿窬』之句（卷六癸卯元日詩）；大概書舖和住宅是連在一起的。

笠翁到金陵之後，運氣似乎比在杭州時好得多。他雖然常常出遊到各省去打抽豐，而事實上以金陵爲家。一時勝流貴人，都相攀往。達官如王阮亭，如周亮工；紳士如季滄葦，如崑山三徐；名士如杜于皇余澹心（二人並流寓金陵），尤西堂吳梅村倪閣公（燦）紀伯紫（映鍾）徐電發（鉞）都有交誼，通聲氣。他是苦於無子的，但移家金陵之後，自庚子至壬寅，連着生了三個兒子（見卷六詩集）。晚年回到杭州的時候，有五子三女（卷三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書舖的買賣也很好。芥子園刻的書，徧

于天下，至今還有名。他自製的箋簡亦極精雅。現在看見的畫譜以及戲曲小說，凡是芥子園原刻的，圖像無一不精。

到了康熙十四年乙卯，因為他的兩個兒子在浙江遊泮，方勳了故鄉之念。

卷七詩集嚴陵紀事詩序云：『乙卯夏，送兩兒之嚴陵應童子試。』

卷三文集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自乙卯夏兩兒泮遊于浙，遂決策移家。』

明年丙辰，得了浙中當道的幫助，在西湖上買山（卷三文集上都門故人書）。至十六年丁巳，才正式由金陵回到杭州。

卷一文集今又園詩序云：『丁巳春，余自白門移家湖上。』

名所居曰層園。

卷六詩集次韻和張壺陽觀察題層園十首序：『予自金陵歸湖上，買

山而隱，字曰層園。因其山麓至巔，不知幾十級也。乃荒山雖得，廬舍全無。戊午之春，始修頽屋數椽，由蓬蒿枳棘中闢出徑一二曲，乃斯園之最下一層。觀察張壺陽先生，坐而悅之。」

層園是張侍衛舊宅。笠翁修造時，因其材析鍾山舊廬而益之（丁澎序詩集語）。以笠翁胸中邱壑測之，似其地勢適宜，扼湖山之勝，所以卜居於此。自此笠翁了婚嫁之事，終老錢塘。『湖上笠翁』真成了湖上笠翁了。

笠翁序芥子園畫傳初集在康熙十八年，己未，是時笠翁年六十九歲。他卒於何年，現在不知道。他的全集卷一有制師尙書李鄴園先生靖逆凱歌序一文。說『杭城父老子弟聞八閩底定，謂先生指日班師』。李鄴園就是李之芳。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李之芳以總督駐衢州。之芳奉詔班師在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笠翁此時若還在，已七十二歲了。但仁和趙坦（寬夫）保甌齋文錄卷三有書李笠翁墓券後一文，於笠翁杭州別業及卒

地記載均可供參攷：

『笠翁名漁，金華蘭谿人。康熙初，以詩古文詞名海內。晚歲

卜築於杭州雲居山東麓；緣山構屋，歷級而上，俯視城闔，西湖

若在几席間，煙雲旦暮百變，命曰層園。客至，弦歌迭奏，殆無

虛日。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塘令梁允植題其碣曰：

「湖上笠翁之墓。」今墓就圯矣。仁和趙坦命守家人沈得昭修

築之，復樹故碣，且俾爲券藏於冢。笠翁豪放士，非坦所敢慕；

特以其才有過人者，一抔克保，庶可無憾。時嘉慶十二年三月二

十七日也。」

笠翁所園在杭州雲居山東麓，及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陽；皆他書所不載。

笠翁婿沈因伯，守墓者沈姓，殆亦其婿之族歟？文云：『笠翁卒後錢塘令梁允

植碣』，據康熙杭州府志二十一守令門：錢塘知縣梁允植，十一年任，真

定人。次遲斨，十九年任。允植卸任，非康熙十八年，卽康熙十九年。笠翁跋芥子園畫傳初集畫學淺說後，署己未重陽。己未爲康熙十八年，是笠翁康熙十八年秋猶無恙。其卒非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卽康熙十八年冬（一六七九），年七十歲或六十九歲。因寬夫『錢塘令梁允植題碣』之言，必據墓碣官銜，允植卸任，至晚不得過十九年也。笠翁事蹟，無人注意。死後百餘年，乃得寬夫以同鄉後學經營其墓，置券樹碣，可謂死後知己。集載秀水莊仲方小傳稱嘉慶甲戌浙西飢，寬夫倡議平糶，功甚偉。臧鏞序其集亦謂『篤于朋友之誼』。蓋天性篤厚，宜有此義行云。

三

綜計笠翁一生，幼在如臯；四十以前家於蘭谿（原籍）；四十八歲以前住杭州；六十七歲以前住金陵；晚年回到杭州終老。中間以住金陵爲最

久。但他以出遊爲常，實際住在金陵的日子也不多。曲海提要說他『游蕩江湖』；他的生活，實在是游蕩的。他到北京至少有三次。此外各省也多有他的遊踪。在喬王二姬傳（卷一文集）中他自己說過：

『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

又卷三文集復柯岸初掌科書：

『漁二十年間，遊秦，遊楚，遊閩，遊豫，遊江之東西，遊山之左右，遊西秦而抵絕塞（曾赴蘭州），遊嶺南而至天表。』（卷三文

集有粵游家報數首，卷五詩集有粵東家報一首。）

漁以康熙丙午（五年）由都入秦。六年丁未，居西安，凡四月。七年戊申在蘭州。九年庚戌遊閩。十二年癸丑遊楚，住了半年。其入都可知者三次：（一）在順治十五年戊戌卜居金陵以前；（二）康熙五年丙午；（三）

康熙十二年癸丑。（以上據丁澎詩集序，包瑨一家言序，及全集卷三喬王二姬傳，全集卷一詩韻序。）其餘各省年月不可考，大概各處有只去一次的，也有重去的。他自稱『二十年來負笈四方，三分天下幾遍其二』（卷三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話是不錯的。爲什麼他這樣僕僕風塵不憚煩呢？說到這裏，牽涉明以來所謂山人的行徑。現在引四庫提要一段爲證。提要別集存目七趙宦光牒草條：

『有明中葉以後，山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君之號，借士大夫以爲利，士大夫亦借以爲名。』

所謂山人者，是借士大夫以爲利的。明季山人甚多，最濶氣的是陳繼儒。清初山人著名的，便是李漁。這些先生們非工非商，不宦不農，家無恆產而須要和士大夫一樣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費用皆取之于人。所以游

蕩江湖，便是他們的職業。明白這個道理，便知筮翁之負笈四方，是爲生計問題所驅使，不得不如此的。（全集卷五詩集，有答家人問楚游壯否詩一首，卷三文集有粵遊家報數首，可以看出他之出遊對於家人關係之切。）在全集卷三復柯岸初掌科書中，說的甚爲明白質實：

『漁無半畝之田，而有數十口之家，硯田筆耒，正靠一人。一人徂東，則東向以待；一人徂西，則西向以待。今來北（時在京

師），則皆北向待哺矣！』

可見一家枯菀繫于一人之遊，其意義甚爲重大。下文表明他的干人態度：『矧又賦性硜硜，恥爲干謁，浪遊天下幾二十年，未嘗敢盡一人之歡。每至一方，必量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餘惠以及妻孥，斯無內顧而可久。不則入少出多，勢必沿門告貸，務盡主人之歡；一盡主人之歡，則有口則留之心則速之使去者矣。』

『恥爲干謁』，是自己說門面話。『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餘惠以及妻孥』；拿白話解釋，就是第一要夠盤費，第二要有敷餘。『不敢盡人之歡』，也許筮翁真是如此。但他向人開口，毫不客氣；至於口氣大小，是酌量對方的情形如何而定的。文集與龔芝麓書（全集卷三）云：

『日來東奔西馳，絕無善狀，不得已而思及天上故人。然所望于

故人者，絕不在綈袍二字。以朝野共推第一，文行合擅能雙之合

肥先生；欲手援一士俾免飢寒，不過吐雞舌香數口向人說項，便足

了其平生。……』

龔芝麓爲人頗好士；就是杜濬也得其資助。芝麓投降了清朝，作大官，是有力量的人；所以筮翁對於他希望甚奢。拿這話和他處對照：『知老父臺厚待故人，不必定爲不費之惠。倘蒙念其淒涼而復憫其勞頓，則綈袍之賜不妨遣盛使頒來』（卷三文集與諸暨明府劉夢錫書）。在大官則所望者絕不

在綈袍二字；在小官則一袍之費卽屬厚待故人，可以知道他入世之巧了。

據笠翁自稱，他各處周遊，只有陝西之行較好，福建次之。其餘都不得意。

與龔芝麓書（卷三文集）：『漁終年託鉢，所過皆窮，唯西秦之遊差強人意。八閩次之。外此則往吸清風，歸餐明月而已。』

答顧赤方書（同上）云：『弟客楚江半載，得金甚少，得句頗多。』

他在陝西主巡撫賈膠侯。賈膠侯便是賈漢復，是刻孟子石經之人。笠翁

秦游家報詩有『不足營三窟，唯堪置一邱』之語；大概秦游所得，已足以

置莊園，數目不少，在他處都比不上。本來，打抽豐也是不易的事。達

官貴人行事不同：有關大的，也有瑣細的，那能一律？但當時風氣，對於

山人墨客照例敷衍，況以笠翁名氣，所到處決無空手而回之理。所以推想

他的『生』『託鉢』收入，當然不在少數。況且『託鉢』之外，賣文賣書也是

收入。就常理推測，他的生活是可以夠的。然而，事實上絕不如此。他是時常鬧窮，並且到處欠債的。據他自己說，在杭州時候曾借營債（卷三文集復王左車）。營債是戎弁以重利放錢給人民的債，貸者往往妻女不保。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七紀載此事甚詳。康熙二十年，王國安撫浙，始破除情面，下令禁止。他卜居金陵之後，西秦之遊得錢甚多，回來也因為償積債一散無餘了（卷五詩序）。及晚年由金陵回杭的時候，也因為積債走不動。

揣想笠翁所以至此，是因為一切太講究了之故。笠翁是聰明人，他非常明白生活的藝術。我們看閒情偶集一書，便知道他對於生活方法是如何內行，如何精細。一個乏恆產的人，講究飲食服御，講究營造，講究刻書，並且討姨太太，養歌姬，舞女姬妾還講究裝飾。

按：笠翁夫人徐氏（據五卷詩序）。妾之可知者，唯崇禎乙酉許

檄彩代娶之曹氏。但決非此一人。因卷六詩集後斷腸詩序記王姬不欲被遣去，諸妾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姬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歌姬不得與妾比，故曰主母，則其妾當有數人。其姬之著者，有在平陽所購喬姬，在蘭州所購王姬，聲容最妙。喬死于癸丑遊楚之年，王死于康熙甲寅入都之年；俱年十九。笠翁痛之，既爲作合傳，又撰前後斷腸詩哭之。自此意趣索然。二姬之外，尙有黃姬，亦見二姬傳及後斷腸詩序。然亦決非此數人。二姬傳云：『在蘭州所納姬，不止再來（王姬名）一人，而再來其翹楚。』是遊秦隴時所納姬已多。傳又云：『數年以來，出遊時，諸姬皆爲從者。甲寅入都，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與俱。』後斷腸詩序云：『諸女伴中，王姬與喬黃最密。』曰『諸姬』，『諸女』，其大齊可

知。又笠翁常出家姬演劇娛客。演劇排場，非少數人所能爲

役，必其所蓄者多，自爲班行，（尤西堂雜俎二條間情偶寄序云：

『笠翁薄游吳市，攜女樂一部，自度梨園法曲，紅絃翠袖，燭影參差，望者疑爲神仙中人。』按此序今本偶寄不載。）事亦至明也。歌姬之外，又常置婢。卷三文集粵遊家報所謂『客中買

婢，是吾之常；汝等慮我岑寂，業已囑之於初，必不嗔之於後』者也。又其姬妾服飾，亦甚講求。七卷詩序云『有遣侍過寓學家

姬盥櫛者』，則其姬妾粧飾且爲人所羨矣。又觀笠翁與余澹心書云，『啼飢之口半百』（卷三文集）；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云：

『家人三四十口。』笠翁眷屬，妻徐氏外凡五子三女，長女淑昭

適沈因伯，嘗居笠翁金陵寓代主家政（據卷五詩序）。以妻子及摺計之，亦不過十餘人。設非多置姬侍，何得有半百之數乎？

這簡直是閻老官的生活。明季的錢俗，清初的季滄葦，他們講究這些，窮個不了。攔在笠翁身上，如何擔得起？所以他收入儘管多，而窮也是真窮。當時他的朋友也有不以為然的。但笠翁却不承認是錯處。看他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卷三）：

『……親戚朋友憐之者固多，鄙而笑之者亦復不少。皆怪予不識艱難，肆意揮霍，有昔日之豪舉，宜乎有今日之落魄。而不知昔日之豪舉，非自爲之，人爲之也。食皆友推之食，衣亦人解之衣；即歌姬數人，並非錢買，皆出知己所贈。良友之贈姬妾，與解衣推食等耳。譬之須賈以袍贈范雎，五侯以鯖賜婁護，睢護不自衣食而以之售財作家，有是理乎？乃今皆死矣！死可也，賣則不可。……』

笠翁此言說得很響亮，似乎理由充足，其實是自飾之詞。因爲姬妾是人，

不是物。圖財賣妾，固然不可；若善意遺嫁，却是極堪讚美的盛德。笠翁是研究戲曲小說的人，劉宏嫁婢的事，豈不爲人艷稱嗎？他在喬王二姬傳中，說在蘭州納王姬的經過云：『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卽受之。』然則昔之受姬，爲有登徒之好；後日之不肯遺姬，亦是爲有登徒之好。反正是好聲色，不必說其他理由也。

因爲他生活豪奢，錢到手任意揮霍，所以窮得不得了；因爲窮便不得不常求人，而求人又未必能盡如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便不免牢騷抑鬱起來。第一，是對於自己筆墨生涯的牢騷；說他的文章賣不了多少錢，不能療貧：

『僕無八口應有之田，而張口受殮者五倍其數。卽有可賣之文，

然今日買文之家，有能奉金百斤以買長門一賦，如陳皇后之於司馬

相如者乎？予必曰：「無之。」然則賣文之錢，亦可指屈而數

計矣。』……（卷三與都門故人述舊狀書）

笠翁這段話，他的好朋友毛稚黃（先舒）就駁他。稚黃評此段云：

『賣賦多金者，相如以後如翁者原少。但相如寡累，而翁費不

貲；且以不肯題橋，故終年處困。』

稚黃言外之意，即是說他浪費的多。至於題橋之話，我也爲笠翁如此想。因爲在那個時候，科舉是士人唯一的出路。科舉了才有官，作了大官才可免於窮。笠翁爲什麼不應舉呢？大概他的脾氣不耐心作舉業，或者是因爲浪跡江湖舉業荒廢了的緣故罷。第二，是對於世人的牢騷；說自己多才多藝，而得不到世人的同情：

『漁自解覓梨棗以來，謬以作者自許。鴻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詩歌詞曲以及稗官野史，則實有微長；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爲我一新。使數十年來無一湖上等翁，不知爲世人減幾許談鋒，增多少盪睡？以談笑功臣編摩志士，而使飢不得

食，寒無可衣：是笠翁之才可憫也。一藝即可成名，農圃自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顯，見重於當世賢豪，遂致免於貧賤者，實繁有徒，未遑僕數。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奕聲歌蹴鞠說書等技遨遊縉紳之門，而王公大人無不接見恐後者。漁之識字知書，操觚染翰，且不具論；即以雕蟲小技目之，閒情偶寄一書略徵其概：不特工巧猶人，且能自我作古。乃今百技百窮，家無擔石，猶向一技自鳴者貸米而炊，質錢以使：是笠翁之技可憫也。夫有才有技而不見知於人，反爲當世所擯者，古今來間亦有之：以其爲人叵測，胸伏甲兵；不則見事風生，工於影射；不則據隴盼蜀，誅求無已。……試問下交笠翁之人，曾受三者之累否？以可親可近而無可厭倦之人，飢死牖下，我不乞憐於人而人亦卒無憐之者；是笠翁之可憫，又不止才技兩端而已也！』（三卷文集與陳

學山少宰書

這話說的非常可憐，亦非常抑鬱。誠然，他的戲曲小說是以自立的；閒情偶寄至今看起來，還是見智慧有趣味的書。在王公大人前，他的交際手腕也極盡了敷衍巴結之能事。然而，究竟解決不了生活問題。這完全是時代社會的關係。他的戲曲小說以及其他著書雖然爲人歡迎，但只能自己刻了賣，並不能如今日之賣稿子或者抽百分之幾十幾的版稅。王公大人雖然賞識他，但一個人賙濟人，一次兩次是可以的；要說常了，誰也辦不到。他不是舉人，不是進士，不能作官。當時大學鄉校並沒有『文學史』或者『文學批評』一類的講座，教他們如何位置他呢？當時以一技著名人，度曲如蘇崑生，說書如柳敬亭，疊石如張漣（南垣），誠然是受公卿士大夫之優遇。但公卿士大夫之待筮翁，至少不比待他們更壞，是可以想到的。張漣晚年有子，退老鴛湖。柳敬亭老了沒有錢，吳梅村作疏，替他募捐，

『營菟裘于吳中』。笠翁晚年也卒賴故人之力，徜徉湖上。他的晚景，比張漣差不多，比柳敬亭則頗勝之。況且，笠翁究竟還多了文名。又幸而生于清初，有人招顧；倘生在嘉道以還，除了唱戲，他是沒有出路的。湖上笠翁似乎也不必牢騷了。

綜計笠翁一生，人甚聰明敏給，但其立身行己甚不講究。不但無硜硜之守，而且不惜降志辱身以迎合時勢。我們看他文集書信，大多數是爲干求而作；一片逢迎阿諛之詞，自忘其醜。其奔走營營以趨事公卿爲樂，也可以在他的詩文中看出來。有時扭捏作態，故意求去；及至得了闊人的口風，則又說感遇之恩，不得不留。（卷三文集復柯岸初掌科書，可見一斑。）讀者看到這種地方，真替他肉麻。曲海提要對於笠翁說『人以俳優目之』；當時這種品評也許不免。在梅村家藏稿中有贈武林李笠翁一詩（卷十六）：

「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玄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

詩中對於他雖然有稱許的話，但「誇齊贅」「舞迴波」都不是高尚的譬況。舞迴波尤其是倡優之事。（唐崔令欽教坊記伎女人宜春院，謂之內人；教坊人唯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迴波樂」之屬，謂之軟舞。孟啟本事詩嘲戲類記中宗時內宴唱「迴波詞」。優人進詞「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云云。韋后意色自得，以東帛賜之。）這分明說他是優俳了。在清人筆記中，記笠翁事尚有對於他更不好的話。楊恩壽詞餘叢話下引蕙鄉贅筆云：

「李笠翁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姬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並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輕薄厚於天性，宜

其文章纖巧諛浪，純乎市井也。』

這種情形，在笠翁也許不免。他書中尙有說他遨遊貴人之門，令姬妾薦枕席的話（今卒不記何書），則涉及閨闈，語更爲苛毒。揣想笠翁未必至此。但他攜家姬出遊，所至演劇，受人家的纏頭費，原自居於嫌疑之地。

全集卷二喬王二姬傳述王姬事云：『姬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卷七詩集記其歌姬在姑蘇寓中演劇詩，亦有『纏頭錦字壓羅衣』之句。

可見畫語之來，也是笠翁咎由自取，不能盡世人之造黑白也。

照以上所說的看起來，笠翁品節甚不足道。他是在明朝遊過泮的人，當鼎革之際，縱然不能了却秀才事，也儘可如杜濬之安貧自守（濬明副貢生）。却爲了吃飯和享樂問題，東奔西馳，不顧風節，完全拋掉了書生本色。他雖然沒有事新朝，却伏侍了無數的新貴，這和他們是一樣無恥。

無怪當時人對於他不敬。然則笠翁定論，竟是一個有文無行，可嗤可鄙之人，難道他在做人方面連一點好處也沒有嗎？這却又不然。他之可取之點，祇是坦白。在一家言全集卷八餘集中有翁笠的過子陵釣臺一詞，可以看作笠翁的自讚：

『過嚴陵釣臺，咫尺難登。爲舟師計程遙發，不容先輩留行。仰高山形容自媿，俯流水面目堪憎。同執綸竿，共披簑笠，君名何重我何輕！不自量將身高比，纔識敬先生。相去遠，君辭厚祿，我釣虛名。再批評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層。君全交未攀袞，冕，我累友不恕簪纓。終日抽風，只愁載月，司天誰奏客爲星？

羨爾足加帝腹，太史受虛驚。知他日再過此地，有目羞瞠。』

我們念了這首詞，對於他菲薄之見幾乎全消失了。覺得他是如何的坦白，如何的灑脫可喜！他雖然上交難免不諂，雖然到處打抽風，但自己並不忘

諱，肯絲毫無隱的把自己描畫出來。這種態度，至少是令人原諒的。笠翁究竟是三百年前的人，我們生在現在這個年頭兒，似乎不應當再菲薄笠翁了！

再讀他的和諸友稱觴詩（見卷六詩集）：

「世情非復舊波瀾，行路當歌難上難。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爲無官。三緘寧敢期多獲，萬苦差能博一歡。勞殺筆耕終活

我，肯將危夢赴邯鄲！」

爲什麼無官就被人寬恕呢？在他的詩句中，也許含着一種微妙的意思。有官的人拿錢是多而且易的，他們成千上萬的拿了老百姓們的錢自己家中享福，一個無官的人向他們要幾個錢維持生活，是沒有不可以的。而且費唇舌，陪小心，本意不敢望多，在笠翁看起來，這是非常安分非常可憐的了。

四

笠翁平生著作甚多，現在就所知道的說一說。他的著作可以分作三

類：（一）單篇文章；（二）專著；（三）戲曲小說。屬於第一類的，在通行本一家言全集自卷一至卷八的八卷書中都收進去了。屬於第一類，在通行本一家言全集只收了論古（？）及閒情偶集二書。屬於第三類的，都是別行的，不在全集之內。

通行本一家言全集不是笠翁手訂的。卷首有雍正八年芥子園主人的題記，題記中說：

『湖上笠翁先生，生平著述甚夥。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詩文之一家言，詩餘之耐歌詞，讀史之論古，閒情之偶寄……不經而走天下近百年於茲矣。但所著皆各自成一冊，購取者見先生之一斑即欲

窺先生全體，如登浮屠者，必至九級始覺曠觀。……故特取先生之雜著合成一書。」

據題記說的話，則一家言全集包括四部書：（一）一家言是詩文集；（二）耐歌詞是詞集；（三）是史論，不知其正確題目；（四）是閒情偶寄。最初都是單行的，雍正間始合爲一書。就拿詩文集的書名名此書，名爲一家言全集。現在根據這段話，把所收的每一種書考校一下：

（一）一家言 全集本自卷一至卷四，收笠翁的文字，題曰『文集』。所包括的東西，爲序跋銘贊傳記書信等，及其他雜文。賦與聯對也收在裏邊。自卷五至卷七收古今體詩，題曰『詩集』。文集的編次分類，甚爲凌雜。據我的意思，文集詩集之分，乃雍正間編次人所定，並不是笠翁原書的標題。因爲全集卷首尙載有笠翁的『一家言釋義（原注卽自序）』一文，說：『一家言爲何？余生平所爲詩文及雜著也。』詩韻自序（卷一

文集）：『詩文諸稿，不以集名而標其目曰一家言。』可見他的詩文雜著，只用一家言一個名稱，並不分文集詩集。全集本的詩集前而尙載丁蓊園序，引笠翁的話『吾生平所著律詩歌行尙未盡傳于世者，子盍爲我序之以行？』序是爲笠翁古今體詩而作，而開篇首句說『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著書』，可見笠翁哀次他的詩，也只名一家言，並無詩集之名。笠翁一家言釋義作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丁序作於康熙十七年戊午；中間相距，有七年之久。根據笠翁的喬王二姬傳說：『癸丑適楚，越夏徂秋，……時余方輯一家之初集未竟。』（癸丑是康熙十二年，尙在作一家言釋義之後一年。釋義先成，而書實未竟業。）因此，我疑心笠翁的一家言是分兩期出的。第一期名初集，所收爲散文雜著，也許有詩。這些文字，大部分收在通行全集本的文集裏面。第二期名一家言二集，所收爲古今體詩，即通行全集所收的丁澎序本。雍正間編次一家言全集的人，在文集中很添了些笠翁

康熙十一年後的文字。但在詩集中並沒有增加詩篇，大概用的就是笠翁康熙十七年的手定本。在翼聖堂原本閒情偶寄封面上，有八個小字的廣告二行，文曰『第二種一家言即出』。這也可以作一家言有二集的證據。

(二) 耐歌詞 全集本卷八一卷，收笠翁詩餘。將各首分隸于小令中調長調之下，題曰『笠翁餘集』。前有笠翁自序，說書坊人向他請詞集的名稱。他說：『填詞一道，童而習之，不求悅目，止期便口。可以「耐歌」二字目之。』可證原書實名耐歌詞。餘集只是編次人所擬。耐歌詞自序作於康熙十七年戊午，與詩集丁序同。全集收的這一卷，大概也是笠翁原本。

(三) 論古 全集本卷九卷十兩卷，收笠翁讀史的文章，題曰『笠翁別集』。此本原亦單行，自爲一書。但不知其書名。按題識云『讀史之論古』；卷八前有王仕雲序，云『平生獨折服於笠翁之論古』；笠翁的讀史

志憤詩（全集卷五）序亦有『此論古一書所由作也』的話：似書即名論古。王序作於康熙三年，知道此書刊行最早了。

（四）閒情偶寄十六卷

原版爲金陵翼聖堂刊本。

通行一家言全集

本，附刻此書，分六卷，又把原題書名寄託之『寄』改作『集』字，甚屬不通。一書名取陶淵明賦閒情之意，謂閒情偶寄於此。此全集本與別行本，除分卷之外，內容全同。但考校起來，原書實是十六卷。因全集卷三與劉使君書，贈閒情偶寄一部，云：『請自第六卷聲容部閱起。其第一卷至五卷，則單論填詞一道，猶爲可緩。』按之十六卷本，聲容部實在第六卷；而六卷本聲容部却在第三卷，與此言不合。又六卷本論音律一章，謂琵琶尋夫一折『補則誠原本之不逮，已附入四卷之末』，是原文。而曲文實在二卷，前後抵牾，亦不合。而在十六卷本則恰恰符合。因此知道十六卷本爲原本無疑了。

除了以上四書見收於雍正本全集之外，我們知見的尚有以下十書，一種是詩集，九種是專著。另外尚有一種，是託名笠翁，而實非笠翁所作的。

(一) 齟齬集 這是笠翁早年的詩集，所收大概是三十以前的詩。全集五卷活虎行有王安節眉評云：『此先生三十年詩也，向于齟齬集中見之。』此集當刻於崇禎順治間。今未見。

(二) 尺牘初徵 此是選近代人尺牘之書。全集卷三有與曹顧菴太史徵稿書云：『尺牘新稿，立候見頒。』與杜于皇書云：『來牘九首，祇登其八。復何元方一劄，過於抹倒時人，未免犯忌。故逸之。』有與吳梅村太史書云：『尺牘新篇尤望傾度倒篋。』按：梅邨以順治十年癸巳應召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祭酒。此猶以太史稱之，則笠翁從事選輯在順治十年以前。據四六初徵凡例，知書名尺牘初徵。今亦未見。

(三) 名詞選勝窺詞管見 全集卷一載自序云：『是刻名曰選勝，蓋以

諸選皆勝而我拔其尤者。』按全集卷三與徐電發（鈞）書云詞選不久告成，屬寄龔芝麓稿備選。與丁飛濤儀部謝賦詩詞云，『自選詞以來，未有慶得其人如今日』者。則亦選並時人詞。又與方紹村待御書云，『茲又進窺詞管見一冊，此冊刻于詞刻之首』；則窺詞管見附詞選以行。今亦未見。

（四）資治新書十四卷二集二十卷 此書選官人案牘，坊間傳本甚多。

初集間收明人案牘，附詳刑末議慎獄芻言共一卷於首。二集皆清人吏牘。

初集有康熙二年癸卯王仕雲王士祿二序。二集首康熙六年丁未周亮工序。

按一家言全集卷一序紀元求生錄謂元理杭十載，『茲擢官淮上。余適假館

白門，因闕資治新書之二集，走力索稿于先生。先生惠予數十幅，悉平反

大獄』云云。元任杭州推官，在順治十三年。十三年後，擢官淮上。是

時已謀梓新書二集。二集自順治十三年前後着手，至康熙六年，經十一年

之久，始刊印成書。初集之輯當遠在順治十三年之前，亦直至康熙二年

始出書：皆未免稍遲。或限于費力，或因隨時添加而遲遲出書，均不可知。前集尙載吳三桂文移，題曰『平西王』。蓋二書刊行皆在康熙十二年三桂未反之前。書已行世，偶未刊削，坊間合刻二書亦遂仍其舊也。據沈心友芥子園畫傳凡例，則心友續輯資治新書三集。三集今未見。

(五) 新四六初徵二十卷 書輯近代人駢文。有金陵翼聖堂康熙十年原刊本。乃漁居金陵時屬其婿沈心友編次者。分二十門：曰津要部，藝文部，箋素部，典禮部，生辰部，乞言部，嘉姻部，誕兒部，讌賞部，感物部，節義部，碑碣部，述哀部，傷逝部，閒情部，祖送部，戲謔部，艷冶部，方外部。但因事立目，於文體無所剖判。每篇後附注釋，亦不能舉其出處。封面題記謂漁經十餘年採輯而成。又云『二集卽出』，似尙有二集。

(六) 笠翁詩韻 全集卷一載詩韻序云：『取古韻之字而經緯顛末之，

但有分別，絕無去取。又取詩韻中一切便宜可行之事應有而未之見者，一創百創，悉載其中，題曰「笠翁詩韻」。序中又主張作詩用韻，不應當強同古人，應當用今人口中能讀的活韻。『以古韻讀古詩，稍有不協，卽叶而就之者，以其詩之既成，不能起古人而請易，不得不求肖古人之吻以讀之。非得已也。使古人至今而在，則其爲聲也亦必同于今人之口。』似乎頗有特識。惜所謂笠翁詩韻，今亦未見。自序又說詩韻是癸丑夏入都時，兒輩未得他的同意付書坊刻成的。癸丑是康熙十二年。坊本千家詩上有附刻的笠翁對韻，不知是否卽詩韻一部分？

(七) 綱鑑會纂

(八) 明詩類苑

(九) 列朝文選

右三書，俱四六初徵凡例引。云『嗣出』，今未見。

(十)古今史略 禁書目應燬書中出此書云『李漁著』，未見。

(十一)古今笑史三十四卷 八千卷樓書目十四著錄古笑史三十四卷，注

云：『李漁撰。』按全集卷一古今笑史序，云其友朱石鐘兄弟刪馮夢龍談

槩爲此書。則非漁自作。或書賈因笠翁名重，逕題漁名，亦未可知。

笠翁詩文及各種著作如上所舉。以下說笠翁的戲曲小說。

笠翁戲曲，最著者爲十種曲。十種曲人所習知。現在把名目寫在下

面，略加以考核。

(一)憐香伴二卷 這本傳奇，大概是笠翁第一次創作。前面有虞魏

的序，云『笠翁携家避地，窮途欲哭。余勉館粲。見其妻妾和諧，兩賢

不但相憐，而直相與憐李郎。當場者莫作亡是公看』云云。署『勾吳社

弟』，不記年月。按：崇禎乙酉，笠翁妾曹來歸。夫人徐氏甚憐之。

笠翁喜甚，爲賢內吟十首詠之（全集七）。虞序謂笠翁直以自寓，蓋近於

事實。又據序所言，笠翁眷屬此時尙是一妻一妾，味『携家避地，窮途

欲哭』之言，則傳奇當是笠翁初來杭時所作。曲名憐香伴，一作美人香。

王國維曲錄於美人香下注云：『新傳奇品云即憐香伴。』然傳奇彙攷著錄

美人香，又有憐香伴，未知孰是？今按虞序有『以美人而憐美人之香』之

語，知美人香與憐香伴實是一曲。

(二)風箏誤二卷 首虞鏤序，署『勾吳社小弟』，亦不記年月。按

全集卷三，答陳蕙隱書：『風箏誤浪播人間，幾二十載。其刊本無地無

之。』

(三)意中緣二卷 首黃瑗介序，不記年月。瑗介字皆令，嘉興儒家

女。工詩畫，歸士人楊氏。此序自云『不慧自長水浮家西湖垂十年所

矣！』似皆令此時方寓湖上。曲演董思白陳眉公事，亦在西湖。疑此

曲亦笠翁在杭州時作。

(四) 盛中樓二卷 此本合元曲張生煮海柳毅傳書事爲一。首孫治序，無年月，署『西泠社弟』。(治與毛先舒丁澎紫紹炳等結社，號西泠十子)。似曲亦作于杭州。

(五) 鳳求鳳 (一名鴛鴦賺) 二卷 首杜濬序，無年月。笠翁無聲戲小說有『寡婦設計贅新郎，衆美齊心奪才子』一回，與此曲同演一事。按：全集卷二喬王二姬傳云：『丙午 (康熙五年) 由都入秦，道經平陽，有二三知己相遇，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鳳。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云云。漁過平陽時，歲已暮 (據詩集)。知曲即康熙五年丙午作。因成于金陵，故曰三千里外。此曲他書或書作鳳求凰，以全集考之，知原題實是鳳求鳳。

(六) 奈何天 (一名奇福記) 二卷 首錢塘胡介序，無年月。笠翁無聲戲小說有『醜郎君怕嬌偏得艷』一回，亦演此事。

(七) 比目魚二卷 首山陰女子王端淑序。署『辛丑閏秋』，即順治十八年。笠翁無聲戲有『譚楚玉戲裏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一回，與戲曲同演一事。

(八) 玉搔頭二卷 此曲傳抄本，也有題作萬年歡的。首黃鶴山農序，署『戊戌仲春。』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序謂笠翁挾策走吳越間，賣賦以餬口。按：笠翁移家金陵，即在順治十五年戊戌。序所言如此，似其時卜居尙未定也。

(九) 巧團圓（一名夢中樓）二卷 首康熙七年戊申樗道人序。笠翁十二樓小說生我樓一回，亦演此事。

(十) 慎鸞交二卷 首某氏序。余所見本缺署題，不知何人。序中有『丁未余丞於咸寧』之語。按：咸寧，陝西西安府屬縣，則是笠翁康熙六年遊秦時屬作序。

以上十種，有通行十種曲本。各種最初皆是單行本，是隨編隨印的。後來才有合刊本。今日單行舊本已不易得。此外金陵書坊尚有續刻五種，託笠翁之名，目爲：

萬全記（一名富貴仙）

雙鍾記（一名合歡鍾）

十醋記（一名滿床笏）

偷甲記（一名雁翎甲）

魚籃記（一名雙錯卷）

又有笠翁新傳奇三種，目爲：

雙瑞記（一名中庸解）

補天記（一名小江東）

四元記（一名小菜子）

以上八種曲，俱不署真名。五種本的第一種萬全記，署『四願居士』。馬隅卿先生據姚燮今樂考證，說四願居士卽范希哲。斷爲范希哲作。第三種之十醋記，黃文暘曲海目並不列在笠翁名下。無名氏中別出十醋記注引曲考云：『龔司寇門客作。』則文暘實不敢指爲何人。馬隅卿先生又曾引姚燮的話，『此八種筆墨，確是一人所撰，而與笠翁迥乎不同。』照姚燮的話講起來，此等皆非笠翁所作。曲海目不認十醋記爲笠翁所作，而仍將偷甲四元雙鍾魚籃萬全五記屬之笠翁，這大概是偶然的疏忽了。

更以笠翁一家言及杜濬所引笠翁曲子考起來，以前的十種曲中，就有七種徵引過。〔憐香伴見無聲戲序，玉搔頭見一家言卷六贈韓子蘧詩序，意中緣見卷七擬木蘭父送女從軍詩序，風箏誤見卷三答陳蕘僊書，巧團圓見卷三與杜于皇書，鳳求鳳見卷一喬王二姬傳，奈何天忘其卷第。〕以後的八種曲，在笠翁和他的朋友詩文中沒有一種提到。如果後八種是笠翁作的，

據情理推測，亦不應至此。這也是一個證據。

笠翁究竟自己作了多少曲子呢？這個問題，單靠刻本是不能解決的。

在慎鸞交的某氏序中，曾提及笠翁撰曲，說他的戲曲已刻的是前後八種，新作的有內外八種。統共是十六種。現在，把這一段有關係的原文抄在下面：

『笠翁按劍當世，爲前後八種之不足，再爲內外八種以矯之。……

予家密邇於燕。十年來京都人士大噪前後八種，余購而讀之，恨

不卽觀其人。丁未，余丞於咸寧，笠翁遂出慎鸞交劇本屬一評。

予快讀數過，乃知前後八種，猶爲笠翁傳奇之貌，而今始見其心

也。』

丁未是康熙六年。照此序所說，知道笠翁的前後八種曲子都是康熙六年以前出書的。慎鸞交的稿子，或者是五年丙午在北京的時候作的，六年入長

安，便請他作序。（全集三有與某公書說）此劇上半已完，可先付之優孟。自今日始，又爲下場。月杪必竣，竣後卽行。觀場盛舉，恐不能與。」不言何劇。然作此書時在京師，或卽慎鸞交劇亦未可知。則慎鸞交當在未刻之內外八種之內。又如巧團圓載有康熙戊申的序，戊申是康熙七年，則巧團圓亦當在未刻內外八種之內。然則見行十種曲中，慎鸞交與巧團圓應屬於未刻內外八種是沒有問題的。除了慎鸞交巧團圓之外，十種曲本的其餘八種，或者就是康熙六年以前所刻的前後八種。再看閒情偶寄詞曲部音律章笠翁的自述：

『自手所填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填未刻之內外八種。』此處笠翁說的話，和慎鸞交序說的話是一樣的。余懷閒情偶寄，在康熙十年辛亥（是年漁六十一歲），可知內外八種中之慎鸞交巧團圓二曲，至少在康熙十年稍前，笠翁作書的時候，還是沒有刻。現在假定十種曲慎鸞

交巧團圓以外之八種，即是已刻之前後八種，則未刻之內外八種中只有六種不能知其題目。日本前田侯家尊經閣有笠翁小說無聲戲一書，似是初集。

其第一回演闕生事，目錄題目下注：『此回有傳奇，嗣出。』即指笠翁奈

何天傳奇而言。第二回演蔣瑜事，第十二回演馬麟如妾碧蓮事，目錄下並

注：『有傳奇，嗣出。』不知演此二事之傳奇是否在笠翁未刻六種之內。

但演碧蓮事之雙官誥係陳二白劇。笠翁的戲曲小說雖多同演之例，此蔣瑜

錯姻緣與碧蓮守節二事，不但十種曲中沒有此二本，即身分不明之八種中亦

沒有此二本。究竟是沒有刻呢，或者是沒有作呢？現在無從考證了。

笠翁除自撰傳奇外，尚有改正前人的曲子。全集卷一喬王二姬傳：

『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瞿然

一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

又卷八詩題，文云：

『予改琵琶明珠南西廂舊劇，變陳爲新，兼正其失。同人觀之，多蒙見許，因呈以詩。』

明珠煎茶他改作了三折（第三折改白不改曲），文載閒情偶寄。琵琶記改尋夫一折，亦載閒情偶寄。至琵琶剪髮及南西廂改本，今俱未見其文。

偶寄於南西廂云：『擬痛反其失，別出心裁，創爲南本。』於琵琶記云：『擬翻成北曲，向填一折付優人，尙思擴爲全本。』所言如此，似僅屬一種計劃，無全本改作之事也。

關於笠翁的戲曲撰作，個人所能說的只有這些了。以下說他的小說。

笠翁作的小說，以短篇爲最多。他的短篇總集，現在知道的有兩種：一種是無聲戲，一種是十二樓。

無聲戲現在知道的有三個本子：一個是偽齋主人序本，書名無聲戲；收小說十二回十二篇。此本中國沒有，日本前田侯家曾經閣有一本。一個

是睡鄉祭酒（杜濬）序本，書名無聲戲合集，我國馬隅卿先生藏一殘本，僅存二篇。以附圖十二葉考之，知此本至少有十二篇。一個是大連滿鐵圖書館藏的有睡鄉祭酒序的抄本，已改名連城壁。連城壁分全集外編。全集十二集，回目次第與馬隅卿藏刻本可知之十二篇全同。外編六篇，只抄了四篇。馬隅卿之無聲戲十二篇與連城壁之全集十二集回目次序，都與偽齋主人序本不同。根據杜濬的序，說：『於笠翁無聲戲前後二集，皆爲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知道無聲戲合集，是將前後二集的小說併爲一書的。連城壁與無聲戲合集，大概是一部書。其偽齋主人序本，或者是無聲戲的初集。我最初因爲連城壁分全集外編兩部分，疑心全集相當於初集，外編相當於後集。後來看十二樓卷六的萃雅樓杜評，有『初集尤瑞郎』的話。尤瑞郎的事，偽齋主人序本有（第六回），連城壁外編也有（卷三），知道外編並不相當於無聲戲後集；根據杜濬的話，反應當說是初

集。連城璧全集十二篇，雖然只有八篇見於偽齋主人序本；而外編見存四卷却全收在偽齋主人序本中。如此看來，偽齋主人序本大概是初集。連城璧全集的其餘四篇，或者是二集的文章了。但抄本連城璧所以把合集分成了全集外編之故，現在還是不能明白。

十二樓成書，在無聲戲之後，因為杜濬評此書，在第六卷中已經引無聲戲初集（文見上引）了。此書卷首有杜濬的序，末後一行署，『順治戊戌中秋日鍾離濬水題。』這和黃鶴山農序玉搔頭同在一年。黃鶴山農序在仲春，杜序在中秋，相差不過數月。笠翁是順治十五年搬到南京去的，原版十二樓或者是在杭州刻成的，或者是在江蘇刻成的，現在不知道了。今所見十二樓以消閑居爲最早，恐尙非原刊本。

除了無聲戲十二樓之外，尙有一部長篇小說，就是迴文傳。此書分十六卷，不標回數。封面署『笠翁先生原本』，『鐵華山人重輯』。笠翁

作此書，除了本書所題之外，別人沒有說過。可是考核起來，似此書確與笠翁有關。在本書第二卷後有署名『素軒』的評語。文云：

『稗官爲傳奇藍本。傳奇有生日，不能無淨丑。故文中科譚處，不過借筆成趣，觀者勿疑其有所指刺也。若疑其有所指刺，則作者嘗設大誓於天矣。』

在一家言全集卷二文集中，有笠翁曲部誓詞一文。（四六初徵卷二藝文部亦收此文，改題傳奇誓詞。）序謂：『生平所著傳奇皆屬寓言。其事絕無所指。恐觀者不諒，謬謂寓譏刺其中，故作此詞以自誓。』誓詞是一篇四六短文，今摘錄如左：

『……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加生且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之內，無

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瘡。

卽漏顯誅，難逋陰罰。作者自甘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

笠翁唯恐作文得罪了人，發生麻煩，或者防碍銷路，故設此大誓，以自白無他。素軒先生或者就是笠翁先生。他所說的作者嘗設大誓於天的事，卽指此誓詞無疑。此書所演梁棟材和桑夢蘭小姐因蘇蕙回文錦發生的一段姻緣，雖不出才子佳人蹊徑，但前半行文，頗瑣細有法，入後稍嫌駁雜。恐怕所據底本，確是笠翁的稿本。

此外還有肉蒲團一書，相傳也是笠翁作的。此書敘事不雅。語意儂佻，似乎也近於笠翁；但沒有確證，只可存疑。

芥子園刻的書，現在看見的，有芥子園畫傳四集，初集山水譜，卷首有

笠翁康熙十八年己未的序。卷一後有笠翁跋，亦己未作。乃其婿沈心友所輯，摹古者爲金陵王安節（槩，詩畫有名當時）。一集花卉，三集生物，四集寫真，並沈心友於康熙間先後輯印。今坊間石印有初二三集本，亦有四集本。李桓者獻類徵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於漁傳記所著書，並云芥子園畫傳三集。按心友輯印四集寫真譜，在康熙四十年辛己之後。今本蘭竹譜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諸昇序，然據心友畫傳合集凡例，則合蘭竹菊梅譜爲前編，在康熙辛己，其後編草蟲飛鳥譜尙未印訖。疑此等畫稿亦隨得隨印，先已別行，後復有所增輯。或二集三集初印時，笠翁尙及見，亦未可知。又羅貫中三國志傳有笠翁序評本，水滸傳亦有芥子園本。三國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水滸百回，並依明本之舊。並且有人說見過芥子園刊四大奇書原本，則金瓶梅西遊記亦曾刻過。這些書的流通，大概都依笠翁的意思，和笠翁有關係罷？

以上所舉笠翁著作，計一家言集詩詞雜文十卷；閒情偶寄等雜著十種；戲曲前後內外十六種，又訂舊曲數種；小說無聲戲十二樓兩集，短篇小說數十篇，又長篇迴文傳十六卷；共計起來，不下數十種，論數量已不算少。現在分別檢討一下：

把一家言集所收散文韻文讀過一遍之後，覺得他的詞勝於古近體詩，詩尚勝於散文。他的詞格調不高，尚有花間草堂餘意。至於詩出詞率易，不脫纖仄之習。古文沿山人之習，佻薄尤甚，他自己向人說：『弟之詩文皆屬笑資。』（全集三與韓子蘧書）又說：『古文詞之最易倦人者莫過於賦，唯拙稿不然，以其意淺而詞近耳。』（全集三與梁治涓明府書）

他的雜著十餘種，現在看起來，十之七八是應時的貨物，並非著作。例如資治新書，名詞選勝，四六初徵，這種性質和選制藝闡墨差不多，一方向各方徵稿，見好于人，一方亦可以謀利。絕不能與列朝詩集詞綜唐人萬

首絕句選諸書等量齊觀。因爲那是『只此一家，並無他處』的名產上貨；這是應時的行貨。不但他可以選可以賣，別人也可以選可以賣的。所以他這些著作都可以置而不論。不過其中閒情偶寄的確是好書，的確是一家之言，在這書中講詞曲，講聲容，講建築，講種植頤養，無一不精細，無一不內行，並且確乎有個人的獨到獨得之處。他承明季山人之後，一般講幽尚，但他是真知其所以爲幽尚者，決非如四庫提要所罵『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者可比。中國子部雜書，成系統的很少。像這樣言之成理，敘次有法的書，實在少見。這是笠翁居金陵二十年精心結撰的書，有此一書之精，可蓋他書之猥雜。無怪他自己得意了。

至於笠翁戲曲小說的創造，與他的閒情偶寄是一樣自負的。在他與陳學山書（卷三）中說：

『若稗官野史則實有微長，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世耳

目，爲我一新。……」

高奕新傳奇品也說：

『笠翁曲如桃源笑傲，別有天地。』

笠翁不但是製曲家，而且是導演家，他很通達舞臺上的事情，所以他的劇本是適於扮演的；不但音節和諧入格，即脚色分配，排場開合，亦至停當，兼能顧及戲子的勞逸。所以別人製的劇本，儘管有文章好而不適於演唱的，在笠翁則無此弊病。曲家劇本在戲台上歷史最悠久的，在清朝恐怕他要首屈一指。這可以知道他的戲曲造詣了。

他的小說作法也和戲曲一樣。他自己說：『稗官爲傳奇藍本，有生旦不可無淨丑。』吾們看他的小說命名叫無聲戲，就知道他作小說的門徑。同是傳奇，不過不唱而已。所以他的小說格局和戲曲是一樣的。長處是關目新，人物配置得好；短處是有意求新，人工多而天工少，其結果不免失

之纖巧。

至於選材隸事，則笠翁亦不能不顧及時好。他的戲曲小說差不多都是憐才好色之作。在他的詞曲境界中，是清麗有餘，適上不足。他沒有吳梅村的蕭瑟哀咽，也沒有尤西堂的慷慨激昂。他給尤西堂的信（全集

三）稱贊尤西堂說他的曲皆超最上一乘。而說自己『調不能高，即使能高亦憂寡和，所謂多買胭脂繪牡丹也。』這是謙恭的話，也許有自知之明。平心而論，文章絕非一格。人的性趣亦有宜與彼不宜于此的。這種地方我們也不必苛責笠翁了。

他認為作小說與作戲曲同一門庭，我覺得頗有討論的餘地。因為二者從來源上說雖同是雜伎，但事情根本不同，風格亦何能一致？最明顯的，戲曲是代言的，小說是紀言紀事的。為什麼中國演戲要分別生旦淨丑？是把固定的品類性格，付與戲子，要他以活動方式形容出來，示與觀衆的。

作小說時對於人物性格固然要辨清，但其責任完全在記敘者之筆尖，不是另

外付于人去扮演的。認爲小說中的人物，即等于戲曲中的脚色，這是不

對的。關漢卿作雜劇，固然分別生旦淨丑，司馬子長作列傳，何嘗胸中有

生旦淨丑之分呢？況且戲曲所重在唱，言情寫景，概以詞曲出之，而賓白

居于疏通地位，並非至要。小說所重在白，而四六及詩詞摘句等居于疏通

地位，可有可無。（最初散樂，如諸宮調重唱不重白。但說書入雜伎與

諸宮調並非同類。）如果小說就是無聲的戲曲，難道把劇本的曲子部分刪

去，把賓白聯綴起來就可以變成小說嗎？由說唱的詞話可以不甚費力地改

成說散的小說；因爲詞話中大段說白是可以憑藉的。由說唱的戲曲改成說

散的小說，必須把科白擴大加細，重新改組一下，才是小說。這可以知道

二者文體是如何的不同了。我們看笠翁的短篇小說，有時覺得用意與格局

都甚好，可是總覺得有點不足，像少點什麼是的，就是因爲神理間架都好，

而敘次描寫尙不能瑣細入微，新奇的事情，不能用平常的物理周旋回護，所以看來只覺得纖巧。這種地方，大概因為笠翁誤認小說戲曲是一件事情的緣故罷！

但是，笠翁畢竟有才，畢竟有創造的能力。他的小說雖不如馮夢龍之渾樸自然，而境界意象確乎有馮夢龍所未嘗試探的。馮夢龍小說的好處是慰貼細膩，韻足神完，但其中述古之作，有時只就本事敷衍，不能加上新生命。在笠翁的小說，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

總之，戲曲小說是笠翁平生精心得意之作。杜濬序十二樓，引他的話說：『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心應手，不敢以稗官爲末伎。』這是笠翁的創作精神。在他的著作中，閒情偶寄論詞曲是他作稗官的理論方法；見諸施行的，便是他的戲曲小說。他實在是有體有用，不是託諸空談的。拿古今人比，正如王伯安會滌笙的理學一樣。他的戲曲小說，雖然至今還

有令我們不滿足的地方，但在當時，他能拔幟自成一隊是沒有問題的。在中國近代的文學史中有了笠翁，也可以慰寂寞了。

五

現在要談談十二樓了。

十二樓是中國現存唯一完整無缺之笠翁短篇小說集。笠翁作此集，在

無聲戲之後。杜濬給他作序，在順治十五年戊戌，但成書也許更靠後一

點。此書體例，與無聲戲不同之點，便是：無聲戲每一篇小說，不分爲若

干回；雖然日本尊經閣本標回數從第一篇至第十二篇共十二回，但每回只是

一篇。十二樓是每一篇有三字標題；標題之外仍立回目，多的一篇分六回

（如拂雲樓），少的却祇一回（如奪錦樓）。無聲戲的體例是和馮夢龍三

言凌濛初初二刻拍案驚奇一樣的。十二樓的體裁，明人短篇小說集亦有其

例：如鴛鴦針卽是如此。現在看起來，是第一個體裁好一些。但在理論上講還是一樣。因爲，小說之一回，卽是說話之一次。說書講通鑑晉史，固然非許多次數不可；講古今瑣事亦不見得一次就說完。而且，謂次爲回是古伎藝人便如此的。水滸傳中白秀英說雙漸趕蘇卿一回記秀英唱到節次，秀英的父親說：『我兒，你且回一回。』就是說，且停一停，姑且算一回罷。元雜劇貨郎旦第四折張三姑唱貨郎兒，自云編了二十四回說唱。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篇說：『因來臨安取選，變做十數回小說。』秀英說唱的是諸宮調；張三姑說唱的是貨郎兒。西山一窟鬼，大概是說話的稿本。三者雖在伎藝上有散樂雜伎之不同，然其所說故事皆是小說而非講史。可見話本之爲長篇短篇，是因爲所講的事情有大事小事：大事說的時間長，次數多，所以文字也長；小事說的時間較短，次數少，所以文字也較短。但分回是一樣的。分回與否，並不能看作長篇短篇的區別。十二

樓是短篇集，雖然每篇分回與三言二拍不同，這在理論上是沒有不可以的。書名十二樓的緣故，是因為每一篇故事中都有一座樓，就拿每一個故事中之樓名作為每篇的題目。命意標題，都未免纖巧。但這一點可以置之不論。現在把十二篇的題目寫出來，並加上簡單的題解：

合影樓三回

演元朝的事情，說廣東曲江縣有兩位縉紳：一個是屠觀察，一個是管提舉。二人是僚婿，但性情相反。管是『古板執拗』，屠是『跌蕩豪華』。以此相左。他們的宅第相連，中隔一牆，獨有池沼相通，兩家各有水閣東西相望。管公却因為要避內親嫌疑之故，在池子中立起石柱，石柱上鋪上石板，也砌起一帶牆垣。這樣防微杜漸，不謂不至，但兩家兒女因同時在水閣嬉戲，各從水面上認識了彼此的影子，因而隔牆細語，流水荷葉作了遞

書的使者。不久，屠公的兒子，便得了相思病了。屠公愛子情切，因託他朋友路公向管公求親。（路公爲人，不沾不滯，既非道學，亦異誕放，和僚婿兩人都和得來。）但越發激起管公之怒，被拒絕了。恰好路公有個女兒，因與屠公對親。不料兒子知道了，病勢反而增加。又懇求退婚，而路公的女兒又怨恨不已。路公爲難，遂想出一個權便法子：向管公說自己兒子尙未有室，請管公以女兒許字；及至管公允許了，又說自己女兒許過屠公之子；擇期同時婚配，請管公會親。管公眼見他的女兒和路公的女兒雙雙與屠公的兒子行禮，却不見自己的女婿。經路公說明經過，才恍然大悟。後悔也不及了。自此兩家合好，推倒中間的牆壁，將兩個水閣作了洞房，題曰『合影樓』。此篇情節，雖不出才子佳人窠臼，但關目甚屬好看，文章亦乾淨。本來，以一男一女的才子佳人爲主的小說，內容既甚簡單，只以作短篇爲宜。明清之際，人都偏要湊成二三十回的小說，

結果，節外生枝，令人討厭。像笠翁這篇小說，在才子佳人一派小說中，算是出類拔萃的。此文開篇說治家之道，應該防微杜漸，使他授受不親，不見可欲；不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這是笠翁的假話。他在閒情偶寄頤養部中說：『終日不見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亂也十倍於常見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與此輩習處，則是司空見慣矣。』可見他的男女見解，是不以在男女中間築起一帶高牆爲然的。管提舉在水面上砌的墻垣，雖然牢實；但最後牆壁仍然被推倒了。可見儒者言防微杜漸，有時亦防不勝防。這是笠翁的微旨。所以文中對於管提舉之主持風教，每有嘲諷之詞。屠公是風流人，管公是迂腐人，只有路公是不沾不滯不夷不惠的，這大概是笠翁理想的人了。

奪錦樓 一回

這篇所演的，是一種婚姻公案。說明朝正德初武昌有一樞鼎行經紀錢小江。妻邊氏，學生二女。父母醜陋，而女兒甚美。小江性情倔強，妻亦潑悍，以此夫婦不和，對於女兒的親事，二人單獨接洽，各不相謀。結果，一對女兒許了四家，四家的姓是『趙錢孫李』。因此糾紛成訟。夫妻各執一詞。彼時知府係刑尊代理。把四家兒子喚來，都是醜形怪狀的，不堪匹配。恰有百姓拿了一對活鹿解送到府，遂下令舉考生童，卷上要注上已娶未娶字樣。以兩女兩鹿爲瑞標，已娶者得鹿，未娶者得妻。結果，取了一位姓袁的，一位姓郎的。又發覺郎生之文係袁生代作，遂以二女歸袁。這篇所寫祇是一幕滑稽劇，並沒有多大意思。在資治新書初集卷十三判語部有劫親大變一判，係錢小江與妻邊氏一案，詞與小說所載全同。注云：『失名。』判尾云：『各犯免供，僅存此案。』是僅作爲存案，並無懸標考秀才之事。後半大概是笠翁造出來的。他在金華

當秀才的時候，山民獲二穉虎獻於同知瞿萱儒（名鳴岐，見康熙金華志卷十）。

萱儒以一虎送給笠翁。詩集有活虎行（七古）一篇，即詠此事。

稍後許宸章（檄彩）作同知，又給他娶妾曹氏。他和當道交遊，大概是受文字之知。可見瑞獸美女兩種錦標，却是笠翁自己經驗中的事了。

這篇故事中並沒有樓，『奪錦樓』之名，是硬加上去的。又全文只是一章，既沒有二回，三回，標題第一回，這也覺得不大合式。

三與樓三回

此篇寫一慳吝有心計的富翁，甚得其似。唯後半記俠客設策一段，不免牽強造作。大意說嘉靖時四川成都有富翁叫唐玉川，專買田產，不治宮室。有高士名虞灝，字素臣，是善讀詩書，不求聞達的人。一生愛造園亭，窮精極雅。與富翁連巷。富翁知道到素臣營造不已，力量不夠了，

必要出賣，更放下起美屋花園的心思，專等素臣出賣。果然數年之後，素臣積逋甚多，將樓房賣與他，只留了一座高樓自住；下層是接客之所，題曰『與人爲徒』；中層是讀書臨帖之所，題曰『與古爲徒』；上層是靜修之所，題曰『與天爲徒』。總額是『三與樓』。日居其中，甚覺受用。而富翁還是等着買此一樓。因素臣久之不賣，遂逼素臣取贖。素臣有好友要代出贖園亭之費，素臣婉謝之。到了六十歲上生子，因賀客盈門，置酒席虧空了，遂自動的把此樓售與富翁。朋友不服，說他巧遂了富人之願。但素臣不以爲意，以爲本人年老，將來妻子孤單，更啟其謀害之心，不如此刻賣了倒好。過了幾年，素臣果然死了。兒子發科，得了官還家。富翁因人告他窖金藏盜，遭了官司。經縣官斷結，將園亭贖回，仍歸故主。原來告狀的人是素臣生時的俠友；埋金栽賊，乃是俠客之計。按：文中虞素臣，卽是笠翁自寓。在他的詩集中有賣樓徙居舊宅七絕一首云：『茅齋

改姓屬朱門，抱取琴書過別村；自起危樓還自賣，不將蕩產累兒孫。『全集卷七』 又有賣樓長律一首云：『百年難免屬他人，賣舊何如自賣新？松竹梅花都入券，琴書鷄犬幸隨身。 壁間詩句休言值，窗外雲衣不算緡。他日或來閒眺望，好呼舊主作佳賓。』（全集卷六） 此二詩小說開篇都載了，說是明朝一位高人爲賣樓別產而作。可見高人就是他自己。笠翁一生移家數次，賣樓詩不知何時所作。大概他賣樓時，也許受了富人措勸之苦。雖然勉作達觀的話，心中却希望將來有好兒子，有好朋友，恢復了己的產業。他在順治十七年五十歲上才生子，文中說虞素臣是六十歲上生子，差了十年。夏敬渠自命聖賢，小說中寫他自己是『文素臣』；笠翁自命隱君，小說中寫自己便是『虞素臣』：這真是無獨有偶了。

夏宜樓三回

演書生瞿佶與詹小姐姻緣，以望遠鏡爲關目。託元時事。謂金華有鄉宦詹公，女曰嫻嫻。瞿佶曾在肆上買一望遠鏡，登塔試眺。詹公家有池塘。一日，諸侍女跳在池中洗澡，小姐出來看見了，把他們責斥一番。佶則于塔上見之，艷小姐之色，因登門求婚。詹公示意，云不招白衣女婿。小姐知佶才子，聞事未就，甚覺不快，方撚毫作詩，僅成四句而擱筆，佶又在塔上看見，詳其文字，爲續成四句，託人寄示小姐。小姐因疑佶爲神。佶已中舉人，入京會試，中二甲，不待考選而回。但同鄉登第者，連佶在內共三人，都是求親的。詹公屬小姐拈鬮定之，不料竟拈着了別人。小姐託言亡母入夢，說只有瞿姓者應爲婿。父不信，自于神位前禱祝求應。所爲疏文，佶又於望遠鏡中詳其文字，屬人告知小姐。小姐因謂母又入夢，並能背誦疏文，不差一字。父意動，遂以女歸佶。結婚後，始知佶並無神術，先後都是鏡子的力量。細思雖係人謀，亦有天

意。因將此鏡供養在小姐住的『夏宜樓』上。此文命意太巧，因望遠鏡而想到窺人家閨閣，心術亦不正。望遠鏡明季已入中國，但以此器入小說，笠翁算是第一次了。此文開篇載採蓮歌六首，云係少時所作，十首去四。今全集卷七詩集尙載十首原文。

歸正樓 四回

此篇所敘，純是譎智。寫一盜，恃其智術以種種方法騙人財物，積得多金。但性頗豪奢，所捐者亦多。後遇一妓，因厭風塵，欲出家爲尼，此盜卽出私財買大宅第改建一庵。舊有匾，額曰『歸正』。不料燕子銜泥，竟在『止』上添一橫，成了『正』字。盜謂神明示勸，遂出家爲道士。又思作殿堂，而費無所出。遂又設詭計勸募，得數千金。造殿成，二人都成了正果。文中所記種種騙人方法，大抵是摭拾見聞，湊在一起的。

最後募緣騙富商一事，馮夢龍智囊補卷二十七有譎僧一條，方法完全相同。今將智囊補原文節錄如左：

『有僧異貌，徽商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後乃知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

此事宋人說部中亦載之，馮夢龍仍是轉抄來的。笠翁曾幫人刪定夢龍談槩諸書，大概此條來源就是智囊補了。

萃雅樓三回

記明嘉靖時京師金劉二姓與一揚州權姓者私暱。共設一肆廛。市書

籍名香及花。額曰『萃雅樓』。嚴世蕃聞權之名，欲召入府中。權拒之。世蕃乃示意一內相，誘權宮之。遂出入嚴府，盡知其私事。及世蕃被劾，權盡以奉聞。上震怒，遂置極刑。權至法場，目觀世蕃之死，並取其頭爲溺器以報夙怨云。此篇取材甚無謂，語意亦太儂佻。開篇虎邱看花詩，今在全集卷五。小說云詩乃覺世稗官二十年前作，則漁崇禎時所爲詩也。

拂雲樓六回

此篇出力寫一婢子，記裴七郎娶妻納妾始末，其關鍵全在韋家侍婢能紅。略云：七郎未娶時，先與韋氏有成約。後其父貪封氏粧奩之富，與封氏訂婚。封女醜陋，不愜七郎之意。後因遊湖，雨中遇韋小姐及婢能紅，大艷之。悔前約不成，懊喪殊甚。未幾，封感病死。乃求親於韋

氏。章恨前之見棄，拒之。七郎乃覓女工俞阿媽，請其向閨中人關說。並謂小姐如不可求，情願得婢爲妻。能紅喻意，乃設法擺布，卒使章姓意轉，以小姐適七郎，而已爲側室。因爲能紅在章家『拂雲樓』上看見七郎的風姿，故小說取名拂雲樓。按舊式婚姻，誠然迷信的事情甚多。文中記能紅設策，以算命占夢諸說惑小姐及其父母，固於情理不悖。但其私心滔滔，爲自己留地步，亦甚明顯。何章姓一家聽其擺佈？竟是憤憤全無知識者！欲見能紅之巧，反覺小姐太庸。不如京本通俗小說所載貴哥定哥事之妙合自然。

十卷樓二回

此篇記永樂初永嘉一士人姚氏，將婚起一樓，仙人降乩，題其匾曰『十卷』。已而迎娶，乃一石女；繼換得其妹，貌醜兼有隱疾；又換得其姊，

貌與女埒而不貞。又送還其家。自此續娶凡九次，非入門即亡，即因故退親。不勝寂寞之苦。過了三年，母舅某氏遊西湖，爲聘一婦至。入門識其人，即第一次所娶之石女。相處數夕，婦因情急，下體生瘡，因之人道遂通。夫婦好合逾常。『十卷』之言亦驗。在文中雖然仍免不了織佻的字眼兒，但全篇結構緊嚴，始終不懈，實不失爲好的作品。石女因生創傷而通人道，說來雖近奇特，但就個人所聞，則吾鄉某先輩實有與姚生同樣的經過。可見這種情節，並不出於情理之外，我們不但不能以此責備笠翁，還該佩服他真有致知格物的本領。

鶴歸樓四回

這一篇是笠翁對於男女間愛情的見解，他的意思說男女相戀之情不可發揮太過，必須加以控制然後可常可久，並且在憂患非常時期，爲培植將來的

歡愛幸福計，無妨用術行權，忍耐一時。他的戀愛觀是含蓄的，技術的，永久的；而不是一瀉無餘的。通篇洗發此事，淋漓盡致，文章亦流利暢達，是最有意義的文字；和馮夢龍的老門生三世報恩小說比起來，可謂異曲同工。文中大意，略謂：宋政和間有僚婿二人，一名段玉初，一名郁自昌，同婚於宦尚寶家。段妻曰繞翠，郁妻曰圍珠，俱是國色；而翠尤勝。段性安恬，結褵後每慮造物忌盈，與妻以惜福安窮相勉勵；郁風流多情，夫妻恩愛異常，誓不相離。是時國家多事，段郁俱奉命使異國。臨行時，郁惜別眷戀，不勝悱惻；段以冷語絕其妻，諷其再嫁，並題所居樓曰『鶴歸樓』，示不望生還之意，忽然竟去。婦大恨之。既至金，俱被羈留。段居厄處困，夷然甘之；郁則念室家不已。數年放還，郁已鬚髮皓白，視其妻，則思夫不至，已憔悴而死；段猶健旺，視妻則貌加豐，色加麗。相見詢問，妻因前隙，怨猶未已。段乃具述夙昔所以故爲寡情之故，並指八

年前羈旅中寄內詩爲證，順讀之，乃決絕之詞。試使逆讀，則皆慰藉溫存之語，以織錦回文自喻。妻意乃解。於是會親友，『重拜花堂』，『再歸錦幕』。既夕，枕席綢繆，勝新婚之好云。

此文以段郁二人代表兩個態度，甚有思致。郁大概就是『慾』字，郁自昌就是『慾自昌』。段玉初，乃『斷慾於初』耳。在這篇小說中，知道笠翁不主張殉情，他認爲愛情須用人工去栽成，扶持。這種生活態度，不是軟弱，却正是堅韌有力的。本來，笠翁是深通人情世故之人，對於男女間的情感尤其是有經驗，有研究。這從他和他的姬妾關係上可以見得出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可以教二八年華聲容美妙的番姬王姬死心塌地跟着他，可知其工于內媚。在全集卷三有粵游家報一首，看他對於婦女的體貼：

『……因輸權錢，稍停一二宿。不出日之四五，決抵家矣！明

知歸期不遠，而前信中迂其說者，慮爾輩望人急切，深難爲情。『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皆爲早訂歸期誤之也。卽今不出四五之說，亦是我自爲政，未嘗慮及于天。不見出門之兩晝一夜乎？勿盼來人，但占風信可耳。』

拿小說中段玉初教郁自昌的話比較一下：

『……生端爭鬧者，要他不想歡娛，好過日子；題匾示訣者，要他絕了妄念，不數歸期。……這個法子，不但處患難的丈夫不可不學；就是尋常男子，或是出門作客，或是往外求名，都該用此妙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說兩載；拿定離家一月，不可竟道三旬。出路由路，沒有拿得定的日子，寧可使他不望，忽地歸來；不可令我失期，致生疑慮！』

這是笠翁的話，借着段玉初口中說出來的。文中所寫段玉初的學問，大概就

是笠翁的學問了。

奉先樓二回

記明末湖州東流縣舒秀才妻存孤事。

舒姓世世單傳。舒妻生子，時

天下已亂，妻矢志守節，夫勸其存孤。會族人於宗祠（奉先樓），人言皆與

夫同。志遂決。未幾，婦爲流賊所獲。鼎革後，輾轉入一清將之手。

生丐食覓妻子，相遇於湖湘間。婦在官船上，知爲夫，命以鐵索繫其頸。

將軍後至，驗鐵索，知無他。聞係故夫，即以子付之。生去，妻遂自

縊。將軍壯其節，追生回，竟以婦還之。舒家世不殺生，戒食牛犬，生

在旅途困苦中，猶確守此戒。夫妻父子卒得團圓，亦得神默佑云。婦節

行甚高，文據實敷衍，頗能傳神。至關目情節，與周亮工書戒三郎事略

相似，工力亦相匹敵，不過用的文體不同而已。

生我樓四回

此篇演一家團圓事，與巧團圓同。云宋末事，似有所本，但寫的恐怕即是明末亂離的情節，而加以點綴。略謂湖廣助陽府有富翁尹氏，因起樓時生子，就名子爲樓生。子幼時失蹤，瀕老無子，乃出遊欲覓一可託者爲嗣。自書賣身文告，云有人以父事之者則屬之。至松江，一後生如約買之，執子禮甚恭。時元兵深入，父子急歸。舟至漢口，子云夙所聘婦在此，將尋之。既別，登陸，時亂兵擄民間婦女，封置布袋中，列肆售之。子買婦，乃得一老嫗，遂母之。嫗爲言同難中有一女絕麗，袖藏一玉尺可驗，屬再買之。子如言，得之，即所聘婦，玉尺乃當年媒定之物也。相與買舟至助陽，恰遇尹翁，而嫗即尹翁之婦。至家，子登樓，識其物色，而子即當年所失之子。其事甚巧。文中所記買父母一節，尤屬奇僻。

但聊齋菱角篇亦有此事。一個天性篤厚的人在伶仃孤苦的時候，或者能有

此痴心，亦未可知。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十四一家完聚條，記浙東人家

事，與此篇相似。文云：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膽生尙御公者，勗義釀金以贖難民。

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

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

覓其妻踉蹌至門，卽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蓋將

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

有人引此條以爲卽巧團圓所本。但細察並不盡同，似非笠翁所本。因爲

上禎所記此條，比巧團圓生我樓還巧。笠翁是好奇的人，如本此事作稗

官，斷無改換情節使趨于簡單之理。當明季亂時，骨肉相失者固多，卽離

而復聚，湊巧的亦必不少，決不止池北偶談所載的一事。笠翁偶拈一事爲題，雖家人巧遇相同，却不必說定是此事。至於口袋裝人出賣的話，却是當時實情。如嚴思菴所記楊州蔣老娶京師妓女羅小鳳事（文據香艷叢書二集卷一所載）：

「……已而大兵渡江，軍中不許携帶婦女，限三日賣諸民間。諸披甲以買主揀擇，致價不均，各以巨囊盛諸婦女，固結囊口，負至通衢，插標於囊上，求售甚急。……一披甲欲賣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曰：「蔣蠻子勞苦無妻，曷以賞之？」……」

於此可以知道國破家亡之時，人民遭遇之慘，無奇不有。笠翁此篇與上篇奉先樓，都根據耳目所見聞的寫的。雖然是小說，亦當時社會史料之一角也。

聞過樓三回

這一篇是十二樓之最後一篇，與上篇三與樓同是笠翁的自寓，其追懷往事夢想將來也是一樣的；而此篇格調清新，尤覺空靈可愛。不但入話一段純爲自敘，即正傳顧呆叟故事，亦是華嚴樓閣，憑空蹴起的，其實完全說的是自己。略謂：明嘉靖間常州宜興有林下太史姓殷，其中表曰顧呆叟，爲人恬淡寡營，是隱逸一流，因場屋不利，遂絕意進取。然太史與諸鄉宦皆重之，樂與往還。呆叟以酬酢不勝其煩，自結茅屋於鄉曲，移居之。衆知之而無可如何。殷太史以不復聞呆叟規戒之言，念之尤切，至題其樓曰『聞過』，志嚮慕之誠。久之，衆人均不勝索居之苦，乃相與設計，謀之縣令，先迫之爲椽吏，以行賂得免。又屬人僞爲盜劫之，幾罄所有。又誣其通匪窩賊，驅入城拘審。稍近城門，一小村落，則衆鄉宦皆候於此，

屬其暫寓村中，將爲分解。呆叟從之，諸鄉宦者皆先後別去。已而，縣役至，返其前賄；頃之，盜至，返其劫貨；又頃之，縣令至，致敬禮而去。呆叟大疑惑。既夕，諸公携酒至，爲述始末，始知前後遭遇皆衆人相召之計。其莊園卽縣令與衆人預爲呆叟置之者。呆叟感其意，遂移家近郊。太史亦置別業於近側，時與呆叟談讌云。

我們稍知笠翁生平，便知道這一篇小說是笠翁自己的夢。他一生搬家數次：早遊吳中，由吳中回金華原籍。（讀此小說入話，似返浙爲避流寇之亂。）在金華住十來年，鼎革後又搬到杭州。在杭州住了十年，又移家至南京。最後又由南京返湖上。此文入話，自稱『余生半百之年』；順治十七年庚子 笠翁年五十，此時已寓金陵。大概這篇小說是初到南京後作的。（杜濬的序雖署順治十五年戊戌，預先作序，也是常有的事。）他的遭際，在原籍時很不壞。他性喜幽尙，有亭園之好，而此時即有伊園別

業。在他的詩集中，有『擬構伊山別業未遂』一題（全集六）；大概最初有志修造而爲力量所限。但不久居然成功了。考笠翁造伊園，正是他居金華郡齋之時。（全集七有詩序云：郡齋有花數種，余歸葺舍，灌溉無人，皆先後枯死，唯芍藥尚有生機，移歸志喜。）大概給他出貲修造的，就是金華同知許宸章。讀他的伊園雜詠詩（全集卷七五絕），知此園雖小小規模，亦有勝概。所以，他此時非常滿意，形之歌詠：在詩集中有『伊山別業成寄同社』詩五首，（全集卷六七律）有『伊園十便』詩十首，有『伊園十二宜』十二首（並全集卷七七絕）。又有『山居雜詠』五首（全集卷五五律）：都是這個時候作的。他的古體詩都不好，近體亦近率易，但這些詩都是安閒春容的。可見當時意趣之佳。但笠翁這種安適恬淡的生活並不能長久。到了鼎革之後，他一時失其所依，不得已移到杭州。住杭州十年，甚不得意。因爲受不了營債及其他債務之累，又跑到了金陵。此時

正是促促不甯的時候，想起先年個人生活遭遇，自然免不了要感慨思慕。在這篇入話中所引的詩，都是當時爲伊園作的，可以知道笠翁此時對於陳跡是如何繫戀？所以我說：這是笠翁的舊夢。但舊夢之外，還有新夢。因爲過去的事，空想是無益的了，人的性情，於懷舊之外，還是盼望將來。笠翁此時，便是盼望再有一般鄉紳大老幫他的忙；對於他的居住生活問題，重新解決一下。這話不是揣測，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下面就集中所載，略指出數條，作爲說話的根據：

笠翁移居金陵之後，第一感到切要的，自然是居住問題。在一家言全集卷三與東趙聲伯書云：

『日暮途窮，料無首丘之日，欲得數椽小屋，老於此邦。顧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鄉，居鄉有暴客之警。非喧非寂間，幸叱尊俾爲羈人留意。』

他的理想的住所如此，這和聞過樓中殷太史給呆叟置的村落，「近城數里之外，樸素之中又帶儒雅，恰好是儒者爲農的去處」，條件恰好相合。他的芥子園金陵別業，地近長干，大概也在不喧不寂之間。金陵別業是否卽趙聲伯代爲物色的，或是別人幫忙，現在不能考證了。

笠翁是游蕩江湖，沒有恒產的人，所以，他的莊園之興，時時流露。他于康熙六年入秦，所得甚豐，寄家人詩，便有「不足營三窟，唯堪置一丘」之句。當他六十餘歲寓金陵的時候，龔芝麓由京師給他來信，云將購「市隱園」，與笠翁結隣。他歡喜的了不得，立成四絕奉寄，以速其成，詞甚卑屈（全集卷七）。並與芝麓書述此事云：

「聞購市隱園，預爲「太傅」麀棋之所，與予小子衡門咫尺，使得曳杖追隨，甚盛事也。而漁之所幸，不獨在庶備春，可時受「臯

伯通」照拂，且以生平鋼疾，住在烟霞竹石間，……泉石經綸，綽

有餘裕。……茲聞「裴公」將闢「綠野」，去隱人遺軸，不數武而遙。「公輸」在旁徒使袖手而觀匠作，大非人情，矧出知人善任之主人翁乎？是向託空言者，今可見之實事。……」（全集

卷三）

此時笠翁尚寓金陵。觀書中去衡門咫尺之語，大概龔芝麓擬置之市隱園，地點也就在金陵。芝麓待笠翁很好，所以笠翁聞知此信甚喜，立促其實現。信中提及遊秦遊閩，又說到閒情偶寄，並有擬入都之語。考笠翁遊閩在康熙九年庚戌，閒情偶寄於康熙十年辛亥成書。是笠翁寫此信時，當在康熙十年後及十二年癸丑夏入都之前，去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二樓出書，已經相隔十餘年。但與龔芝麓結隣之願，與小說中殷太史與呆叟結隣事亦互相映射。笠翁雖不能將後日事寫入小說，但至少可以證明他平素有這樣的心願。

康熙十三年甲寅，笠翁遊杭。回到金陵以後，又與徐電發信，請其向當道說話。全集卷三載此書云：

『歸舟日把新篇與柳村棠村二帙，更翻快讀，意不知爲路幾何，爲日幾何，而已忽抵金陵矣。……吾鄉寇警漸疏，此地妖氛轉熾。弟欲歸依「劉表」，未審費東翁及在上諸當路，肯復授一廛而爲氓否？』

這也是求人代置莊園的信。此書不記年月，但考起來應當是康熙十三年甲寅。因爲書中提及柳村詞。柳村詞是錢塘知縣梁治涓（允植，真定人）作的。笠翁遊杭時，治涓出所著柳村詞屬笠翁選定，笠翁因作詩贈之。事正在康熙甲寅。（全集卷六有贈梁治涓詩。詩序不出年月。但贈梁詩次贈臬憲郭生洲詩之後。贈郭詩序云：『甲寅復至武林。』按：郭生洲即郭之培。康熙十二年十三年任浙江按察使。梁允植任錢塘知縣凡八

年，自康熙十一年起至十九年始離任——並據杭州府志——與郭生洲同時相值。康熙甲寅春耿精忠反，浙江戒嚴。笠翁以秋至武林，故贈梁詩贈郭詩均有『傳檄』『羽書』之語。則晤二人贈詩，均在甲寅秋無疑。〕徐電發是江蘇吳江人，此時館於杭州。笠翁在杭州贈徐詩有『西湖近有蓮花幕』及『更喜主人能和客，新詞日競紫毫銜』之句（卷六）。似電發即客梁治湄署中。笠翁返金陵後與電發書述途中事，即有舟中讀柳村詞之語。則梁之贈柳村詞與笠翁之與徐書云舟中讀柳村詞，前後一事。與徐書亦當在康熙甲寅無疑。是年，耿精忠反，與鄭經連絡，大兵進勦，浙江官吏供不應不遑，南京亦風聲鶴淚。笠翁大概鑒於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犯瓜州江甯之事，欲回杭州，所以給徐電發書有『欲歸依劉表』之語。明年乙卯，笠翁送兩兒回浙應試，歸志益決。又遲了一年，至康熙十六年丁巳，便正式由南京遷回杭州。笠翁的目的於短期間真達到了。

笠翁湖上買山，自稱是『浙中常道維持之力』，大概給徐電發這封信很有關係。丁巳卜居後，因構造層園，又與都門故人書，以『修葺未終，不能釋手』爲詞，請其向京師貴交關說，各助以力（卷三上都門故人書）。可見笠翁關於居處莊園問題，自壯至老無一次不需人之助，無一時不望人之助。聞過樓小說便是笠翁理想的遭遇。他希望他所結交的朋友待他，如殷太史和諸位鄉宦待顧呆叟一樣，他所遇的地方官，是小說中常州府宜興縣的地方官。這篇小說雖然是順治末年作的；但十幾年前的伊園，眼前的芥子園，二十年後的層園，都是宜興縣城外小村落的變相。我們認識了聞過樓中的顧呆叟，便認識了笠翁了。

以上十二篇小說，除歸正樓由餽餉剪裁而成外，合影樓笠翁自稱是出于抄本未刻的胡氏筆談（書未見，遍檢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亦無此事。且筆叢刻於明朝，此言未刻，其非應麟書無疑）；鶴歸樓自稱出于段氏家乘中

的鶴歸樓記：這兩書都未見過。其餘或者記當時見聞，或者是憑空結撰，或者是自寓。以文而論，差不多都是夏夏獨造，不拾他人牙慧的。他的風格縱然不如馮夢龍之落落大方，亦決不至於猥瑣庸沓。雖然在他的小說中，有時因關目新奇而近於纖巧；有時好用些儂薄字眼；但終不能掩其意境之清新與文章之流利。我們看他的小說，真覺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風趣，絕無重複相似的毛病；這是他人趕不上的。清初比較著名的短篇小說集子如五色石八洞天，也是欲以嶄新奇巧見長，但因為思路才氣太平凡之故，結果是些無生氣的東西。說到清朝的短篇小說，除了笠翁外，真是沒有第二人了。

十二樓是中國唯一完整的笠翁短篇小說集。坊本刪節甚多。此次亞東圖書館印行此書，是以最初消閑居本校通行本而後付印的。所以，其本之善，也如紅樓夢西遊記諸書一樣，是勿庸我介紹的。至於說到這篇序的

話，真令我慚愧無地！胡鑑初汪原放先生等託適之先生命我作序，在去年

八九月間因爲我因循冗雜的緣故，幾次想作作不成，差不多令他們等了一年的光景，直至今日，才勉強湊成此文，這實在太對不住了。從前趙秋谷和

王漁洋鬧警拘，據說就是因爲趙先生請王先生作他的詩集觀海集序，王先生老是不作的緣故。我的文字不好，不配比王漁洋；更不應當攔起來不作，

放了這些日子。鑑初原放等都是有雅量的人，或者能夠寬恕我，不至如趙

秋谷之發脾氣？如果如此，在我實在是便宜的。至於我這篇序，作的並

不好。對於笠翁事蹟，雖然在眼前個人知道的範圍之內，很想盡力考核，

但因爲前人關於笠翁的記載不多與個人讀書太少之故，沒有弄到好處。文

章也因爲握筆的時間久了，體不純粹；風華也欠講究，沒有余澹心杜于皇的

靈巧筆墨；想起笠翁的朋友們給他作的序，我是望塵莫及的。這是文學天

分太低的緣故，沒有法子。再者，文中批評笠翁作品的地方，也未必盡能

中肯，照見毫髮。這一點，我要聲明：我壓根兒不是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我之爲文，乃是想把古作家之性情事蹟以及遭逢的身世，把古作家的著作內容與時代社會以及個人的關係加以考核整理，作一個近于事實的報告，這樣貢獻給近代研究文學的人或者作文學批評的人，幫助他們的鑒賞或品題。只是如此，並沒有月旦古人的野心。如果一位考證家批評我的考證方法不密，或者考證的結果有錯誤，我實在感激。如果蒙不棄的話，我願意登門謝罪，奉贄北面爲弟子。如果一位文學批評家拋開考證不管，以他的品評古人見解，挑剔我的文字或者偶然涉及批評的一部分文字，我只有唯唯諾諾，敬謝不敏的。因爲，區區丐食長安，並沒有開『文學批評』的舖子，一位陌生的顧客來到門首責備我貨架子上沒有文學批評，或者文學批評的貨不好：這讓我在櫃臺旁邊無法答對的，實在是無法答對呀！舖子之論，昔侍陳援菴先生坐，爲開斯喻，不覺欣然。現在偷取，嵌入本文裏

邊，作爲此月的結束。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孫楷第書。

原序

覺道人山居稽古，得樓之事類凡十有二，其說咸可喜。推而廣之，於勸懲不無助。於是新編十二樓復裒然成書。手以視余，且屬言其端。余披閱一過，喟然嘆覺道人之用心不同於恒人也。

蓋自說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無所不至，爲世道人心之患者無論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塊然幽悶，使觀者恐臥而聽者反走，則天地間又安用此無味之腐談哉！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以入情啼笑接引頑痴，殆老泉所謂『蘇張無其心，而龍比無其術』者歟？

夫妙解連環，而要之不詭於大道，卽施羅二子，斯秘未視，况其下者

乎？

語云：『爲善如登。』笠道人將以是編借一世人結歡喜緣，相與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樓也。使人忽忽忘爲善之難而賀登天之易，厥功偉矣！

道人嘗語余云：『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終不敢以小說爲末技。』嗟乎！詩文之名誠美矣，顧今之爲詩文者，豈詩文哉？是曾不若吹篴蹴鞠而可以傲入神之藝乎？吾謂與其以詩文造業，何如以小說造福；與其以詩文貽笑，何如以小說名家！

昔李伯時工繪事，而好畫馬，曇秀師呵之，使畫大士。今笠道人之小說，固畫大士者也。吾願從此益爲之不倦。雖四禪天不難到，豈第十二樓哉！

鍾離睿水題於茶恩閣。

校讀後記

我們計劃着要整理翻印的小說，戲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還不少。這部李漁著的十二樓還是七年前排成的。此次承孫楷第先生於百忙中爲這書做了一篇長序，我們方才有印行的機會，非常感謝！

這書原名覺世十二樓，又名十二樓。我們取其簡單，現在決意用了後面的一個名字。

我們在手點讀這書之先，仍本着一向的目標，希望先搜集許多本子，用比較的方法，取一個最好的版本做底本，但結果我們只找着兩種坊間的小本子：一種是有繪圖的鉛印本，一種是無繪圖的石印本。

我們先把這兩種本子仔細的校讀了一遍，覺得這兩個本子大體相同，不

過石印本裏的錯處實比鉛印本稍少。例如：

路公道：『只因府上的家範過於嚴謹，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所以鬱出病來。別樣的病只害得自己一個，不想令愛的尊恙與時災疫症一般，一家過到一家，蔓延不已。起先過與他，後來又過與小女，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一時！小弟要救小女，只得預先救他；既要救他，又只得先救令愛。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纔好用藥調理。這就是聯姻締好的緣故。老親翁不問也不好直說出來。』

提來聽了，一發驚詫不已，就把自己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就着路公，好等他說明就裏。路公怕他不服，索性說個盡情，就把對影鍾情不肯別就的始末，一原二故，細說出來；氣得他面如土色，不住的咒罵女兒。

路公道：『姻緣所在，非人力之所能爲。』

究竟令愛守貞不肯失節，也還是家教使然。如今業已成親！也算做既往不咎了，還要怪他做甚麼？」提舉道：「這等看來，都是小弟治家不嚴，以致如此！空講一生道學，不曾做得個完人！快取酒來，先罰我三杯，然後上席。」路公道：「這也怪不得親翁。從來的家法，只能癩形，不能癩影。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來，與身子無涉，那裏管得許多？從今以後，也好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連影子也要隄防，沒有露形之事了。」又對觀察道：「你兩個的是非曲直畢竟要歸重一邊；若還府上的家教也與貴連襟一般，使令郎有所畏懼，不敢胡行，這樁詫事就斷然沒有了。究竟是你害他，不是他累你；不要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說風流的是，道學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壞先輩之典型。取酒過來，罰你三巨罇以服貴連襟之心，然後坐

席。』觀察道：『講得有理。受罰無辭。』一連飲了三杯，就作揖陪個不是，方纔就席飲酒，盡歡而散。從此以後，兩家釋了芥蒂，相好如初。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合影）

樓第三回三十二——三十四面）

這一大段裏，有雙圈的文字，鉛印本都排在『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之後，簡直讀不下去，自然是一種很要不得的大錯誤。近兩百字的一段文字，應該是在前面的，怎麼會排在後面？這種錯誤得可怕的書，叫人讀了，實在太傷腦筋！

我們既然發現鉛印本裏有這樣的一種可怕的大錯處，所以認定鉛印本實在還不如石印本。我們根據過去的一點小小的經驗，從來要認定一個比較好的本子做底本，再用別本互校，這個方法，往往可以把大錯和小錯都很謹慎的校勘出來。現在這個本子便是用石印本作底本，再用鉛印本互校成功

的。兩個本子互校起來，小錯的地方，實在也不少，這裏不用再說，單看上面的一個例子，也該相信我們現在印行的這個本子，比較的是可靠的。

如果校閱上不免還有忽略的地方，以及校對方面不免也偶有錯誤，請讀者不吝指教為幸。

汪協如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十二樓目錄

合影樓

第一回 防奸盜刻意藏形……………起情氛無心露影

第二回 受罵翁代圖好事……………被棄女錯害相思

第三回 墮巧計愛女嫁媒人……………湊奇緣媒人賠愛女

奪錦樓

第一回 生二女連吃四家茶……………娶雙妻反合孤鸞命

三與樓

……………五九

……………三七

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圖產業欲取姑子

第二回 不窩不盜忽致奇賊……………連產連人願歸舊主

第三回 老俠士設計處貪人……………賢令君留心折疑獄

夏宜樓……………九一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頑皮……………慕花容仙郎馳遠目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測……………斷詩句造物留情

第三回 賺奇緣新詩半首……………原妙謔密疏一篇

歸正樓……………一二七

第一回 發利市財食兼收……………恃精詳金銀兩失

第二回 斂衆怨惡貫將盈……………散多金善心陡發

第三回 顯神機字添一畫……………施妙術殿起雙層

第四回 微天幸拐子成功……………墮人謀檀那得福

萃雅樓……………一七一

第一回 賣花郎不賣後庭花……………買貨人慣買無錢貨

第二回 保後件失去前件……………結恩人遇着仇人

第三回 權貴失便宜棄頭顱而換卵……………閩人圖報復遺尿溺以酬涎

拂雲樓……………二〇五

第一回 洗脂粉嬌女增嬌……………弄娉婷醜妻出醜

第二回 溫舊好數致殷勤……………失新歡三遭叱辱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癡情客一跪得雙嬌

第四回 圖私事設計賺高堂……………假公言謀差相佳婿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號令……………防失事面具遵依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夢變爲真夢……………移奸作蓋虧人改作完人

十盞樓……………二六三

第一回 不糊塗醉仙題額……………難擺佈快婿完姻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鶴歸樓……………二八五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忌風流偏來絕色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閨房罷枕席之歡

第三回 死別勝生離從容示訣……………遠歸當新娶忽地成空

第四回 親姊妹迴別榮枯……………舊夫妻新諧伉儷

奉先樓……………三三三三

第一回 因逃難詫婦生兒……………爲全孤勸妻失節

第二回 幾條鐵索救殘生……………一道麻繩完骨肉

生我樓……………三五五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兒……………插奇標賣身作父

第二回 十兩奉嚴親本錢有限……………萬金酬孝子利息無窮

第三回 爲購紅顏來白髮……………因留慈母得嬌妻

第四回 驗子有奇方一枚獨卵……………認家無別號半座危樓

聞過樓

.....三二八七

第一回 棄儒冠白鬚招隱.....避紗帽綠野娛情

第二回 納諫翁題樓懷益友.....遭摧客障面避良朋

第三回 魔星將退三椿好事齊來.....謎局已成一片隱衷纔露

十二樓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合影樓

第一回 防奸盜刻意藏形 起情氛無心露影

世間欲斷鍾情路，男女分開住，掘條深塹在中間，使他終身不度是非關。

塹深又怕能生事，水滿情偏熾，綠波慣會做紅娘，不見御溝流出墨痕香？

——右調虞美人——

這首詞是說天地間越禮犯分之事件可以消除，獨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歡之誼，只除非禁於未發之先。若到那男子婦人動了念頭之後，莫道

家法無所施，官威不能攝，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誅夷之詔，閻羅天子出了緝獲的牌，山川草木盡作刀兵，日月星辰皆爲矢石，他總是拚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願，覺得此願不了就活了幾千歲然後飛昇究竟是個鰥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萬年不得轉世也還是個風流鬼魅。到了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說還有甚麼法則可以防禦得他？所以懲奸遏慾之事定要行在未發之先。未發之先又沒有別樣禁法，只是要嚴分內外，重別嫌疑，使男女不相親近而已。

儒書云：「男女授受不親」；道書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這兩句話極講得周密。男子與婦人親手遞一件東西，或是相見一面，他是他，我自我，有何關礙，這等防得森嚴？要曉得古聖先賢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經歷過來，知道一見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無意之事認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顛倒錯亂起來。譬如婦人取一件東西遞與男子，過手的時節，或高或下，或重或輕，總是出於無意。當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畫蛇添

足，輕的說他故示溫柔，重的說他有心戲謔，高的說他提心在手，何異舉案齊眉，下的說他借物丟情，不啻拋球擲果；想到此處，就不好辜負其意，也要弄些手勢答他。焉知那位婦人不肯將錯就錯？這本風流戲文就從這件東西上做起了。

至於男女相見，那種眉眼招災聲音起禍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見不親的爲妙。不信，但引兩對古人做箇證驗。李藥師所得的紅拂妓，當初關在楊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黃面白？崔千牛所盜的紅綃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對着男子說短說長？只爲家主公要賣弄豪華，把兩箇得意侍兒與男子見得一面，不想他五箇指頭一雙眼孔就會說起話來。及至機心一動，任你銅牆鐵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竊負的竊負而逃。若還守了這兩句格言，使他『授受不親』，『不見可欲』，那有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這回小說總是要使齊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漸，非但不可露形，而且不可露影，不是單闡風情，又替才子佳人開出一條相思路也。

元朝至正年間，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有兩箇開住的縉紳：一姓屠，一姓

管。姓屠的由黃甲起家，官至觀察之職；姓管的由鄉貢起家，官至提舉之職。他兩箇是一門之婿，只因內族無子，先後贅在家中，才情學術都是一般，只有性趣各別。管提舉古板執拗，是箇道學先生；屠觀察跌蕩豪華，是箇風流才子。兩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適所天，受了刑于之化，也漸漸的相背起來。聽過道學的就怕說風情，說慣風情的又厭聞道學。這一對連襟，兩箇姊妹，雖是的親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貶駁，日復一日，就弄得仇家敵國一般。起先還是同居，到了岳父岳母死後，就把一宅分爲兩院，凡是界限之處都築起高牆，使彼此不能相見。獨是後園

之中有兩座水閣，一座而西的是屠觀察所得，一座面東的是管提舉所得，中間隔着水池，正合着唐詩二句：

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

陸地上的界限都好設立牆垣，獨有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通是上連下隔的。論起理來，盈盈一水也當得過黃河天塹。當不得管提舉多心，還怕這位姨夫要在隔水間花之處窺視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費，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帶牆垣，分了彼此，使彼眼光不能相射。從此以後，這兩分人家，莫說男子與婦人終年不得謀面，就是男子與男子也會不上一兩遭。

却說屠觀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舉生有一女，名曰玉娟。

長珍生半歲。兩人的面貌竟似一副印板印下來的，只因兩位母親原是同胞

姊妹，面容骨格相去不遠；又且嬌媚異常。這兩箇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時節還是同居，辨不出誰珍誰玉。有時屠夫人把玉娟認做兒子，抱在懷中飼奶；有時管夫人把珍生認做女兒，摟在身邊睡覺。後來竟習以為常，兩母兩兒互相乳育。有詩經兩句道得好：『螟蛉有子，式穀似之。』從來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總是血脈相連的原故。

同居之際，兩箇都是孩子，沒有知識，面貌像與不像，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產之後，垂髫總角之時，聽見人說，才有些疑心，要把兩副面容合來印證一印證，以驗人言之確否。却又咫尺之間分了天南地北，這兩副面貌印證不成了。

再過幾年，他兩人的心事就不謀而合，時常對着鏡子賞鑒自家的面容，只管嘖嘖嘆羨道：『我這樣人物，只說是天下無雙，人間少二的了，難道還有第二箇人趕得我上不成？』

他們這番念頭還有一片相忌之心，並不曾有相憐之意；即使九分相合，畢竟有一分相歧，好不到這般地步，畢竟我獨擅其美。那裏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下了相憐之意，直到後面做出一本風流戲來？

玉娟是箇女子，雖有其心，不好過門求見。珍生是箇男子，心上思量

道：『大人不相合，與我們孩子無干，便時常過去走走，也不失親親之義。姨娘可見，表妹獨不可見乎？』就忽然破起格來，竟走過去拜謁。那裏知道這位姨翁預先立了禁約，却像知道的一般，竟寫幾行大字貼在廳後道：

凡係內親勿進內室。本衙止別男婦，不問親疎。各宜體諒。

珍生見了，就立住脚跟，不敢進去，只好對了管公請姨娘表妹出來拜見。

管公單請夫人見了一面，連小姐兩字絕不提。及至珍生再請，他又假示龍鍾，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請，坐了一會，即便告辭。

既去之後，管夫人問道：『兩姨姊妹，分屬表親，原有可見之理；爲甚

麼該拒絕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頭單爲至親而設。若還是陌路之人，他何由進我的門，何由入我的室？既不進門入室，又何須分別嫌疑？單爲礙了親情不便拒絕，所以有穿房入戶之事。這分別嫌疑的禮數就因此而起。別樣的瓜葛，親者自親，疎者自疎，皆有一定之理；獨有兩姨之子，姑舅之兒，這種親情，最難分別：說他不是兄妹，又係一人所出，似有一體之情；說他竟是兄妹，又屬兩姓之人，並無同胞之義。因在似親似疎之間，古人委決不下，不會註有定儀，所以涇渭難分，彼此互見，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將出來。歷觀野史傳奇，兒女私情，大半出於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沒有真知灼見，竟把他當了兄妹，穿房入戶，難以隄防，所以混亂至此。我乃主持風教的人，豈可不加辨別，仍蹈世俗之陋規乎？」夫人聽了，點頭不已，說他講得極是。

從此以後，珍生斷了痴想，玉娟絕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語印證不來，

隨他像也得，不像也得，醜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總不去計論他。

忽然有一日，也是機緣湊巧，該當遇合，岸上不能相會，竟把兩箇影子放在碧波裏面印證起來。有一首現成絕句，就是當年的情景。其詩云：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併作南

來一味涼。

時當中夏，暑氣困人，這一男一女，不謀而合，都到水閣上納涼。只

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把兩座樓臺的影子明明白白倒豎在水中。玉娟小

姐定睛一看，忽然驚訝起來，道：『爲甚麼我的影子倒丟在他家？形影相

離，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會，方纔轉了念頭，知道這箇影子就是平日

想念的人：『只因科頭而坐，頭上沒有方巾，與我輩婦人一樣，又且面貌相

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處，方纔要印證起來，果然一線不差，竟是

自己的模樣。既不能獨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憐，漸漸有個怨恨爺娘不

該拒絕親人之意。

却說珍生倚欄而坐，忽然看見對岸的影子，不覺驚喜欲狂，凝眸細認一番，纔知道人言不謬。風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學先生的令愛，意氣多而涵養少，那些童面習之學問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試驗出來，輕輕的喚道：『你就是玉娟姐姐麼？好一副面容！果然與我一樣。爲什麼不合在一處做了夫妻？』說話的時節又把一雙玉臂對着水中却像要撈起影子拿來受用的一般。玉娟聽了此言，看了此狀，那點親愛之心愈加歡動起來，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當不得家法森嚴，踰規越檢的話從來不曾講過，背禮犯法之事從來不曾做過，未免有些礙手礙口，只好把滿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

屠珍生的風流訣竅是有傳授的；但凡調戲婦人，不問他肯不肯，只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這副同心帶兒已結在影子裏面了。

從此以後，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納涼，時時要來避暑，又不許丫環伏侍，作伴追隨，總是孤憑畫閣，獨倚雕欄，好對着影子說話。大約珍生的話多，玉娟的話少，只把小語傳情，使他不言而喻。只怕說出話來被爺娘聽見，不但受鞭箠之苦，亦且有性命之憂。

這是第一回。單說他兩箇影子相會之初虛空摹擬的情節。但不知見形之後，實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罵翁代圖好事 被棄女錯害相思

却說珍生與玉娟自從相遇之後，終日在影子裏盤桓，只可恨隔了危牆，不能勾見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纏擾，起得稍遲，盥櫛起來，已是巳牌時候，走到水閣上去，不見珍生的影子，只說他等我不來，走到別處去了；誰想回頭一看，那箇影子忽然變了真形，立在他玉體之後，張開兩手，

竟要來摟抱他。這是什麼緣故？只爲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預先赴水過來，藏在隱僻之處，等他一到就鑽出來下手。

玉娟是箇胆小的人，要說句私情話兒尙且怕人聽見，豈有青天白日對了男子做那不尷不尬的事沒有人捉姦之理？就大叫一聲『阿呀』，如飛避了進去，一連三五日不敢到水閣上去。看官，要曉得這番舉動還是提舉公家法森嚴，閨門謹飭的效驗，不然，就有真贓實犯的事做將出來，這段姦情不但在影似之間而已了。

珍生見他喊避，也吃了一大驚，翻身跳入水中，踉蹌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來出於倉皇，二來迫於畏懼，原不是有心拒絕他；過了幾時，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詩箋藏在花瓣之內，又取一張荷葉做了郵筒，使他入水不濡；張見珍生的影子就丟下水去，道：『那邊的人兒好生接了花瓣。』珍生聽見，驚喜欲狂，連忙走下樓去拾起來一看，却是一首

七言絕句。其詩云：

綠波搖漾最關情，何事虛無變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

動上金鈴。

珍生見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過去，道：

惜春雖愛影橫斜，到底如看夢裏花。
但得冰肌親玉骨，莫將修

短問韶華。

玉娟看了此詩，知道他色膽如天，不顧生死，少不得還要過來，終有一場奇禍；又取一幅花牋，寫了幾行小字去禁止他道：

初到止於驚避，再來未卜存亡。
吾翁不類若翁，吾死同於汝
死。戒之！慎之！

珍生見他回得決裂，不敢再爲挑逗之詞，但寫幾句懇切話兒以訂婚姻之約。其字云：

家範固嚴，杞憂亦甚。既杜桑間之約，當從冰上之言。所慮吳越相銜，朱陳難合，尙俟徐覘動靜，巧覓機緣。但求一字之貞，何矢終身之義。

玉娟得此，放下了愁腸，又且合他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應承，覆他幾句道：

既刪鄭衛，當續關雎。願深寤寐之求，勿惜參差之采。此身有屬，之死靡他。倘背厥盟，有如皎日！

珍生覽畢，欣慰異常。從此以後，終日在影中問答，形外追隨，沒有一日不做幾首情詩；做詩的題目總不離一箇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的詩稿彙成一帙，題曰『合影編』，放在案頭。被父母看見，知道這公郎是個肖子，不惟善讀父書，亦且能成母志，倒歡喜不過，要替他成就姻緣，只是逆料那箇迂儒斷不肯成人之美。

管提舉有個鄉貢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幾任有司，此時退歸林下。他的心體絕無一毫沾滯，既不喜風流，又不講道學，聽了迂腐的話也不見攢眉，聞了狎褻之言也未嘗洗耳，正合着古語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間』；故此與屠管二人都相契厚。屠觀察與夫人商議，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親自上門求他作伐，說：『敝連襟與小弟素不相愛，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調劑其間，使冰炭化爲水乳，方能有濟。』路公道：『既屬至親，原該締好，當效犬馬之力。』一日，會了提舉，問他令愛芳年，曾否許配，等他回了幾句，就把觀察所托的話婉婉轉轉說去。說得管提舉笑而不言，因有筆在手頭，就寫幾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

素性不諧，矛盾已久。方著絕交之論，難遵締好之言。欲求親上加親，何啻夢中說夢！

路公見了，知道他不可再強，從此以後，就絕口不提，走去回覆觀察，

只說堅執不允，把書拾回覆的話隱而不傳。觀察夫婦就斷了念頭，要替兒子別娶。又聞得人說路公有個螟蛉之女，小字錦雲，才貌不在玉娟之下，另央一位冰人走去說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單憑己意，也要把兩個八字合一合婚，沒有刑傷損剋，方纔好許。』

觀察就把兒子的年庚封與媒人送去。路公拆開一看，驚詫不已；原來珍生的年庚就是錦雲的八字。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路公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許了，還有什麼狐疑。』媒人照他的話過來回覆。觀察夫婦歡喜不了，就瞞了兒子定下這頭親事。

珍生是個伶俐之人，豈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麼？要曉得這位郎君自從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倒在這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潑不過，那副形骸肢體竟像個死人一般；有時叫他也不應，問他也不答；除了水閣不坐，除了

畫欄不倚；只在那幾尺地方走來走去，又不許一人近身。所以家務事情無由入耳，連自己婚姻定了多時還不知道。倒是玉娟聽得人說，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齒不已，寫字過來怨恨他，他纔有些知覺，走去盤問爺娘。知道委曲，就號呼痛哭起來，竟像小孩子撒賴一般，倒在爺娘懷裏要死要活，便逼他去退親；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罵，說：『姨丈不肯許親，都是他的鬼話！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讓與別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別個做媒，此時成了好事也未見得！』千烏龜，萬老賊，罵個不了。

觀察要把大義責他，只因驕縱慣了，整頓不起；又知道兒子的風流原是我看我的樣子：『我不能自斷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優容，只勸他：『暫緩愁腸，待我替你畫策。』

珍生限了時日，要他一面退親，一面圖謀好事；不然，就要自尋短計，關係他的宗祧。

觀察無可奈何，只得負荆上門，預先請過了罪，然後把兒子不願的話直告路公。路公變起色來，道：『我與你是何等人家，豈有已成婚姻又行反覆之理！親友聞之，豈不唾罵？令郎的意思既不肯與舍下聯姻，畢竟心有所屬。請問要聘那一家？』觀察道：『他的意思注定在管門；知其必不可得，決要希圖萬一，以俟將來。』路公聽了，不覺掩口而笑，方纔把那日說親書檯回覆的話直念出來。

觀察聽了，不覺淚如雨下，嘆口氣，道：『這等說來，豚兒的性命決不姑留，小弟他日必爲敖若之鬼矣！』路公道：『爲何至此？莫非令郎與管小姐有了甚麼勾當，故此分拆不開麼？』觀察道：『雖無實事，頗有虛情；兩副形骸雖不曾會合，那一對影子已做了半載夫妻。如今情真意切，實是分拆不開。老親翁何以救我？』說過之後，又把合影編的詩稿遞送與他，說是一本風流孽帳。

路公看過之後，怒了一回，又笑起來，道：『這樁事情雖然可惱，却是一種佳話。對影鍾情，從來未有其事。將來必傳。只是爲父母的不該使他至此；既已至此，那得不成就他？——也罷，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來成就這樁好事。寧可做小女不着，冒了被棄之名，替他別尋配偶罷。』觀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

觀察別了路公，把這番說話說與兒子知道；珍生轉憂作喜，不但不罵，又且歌功頌德起來，終日催促爺娘去求他早籌良計，又親自上門哀告不已。路公道：『這樁好事不是一年半載做得來的。且去準備，寒窗再守幾年孤寡。』

路公從此以後一面替女兒別尋佳婿，一面替珍生巧覓機緣，把悔親的來歷當人家面絕不提；一來慮人恥笑；二來恐怕女兒也道學了人家的樣子，也要不慚不尬起來，倒說女婿不中意，恐怕誤了終身，自家要悔親別許。

那裏知道兒女心多，倒從假話裏面弄出真事故來。

却說錦雲小姐未經悔議之先，知道才郎的八字與自己相同，又聞得那副面容俊俏不過，方且自慶得人，巴不得早完親事，忽然聽見悔親，不覺手忙脚亂。那些丫鬢侍妾又替他抱怨主人，說：『好好一頭親事，已結成了，又替他拆開！使女婿上門哀告，只是不許。既然不許，就該斷絕了他，爲甚麼又應承作伐，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婿送與別人！』

錦雲聽見，痛恨不已，說：『我是他螟蛉之女，自然痛癢不關；若還是親生自養，豈有這等不情之事！』恨了幾日，不覺生起病來。俗語道：『說不出的纔是真苦，摸不着的纔是真痛。』他這番心事，說又說不出，只好鬱在胸中，所以結成大塊，攻治不好。

男子要離絕婦人，婦人反思念男子：這種相思，自開關以來不會有人害

得。看官們看到此處，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存想。

且看這番孽障，後來如何結果。

第二回 墮巧計愛女嫁媒人 湊奇緣媒人賠愛女

却說管提舉的家範原自謹嚴，又因路公來說親，增了許多疑慮，就把牆垣之下，池水之中，填以瓦礫，覆以泥土，築起一帶長堤；又時常着人伴守，不容女兒獨坐。從此以後，不但形骸隔絕，連一對虛空影子也分爲兩處，不得相親。珍生與玉娟又不約而同做了幾首別影詩附在原稿之後。

玉娟只曉得珍生別娶，却不知道他悔親，深恨男兒薄倖，背了盟言，悞得自己不上不下；又恨路公懷了私念，把別人的女婿攘爲己有，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來，可見說親的話並非忠言，不過勉強塞責，所以父親不許。一連恨了幾日，也懶懶的，不茶不飯，生起病來。路小姐的相思叫做『錯

害』，管小姐的相思叫做『錯怪』。害與怪雖然不同，其錯一也。

更有一種奇怪的相思害在屠珍生身上，一半像路，一半像管，卻好在『錯害』『錯怪』之間。這是甚麼原故？他見水中牆下築了長堤，心

上思量道：『他父親若要如此，何不行在築牆立柱之先？還省許多工料。

爲甚麼到了此際忽然多起事來？畢竟是他自己的意思，知道我聘了別家，

竟要斷恩絕義，倒在爺娘面前討好，假粧個貞節婦人，故此教他築堤，以示決絕之意，也未見得。我爲他做了義夫，把說成的親事都回絕了，依舊要想娶他，萬一此念果真，我這段癡情向何處着落？聞得路小姐嬌豔異常，

他的年庚又與我相合，也不叫做無緣。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去了，貌面相似的又娶不來，竟做了一事無成，兩相擔悞，好沒來由！』只因這兩條錯

念橫在胸中，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詫異。想到玉娟身上，就把

錦雲當了雛人，說他是起禍的根由，時常在夢中咒罵；想到錦雲身上，又把

玉娟當了讎人，說他是害人的種子，不住在暗裏嘮叨。弄得父母說張不是，說李不是，只好聽其自然。

却說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路公擇婿之念愈堅；路公擇婿之念愈堅，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路公不解其意，只說他年大當婚，恐有失時之歎，故此憂鬱成病，只要選中才郎，成了親事，自然勿藥有喜；所以分付媒婆引了男子上門，終朝選擇。誰想引來的男子都是些魍魎魍魎！丫環見了一個，走進去形容體態，定要驚個半死；驚上幾十次，那裏還有魂靈，只剩得幾莖死骨，一副枯骸，倒在床褥之間，懨懨待斃。

路公見了，方纔有些着忙；細問丫環，知道他得病的來歷，就幡然自悔道：「婦人「從一而終」，原不該悔親別議；他這場大病却害得不差，都是我做爺的不是。當初屠家來退親，原不該就許；如今既許出口，又不好再

去強他。況且那樁好事，我已任在身上。大丈夫千金一諾，豈可自食其言？只除非是把兩頭親事合做一頭，三個病人串通一路，只瞞着老管一個，等他自做惡人；直等到好事做成，方纔使他知道。到那時節，「生米煮成熟飯」，要強也強不去了。只是大小之間有些難處。」仔細想了一回，又悟轉來，道：「當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堯之女，難道配了大舜也分個妻妾不成？不過是姊妹相稱而已。」主意定了，一面叫丫環安慰女兒，一面請屠觀察過來商議，說：「有個兩便之方，既不令小女二夫，又不使管門失節；只是令郎有福，忒煞便宜，也是他命該如此。」

觀察喜之不勝，問他計將安出。路公道：「貴連襟心性執拗，不便強之以情，只好欺之以理。小弟中年無子，他時常勸我立嗣，我如今只說立了一人，要聘他女兒爲媳。他念相與之情，自然應許。等他許定之後，我又說小女尙未嫁人，要招令郎爲婿，屈他做個四門親家，以終夙昔之好。」

他就要斷絕你，也却不得我的情面。許出了口，料想不好再許別人。待我選了吉日，只說一面娶親，一面贅婿，把二女一男併在一處，使他各暢情懷，豈不是椿美事？」

屠觀察聽了，笑得一聲，不覺拜倒在地，說他不但有回天之力，亦且有再造之恩，感頌不已，就把異常的喜信報與兒子知道。

珍生正在兩憂之際，得了「雙喜」之音，如何跳躍得住。他這種詫異相思，不是這種詫異的方術也醫他不好。錦雲聽了丫環的話，知道改邪歸正，不消醫治，早已拔去病根，只等那一男一女過來，他就好做女英之姊，大舜之妻。此時三個病人好了兩位，只苦得玉娟一個，有了喜信，究竟不得而知。

路公會着提舉，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籠絡他。管提舉見女兒病危，原有早定婚姻之意，又因他是契厚同年，巴不得聯姻締好，就滿口應承，不作一

毫難色。路公怕他食言，過不上一二日，就送聘禮過門。既聘之後，又把招贅珍生的話吐露出來。管提舉口雖不言，心上未免不快，笑他明於求婚，暗於擇婿，前門進人，後門入鬼，所得不償所失。只因成事不說，也不去規諫他。

玉娟小姐見說自己的情郎贅了路公之女，自己又要嫁入路門，與他同在一處，真是羞上加羞，辱中添辱，如何氣憤得了，要寫一封密札寄與珍生，說明自家的心事，然後去赴水懸梁，尋個自盡。當不得丫環廝守，父母隄防，不但沒有寄書之人，亦且沒有寫書之地。

一日，丫環進來傳話，說，路家小姐聞得嫂嫂有病，要親自過來問安。玉娟得了此言，一發焦躁不已，只說：『他佔了我的情郎，奪了我的好事，恐我與他氣傲，故意把喜事遲遲，等不得我到他家，預先上門來羞辱，這番歹意如何依允得他？』就催逼母親叫人過去回覆。那裏知道這位姑娘並

無歹意，要做個瞞人的喜鵲，飛入耳朵裏報信的。只因路公要完好事，知道這位小姐是道學先生的女兒，決不肯做失節之婦，聽見許了別人，不知就裏，一定要尋短計；若央別個寄信，當不得他門禁森嚴，三姑六婆無由而入，只得把女兒權做紅娘，過去傳消息。

玉娟見說回覆不住，只得隨他上門。未到之先，打點一副吃虧面孔，先忍一頓羞慚，等他得志過了，然後把報仇雪恥的話去回覆他。不想走到面前，見過了禮，就伸出一雙嫩手在他玉臂之上捏了一把，却像別有哀情，不好對人說得，兩下心照一般。

玉娟驚詫不已，一茶之後，就引入房中間他捏臂之故。錦雲道：「小妹今日之來，不是問安，實來報喜。合影編的詩稿已做了一部傳奇，目下就要團圓快了。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脚小旦，你却不要多心。」

玉娟驚問其故。錦雲把父親作合的始末細述一番。玉娟喜個不了。

只消一劑妙藥，醫好了三個病人。大家設定機關，單騙着提舉一個。

路公選了好日，一面抬珍生進門，一面娶玉娟入室，再把女兒請出洞房，湊成三美，一齊拜起堂來。真個好看！只見：

男同叔寶，女類夷光。評品姿容，却似兩朵瓊花，倚着一根玉樹；形容態度，又像一輪皎月，分開兩片輕雲。那一邊年庚相合，拿來比並，辨不清孰妹孰兄；這一對面貌相同，卸去冠裳，認不出誰男誰女。把男子推班出色，遇紅遇綠，到處成牌；用婦人換羽移宮，鼓瑟鼓琴，皆能合調。允矣，無雙樂事！誠哉，對半神仙！

成親過了三日，路公就准備筵席請屠管二人會親；又怕管提舉不來，另寫一幅單牋夾在請帖之內，道：

親上加親，昔聞戒矣；夢中說夢，姑妄聽之。今爲說夢主人，

屈作加親創舉。勿以小嫌介意，致令大禮不成。再訂。

管提舉看了前面幾句還不介懷，直到末後一聯，有「大禮」二字，就未免爲禮所拘，不好再設託詞。到了那一日，只得過去會親。走到的時節，屠觀察早已在座。路公舖下毡單，把二位親翁請在上首，自己立在下首，一同拜了四拜；又把屠觀察請過一邊，自家對了提舉深深叩過四首，道：「起先四拜是會親，如今四拜是請罪。從前以後，凡有不是之處，俱望老親翁海涵。」管提舉道：「老親翁是箇簡略的人，爲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禮數來？莫非因人而施，因小弟是箇拘儒，故此也作拘儒之套麼？」路公道：「怎敢如此。小弟自說親以來，負罪多端，擢髮難數。只求念「至親」二字，多方原宥。俗語說得好：兒子得罪父親，也不過是負荊而已，何況兒女親家。小弟拜過之後，大事已完，老親翁要施責備也責備不成了。」

管提舉不解其意，還說是謙遜之詞；只是說過之後，階下兩邊鼓樂一齊吹打起來，竟像轟雷震耳，莫說兩人對語絕不聞聲，就自己說話也聽不出一字。

正在喧鬧之際，又有許多侍妾，簇擁了對半新人，早已步出畫堂，立在毡單之上，俯首躬身，只等下拜。管提舉定睛細看，只見女兒一個立在左手，並着兩位新人，却不見自己的女婿；就對着女兒，高聲大喊道：「你是何人，竟立在姑夫左手！不惟禮數欠周，亦且渾亂不雅。還不快走開去！」他便叫喊得慌，並沒有一人聽見。這一男二女低頭竟拜。管提舉掉轉身來正要迴避，不想二位親翁走到，每人拉住一邊，不但不放他走，亦且不容回拜，竟像兩塊夾板夾住身子的一般，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直到拜完之後，三位新人一齊走了進去，方纔分付樂工住了吹打。

管提舉變色而道，說：「小女拜堂，令郎爲何不見？」令婿與令愛與小

弟並非至親，豈有受拜之禮？這番儀節，小弟不解，老親翁請道其故。」

路公道：「不瞞老親翁說：這位令姨姪就是小弟的螟蛉；小弟的螟蛉就是親翁的令婿；親翁的令婿又是小弟的東床：他一身充了三役，所以方纔行禮拜了三四一十二拜。老親翁是個至明至聰的人，難道還懂不着？」

管提舉想了一會，正辨不清，又對路公道：「這些話，小弟一字不解；纏來纏去，不得明白。難道今日之來，不是會親，竟在這裏做夢不成？」

路公道：「小東上面已曾講過『今爲說夢主人』，就是爲此。要曉得『說夢』二字原不是小弟創起；當初替他說親，蒙老親翁書檯回覆，那時節早已種下夢根了。人生一夢耳，何必十分認真？勸你將錯就錯，完了這場春夢罷。」

提舉聽了這些話，方纔省悟，就問他道：「老親翁是個正人，爲何行此瞞昧之事？就要做媒，也只該明講；怎麼設定圈套，弄起我來？」路公

道：『何嘗不來明講？老親翁並不回言，只把兩句話兒示之以意，却像要

我說夢的一般；所以不復明言，只以便宜行事。若還自家弄巧，單騙令愛

一位，使親翁做了愚人，這重罪案就逃不去了；如今捨得自己，贏得他人，

方纔拜堂的時節，還把令愛立在左首，小女甘就下風，這樣公道拐子，折本

媒人，世間沒有第二個！求你把責人之念稍寬一分，全了忠恕之道罷。』

提舉聽到此處，顏色稍和；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敝連襟舍了小女怕

沒有別處求親？老親翁除了此子也另有高門納采。爲什麼二女配了一

夫，定要陷人以不義？』路公道：『其中就裏只好付之不言；若還根究起

來，只怕方纔那四拜，老親翁該賠還小弟，倒要認起不是來。』

提舉聽到此處，又從新變起色來道：『小弟有何不是？快請說來！』

路公道：『只因府上的家範過於嚴謹，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所以鬱出病

來。別樣的病只害得自己一個，不想令愛的尊恙與時災疫症一般，一家過

到一家，蔓延不已：起先過與他，後來又過與小女，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一時！小弟要救小女，只得預先救他；既要救他，又只得先救令愛。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纔好用藥調理。這就是聯姻締好的緣故。老親翁不問也不好直說出來。」

提舉聽了，一發驚詫不已，就把自己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就着路公，好等他說明就裏。路公怕他不服，索性說個盡情，就把對影鍾情不肯別就始末，一原二故，細說出來。氣得他面如土色，不住的咒罵女兒。路公道：「姻緣所在，非人力之所能爲。究竟令愛守貞不肯失節，也還是家教使然。如今業已成親，也算做「既往不咎」了，還要怪他做甚麼？」提舉道：「這等看來，都是小弟治家不嚴，以致如此！空講一生道學，不會做得個完人！快取酒來，先罰我三杯，然後上席。」路公道：「這也怪不得親翁。從來的家法，只能癩形，不能癩影。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

來，與身子無涉，那裏管得許多？從今以後，也好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連影子也要隄防，決沒有露形之事了。」又對觀察道：「你兩個的是非曲直畢竟要歸重一邊；若還府上的家教也與貴連襟一般，使令公郎有所畏憚，不敢胡行，這樁詫事就斷然沒有了。究竟是你害他，不是他累你；不要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說風流的是，道學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壞先輩之典型。取酒過來，罰你三巨罇以服貴連襟之心，然後坐席。」觀察道：「講得有理。受罰無辭。」一連飲了三杯，就作揖賠個不是，方纔就席飲酒，盡歡而散。

從此以後，兩家釋了芥蒂，相好如初。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就將二座水閣做了金屋，以貯兩位阿嬌，題曰『合影樓』，以成其志。不但拆去牆垣，掘開泥土，等兩位佳人互相盼望；又架起一座飛橋，以便珍

生之來往，使牛郎織女無天河銀漢之隔。後來珍生聯登二榜，入了詞林，位到侍講之職。

這段逸事出在胡氏筆談，但係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見者甚少；如今編做小說，還不能取信於人，只說這一十二座亭臺都是空中樓閣也。

奪錦樓

第一回 生二女連吃四家茶 娶雙妻反合孤鸞命

一馬一鞍有例，半子難招雙塔；失口便傷倫，不俟他年改配。

成對，成對！此願也難輕遂！——右調如夢令

這首詞單爲亂許婚姻不顧兒女終身者作。常有一箇女兒，以前許了張

三，到後來算計不通，又許了李四；以致爭論不休，經官動府，把跨鳳乘鸞的美事反做了鼠牙雀角的訟端。那些官斷私許都說他後來改許的不是。

據我看來：此等人的過失倒在第一次輕許，不在第二番改諾；只因不能慎之

於始，所以不得不變之於終。

做父母的那一個不願兒女榮華，女壻顯貴？他改許之意，原是爲愛女不過，所以如此，並沒有甚麼歹心。只因前面所許者或賤或貧，後面所許者非富即貴；這點勢利心腸，凡是擇壻之人，個個都有。但要用在未許之先，不可行在既許之後。未許之先，若能勾真正勢利，做一個趨炎附勢的人，遇了貧賤之家，決不肯輕許，寧可遲些日子，要等個富貴之人。這位女兒就不致輕易失身，倒受他勢利之福了。當不得他預先盛德，一味要做古人，置貧賤富貴於不論；及至到既許之後，忽然勢利起來，改弦易轍，毀裂前盟。這位女兒就不能自安其身，反要受他盛德之害了。這番議論無人敢道，須讓我輩胆大者言之。雖係末世之言，即使聞於古人，亦不以爲無功而有罪也。

如今說件輕許婚姻之事，兼表一位善理詞訟之官，又與世上嫁錯的女兒

伸一口怨氣。

明朝正德初年湖廣武昌府江夏縣有個魚行經紀，姓錢，名小江；娶妻邊氏。夫妻兩口，最不和睦，一向艱於子嗣。到四十歲上，同胞生下二女，止差得半個時辰。世上的人都說兒子像爺，女兒像母，獨有這兩個女兒不肯蹈襲成規，另創一種面目，竟像別人家兒女抱來撫養的一般，不但面貌不同，連心性也各別。父母極醜陋極愚蠢，女兒極標緻極聰明。長到十歲之外，就像海棠着雨，齒蒼經風，一日娥媚似一日。到了十四歲上，一發使人見面不得；莫說少年子弟看了無不消魂，就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警面遇見也要說兩聲『愛死，愛死』！資性極好，只可惜不會讀書，但能記帳打算而已。至於女工針指，一見就會，不用人教。穿的是縞衣布裙，戴的是銅簪錫珥，與富貴人家女兒立在一處，偏要把他比並下來。旁邊

論的人都說縞布不讓綺羅，銅錫不輸金玉。只因他搶眼不過，就使有財有力的人家，多算多謀的子弟，都羣起而圖之。

小江與邊氏雖是夫妻兩口，却與讎敵一般。小江要許人家，又不容邊氏做主；邊氏要招女婿，不使小江與聞。兩個我瞞着你，你瞞着我，都在人背後做事。小江的性子，在家裏雖然倔強，見了外面的朋友也還藹然可親，不像邊氏來得潑悍，動不動要打上街坊，罵斷鄰里。那些做媒的人都說丈夫可欺，妻子難惹，求男不如求女，瞞妻不若瞞夫。所以邊氏議親的人家都在小江議就的前面。兩個女兒各選一個女婿，都叫他揀了吉日，竟送聘禮上門，不怕他做爺的不管：『省得他預先知道，又要嫌張嫌李，不容我們做主張。』

有幾個曉事的人說：『女兒許人家全憑父親做主，父親許了，就是做娘的不依，也還有狀詞可告，沒有做官的人也爲悍婦所制，倒丟了男子漢憑內

眷施爲之理。」就要別央媒人對小江說合。當不得做媒的人都是欺善怕惡，叫他瞞了邊氏就個個頭疼，不敢招架，都說：「得罪於小江，等他發作的時節，還好出頭分理，就受些凌辱，也好走去稟官；得罪了邊氏，使他發起性來，「男不與婦敵」，莫說被他咒罵不好應聲，就是揮上幾拳，打上幾掌，也只好忍疼受苦，做個「唾面自乾」，難道好打他一頓，告他一狀不成？」所以到處央媒，並無一人肯做，只得自己對着小江說起求親之事。

小江看見做媒的人只問妻子，不來問他，大有不平之意；如今聽見「求親」二字就是空谷足音，得意不過，自然滿口應承，那裏還去論好歹？那求親的人又說：「衆人都怕令正，不肯做媒，却怎麼處？」小江道：「兩家沒人通好，所以用着冰人；如今我親口許了，還要甚麼媒人？」求親的人得了這句話，就不勝之喜，當面選了吉日，要送盤盒過門。

小江的主意也與妻子一般，預先並不通知，直待臨時發覺。不想好日

多同，四姓人家的聘禮都同一時刻送上門來，鼓樂喧天，金珠羅列，辨不出誰張誰李，還只說送聘的人家知道我夫妻不睦，惟恐得罪了一邊，所以一姓人家備了兩副禮物，一副送與男子，一副送與婦人，所謂寧可多禮不可少禮。及至取帖一看，誰想『眷侍教生』之下，一字也不肯雷同，倒寫得錯綜有緻。頭上四個字合念起來，正合着百家姓一句，叫做『趙錢孫李』。

夫妻兩口就不覺四目交睜，兩聲齊發。一邊說：『我至戚之外，那裏來這兩門野親！』一邊道：『我喜盒之旁，何故增這許多牢食！』小江對着邊氏說：『我家主公不發回書，誰敢收他一盤一盒！』邊氏指着小江說：『我家主婆不許動手，誰敢接他一線一絲！』丈夫又問妻子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若論在家的女兒，也該是我父親爲政；若論出嫁的妻子，也該是我丈夫爲政。你有什麼道理，輒敢胡行！』妻子又問丈夫說：『娶媳由夫，嫁女由母。若還是娶媳婦，就該由你做主；目今是嫁』

兒，自然由我做主。你是何人，敢來攙越！」

兩邊爭競不已，竟要廝打起來。虧得送禮之人一齊隔住，使他近不得身，交不得手。邊氏不由分說，竟把自己所許的，照着禮單，件件都替他收下，央人代寫回帖，打發來人去了；把丈夫所許的，都叫人推出門外，一件不許收。小江氣憤不過，偏要扯進門來，連盤連盒都替他倒了，自己寫了回帖，也打發來人出門。

小江知道這兩頭親事都要經官，且把告狀來做了末着，先以早下手爲強，就分付親翁，叫他快選吉日，多備燈籠火把，僱些有力之人前來搶奪；且待搶奪不去，然後告狀也未遲。那兩姓人家果然依了此計，不上一兩日，就選定婚期，僱了許多打手，隨着轎子前來，指望做個萬人之敵。不想男兵易鬪，女帥難降，只消一個邊氏捏了門門的槓子橫驅直掃，竟把過去的人役殺得片甲不留，一個個抱頭鼠竄，連花燈彩轎燈籠火把都丟了一半下

來，叫做『借寇兵而齎盜糧』，被邊氏留在家中爲將來遣嫁之用。

小江一發氣憤不過，就催兩位親翁速去告狀。親翁知道狀詞難寫，沒有把親母告做被犯，親家填做干證之理，只得做對頭不着，把打壞家人的事都歸併在他身上，做個『師出有名』。不由縣斷，竟往府堂告理。准出之後，小江就遞訴詞一紙，以作應兵，好替他當官說話。

那兩姓人家少不得也具訴詞，恐怕有夫之婦不便出頭，把他寫做頭名干證，說是媳婦的親母，好待官府問他。

彼時太守缺員，乃本府刑尊署印。刑尊到任未幾，最有賢聲，是個青年進士。准了這張狀詞，不上三日就懸牌提審。先喚小江上去盤駁一番，然後審問四姓之人，具狀上有名的媒妁。只除邊氏不叫；因他有丈夫在前，只說丈夫的話與他所說的一般，沒有夫妻各別之理。那里知道被告的干證，就是原告干證的對頭；女兒的母親，就是女婿丈人的讐敵。只見

人說『會打官司同筆硯』，不會見說『會打官司共枕頭』。

邊氏見官府不叫，就大聲喊起屈來。刑尊只得喚他上去。邊氏指定

了小江，說：『他雖是男人，一些主意也沒有，隨人哄騙，不顧女兒終身。

他所許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光棍，所以小婦人便宜行事，不肯容他做主。求老爺從公判斷。』

刑尊聽了，只說他情有可原；又去盤駁小江。小江說：『妻子悍潑異常，只會欺凌丈夫，並無一長可取。別事欺凌還可容恕，婚姻是椿大典，豈有丈夫退位，讓妻子專權之理？』

刑尊見他也說得是，難以解紛；就對他二人道：『論起理來，還該是丈夫做主；只是家庭之事，儘有出於常理之外者，不可執一而論。待本廳喚你女兒到來，且看他意思何如，——還是說爺講的是，娘講的是。』二人磕頭，道：『正該如此。』

刑尊就出一枝火簽差人去喚女兒。喚便去喚，只說他父母生得醜陋，料想茅茨裏面開不出好花，還怕一代不如一代，不知醜到甚麼地步方纔底止；就辦一副喫驚見怪的面孔在堂上等他。誰想二人走到，竟使滿堂書吏與皂快人等都不避官法，一齊挨擠攏來，個個伸頭，人人着眼，竟像九天之上掉下個異寶來的一般。至於堂上之官，一發神搖目定，竟不知二位神女從何處飛來。還虧得簽差稟了一聲，說某人的女兒拿到，方纔曉得是茅茨裏面開出來的異花，不但後代好像前代，竟好到沒影的去處方纔底止。驚駭了一會，就問他道：『你父母二人不相知會，竟把你們兩個許了四姓人家；及至審問起來，父親又說母親不是，母親又說父親不是；古語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所以叫你來問：平昔之間，還是父親做人好，母親做人好？』

這兩個女兒平日最是害羞，看見一個男子尚且思量躲避，何況滿堂之人

把幾百雙眼睛釘在他二人身上，恨不得掀開官府의 桌圍，鑽進去權躲一刻。誰想官府的法眼又比衆人不同，分外分明，看之不足，又且問起話來，叫他滿面嬌羞，如何答應得出？所以刑尊問了幾次，他並不作聲，只把面上的神色做了口供，竟像他父母做人都有些不是，爲女兒者不好說得的一般。

刑尊默喻其意。思想這樣絕色女子也不是將就男人可以配得來的；如今也不論父親許的是，母親許的是，只把那四個男子一齊拘攏來替他比並比，只要配得過的就斷與他成親罷了。

算計已定，正要出簽去喚男子，不想四個犯人一齊跪上來，稟道：『不須老爺出簽，小的們的兒子都現在二門之外，防備老爺判親與他，故此先來等候；待小的們自己出去把人喚進來就是了。』

刑尊道：『既然如此，快出去喚來。』只見四個人去不多時，各人扯着一個走進來，稟道：『這就是兒子，求老爺判親與他。』

刑尊搖起頭來，把四個後生一看，竟像一對父母所生，個個都是奇形怪狀；莫說標緻的沒有，就要選個四體俱全五官不缺的也不能勾。心上思量道：『二女之夫，少不得出在這四個裏面；「矮子隊裏選將軍」，叫我如何選得出？不意紅顏薄命，一至於此！』嘆息了一聲，就把小江所許的叫他跪在東首，邊氏所許的叫他跪在西首；然後把兩個女兒喚來跪在中間，對他分付道：『你父母所許的人都喚來了，起先問你，你既不肯直說，想是一來害羞，二來難說父母的不是；如今不要你開口，只把頭兒略轉一轉，分出一個向背來，——要嫁父親所許的就向了東邊，要嫁母親所許的就向了西邊。這一轉之間，關係終身大事，你兩個的主意須要定得好。』說了這一句，連滿堂之人都定睛不動，要看他轉頭。

誰想這兩位佳人起先看見男子進來倒還左顧右盼，要看四個人的面容；及至見了奇形怪狀，都低頭合眼，暗暗的墜起淚來。聽見官府問他，也不

向東，也不向西，正正對了官府，就放聲大哭起來。越問得勤，越哭得急；竟把滿堂人的眼淚都哭出來，個個替他稱冤叫苦。

刑尊道：『這等看起來，兩邊所許的各有些不是，你都不願嫁他的了？我老爺心上也正替你躊躇，沒有這等兩個人都配了村夫俗子之理。你且跪在一邊，我自有的處。——叫他父母上來。』

小江與邊氏一齊跪到案桌之前，聽官分付。刑尊把案桌一拍，大怒起來道：『你夫妻兩口全沒有一毫正經，把兒女終身視爲兒戲！既要許親，也該大家商議商議，看女兒女婿可配得上；爲甚麼把這樣標緻女兒都配了這樣的女婿！你看方纔這種哭法，就知道配成之後得所不得所了！還虧得告在我這邊，除常律之外，另有一個斷法。若把別位官兒，定要拘泥成格，判與所許之人；這兩條性命就要在他筆底勾消了！如今兩邊所許的都不作准，待我另差官媒與他作伐，定要嫁個相配的人。我今日這個斷法，

也不是曲體私情，不循公道，原有一番至理。待我做出審單與衆人看了，你們自然心服。」說完之後，就提起筆來寫出一篇讞詞，道：

審得錢小江與妻邊氏一胞生二女，均有姿容，人人欲得以爲婦，某某等希冀聯姻非一日矣。因其夫婦異心，各爲婚主，媚竈出奇者既以結婦欺男爲得志，盜鈴取勝者又以掩中襲外爲多功，遂致兩不相聞，多生詿娛，二其女而四其夫。既少分身之法，東家食兮西家宿，亦非訓俗之方。相女配夫，怪妍媸之太別；審音察貌，憐痛楚之難勝；是用以情順理，破格行仁；然亦不敢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六禮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實無父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許者，雖有父命，實無媒言；判之使從，恐闕無媒之徑。均有

妨於古禮，且無裨於今人。四男別締絲羅，二女非其伉儷；寧使噬臍於今日，無令反目於他年。此雖救女之苦心，抑亦算男之善策也。各犯免供，僅存此案。

做完之後，付與值堂書吏，叫他對了衆人高聲朗誦一遍，然後把衆人逐出，一概免供。又差人傳諭官媒，替二女別尋佳婿。如得其人，定要領至公堂面相一過，做得他的配偶，方許完姻。

官媒尋不幾日，領了許多少年，私下說好，當官都相不中。刑尊就別生一法，想在文字之中替他擇婿，方能勾才貌兩全。恰好山間的百姓拿着一對活鹿解送他，正合刑尊之意，就出一張告示，限於某月某日舉考生童，叫生童於卷面之上把『已冠未冠』四個字改做『已娶未娶』，說：『本年鄉試不遠，要識英才於未遇之先，特懸兩位淑女，兩頭瑞鹿，做了錦標，與衆人爭奪。已娶者以得鹿爲標，未娶者以得女爲標。奪到手者，卽是本年

魁解。』

考場之內，原有一所空樓，刑尊喚邊氏領着二女住在樓上，把二鹿養在樓下，暫懸一匾，名曰『奪錦樓』。告示一出，竟把十縣的生童引得人人興發，個個心痒。已娶之人還只從功名起見，搶得活鹿到手，止不過得個彩頭。那些未娶的少年一發踴躍不過，未曾折桂，先有了月裏嫦娥；縱不能勾大富貴，且先落個小登科。到了考試之日，恨不得把心肝五臟都嘔出來，好換這兩名絕色。考過之後，個個不想回家，都擠在府前等案。

只見到了三日之後，發出一張榜來，每縣只取十名，聽候覆試。那些取着的知道此番覆考，不在看文字，單爲選人材。生得標緻的就有幾分機括了。到覆試之日，要做新郎的倒反做了新娘，一個個都去塗脂抹粉，走到刑尊面前，還要扭扭捏捏裝些身分出來，好等他相中規模，取作案首。

誰想這位刑尊不但善別人才，又且長於風鑑；既要看他妍媸好歹，又要

決他富貴窮通；所以在唱名的時節，逐個細看一番，把硃點做了記號，高低輕重之間，就有尊卑前後之別。考完之後，又分付禮房，叫到次日清晨喚齊鼓樂：『待我未曾出堂的時節，先到奪錦樓上迎了那兩個女子，兩頭活鹿出來：把活鹿放在府堂之左，那兩個女子坐着碧紗彩轎，停在府堂之右，再備花燈鼓樂，好送他出去成親。』分付已畢，就回衙閱卷。

及至到了次日清晨，掛出榜來，只取特等四名，兩名已娶，兩名未娶，以充奪標之選。其餘一等二等都在給賞花紅之列。已娶，得鹿之人，不過是兩名陪客，無甚關係，不必道其姓名。那未娶兩名：一個是已進的生員，姓袁，名士駿；一個是未進的童生，姓郎，名志遠。凡是案上有名的都齊入府堂，聽候發落。聞得東邊是鹿，西邊是人，大家都舍東就西，去看那兩名國色，把半個府堂擠做人山人海。府堂東首止得一個生員，立在兩鹿之旁，徘徊太息，再不去看婦人。滿堂書吏都說他是已娶之人，考在

特等裏面，知道女子沒分，少不得這兩頭活鹿有一頭到他，所以預爲之計，要把輕重肥瘦估量在胸中，好待臨時牽取。

誰想那邊的秀才走過來一看，都對他拱拱手道：「袁兄，恭喜；這兩位佳人定有一位是尊嫂了。」那秀才搖搖手道：「與我無干。」衆人道：「你考在特等第一，又是未娶的人，怎麼說與你無干？」那秀才道：「少頃見了刑尊，自知分曉。」

衆人不解其故，都說他是謙遜之詞。只見三梆已畢，刑尊出堂。案上有名之人一齊過去拜謝。刑尊就問：「特等諸兄是那幾位？請立過一邊，待本廳預先發落。」禮房聽了這一句，就高聲唱起名來。袁士駿之下還該有三名特等，誰想止得兩名，都是已娶；臨了一名不到，是個未娶的童生。

刑尊道：「今日有此盛典，這爲甚麼不來？」袁士駿打一躬，道：

『這是生員的密友，住在鄉間，不知太宗師今日發落，所以不曾趕到。』
刑尊道：『你就是袁士駿麼？好一分天才！好一枝秀筆！今科決中無疑了。這兩位佳人實是當今的國色，今日得配才子，可謂天付良緣了。』
袁士駿打一躬，道：『太宗師雖有盛典，生員是薄命之人，不能享此奇福；求另選一名挨補，不要悞了此女終身。』

刑尊道：『這是何事，也要謙讓起來？』叫禮房：『去問那兩個女子是那一位居長，請他上來與袁相公同拜花燭。』袁士駿又打躬止住禮房，叫他不要去喚。刑尊道：『這是甚麼緣故？』袁士駿道：『生員命犯孤鸞，凡是聘過的女子都等不到過門，一有成議，就得暴疾而死。生員纔滿二旬，已曾悞死六個女子。凡是推算的星家，都說命中沒有妻子，該做個僧道之流。如今雖列表冠，不久就要棄儒歸墨，所以不敢再悞佳人，以重寒儒的罪孽。』

刑尊道：『那有此事；命之理微豈是尋常星士推算得出的？就是幾番

虛聘也是偶然，那有「因噎廢食」之理？兄雖如此，學生斷不肯依。只

是一件：那第四名郎志遠爲甚麼不到？一來選了良時吉日要等他來做親；

二來覆試的筆跡與原卷不合，還要面試一番。他今日不到，却怎麼處？』

袁士駿聽了這句話，又深深打一躬，道：『生員有句隱情，論理不該說

破；因太宗帥見論及此，若不說明，將來就成過失了。這個朋友與生員有

八拜之交，因他貧不能娶，有心要成就他。前日兩番的文字都是生員代作

的。初次是他自謄；第二次因他不來，是生員代寫。還只說兩卷之內或

者取得一卷。就是生員的名字也要把親事讓他。不想都蒙特拔，極是傲

倖的了。如今太宗師明察秋毫，看出這種弊端，萬一查究出來，倒把爲友

之心變作累人之具了；所以不敢不說。求太宗師原情恕罪，與他一體同

仁。』

刑尊道：『原來如此。若不虧兄說出，幾乎悞了一位佳人。既然如此，兩名特等都是兄考的；這兩位佳人都該是兄得了。富貴功名倒可以冒認得去，這等國色天香不是人間所有，非真正才人不能消受，斷然是假借不得的。』叫禮房快請那兩位女子過來一齊成親。

袁士駿再三推却，說：『命犯孤鸞的人，一個女子尙且壓他不住，何況兩位佳人？』刑尊笑起來道：『今日之事，倒合着吾兄的尊造了。所謂命犯孤鸞者，乃是單了一人，不便成雙之意；若還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雙而不單，恐於尊造有礙；如今一男兩女，除起一雙，就要單了一個，豈不是命犯孤鸞？這等看起來，信乎有命。從今以後，再沒有關摧玉折之事了。』

他說話的時節，下面立了無數的諸生，見他說到此處，一齊贊頌起來，說：『從來帝王師相都可以爲人造命；今日這段姻緣出於太宗師的特典，就

是替兄造命了。何況有這個解法？又是至當不易之理。袁兄不消執意，竟與兩位尊嫂一同拜謝就是了。」

袁士駿無可奈何，只得勉遵上意，曲狗與情，與兩位佳人立做一起，對着大恩人深深拜了四拜，然後當堂上馬，與兩乘彩轎一同迎了回去。出去之後，方纔分賜瑞鹿，給賞花紅。衆人看了袁士駿，都說上界神仙之樂不能有此，總虧了一位刑尊實實的憐才好士，纔有這般盛舉。」

當年鄉試，這四名特等之內，恰好中了三位。所遺的一個，原不是真才；代筆的中了，也是與他中的一般。後來三個之中只聯捷得一個，就是奪着女標的人。

刑尊爲此一事，賢名大噪於都。後來欽取入京，做了兵科給事。袁士駿出翰林散館，也做了臺中，與他同在兩衙門，意氣相投，不啻家人婦子。古語云：『惟英雄能識英雄。』此言真不誣也。

三與樓

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 圖產業欲取姑予

茅庵改姓屬朱門，抱取琴書過別村；

自起危樓還自賣，不將蕩產累兒孫。

百年難免屬他人，賣舊如何自賣新？松竹梅花都入券，琴書雞

犬尙隨身。壁間詩句休言值，檻外雲衣不算緡。他日或來開

眺望，好呼舊主作嘉賓。

這首絕句與這首律詩乃明朝一位高人爲賣樓別產而作。——賣樓是椿苦

事，正該嗟嘆不已，有甚麼快樂，倒反形諸歌咏？要曉得世間的產業都是個傳舍遽廬，沒有千年不變的江山，沒有百年不賣的樓屋。與其到兒孫手裏爛賤的送與別人，不若自尋售主，還不十分虧折；即使賣不得價，也還落個慷慨之名，說他故意賣輕，與施恩仗義一般，不是被人議論。若使兒孫賤賣，就有許多議論出來。說他廢祖父之遺業，不孝；割前人之所愛，不仁；昧創業之艱難，不智。這三個惡名都是創家立業的祖父帶累他受的。倒不如片瓦不留，卓錫無地之人，反使後代兒孫白手創起家來，還得個『階尺土』的美號。所以爲人祖父者到了桑榆暮景之時，也要回轉頭來把後面的人看一看，若還規模舉動不像個守成之子，倒不如預先出脫，省得做敗子封翁，受人譏諷。

從古及今最著名的達者只有兩位：一個叫做唐堯；一個叫做虞舜。他見兒子生得不肖，將來這分大產業少不得要白送與人，不如送在自家手裏，

還合着古語二句，叫做：

『寶劍贈與烈士，紅粉送與佳人。』

若叫兒孫代送，決尋不得一個好受主，少不得你爭我奪，動起干戈。莫說兒子媳婦沒有住場，連自己兩個坟山也保不得不來侵擾。有天下者尚且如此，何況庶人？

我如今再說一位達者，一個愚人，與庶民之家做個榜樣。這兩分人家的產業還抵不得唐堯虞舜，爲何將他來比引？只因這兩個人家一家姓唐，一家姓虞，都說是放勳重華之後，一脉相傳下來的，所以後代兒孫不失本源之義。只是這位達者便有乃祖之風，那個愚人絕少家傳之秘；肖與不肖相去天淵，正可爲同源異派之鑒耳。

明朝嘉靖年間四川成都府成都縣有個驟發的富翁，姓唐，號玉川。此

人儘有田土之多，有了錢財只喜買田置地，再不起造樓房，連動用的家伙也不肯多置一件。至若衣服飲食，一發與他無緣了。他的本心只爲多圖生利，說：『良田美產一進了戶就有花利進來，可以日上月大；樓房什物不惟無利，且愁有回祿之災，一旦歸之烏有。大家衣服一美就有不趣之人走來借穿；飲食一豐就有托熟之人坐來討喫；不若自安素樸，使人無可推求。』

他拿定這個主意，所以除了置產之外，不肯破費一文。——話雖如此，却又不肯安於鄙陋；想出一個至美之名，說：『我是唐堯天子之後。祖上樸素家風：住的是茅茨土階，吃的是太羹元酒，用的是上斲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儉樸如此，爲後裔者不可不遵家訓。』

衆人見他慳吝太過，都在背後料他，說：『古語有云：『鄙吝之極，必生奢男』；少不得有個後代出來替他變古爲今，使唐風儉不到底！』

誰想生出來的兒子又能酷肖其父，自小夤緣入學，是個白衣秀才，飲食

也不求豐，衣服也不求侈，器玩也不求精；獨有房屋一事，却與諸願不同，不肯安於儉樸。看見所住之屋與富貴人家的坑廁一般，自己深以為恥；要想做肯堂肯構之事，又怕興工動作所費不貲；聞得人說『起新不如買舊』，就與父親商議道：『若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再尋一座花園做了書室，生平之願足矣。』

玉川思想做封君，只要奉承兒子，不知不覺就變起常性來；回覆他道：『不消性急；有一座連園帶屋的門面，就在這里巷之中，還不會起造得完，少不得造完之日，就是變賣之期。我和你略等一等就是了。』兒子道：『要賣就不起，要起就不賣；那有起造得完就想變賣之理？』

玉川道：『這種道理，你那裏得知？有萬金田產的人家纔起得千金的屋宇；若還白手起造，就叫做「樹大無根」，少不得被風吹倒。何況這分人家沒有百畝田莊，忽起千間厦屋？這叫做無根之樹，不待風吹，自然會

倒的了！何須問得！」

兒子聽了這句話，說他是不朽名言，依舊學了父親，只去求田，不來問舍。巴不得他早完一日，等自己過去替他落成。原來財主的算計再不會差，到後來果應其言，合着詩經二句云：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那個造屋之人乃重華後裔，姓虞，名灝，字素臣；是個善讀詩書不求聞達的高士。只因疎懶成性，最怕應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絕意功名，寄情詩酒，要做個不衫不履之流。他一生一世沒有別的嗜好，只喜歡構造園亭，一年到頭沒有一日不起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窮精極雅，不類尋常。他說人生一世，任你良田萬頃，厚祿千鍾，兼金百鎰，都是他人之物，與自己無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實在受用的東西，不可不求精美。是那三件？日間所住之屋；夜間所睡之床；死後所貯之棺。他有這個見解列在胸中，

所以創興土木之工，終年爲之而不倦。

唐玉川的兒子等了數載，只不見他完功，心上有些焦燥；又對父親道：『爲甚麼等了許久，他家的房子再造不完，他家的銀子再用不盡？這樣看起來，是個有積蓄的人家，將來變賣之事有些不穩了。』

玉川道：『遲一日穩一日，又且便宜一日，你再不要慮他。房子起不完者，只因造成之後看不中意，又要拆了重起，精而益求其精，所以擔擱了日子。只當替我改造，何等便宜？銀子用不盡者，只因借貸之人與工匠之輩，見他起得高大，情願把貨物賒他，工食欠帳不取，多做一日便有他一日的錢財。若還取逼得緊，他就要停工兩日，沒有生意做了。所以他的銀子還用不完。這叫做「剝肉補瘡」，不是真有積蓄。到了扯拽不來的時節，那些放帳的少不得一齊逼討，念起「緊箍咒」來，不怕他不尋頭路。田產賣了不穀還人，自然想到屋上。若還收拾得早，所欠不多，還好待價

而沽，就賣也不肯賤賣；正等他遲些日子，多欠些債負下來，賣得着慌，纔肯減價。這都是我們的造化，爲甚麼反去愁他？」

兒子聽了愈加贊服。果然到數載之後，虞素臣的逋欠漸漸積累起來，終日上門取討。有時回覆不去，所造的房屋竟不能夠落成就要尋人變賣。

但凡賣樓賣屋與賣田地不同，定要在就近之處尋覓受主；因他或有基址相連，或有門窗相對。就是別人要買也要訪問隣居，隣居口裏若有一字不乾淨，那要買的人也不肯買了，比不得田地山塘落在空野之中，是人都可以管業；所以賣樓賣屋定要從近處賣起。唐玉川是個財主，沒人養得他過，少不得房屋中人先去尋他。

玉川父子心上極貪，口裏只回不要，等他說得緊急，方纔走去借觀；又故意憎嫌，說他起得小巧，不像個大家體面。迴廊曲折，走路的擔擱工

夫；繡戶玲瓏，防賊時全無把柄。明堂大似廳屋，地氣太洩，無怪乎不聚

錢財；花竹多似桑麻，遊玩者來，少不得常賠酒食。這樣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若做內宅任家小，其實用他不着。

虞素臣一生心血費在其中，方見得意不過，竟被他嫌出屁來，心上十分不服。只因除了此人別無受主，不好與他爭論。那些居間之人勸他不必憎嫌，總是價錢不貴，就拿來改造，那些工食之費也還有在裏邊。

玉川父子二人少不得做好做歹還一個極少的價錢，不上五分之一。虞素臣無可奈何，只得忍疼賣了。一應廳房臺榭，亭閣池沼，都隨契交卸；只有一座高樓是他起造一生最得意的結構，不肯寫在契上，要另設牆垣，別開門戶，好待他自己棲身。玉川之子定要強他盡賣，好湊方圓。玉川當着衆人努一努口，道：『賣不賣由他，何須強得。只願他留此一線以作恢復之基，後面發起財來，依舊還歸原主，也是一樁好事。』

衆人聽了，都說是長者之言。那裏知道並不是長者，全是輕薄之心；

料他不能回贖，就留此一線也是枉然，少不得併做一家，只爭遲早。所以聽他分付，極口依從，竟把一宅分爲兩院；新主得其九，舊人得其一。

原來這幾間書樓竟抵了半座寶塔，上下共有三層，每層有匾式一個，都是自己題名，高人寫就的。最下一層有雕欄畫檻，竹座花塢，是他待人接物之處；匾額上有四個大字云：『與人爲徒』。中間一層有淨几明窗，牙籤錦軸，是他讀書臨帖之所；匾額上有四個大字云：『與古爲徒』。最上一層極是空曠，除名香一爐，黃庭一卷之外，並無長物，是他避俗離羈絕人屏物的所在；匾額上亦有四字云：『與天爲徒』。他把一座樓臺分了三樣用處，又合來總題一匾，名曰『三與樓』。未曾棄產之先，這三種名目雖取得好，還是虛設之詞，不曾實在受用。只有下面一層，因他好客不過，或有遠人相訪，就下榻於其中，還合着『與人爲徒』四個字。至於上面兩層，自來不會走到。如今園亭既去，舍了『與古爲徒』的去處就沒有讀書

臨帖之所；除了『與天爲徒』的所在就沒有離露避俗之場。終日坐在其中，正合着命名之意，纔曉得舍少務多，反不如棄名就實。俗語四句果然說得不差：

『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七尺。』

以前那些物力都是虛費了的！從此以後，把『求多務廣』的精神合來用在一處，就使這座樓閣分外齊整起來。

虞素臣住在其中，不但不知賣園之苦，反覺得贅疣既去，竟鬆爽了許多。但不知強隣在側，這一座後閣可住得牢？說在下回自有着落。

第二回 不窩不盜忽致奇臟 連產連人願歸舊主

玉川父子買園之後，少不得財主的心性與別個不同，定要更改一番；不必移樑換柱纔與前日不同，就像一幅好山水，只消添上一草，減去一木，就

不成個畫意了。經他一番做造，自然失去本來。指望點鐵成金，不想變金成鐵。走來的人都說這所園亭大而無當，倒不若那座書樓緊湊得好，怪不得他取少棄多，堅執不賣，原來有寸金丈鐵之分。

玉川父子聽了這些說話，就不覺懊悔起來。纔知道做財主的一着也放鬆不得，就央了原中過去攙掇，叫他寫張賣契，併了過來。

虞素臣賣園之後永不興工，自然沒有浪費；既不欠私債，又不少錢糧，那裏還肯賣產？就回覆他道：『此房再去，叫我何處棲身？即使少吃無穿，也還要死守，何況支撐得去？叫他不要思量。』

中人過來說了。玉川的兒子未免譏誚父親，說他終日料人，如今料不着了。玉川道：『他強過生前，也強不過死後。如今已是半老之人，又無子媳，少不得一口氣斷，連妻妾家人都要歸與別個，何況這幾間住房？到那時節，連人連屋一齊併他過來，不怕走上天去。』兒子聽了，道他雖

說得是，其如大限未終，等他不得，還是早些歸併的好。從此以後，時時刻刻把虞素臣放在心頭，不是咒他速死，就是望他速窮，——到那沒穿少吃的時節自然不能死守。

誰想人有善願，天不肯從；不但望他不窮，亦且咒他不死。過到後面倒越老越健起來。衣不愁穿，飯不少吃，沒有賣樓的機會。

玉川父子懊惱不過，又想個計較出來，倒去央了原中逼他取贖，說：『一所花園住不得兩家的宅眷。立在三與樓上，那一間廳屋不在眼前？』

他看見我的家小，我不見他的婦人。這樣失志的事，沒人肯做。』

虞素臣聽了這些話，知道退還是假，貪買是真，依舊照了前言斬釘截鐵的回覆。玉川父子氣不過，只得把官勢壓他，寫下一張狀紙當堂告退，指望通些賄賂，買囑了官府替他歸併過來。誰想那位官府也曾做過貧士，被財主欺凌過的；說：『他是個窮人，如何取贖得起？分明是吞併之法。』

你做財主的便要「爲富不仁」，我做官長的偏要「爲仁不富」！」當堂辱罵一頓，扯碎狀子，趕了出來。

虞素臣有個結義的朋友，是遠方人氏，擁了巨萬家資，最喜輕財任俠。一日，偶來相訪，見他賣去園亭，甚爲嘆息。又聽得被人謀估，連這一線窠巢也住不穩，將來必有盡棄之事，就要捐出重資替虞素臣取贖。當不得他爲人狷介，莫說論萬論千不肯累人，就送他一兩五錢，若是出之無名，他也決然推却。聽了朋友的話，反說他空有熱腸，所見不達：「世間的產業，那有千年不賣的？保得生前，也保不得身後。你如今替我洩憤，捐了重資，萬一贖將過來，住不上三年五載，一旦身亡，並無後嗣，連這一椽片瓦少不得歸與他人，你就肯仗義輕財，只怕這般盛舉也行不到兩次。難道如今替人贖了，等到後面又替鬼贖不成？」

那位朋友見他回得激烈，也就不好相強。在他三與樓下宿了幾夜，就

要告別回歸。臨行之際，對了虞素臣道：『我夜間睡在樓下，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忽然鑽入地中，一定是財星出現。你這所房子千萬不可賣與人，或者住到後面，倒得些橫財也未可知。』

虞素臣聽了這句話，不過冷笑一聲，說一句『多謝』，就與他分手。古語道得好：『橫財不發命窮人。』只有買屋的財主時常掘着藏銀，不會見有賣產的窮人在自家土上拾着半個銅錢。虞素臣是個達人，那裏肯作癡想？所以聽他說話，不過冷笑一聲，決不去翻磚掘土。

唐玉川父子自從受了縣官的氣，悔恨之後，繼以羞慚，一發住不得手，只望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的孤魂，好看自家進屋。誰想財主料事件件料得着，只有生死二字不肯由他做主。虞素臣不但不死，過到六十歲上，忽然老興發作，生個兒子出來。一時賀客紛紛，齊集在三與樓下，都說：『恢復之機，端在是矣。』

玉川父子聽了，甚是倉皇，起先惟恐不得，如今反慮失之。那裏焦躁得過？不想一月之後，有幾個買屋的原中忽然走到，說：『虞素臣生子之後，倒被賀客弄窮了，吃得他鹽乾醋盡；如今別無生法，只得想到住居。連根出賣的招帖都貼在門上了。機會不好錯過，快些下手！』

玉川父子聽見，驚喜欲狂，還只怕他記恨前情，寧可賣與別人，不肯同他交易。誰想虞素臣的見識與他絕不相同，說：『唐虞二族比不得別姓人家，他始祖帝堯曾以天下見贈，虞家始祖并無一物相酬；如今到兒孫手裏，就把這些產業白送與他，也不爲過，何況得了錢鈔？決不以今日之小嫌抹煞了先世的大德。叫他不要芥蒂，任憑找些微價歸併過去就是了。』

玉川父子聽見，說：『我平日好說祖宗，畢竟受了祖宗之庇；若不是遙遙華胄，怎得這奕奕高居？故人樂有賢祖宗。』也就隨着原中過去，成了交易。他一向愛討便宜，如今叙起舊來，自然要叨惠到底。

虞素臣並不較量，也學他的祖宗竟做推位讓國之事，另尋幾間茅屋搬去棲身，使他成了一統之勢。有幾個公直朋友替虞素臣不服，說：『有了樓房，那一家不好賣得？偏要賣與貪謀之人，使他父子遂了心願，到人面前說嘴！你未有子嗣之先到不肯折氣；如今得了子嗣，正在恢復之基，不贖他回來也夠得緊了，爲甚麼把留下的產業又送與他？』

虞素臣聽了，冷笑一聲，方纔回覆道：『諸公的意思極好；只是單顧了眼前，不曾慮到日後。我就他的意思，原是爲着自己。就要恢復，也須等兒子大起來，掙起人家，方纔取贖得轉。我是個老年之人，料想等不到兒子長大；焉知我死之後，兒子不賣與他？與其等兒子棄產，使他笑罵父親，不如父親賣樓，使人憐惜兒子。這還是樁小事。萬一我死得早，兒子又不得大，妻子要爭餓氣不肯把產業與人；他見新的圖不到手，舊的又怕回贖，少不得要生惡計，斬絕我的宗祧；只怕產業贖不來，連兒子都送了

去：這纔叫做折本。我如今賤賣與他，只當施捨一樣，放些欠賬與人。到兒孫手裏，他就不還，也有人代出。古語云：「吃虧人常在」；此一定之理也。」衆人聽到此處，雖然警悟，究竟說他迂闊。

不想虞素臣賣樓之後，過不上幾年，果然死了。留下三尺之童與未亡人撫育，絕無生產，止靠着幾兩樓價生些微利出來以作糊口之計。唐玉川的家資一日富似一日，他會創業，兒子又會守成，只有進氣沒有出氣，所置的產業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衆人都說：「天道無知！慷慨仗義者，子孫個個式微；刻薄成家者，後代偏能發跡！」誰想古人的言語再不肯差，做叫「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兩句話雖在人口頭，却不會留心玩味。若還報得遲的與報得早的一樣，豈不難爲了等待之人？要曉得報應的遲早，就與放債取利的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錢；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報之心愈急，他偏不與你銷繳，竟像沒有

報應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懶，丟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報應起來；猶如多年的冷債，主人都忘記了，平空白地送上門來，又有非常的利息，豈不比那現討現得的更加爽快！

虞素臣的兒子長到十七八歲，忽然得了科名，叫做虞嗣臣，字繼武，做了一年縣官，考選進京，陞授掌科之職，爲人敢言善諍。

神宗皇帝極眷注他。一日，因母親年老，告准了終養，馳驛還家，竟在數里之外看見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手持文券，跪在道旁，只管叫喊，說：『只求虞老爺收用。』

繼武喚他上船，取文契一看，原來是他丈夫的名字，要連人帶產投靠進來爲僕的。繼武問他道：『看你這個模樣，有些大家舉止，爲甚麼要想投靠？』丈夫又不見面，叫你這婦人出頭，趕到路上來叫喊？』

那婦人道：『小婦人原是舊家。只因祖公在日，好置田產；凡有地畝

相連，屋宇相接的，定要謀來湊錦。那些失業之人不是出於情願，個個都懷恨在心。起先祖公未死，一來有些小小時運，不該破財；二來公公是個生員，就有些官司口舌，只要費些銀子也還抵當得住。不想時運該倒，未及半載，祖公相繼而亡；丈夫年小，又是個平民，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就一齊發作，都往府縣告起狀來。一年之內，打了幾十場官司，家產費去一大半。如今還有一樁奇禍，未曾銷繳。丈夫現在獄中，不是銀錢救得出，情分講得來的；須是一位顯宦替他出頭分理，當做己事去做，纔救得出來。如今本處的顯宦只有老爺，況且這樁事情又與老爺有些干涉，雖是丈夫的事，却與老爺的事一般；所以備下文書叫小婦人前來投靠。凡是家中的產業，連人帶上，都送與老爺；只求老爺不棄輕微，早賜收納！」

繼武聽了此言，不勝錯愕；問他：「未曾銷繳的是樁甚麼事？爲何干涉於我？莫非我不在家，奴僕借端生事，與你丈夫兩個一齊惹出禍來，

故此引你投靠，要我把外面的人都認做官家護庇，你們做那行勢作惡的事麼？」

那婦人道：「並無此事；只因家中有一座高閣，名爲三與樓，原是府上賣出來的。管業多年，並無異說。誰想到了近日，不知甚麼仇人遞了一張匿名狀子，說丈夫是強盜窩家，祖孫三代俱做不良之事；現有二十錠元寶藏在三與樓下，起出真贓，便知分曉。縣官見了此狀，就密差幾個應捕前來起贓。誰想在地板之下，果然起出二十錠元寶。就把丈夫帶入縣堂，指爲窩盜，嚴刑夾打，要他指出同夥之人與何處劫來的贓物。丈夫極力分訴，再辨不清。這宗銀子不但不是己物，又不知從何處飛來。只因來歷不明，以致官司難結。還喜得沒有失主，縣官作了疑獄，不會定下罪名。丈夫終日思想道：此產業原是府上出來的，或者是老爺的祖宗預先埋在地下，先太老爺不知，不曾取得，所以倒把有利之事貽害于人。如今不論是

不是，只求老爺認了過來，這宗銀子就有着落；銀子一有着落，小婦人的丈夫就從死中得活了性命。既是老爺救，家產該是老爺得。何況這所園亭，這座樓屋，原是先太老爺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物各有主，自然該歸與府上了，並沒有半點嫌疑。求老爺不要推卻。」

繼武聽了這些話，甚是狐疑；就回覆他道：「我家有禁約在先，不受平民的投獻；這『靠身』二字，不必提起。就是那所園亭，那座樓屋，俱係我家舊物，也是明中正契出賣與人，不是你家佔去的；就使我要，也要把原價還你，方纔管得過來，沒有白白退還之理。至於那些元寶，一發與我無干，不好自認。你如今且去，待我會過縣官，再叫他仔細推詳，定要審個明白。若無實據，少不得救你丈夫出來，決不冤死他就是。」婦人得了此言，歡喜不盡，千稱萬謝而去。

但不知這場禍患從何處而起？

後來脫與不脫？

止剩一回，略觀便

曉。

第三回 老俠士設計處貪人 賢令君留心折疑獄

虞繼武聽了婦人的話，回到家中把自己當做問官，再三替他推測，道：『莫說這些財物不是祖上所遺；就是祖上所遺，爲甚麼子孫不識，宗族不爭，到是旁人知道，走去告起狀來？』狀上不寫名字，分明是仇害無疑了。只是那遞狀之人就使與他有隙，那一樁歹事不好加他，定要指爲窩盜？起贓的時節又能果應其言，却好不多不少，合着狀上的數目。難道那遞狀之人爲報私仇，倒肯破費千金，預先埋在地下，去做這樁呆事不成？』想了數日，並無決斷。就把這樁疑事刻刻放在心頭，睡在夢裏，定要噫呀幾聲，囔咕幾句。

太夫人聽見，問他爲着何事。繼武就把婦人的話細細述了一遍。太

夫人初聽之際也甚是狐疑；及至想了一番，太夫人大悟道：『是了，是了，這宗銀子果然是我家的；他疑得不錯。你父親在日，曾有一個朋友，是遠方之人，他在三與樓下宿了幾夜，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鑽入地板之中。他臨去的時節，曾對你父親說過，叫他不可賣樓，將來必有橫財可得。這等看起來，就是財物出現；你父親不曾取得，所以貽禍於人。竟去認了出來，救他一命就了。』

虞繼武道：『這些說話還有些費解；仕宦口中說不出荒唐之事，何況對了縣父母講出「白老鼠」三字來？焉知不疑我希冀千金，不好自得，故意創爲此說，好欺騙愚人？況且連這個白老鼠也不是先人親眼見的，連這白老鼠的話也不是先人親口說的；虛而又虛，真所謂「欺人之語」。既是我家的財物，先人就該看見；爲甚麼當時不見露形，反現在別人眼裏？這是必無之事，不要信他。畢竟要與縣父母商量，審出這樁疑事，救了無辜之

民，纔算個仁人君子。』

正在說話之際，忽有家人傳稟，說：『縣官參謁。』繼武道：『正要相會，快請進來。』

知縣謁見之後，說了幾句閒話，不等虞繼武開口，先把這件疑事請教主人，說：『唐某那宗贓物，再三研究，不得其實。昨日又親口招稱：起贓之處乃是府上的原產；一定是令祖所遺。故此卑職一來奉謁，二來請問老大人，求一個示下，不知果否？』繼武道：『寒家累代食貧，先祖並無積蓄；這主贓物，學生不敢冒認，以來不潔之名；其間必有他故，也未必是窩盜之贓。還求老父母明訪暗察，審出這樁事來，出了唐犯之罪纔好。』

知縣道：『太翁仙逝之日，老大人尚在髫齡，以前的事或者未必盡曉；何不請問太夫人：未經棄產之先，可略略有些聞見否？』繼武道：『已曾問過家母；家母說來的話頗近荒誕，又非出于先人之口。如今對了老父母

不便妄談，只好存而不論罷了。』

知縣聽見這句話，畢竟要求說明。

繼武斷不當說。

虧了太夫人立在

屏後，一心要積陰功，就吩咐管家出來把以前的說話細述一遍，以代主人之口。

知縣聽了，默默無言，想了一會方纔對管家道：『煩你進去再問一聲，說：「那看見白老鼠的人住在那裏？如今在也不在？他家貧富如何？

太老爺在日與他是何等的交情？曾有緩急相通之事否？」求太夫人說個明白。今日這番問答，就當做審事一般，或者無意之中倒決了一樁疑獄也未可知。』

管家進去了一會，又出來稟覆道：『太夫人說那看見白老鼠的乃遠方人氏，住在某府某縣，如今還不曾死。他的家資極厚，爲人仗義疎財。與太老爺有金石之契。看見太老爺賣去園亭，將來還有賣樓之事，就要捐

金取贖；太老爺自己不願，方纔中止。起先那句話是他臨行之際說出來的。」

知縣又想了一會，吩咐管家再進去問，道：「既然如此，太老爺去世之後，他可曾來赴弔？相見太夫人，聞些甚麼說話？一發講來。」

管家又進去問明，出來稟覆道：「太夫人說太老爺歿了十年之外，他方纔知道，特地趕來祭奠；看見樓也賣去，十分驚駭，又問：「我去之後，可曾得些橫財？」太夫人說：「並不會有。」他就連聲嘆息，說：「便宜了受業之人！欺心謀產，又得了不義之財，將來必有橫禍！」他去之後，不多幾日，就有人出首唐家，弄出這樁事。太夫人常常贊服，說他有先見之明。」

知縣聽到此處，就大笑起來，對了屏風後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謝太夫人教導，使我這愚蒙縣令審出一樁奇事來；如今不消說待，竟煩尊使遞張

領狀，把那二十錠元寶送到府上來就是了。」繼武道：「何所見而然？還求老父母明白賜教。」

知縣道：「這二十錠元寶也不是令祖所遺，也不是唐犯所劫，就是那位高人要替先太翁贖產，因先太翁素性廉潔，堅執不從，故此埋下這宗財物贈與先太翁爲將來贖產之費的。只因不好明說，所以假托鬼神，好等他去之後，太翁掘取的意思。及至赴弔之時，看見未贖園亭，又把住樓賣去，就知道這個財物反爲仇家所有，心上氣憤不過，到臨去之際，丟下一張匿名狀詞，好等他破家蕩產的意思。如今真情既白，原物當還，竟送過來就是了，還有甚麼講得！」

虞繼武聽了，口內雖然贊服，究竟礙了嫌疑，不好遽然稱謝，也對知縣打了一躬，說他善察邇言，復多奇智，雖龍圖復出亦不過是：「只是這主財物雖說是俠士所遺，究竟無人證見，不好冒領，求老父母存在庫中，以備賑

飢之用罷。」

正在推讓之際，又有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對了主人輕輕的稟道：「當初講話的人現在門首；說從千里之外趕來問候太夫人的。如今太爺在此，本不該傳；只因當日的事情是他知道，恰好來在這裏，所以傳報。老爺，可好請進來質問？」

虞繼武大喜，就對知縣說知。知縣更加踴躍，叫快請進來。只見走到面前，是個童顏鶴髮的高士；藐視新貴，重待古人；對知縣作了一揖，往後面竟走；說：「我今日之來乃問候亡友之妻，不是趨炎附熱；貴介臨門，不預野叟之事，難以奉陪。引我到內室之中去見嫂夫人罷了。」虞繼武道：「老伯遠來，不該屈你陪客；只因縣父母有椿疑事要訪問三老，難得高人到此，就屈坐片刻也無妨。」

此老聽見這句話，方纔拱手而坐。知縣陪了一茶，就打躬問道：「老

先生二十年前曾做一樁盛德之事，起先無人知覺，如今遇了下官，替你表白出來了。那藏金贈友，不露端倪，祇以神道設教的事，可是老先生做的麼？」

此老聽見這句話，不覺心頭跳動，半晌不言。躊躇了一會，方纔答應

他道：『山野之人，那有甚麼盛德之事？這句說話，賢使君問他甚麼？』

繼武道：『白鼠出現之事，聞得出於老伯之口；如今爲這一樁疑事，要把窩盜之罪加與一個良民，小姪不忍，求縣父母寬釋他。方纔說到其間，略已有些頭緒；只是白鼠之言，竟不知是真是假？求老伯一言以決。』

此老還故意推辭，不肯直說。直到太夫人傳出話來，求他吐露真情，好釋良民之罪，此老方纔大笑一場，把二十餘年不會洩漏的心事一齊傾倒出來，與知縣所言一毫不爽。連元寶上面鑿的甚麼字眼，做的甚麼記號，叫人取來質驗，都歷歷不差。

知縣與繼武稱道此老的盛德。此老與繼武誇頌知縣的神明。知縣與此老又交相贊嘆，說繼武不修宿怨，反沛新恩，做了這般忠厚之事，將來前程遠大，不卜可知。你贊我，我贊你，大家講個不住。只有兩班皂快立在旁邊，個個掩口而笑，說：「本官出了告示訪拿匿名遞狀之人，如今審問出來，不行夾打，反同他坐了講話，豈不是件新聞！」

知縣回到衙中，就取了那二十錠元寶差人送上門來，要取家人的領狀。繼武不收，寫書回覆知縣，求他把這項銀兩給與唐姓之人，以爲贖產之費。一來成先人之志；二來遂俠客之心；三來好等唐姓之人別買樓房居住：庶使與者受者兩不相虧，均頌仁侯之異政。

知縣依了書中的話，把唐犯提出獄來，給還原價，取出兩張賣契，差人押送上門，把樓閣園亭交還原主管業。當日在三與樓上舉酒謝天，說：「前人爲善之報，豐厚至此；唐姓爲惡之報，慘酷至此；人亦何憚而不爲

善，何樂而不爲善哉！」

唐姓夫婦依舊寫了身契，連當官所領之價，一併送上門來，抵死求他收用。繼武堅辭不納，還把好言安慰他。唐姓夫婦刻了長生牌位領回家去供養。雖然不蒙收錄，仍以家主事之，不但報答大恩，也要使旁人知道，說他是虞府的人，不敢欺負的意思。

衆人有詩一首，單記此事，要勸富厚之家不可謀人田產。其詩云：

割地與人去，連人與地來；

有錢須積德，圖利必生災。

夏宜樓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頑皮 慕花容仙郎馳遠目

兩村姊妹一般嬌，同住溪邊隔小橋；相約採蓮期早至，來遲罰取蕩輕橈。

採蓮欲去又逡巡，無語低頭各禱神；折得並頭應嫁早，不知佳兆屬何人？

不識誰家女少年，半途來搭採蓮船；蕩舟懶用些須力，纔到攀花卻佔先。

採蓮只唱採蓮詞，莫向同儕浪語私；岸上有人閒處立，看花更看探花兒。

人在花中不覺香，離花香氣遠相將；從中悟得勾郎法，只許郎看不近郎。

姊妹朝來共採蓮，新粧草草欠舒徐；雲鬢搖動渾鬆却，却去重教阿母梳。

這六首絕句，名爲『採蓮歌』；乃不肖兒時所作。共得十首，今去其四。凡作採蓮詩者都是借花以詠閨情，再沒有一首說着男子；又是借題以詠美人，並沒有一句關着醜婦。可見荷花不比別樣，只該用婦人採，不該用男子摘；只該入美人之手，不該近醜婦之身。

世間可愛的花卉不知幾千百種，獨有荷花一種更比諸卉不同：不但多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韻；不但娛神悅目，到後來變作蓮藕，又

能解渴充飢。古人說他是『花中君子』，我又替他別取一號，叫做『花之美人』。這一種美人，不但在假紅倚翠握雨携雲的時節方纔用得着他，竟是個荆釵裙布之妻，箕帚蘋蘩之婦，既可生男育女，又可宜室宜家。自少至老，沒有一日空閒，一時懶惰。開花放蕊時節，是他當令之秋，那些好處都不消說得，只說他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自從出水之際，就能點綴綠波，雅稱『荷錢』之號；未經發蕊之先，便可飲嗽清香，無愧『碧筒』之譽。花瓣一落，早露蓮房；荷葉雖枯，猶能適用：這些妙處，雖是他的緒餘，却也可矜可貴。比不得尋常花卉，不到開放之際，毫不覺其可親；一到花殘絮舞之後，就把他當了棄物。古人云：『種花一年，看花十日。』想到此處，都有些打算不來；獨有種荷栽藕是樁極討便宜之事，所以將他比做美人。

我往時講一句笑話，人人都道可傳；如今說來，請教看官，且看是與不

是？但凡戲耍褻狎之事都要帶些正經，方纔可久。儘有戲耍褻狎之

出正經事業來者：就如男子與婦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經，爲甚麼千古相傳，做出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戲耍褻狎裏面生得兒子出來，綿百世之宗祧，存兩人之血脈，豈不戲耍而有益於正，褻狎而無畔於經者乎？因說荷花，偶然及此，幸勿怪其饒舌。

如今叙說一篇奇話，因爲從採蓮而起，所以就把採蓮一事做了引頭，省得在樹外尋根，到這移花接木的時節兩邊合不着筭也。

元朝至正年間，浙江婺州府金華縣有一位致仕的鄉紳，姓詹，號筆峰，官至徐州路總管之職。因早年得子二人，先後皆登仕路，故此急流勇退，把未盡之事付與兩位賢郎，終日飲酒賦詩，爲追陶傲謝之計。中年生得一女，小字嫻嫻，自幼喪母，俱是養娘撫育。詹公不肯輕易許配，因有兒子

在朝，要他在仕籍裏面選一個青年未娶的，好等女兒受現成封誥。

這位小姐既有穠桃艷李之姿，又有璞玉渾金之度；雖生在富貴之家，再
不喜嬌粧艷色，在人前賣弄娉婷；終日淡掃蛾眉，坐在蘭房，除女工繡作之
外，只以讀書爲事。詹公家範極嚴，內外男婦之間最有分別。家人所生
之子，自十歲以上者，就屏出二門之外；卽有呼喚，亦不許擅入中堂，只立
在階沿之下聽候使令。因女兒年近二八，未曾贅有東床，恐怕他身子空
閑，又苦於寂寞，未免要動懷春之念，就生個法子出來擾動他：把家人所生
之女，有資性可教面目可觀者，選出十數名來，把女兒做了先生，每日教他
寫字一張，識字幾個，使任事者既不寂寞，又不空閒，自然不生他想。那
裏知道這位小姐原是端莊不過的，不消父母防閑，他自己也會防閑。自己
知道年已及笄，芳心易動，刻刻以懲邪遏慾爲心；見父親要他授徒，正合着
自家的意思，就將這些女伴認真教誨起來。

一日，時當盛夏，到處皆苦炎蒸。他家亭榭雖多，都有日光晒到；獨有高樓一所，甚是空曠，三面皆水，水裏皆種芙蓉，上有綠槐遮蔽，垂柳相遭，自清早以及黃昏，不漏一絲日色。古語云：『夏不登樓』；獨有他這一樓偏宜於夏，所以詹公自題一匾，名曰『夏宜樓』。

網網相中這一處，就對父親講了，搬進裏面去住；把兩間做書室，一間做臥房；寢食俱在其中，足跡不至樓下。偶有一日覺得身體困倦，走到房內去就寢。那些家人之女都是頑皮不過的，張得小姐去睡，就大家高興起來，要到池內採荷花，又無舟楫可渡。內中有一個道：『總是沒有男人，怕甚麼出身露體？何不脫了衣服大家跳下水去？爲採荷花，又帶便洗個涼澡，省得身子煩熱，何等不妙！』這些女伴都是喜涼畏暑，連這一衫一褲都是勉強穿着的，巴不得脫去一刻好受一刻的風涼。況有綠水紅蓮與他相映，只當是女伴裏面又增出許多女伴來，有甚麼不好？就大家約定：要

在脫衫的時節一齊脫衫，解褲的時節一齊解褲，省得先解先脫之人露出『惹看的東西』爲後解後脫之人所笑。果然不先不後一齊解帶寬衣，做了個臨潼勝會，叫做『七國諸侯一同賽寶』。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笑個不住。脫完之後，又一同下水，倒把採蓮做了末着，大家頑耍起來：也有摸魚賭勝的，也有沒水爭奇的，也有在葉上弄珠的，也有在花間吸露的，也有搭手並肩交相摩弄的，也有抱胸摟背互討便宜的；又有三三兩兩打做一團，假做吃醋拈酸之事的。

正在吵鬧之際，不想把嫋嫋驚醒，徧尋女使不見，只聽得一片笑聲，就悄悄的爬下牀來。步出繡房一看，只見許多奴婢，無數頑徒，一個個赤身露體，都沒在水中。看見小姐出來，那一個不驚惶失色，上又上不來，下又下不去，都弄得進退無門。嫋嫋恐怕呵叱得早，不免要激出事來，倒把身子縮進房去，陽爲不知，好待他們上岸。直等衣服着完之後，方纔喚上

樓來，罰他一齊跪倒，說：『做婦女的人全以廉恥爲重；此事可做，將來何事不可爲！』衆人都說：『老爺家法森嚴，並無男子敢進內室，曉得沒有男人纔敢如此，求小姐饒恕初犯！』

嫻嫻不肯輕恕，只分個首從出來：爲從者一般吃打，只保得身有完膚；爲首倡惡之人真打得皮破血流纔止。詹公聽見叫喚之聲，叫人問其所以，知道這番情節，也說打得極是，贊女兒教誨有方。

誰想不多幾日，就有男媒女妁上門來議親。所說之人是個舊家子弟，姓瞿，名佶，字吉人，乃婺郡知名之士。一向原考得起，科舉新案又是他領批。一面央人說親，一面備了盛禮要拜在門下。嫻嫻左右之人都說他俊俏不過，真是風流才子。詹公只許收入門牆，把聯姻締好之事且模糊答應；說：『兩個小兒在京，恐怕別有所許，故此不敢遽諾；且待秋闈放榜之後，再看機緣。』他這句話明明說世宦之家不肯招白衣女婿，要他

後纔好聯姻的意思。瞿吉人自恃高才，常以鼎甲自許，見他如此回覆，就說：『這頭親事，拿定是我的，只得遲幾個日子；但叫媒婆致意小姐，求他安心樂意，打點做夫人。』

嫻嫻聽見這句話，不勝之喜；說：『他沒有必售之才，如何拿得這樣穩？但願果然中得來，應了這句話也好。』及至秋闈放榜，買張小錄一看，果然中了經魁。嫻嫻得意不過，知道自家的身子必歸此人，可謂終身有靠，巴不得早些定局，好放下這條肚腸；怎奈新中的孝廉住在省城，定有幾時擔擱。嫻嫻望了許久，並無音耗，就有許多疑慮出來：又不知是他來議婚，父親不許；又不知是發達之後，另娶豪門。從來女子的芳心再使他動彈不得的，一動之後，就不能復靜，少不得到愁攻病出而後止。一連望了幾日，就不覺生起病來。怕人猜忌他，又不好說得；只是自疼自苦，連丫環面前也不敢嗟歎一句。

不想過了幾日，那個說親的媒婆又來致意他道：『瞿相公回來了，知道小姐有恙，特地叫我來問安；叫你保重身子，好做夫人，不要心煩意亂。』

嫻嫻聽見這句話，就喫了一大驚，心上思量道：『我自己生病，只有我

自己得知，連貼身服事的人都不曉得，他從那處回家，何由知道，竟着人問起安來？』躊躇了一會，就在媒婆面前再三掩飾，說：『我好好一個人，

並沒有半毫災晦，爲甚麼沒原沒故呢？人生起病來？』媒婆道：『小姐不要

推調；他起先說你有病，我還不信；如今走進門來，看你這個模樣，果然瘦了許多，纔信他講得不差。』嫻嫻道：『就使果然有病，他何由得知？』

媒婆道：『不知甚麼緣故；你心上的事體他件件得知，就像同腸合肺一般；不但心上如此，連你所行之事沒有一件瞞得他。他的面容你雖不會見過，你的容貌他却記得分明，對我說來一毫不錯；想是你們兩個前生前世原是一對夫妻，故此不會會面就預先曉得。』

嫻嫻道：『我做的事他既然知道，何不說出幾件來？』媒婆道：『只消說一件就勾你喫驚了。他說自己有神眼，遠近之事無一毫不見。某日，你會睡在房中，竟有許多女伴都脫光了身子下水去採蓮，被你走出來看見，每人打了幾板，末後那一個更打得凶；這一件事可是真的麼？』嫻嫻道：『這等講來，都是我家內之人口嘴不好，把沒要緊的說話都傳將出去，所以他得知；那裏是甚麼夙緣，那裏有甚麼神眼！』媒婆道：『別樣的話傳得出去，你如今自家生病，又不曾告訴別人，難道也是傳出去的？況且那些女伴洗澡，他都親眼見過，說十個之中有幾個生得白，有幾個生得黑，有幾個黑白之間。還說有個披髮女子，面貌肌膚儘生得好，只可惜背脊上面有個碗大的瘡疤。這幾句說話是真是假？合得着合不着？你去思量是了。』

嫻嫻聽了這幾句，就不覺口呆目定，忙做一團；心上思量道：『若說我

家門戶不謹，被人閃匿進來，他爲甚麼止看丫鬢，不來調戲小姐？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況且我家門禁最嚴，十歲之童都走進二門不得；他是何人，能夠到此？若說他是巧語花言要騙我家的親事，爲甚麼信口講來，不見有一字差錯？這等看起來，定然有些夙緣。就未必親眼看見，也定有夢魂到此；所謂精靈不隔，神氣相通的原故了。』想到此處，就愈加親熱起來，對着媒婆道：『既然如此，爲甚麼親事不說，反來見我？』

媒婆道：『一來爲小姐有恙，他放心不下，恐怕擔擱遲了，你要加出病來；故此叫我來安慰一聲，省得小姐煩躁。二來說老爺的意思定要選個富貴東床；他如今雖做孝廉，還怕不滿老爺之意，說來未必就允，求小姐自做主張，念他有夙世姻緣，一點精靈，終日不離左右，也覺得可憐。萬一老爺不允，倒許了別家，他少不得爲你而死；說他這個魂靈在生的時節尙且一刻不離，你做的事情他件件知道，既死之後，豈肯把這條靈魂倒收了轉去？

少不得死跟着你。只怕你與那一位也過不出好日子來，不如死心塌地，只是嫁他的好。」

嫻嫻的意思原要嫁他，又聽了那些怪異之事，得了這番激切之言，一發牢上加牢，固上加固，絕無一毫轉念了；就回覆媒婆道：『叫他放心，速速央人來說。老爺許了就罷，萬一不許，叫他進京之後，見我們大爺二爺。他兩個是憐才的人，自然肯許。』媒婆得了這句話就去回覆吉人。吉人大喜，即便央人說合。但不知可能就允？

看官們看到此處，別樣的事都且丟開，單想詹家的事情，吉人如何知道？是人鬼？是夢是真？大家請猜一猜。且等猜不着時再取下來看。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測 斷詩句造物留情

吉人知道事情的原故，料想列位看官都猜不着；如今聽我道來：這個情節，也不是人，也不是鬼，也不全假，也不全真；都虧了一件東西替他做了眼目，所以把個肉身男子假充了蛻骨神仙，不怕世人不信。

這件東西的出處，雖然不在中國，却是好奇訪異的人家都收藏得有，不是甚麼荒唐之物。但可惜世上的人都拿來做了戲具，所以不覺其可寶。獨有此人善藏其用，別處不敢勞動他，直到遴嬌選豔的時節方纔祭起壇來，拜爲上將，求他建立膚功，能使深閨艷質不出戶而羅列於前，別院奇葩纔着想而顯然於目。你道是件甚麼東西？有西江月一詞爲證：

非獨公輸炫巧，離婁明目相資。
微光一線僅如絲，能使瞠人生
翅。

製體初無遠近，全憑用法參差。
休嫌獨目把人嗤，眇者從來善
視。

這件東西名爲千里鏡，出在西洋。一日，同了幾個朋友在街上走過，看見古玩鋪中擺了這件東西。衆人問他何用。店主道：『登高之時取以眺遠，數十里外的山川可以一覽而盡。』衆人不信，都說：『那有這般奇事？』店主道：『諸公不信，不妨小試其端。』就取一張廢紙，乃是選落的時文，對了衆人道：『這一篇文字貼在對面人家的門首，諸公立在此處可念得出麼？』衆人道：『字細而小，又隔這許多地，那裏念得出！』店主人道：『既然如此，就請試驗一試驗。』叫人取了過去貼在對門，然後將此鏡懸起。衆人一看，甚是驚駭；都說：『不但字字碧清可以朗誦得出，連紙上的筆畫都粗壯了許多，一個竟有幾個大。』店主道：『若還再遠幾步，他還要粗壯幾分；到了百步之外，一里之內，這件異物纔得盡其長。只怕八詠樓上的牌匾，寶婺觀前的聯對，還沒有這些字大哩。』

衆人見說，一齊高興起來，人人要買。

吉人道：『這件東西諸公買了

只怕不得其用，不如讓了小弟罷。」衆人道：「不過是登高恁遠望望景致罷了，還有甚麼用處？」吉人道：「恐怕不止於此；等小弟買了回去，不上一年半載就叫他建立奇功，替我做一件終身大事。等到建功之後就用他不着了，然後送與諸兄做了一件公器，何等不好。」衆人不解其故，都說：「既然如此，就讓兄買去。我們要用的時節，過來奉借就是了。」

吉人問過店主，酌中還價，兌足了銀子，竟袖之而歸。心上思量道：「這件東西既可以高處望遠，又能使遠處的人物比近處更覺分明，竟是一雙千里眼，不是千里鏡了。我如今已弱冠，婚事未諧，要選個人間的絕色，只是仕宦人家的女子都沒得與人見面，低門小戶又不便聯姻。近日做媒的人開了許多名字，都說宦家之女，所居的宅子又都出數里之外。我如今有了千里眼，何不尋一塊最高之地去登眺起來？料想大戶人家的房屋決不是在瓦上開窗，牆角之中立門戶的，定有雕欄曲榭，虛戶明窗。近處雖有

遮欄，遠觀料無障礙，待我携了這件東西，到高山寺浮屠寶塔上去眺望一番，未必不有所見。看是那一位小姐生得出類拔萃，把他看得明明白白，然後央人去說，就沒有錯配姻緣之事了。』

定下這個主意，就到高山寺租了一間僧房，以讀書登眺爲名，成日去試千里鏡。望見許多院落，看過無數佳人，再沒有一個中意的。不想到了那一日，也是他的姻緣湊巧，詹家小姐該當遇着假神仙。又有那些頑皮女伴一齊脫去衣裳，露着光光的身體，惹人動起興來。到了高興勃然的時節，忽然走出一位女子，月貌花容，又在諸姬之上，分明是牡丹獨立，不問而知爲花王。況又端方鎮靜，起初不露威嚴，過後纔施夏楚；即此一事，就知道他寬嚴得體，御下有方，娶進門來，自然是個絕好的內助。所以查着根蒂，知道姓名，就急急央人說親。又怕詹公不許，預先拜在門下，做了南容公冶之流，使岳翁鑒貌憐才，知其可妻。

及至到中後，回家的時節，丟這小姐不下，行裝未解，又去登高而望。

只見他椅欄危坐，大有病容；秀髻上的香肌，竟減去了三分之一；就知道他爲着自己未免有怨望之心，所以央人去問候。問候還是小事，知道吃緊的關頭全在窺見底裏。這一着，初次說親不好輕易露出，此時不講，更待何時？故此假口於媒人，說出這種神奇不測之事，預先拘住芳魂，使他疑鬼疑神，將來轉動不得。

及至媒人轉來回覆，便知道這段奇功果然出在千里鏡上；就一面央人作伐，一面攜了這位功臣又去登高而望。只見他倚了危欄不住作點頭之狀；又有一副筆硯一幅詩牋擺在榻上，是個做詩的光景。料想在頃刻之間就要寫出來了：『待我把這位神仙索性假充到底；等他一面落稿，我一面和將出來，卽刻央人送去，不怕此女見了不驚斷香魂，嚇破絳舌。這頭親事，就是真神仙也爭奪不去了，何況世上的凡人？』想到此處，又怕媒婆踪跡一

時尋他不着；遲了一時三刻，然後送去，雖則稀奇，還不十分可駭。就預先叫人呼喚，使他在書房坐等，自己仍上寶塔去偷和新詩。起先眺望還在四五層，只要平平望去，看得分明就是了。此番道他寫來的字不過放在棹上，使雲箋一幅，仰首朝天，決不肯挂在壁間，使人得以窺視，非置身半天不能俯眺人間，窺見赤文綠字。就上了一層又上一層，直到無可再上的去處方纔立定脚，擺定千里眼，對着夏宜樓把嫵嫵小姐仔細一看。只見五條玉笋捏着一管綵毫正在那邊膽寫。其詩云：

重門深鎖覺春遲，盼得花開蝶便知；不使花魂沾蝶影，何來蝶夢

到花枝？

纔寫到此，不知爲甚麼緣故，忽地張皇起來，把詩箋團做一把，塞入袖中，却像知道半空之中有人偷視的模樣。倒把這位假神仙驚個半死，說：『我在這邊偷覷，他何能知道，就忽然收拾起來？』

正在那邊疑慮，只見一人步上危樓，葛巾野服，道貌森然，就是嫻嫻小姐之父，纔知道他驚惶失色把詩稿藏入袖中，就是爲此。起先未到面前，聽見父親的脚步，所以收拾，省得敗露於臨時。半天所立之人相去甚遠，止能見貌，不得聞聲，所以錯認至此；也是心虛胆怯的原故。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還是一首未了之詩，不像四句就歇了口氣。我起先原要和韻，不想機緣不湊巧，恰好有尊人走來，打斷他的詩興。我何不代他之勞，就續成一首，把訂婚的意思寓在其中。往常是「夫唱婦隨」，如今倒番一局，做個「夫隨婦唱」。只說見他吃了虛驚，把詩魂隔斷，所以題完送去，替他聯屬起來，何等自然！何等詫異！不像次韻和去，雖然可駭，還覺得出於有心。』想到此處，就手舞足蹈起來，如飛跑到書房，拈起兔毫，一揮而就。其詩云：

只因蝶欠花前債，引得花生蝶後思；敢向東風耐夙緣，莫教花蝶

兩參差！

寫完之後，就交付媒婆，叫他急急的送去，一步也不可擔擱。

怎奈走路之人倒急，做演義者偏要故意遲遲，留下一回再說；猶如詹小姐做詩被人隔了一隔，然後聯續起來，比一口氣做成的又好看多少。

第三回 賺奇緣新詩半首 原妙謊密疏一篇

媒婆走到夏宜樓，只見詹公與小姐還坐在一處講話。媒婆等了一會，直待詹公下樓，沒人聽見的時節，方纔對着小姐道：『瞿相公多多致意：說小姐方纔做詩，只寫得一半，被老爺闖上樓來，吃了一個虛驚，小姐是抱恙的人，未免有傷貴體；叫我再來看看，不知今日的身子比昨日略好些麼？』

嫻嫻聽見，嚇得毛骨悚然；心上雖然服他，口內只是不應，說：『我並不會做詩；這幾間樓上是老爺時常走動的，有甚虛驚吃得！』媒婆道：

『做詩不做詩，吃驚不吃驚，我都不知道。他叫我這等講，我就是這等講。又說你後面半首不會做得完，恐怕你纔吃虛驚，又要勞神思索，特地續了半首叫我送來；但未知好與不好，還求你自家改改。』

嫻嫻聽到此處，一發驚上加驚，九分說是神仙，只有一分不信了；就取出來看。及至見了四句新詩，驚出一身冷汗，果然不出吉人所料，竟把絳舌一條吐出在朱唇之外，香魂半縷直飛到碧漢之間；呆了半個時辰不曾說話，直到收魂定魄之後方纔對着媒婆說出幾句真話來，道：『這等看起來，竟是個真仙無疑了。丟了仙人不嫁，還嫁誰來？只是一件：恐怕他這個身子還是偶然現出來的，未必是真形實像，不要等我許親之後，他又飛上天去，叫人沒處去尋他，這就使不得了。』媒婆道：『決無此事；他原說是神仙轉世，不會說竟是神仙；或者替你做了夫妻，到百年以後同化了原身飛上天去，也未可知。』

嫻嫻道：『既然如此，把我這半幅詩牋寄去與他，留下他的半幅，各人做個符驗。叫他及早說親，不可羈絆時日。我這一生一世若有二心到他，叫他自做閻羅王勾攝我的靈魂，任憑處治就是了。』

媒婆得了這些言語，就轉身退去回覆；又多了半幅詩牋。吉人得了，比前更加跳躍，只等同結連理。怎奈好事多磨，雖是吉人不蒙天相；議親的過來回覆說：『詹公推托如初，要待京中信來方纔定議；分明是不嫁舉人要嫁進士的聲口。』吉人要往都門會試，恐怕事有變更，又叫媒婆過去與小姐商議，只說是媒婆自家的主意；說：『瞿相公一到京師，自然去拜二位老爺，就一面央人作伐。只是一件：萬一二位老爺也像這般勢利，要等春闈放榜；倘或榜上無名，竟許了別個新貴，却怎麼處？須要想個訣竅預先傳授他纔好。』

嫻嫻道：『不消慮得。一來他有必售之才，舉人拿得定，進士也拿得

定；二來又是神仙轉世，憑着這樣法術，有什麼事體做不來？況且二位老

爺又是極信仙佛的，叫使顯些小小神通，使二位老爺知道他要趨吉避凶，自然肯許。我之所以傾心服他，肯把終身相就者，也是爲此。難道做神仙的人，婚姻一事都不能自保，倒被凡人奪了去不成！』媒婆道：『也說得是。』就把這些說話回覆了吉人，連媒婆也不知就裏，只說他果是真仙，回覆之後，他自有神通會使，不消憂得。

吉人怕露馬脚，也只得含糊答應。他心上思量道：『這樁親事有些不

穩了；我與他兩位令兄都是一樣的人，有甚麼神通顯得？只好憑着人力央

人去說親。他若許了，更好；他若不許，我再憑自己的力量去掙他一名進

士來，料想這件東西是他喬梓三人所好之物，見了紗帽自然應允。若還時

運不濟，偶落孫山，這頭婚姻只索丟手了，難道還好充假神仙去賴人家親事不成？』立定主意，走到京中拜過二層之後，即便央人議婚。果然不出

所料，只以榜後定議爲詞。吉人就去奮志青雲，到了場屋之中，竭盡生平之力。真個是文章有用，天地無私；掛出榜來，果然中在二甲。此番再去說親，料想是滿口應承，萬無一失的了。不想他還有回覆，說：『這一榜之上，同鄉未娶者共有三人，都在求親之列；因有家嚴在堂，不敢擅定去取，已曾把三位的姓氏都寫在家報之中，稟命家嚴，待他自己枚卜。』

吉人聽了這句話，又從新害怕起來；說：『這三個之中，萬一卜着了別個，却怎麼處？我在家中還好與小姐商議，設些機謀以圖萬一之幸；如今隔在兩處，如何照應得來？』就不等選館，竟自告假還鄉。西廂記上有兩句曲子，正合着他的事情，與看官代唱一遍：

『只爲着翠眉紅粉一佳人，棄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

丟了翰林不做，趕回家去求親，不過是爲情所使。這樣做事，自然該上手的了；不想到了家中，又合着古語二句云：

『莫道君行早，還有早行人。』

原來那二名新貴都在未曾掛榜之先就束裝歸里，因他臨行之際曾央人轉達二詹，說此番下第就罷，萬一僥倖，望在宅報之中代爲緩頰，求訂朱陳之好；所以吉人未到，他已先在家中，個個都央人死訂。把嫻嫻小姐驚得手忙脚亂，開得吉人一到，就叫媒婆再叮嚀：『求他速顯神通，遂了初議。』若被凡人佔了去，使我莫知死所，然後來攝魄勾魂也是不中用的事了。』

吉人聽在耳中，茫無主意，也只得央人力懇；知道此翁勢利，即以勢利動之，說：『我現中二甲，即日補官。那兩位不會殿試，如飛做起官來，也要遲我三年。若還同選京職，我比他多做一任，萬一中了三甲，補放外官，只怕他做到白頭還趕不上。』

那兩個新貴也有一番誇誕之詞，說：『殿試過了的人，雖未授官，品級已定。況有不曾選館，極高也不過部屬。我們不曾殿試，將來中了鼎

甲，也未可知。況且有三年讀書，不怕不是館職，好歹要上他一乘。』
詹公聽了，都不回言。只因家報之中曾有『枚卜』二字，此是勢利別人，不如勢利兒子；就拿來奉爲號令，定了某日某時，把三個姓名都寫個紙鬮，叫女兒自家拈取，省得議論紛紛，難於決斷。

嫻嫻聞得此信，歡笑不已；說：『他是個仙人，我這邊一舉一動，一步一趨，他都有神眼照瞭，何況枚卜新郎是他切己的大事，不來顯些法術，使我拈着他人之理？』就一面使人知會，叫他快顯神通；一面抖擻精神，好待臨時鬮取。

到了那一日，詹公把三個名字上了紙鬮，放在金瓶之內，就像朝廷卜相一般。對了天地祖宗，自己拜了四拜，又叫兒女也拜四拜，然後取一雙玉筋交付與他，叫他向瓶內揭取。嫻嫻是膽壯的人，到手就揭，絕無畏縮之形。誰知事不湊巧，神仙拈不着，倒估着一個凡人，就把這位小姐驚得柳

眉倒豎，星眼頻酸；說：『他往日的神通都到那裏去了！』

正在那邊愁悶。詹公又道闖取已定，叫他去拜謝神。嫻嫻方怪神道無靈，怨恨不了，那裏還肯拜謝？虧得他自己聰明，有隨機應變之略，就跪在詹公面前正顏厲色的稟道：『孩兒有句說話要奉告爹爹，又不敢啓齒；欲待不說，又怕悞了終身。』詹公道：『父母面前有甚麼難說的話？快些講來！』

嫻嫻就立起身來，道：『孩兒昨夜得一夢。夢見亡過的母親對孩兒說道：『聞得有三個貴人來說親事，內中只有一個該是你的姻緣，其餘並無干涉。』孩兒問是那一個。母親只道其姓，不道其名，說出一個「瞿」字，叫孩兒緊記在心，以待後驗。不想到了如今反拈了別個，不是此人，故此猶豫未決，不敢拜謝神明。』有個『期期不奉詔』之意。

詹公想了一會道：『豈有此理！既是母親有靈，爲甚麼不托夢與我，

倒對你說起來？既有此說，到了這枚卜之時就該顯些神力前來護佑他了，爲何又拈着別人？這句邪話，我斷然不信！」嫻嫻道：「信與不信，但憑爹爹；只是孩兒以母命爲重，除了姓瞿的，斷然不嫁。」

詹公聽了這一句，就大怒起來，道：「在生的父命倒不依從，反把亡過的母命來挾制我！況你這句說話甚是荒唐，焉知不是另有私情，故意造爲此說！——既然如此，待我對着他的神座禱祝一番，問他果有此說否。若果有此說，速來托夢與我。倘若三夜無夢，就可見是捏造之詞；不但不許瞿家，還要查訪根由，究你那不端之罪！」說了這句話，頭也不回，竟走開去了。

嫻嫻滿肚驚疑，又受了一番凌辱，那裏憤激得了，就寫了一封密札叫媒婆送與吉人；前半段是怨恨之詞，後半段是永訣之意。吉人拆開一看，就大笑起來道：「這種情節，我早已知道了。煩你去回覆小姐，我包他三日

之內，老爺必定回心，這頭親事斷然歸我。我也有密札在此，煩你帶去，叫小姐依計而行，決然不錯就是了。」媒婆道：「你既有這樣神通，爲甚麼不早些顯應，成就姻緣，又等他拈着別個？」吉人道：「那是我的妙用：一來要試小姐的心，看他鬪着別人改節不改節；二來氣他父親不過，故意用些小巧術要愚弄他一番；三來神仙做事全要神奇不測，若還一拈就着，又覺得過於平常，一些奇趣都沒有了。」

媒婆只說是真，捏了這封密札去回覆嫻嫻。嫻嫻正在痛哭之際，忽然得了此書，拆開一看，不但破涕爲笑，竟拜天謝地起來；說：「有了此法，何愁親事不成！」媒婆問他甚麼法子。他只是笑而不答。

到了三日之後，詹公把他叫到面前，正言厲色的問道：「我已禱告母親，問其來歷，叫他托夢與我；如今已是三日，並無一毫影響，可見你的說話全是誑言！既然捏此虛情，其中必有原故。快些說來我聽！」嫻嫻

道：『爹爹所祈之夢，又是孩兒代做過了。母親對孩兒說，爹爹與姬妾同眠，他不屑走來親近，只是跟着孩兒說：「你爹爹既然不信，我有個憑據到他，只怕你說出口來竟要把他嚇倒。」故此孩兒不敢輕說，恐怕驚壞了爹爹。』

詹公道：『甚麼情由？就說得這等利害！既然如此，你就講來。』

嫻嫻道：『母親說爹爹禱告之時，不但口中問他，還有一道疏文燒去，可是真的麼？』詹公點點頭道：『這是真的。』嫻嫻道：『要問親事的話，確與不確，但看疏上的字差與不差。他說這篇疏文是爹爹瞞着孩兒做的，旋做旋燒，不會有人看見。他親口說與孩兒，叫孩兒記在心頭；若還爹爹問及，也好念將出來，做個憑據。』

詹公道：『不信有這等奇事！難道疏上的話，你竟念得出來？』嫻

嫻道：『不但念得出，還可以一字不差；若差了一字，依舊是捏造之言，爹

爹不信就是了。』說過這一句，就輕啓朱唇，微開玉齒，試梁間之燕語，學柳外之鶯聲，背將出來，果然不差一字。

詹公聽了，不怕他不毛竦然，驚詫了一番；就對嫋嫋道：『這等看來，鬼神之事並不荒唐，百世姻緣果由前定，這頭親事竟許瞿家就是了。』當日就分付媒婆，叫他不必行禮，擇了吉日竟過來贅親。恰好成親的時節又遇着夏天，就把授徒的去處做了洞房。才子佳人同諧伉儷。

嫋嫋初近新郎，還是一團畏敬之意，說他是個神仙，不敢十分褻狎；及至睡到半夜，見他慾心太重，道氣全無，枕邊所說的言語都是些尤雲殢雨之情，並沒有餐霞吸露之意，就知道不是仙人，把以前那些事情件件要查問到底。吉人騙了親事上手，知道這位假神仙也做到功成行滿的時候了，若不把直言稟告，等他試出破綻來問，是椿很沒趣的事，就把從前的底裏和盤托出。

原來那一道疏文是他得了枚卜之信，日夜憂煎，並無計策，終日對了千里鏡長吁短歎，再四哀求；說：『這個媒人原是你做起的，如今弄得不上不下，如何是好？還求你再顯威靈，做完了這樁奇事，庶不致半途而廢，埋沒了這段前功，使人不知敬重你。』說了這幾句，就拿來供在中堂，志志誠誠又拜了幾拜。拜完之後，又携到浮屠之上，注目而觀。又見詹老坐在中堂研起墨來，正在那邊寫字。吉人只說他是做詩，要把騙小姐的法則又拿去騙騙丈人，也等他疑鬼疑神，好許這頭親事。及至仔細一看，纔曉得是篇疏文。聰明之人不消傳說，看見這篇文章，就知道那種情由，所以急急謄寫出來，加上一封密札，正要央人轉去，不想遇着那人，就托他將去；誰料機緣湊巧，果然收了這段奇功！

嫻嫻待他說完之後，詫異了一番；就說：『這些情節雖是人謀，也原有幾分天意，不要十分說假了。』明日起來，就把這件法寶供在夏宜樓做了

家堂香火，夫妻二人不時禮拜。後來凡有疑事，就去卜問他，取來一照，就覺得眼目之前定有些奇奇怪怪，所見之物，就當了一首籤詩，做出事來無不奇驗。可見精神所聚之處，泥土草木皆能效靈；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不是真有神仙，真有菩薩也！

他這一家之人，只有嫵嫵小姐的尊軀，直到做親之後，纔能暢覽；其餘那些女伴，就是當年現體之人，不須解帶寬裳，盡可窮其底相。吉人瞞着小姐與他背後調情，說着下身的事一毫不錯。那些女伴都替他上個徽號，叫做『賊眼官人』。既已出乖露醜，少不得把『靈犀一點』托付與他。

吉人既占花王，又收盡羣芳衆艷；當初刻意求親也就爲此，不是單愛牡丹，置水面荷花於不問也。

可見做婦人的不但有人之處露不得身體，就是空房冷室之中，邃閣幽居

之內，那『袒』『楊』『裸』『裋』四個字也斷然是用不着的。古語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露了標緻的面容還可以完名全節，露了雪白的身體就保不住玉潔冰清，終久要被人點污也。

歸正樓

第一回 發利市財食兼收 恃精詳金銀兩失

爲人有志學山邱，莫作卑汙水下流；山到盡頭猶返顧，水甘獨死
不回頭。 砥瀾須用山爲柱，載石難憑水作舟。 畫幅單條懸壁
上，好將山水助潛修。

這首新詩要勸世上的人個個自求上進，不可安於下流。上進之人就如
登高陟嶺一般，步步求高，時時怕墜；這片勇往之心自不可少。至於下流
之人，當初偶然失足，墮在罪孽坑中，也要及早回頭，想個自新之計，切不

可以流水爲心，高山作戒；說：『我的身子業已做了不肖之人，就像巫峽的流泉，匡廬的瀑布，流出洞來，料想回不轉去，索性等他流入深淵，卑污到底！』這點念頭，作惡之人雖未必個個都有；只是不想回頭，少不得到這般地步。要曉得，水流不返，還有滄海可歸；人惡不悛，只怕沒有桃源可避。到了水盡山窮之處，惡又惡不去，善又善不來，纔知道綠水悞人，黃泉招客，恨不會遇得正人君子做個中流砥柱，早早教我回頭也！

四書上有兩句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齋戒沐浴』四個字就是說的『回頭』。爲甚麼惡人回頭就可以事上帝？我有一個絕妙的比方：爲善好似天晴，作惡就如下雨。譬如終日晴明，見了明星朗月，不見一毫可喜；及至苦雨連朝，落得人心厭倦，忽然見了日色，就與祥雲瑞靄一般，人人快樂，個個歡欣，何曾怪他出得稍遲把太陽推下海去？所以善人爲善倒不覺得稀奇；因他一向如此，只當得久晴的日色，雖然可喜

也還喜得平常。惡人爲善分外覺得奇特；因他一向不然，忽地如此，竟是積陰之後陡遇太陽，不但可親，又還親得炎熱。故此，惡人回頭更爲上帝所寵，得福最易。就像改邪歸正的盜賊見官常蒙獎賞；比不得無罪之人要求旌獎，非有奇德異行不能得隻字之褒也。

近日有個殺豬屠狗的人住在持齋念佛的間壁；忽然一夜遇了『回祿』之災，把持齋念佛的房屋燒得罄盡，單留下幾間破屋，倒是殺豬屠狗的住房。衆人都說：『天道無知，報應相反！』及至走去一看，那破屋裏面有幾行小字貼在家堂面前；其字云：

『屠宰半生，罪孽深重；今特詔告神明，以某月某日爲始，改從別業，誓不殺生，違戒者天誅地滅！』

衆人替他算一算，那立誓的日子比失火之期只早得三日，就一齊驚異，道：『難道你一念回頭就有這般顯應？』既然如此，爲甚麼持齋念佛的人修

行了半世，反不如你？」那殺豬屠狗的應道：「也有些原故：聞得此老近日得了個生財的妙方，三分銀子可以傾做一錢，竟與真紋無異；用慣了手，終日閉戶硬煎，所以失起火來，把房屋燒得罄盡。」衆人聽了愈加警省。

古語云：『一善可以蓋百惡』；這等看來，一惡也可以掩百善了。可見『回頭』二字，爲善者切不可有，爲惡者斷不可無；善人回頭就是惡，惡人回頭就是善也。東西南北各走一方，走路的人不必定要自東至西，由南抵北，方纔叫做回頭；只須掉過臉來就不是從前之路了。

這回野史說一個拐子回頭，後來登了道岸，與世間不肖的人做個樣子，省得他錯了主意，只說罪孽深重，懺悔不來，索性往錯處走也。

明朝永樂年間出了個神奇不測的拐子，訪不出他姓名，查不着他鄉里，認不出他面貌；只見四方之人，東家又說被拐，西家又道着騙，纔說這個神

棍近日去在南方，不想那個奸人早已來到北路。百姓受了害，告張緝批拿他，搜不出一件真贓，就對面也不敢動手。官府吃了虧，差些捕快拿他，審不出一毫實據，就捉着也不好加刑。他又有個改頭換面之法，今日被他騙了，明日相逢就認他不出。都說是個『攪世的魔王』！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慮詐。越防得緊，他越要去打擾；偏慮得忙，他偏要來照顧。被他攪了三十餘年，天下的人都沒法處治，直到他賊星退命，驛馬離宮，安心住在一處，改邪歸正起來，自己說出姓名，紀出鄉里，露出本來面目；又把生平所做之事時常敍說一番，叫人以此爲戒，不可學他。所以遠近之人把他無窮的惡跡倒做了美談，傳到如今，方纔知道來歷。不然，叫編野史的人從何處說起？

這個拐子是廣東肇慶府高安縣人，姓貝，名喜；並無表字，只有一個別號叫做『貝去戎』。爲甚麼有這個別號？只因此人之父原以偷摸治生，

是穿窬中的名手；人見他來，就說個暗號，道：『貝戎來了，大家謹慎！』『貝戎』二字，合來是個『賊』字，又與他姓氏相符，故此做了暗號。及至到他手裏，忽然要改弦易轍做起跨窬的事來，說：『大丈夫要弄銀子，須是明取民財，想個光明正大的法子弄些用用；爲甚麼背明趨暗，夜起晝眠，做那鼠竊狗偷之事？』所以把『人愈』改爲『馬扁』，『才莫』翻爲『才另』；暗施譎詐，明肆談諧，做了這樁營業。人見他別創家聲，不仍故轍，也算是個亢宗之子，所以加他這個美稱。其寔也是褒中寓刺，上下兩個字眼究竟不曾離了『貝戎』；但與乃父較之，別有異耳。

做孩子的時節，父母勸他道：『拐子這碗飯不是容易吃的，須有孫龐之智，賁育之勇，蘇張之辨，又要隨機應變，料事如神，方纔騙得錢財到手；一着不到就要弄出事來。比不得我傳家的勾當是背着人做的，夜去明來，還可以藏拙。勸你不要更張，還是守舊的好。』他拿定主意，只是不

肯，說：『我乃天授之才，不假人力；隨甚麼好漢，少不得要墮入計中；還你不錯就是。』父母道：『既然如此，就試你一試。我如今立在樓上，你若騙得下來，就見手段。』貝去戎搖搖頭道：『若在樓下還騙得上去；立在上面，如何騙得下來？』父母道：『既然如此，我就下來，且看用甚麼騙法。』及至走到樓下，叫他騙上去。貝去戎道：『業已騙下來了，何須再騙。』這句舊話傳流至今，人人識得；但不知是誰人所做的事；如今纔揭出姓名。父母大喜；說：『他果然勝祖強宗，將來畢竟要恢宏舊業。』就選一個吉日，叫他出門，要發個小小利市，只不要落空就好。

誰想他走出門去不及兩三個時辰，竟領着兩名脚夫，抬了一棹酒席，又有幾兩席儀，連檯盞杯箸色色俱全，都是金鑲銀造的。抬進大門，秤了幾分腳錢打發來人轉去。父母大驚，問他得來的原故。貝去戎道：『今日乃開市吉期，不比尋常日子；若但是腰裏撒撒，口裏不見嗒嗒，也還不爲罕

異；連一家所吃的喜酒都出在別人身上，這個拐子纔做得神奇。如今都請坐下，待我一面說，一面吃，還你們聽了都大笑一場就是。」父母歡喜不過，就坐下席來，捏着酒杯聽他細說。

原來這棹酒席是兩門至戚初次會親，吃到半席的時節，女家叫人撤了送到男家去的。未經撤席之際，貝去戎隨了衆人立在旁邊看戲，見他吃桌之外，旁有看桌，料想終席之後定要撤去送他，少不得是家人引領，就想個計較出來。知道戲文熱鬧，兩處的管家都立在看戲，決不隄防；又知道只會男親，不會女眷，連新婦也不會回來，就粧做男家的小厮闖進女家的內室。丫鬢看見，問他是誰家孩子。他說：「我是某姓家僮，跟老爺來赴席的；新娘有句說話，叫我瞞了衆人說與老安人知道，故此悄悄進來。煩你引我一見。」

丫鬢只說是真，果然引他見了主母。貝去戎道：「新娘致意老安人：

叫你自家保重，不要念想他。有一句說話，雖然沒要緊，也關係府面；料想母子之間決不見笑，所以叫我來傳言。他說我家的伴當個個嘴饒，慣要偷酒偷食，少刻送桌面過去，路上決要抽分，每碗取出幾塊；雖然所值不多，我家老安人看見，只說酒席不齊整，要譏誚他。求你到換桌的時節，差兩個的當用人把食籬封好，瞞了我家伴當，預先挑送過門，省得他弄手脚。至於抬酒之人，不必太多，只消兩個就有了，連帖子也交付與他，省得嘈嘈雜雜，不好款待。』

那位家主婆見他說得近情，就一一依從，瞞了衆人把酒席送去。臨送的時節，貝去戎又立在旁邊與家主婆唧唧噥噥說了幾句私語，使抬酒的看見知道是男家得用之人。等酒席抬了出門，約去半里之地，就如飛趕上去，道：『你們且立住；老安人說：還有好些菜蔬裝滿一替食籬，方纔遺落了，不會加在擔上，叫我趕來看守，喚你們速速轉去抬了出來。』家人聽了，

俱說是真，一齊趕了回去。貝去戎張得不見，另僱兩名脚夫，抬了竟走。所以抬到家中，不但沒人追趕，亦且永不敗露。這是他初出茅廬第一樁操脾之事。

父母聽見，稱贊不了，說他是個神人。從此以後，今日拐東，明日騙西，開門七件事，樣樣不須錢買，都是些倘來之物。把那位穿窬老子竟封了太上皇，不許他出門偷摸，止靠一雙快手養活了八口之家；還終朝飲酒食肉，不但是無飢而已。做上幾年，聲名大著，就有許多後輩慕他手段高強，都來踵門受業。他有了幫手，又分外做得事來；遠近數百里，沒有一處的人不被他拐到騙到。家家門首貼了一行字云：

『知會地方，協拿騙賊。』

有個徽州當舖開在府前，那管當的人是個積年的老手，再不會被人騙過。鄰舍對他道：『近來出個拐子，變幻異常，家家防備；以後所當之

物，須要看仔細些，不要着他的手。」那管當的道：「若還騙得我動，就算他是個神仙。只怕遇了區區，把機關識破，以後的拐子就做不成了。」說話的時節，恰好貝去戎有個徒弟立在面前，回來對他說了。貝去戎道：「既然如此，就與他比比手段！」

偶然一日，有個管當之人立在櫃檯之內，有人拿一錠金子，重十餘兩，要當五換。管當的仔細一看，知有十成，就兌銀五十兩，連當票交付與他。此人竟自去了。旁邊立着一人，也拿了幾件首飾要當銀子，管當的看了又看，磨了又磨。那人見他仔細不過，就對他笑道：「老朝奉，這幾件首飾所值不多，就當錯了也有限；方纔那錠金子倒求你仔細看看，只怕有些蹊蹺。」管當的道：「那是一定赤金，並無低假，何須看得！」那人道：「低假不低假，我雖不知道；只是來當的人，我却有些認得，是個有名的拐子，從來不做好事的。」管當的聽了，就疑心起來，取出那錠金子從新

看了一遍，就遞與他道：『你看，這樣金子，有甚麼疑心？』

那人接了，走到明亮之處替他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道：『好一錠赤金，准准值八兩銀子！你拿去遞與衆人，大家驗一驗，且看我的眼力比你的何如。』

那店內之人接了進去，磨的磨，看的看，果然試出破綻來：原來外面是真，裏面是假；只有一膜金皮，約有八錢多重，裏面的骨子都是精銅。管當的着起忙來，要想追趕，又不知去向。那人道：『他的踪跡瞞不得區區；若肯許我相酌，包你一尋就見。』

管當的聽了，連忙許他謝意，就帶了原金同去追趕。趕到一處，恰好那當金之人同着幾個朋友在茶館內吃茶。那人指了指，叫他：『上前扭住，喊叫地方，自然有人來接應。』只是一件：你是一個，他是幾人，雙拳不敵四手，萬一這錠金子被他搶奪過去，把甚麼賊證弄他？』管當的道：『極

說得是。』就把金子遞與此人，叫他立在門外：『待我喊叫地方，有了見證之後，你拿進來質對。』此人收了。管當的直闖進去，一把扭住當金之人，高聲大叫起來。果然有許多地方走來接應，問他何故。管當的說出情由，衆人就討贓物來看。管當的高聲呼喚，叫取贓物進來，並不見有人答應。及至出去找尋，那典守贓物之人又不知走到何方去了。當金的道：『我好好一錠赤金，你倒遇了拐子被他拐去，反要弄起我來！如今沒得說，當票現存，原銀也未動，速速還我原物，省得經官動府！』到把他交與地方，討個下落。地方之人都說他自不小心，被人騙去，少不得要賠還；不然，他豈有肯干休之理。管當的聽了，氣得眼睛直豎。想了半日，無計脫身，只得認了賠還；同到店中，兌了一百兩真紋銀，方纔打發得去。

這個拐法又是甚麼情由？只因他要顯手段，一模一樣做成兩錠赤金，

一真一假；起先所當原是真的。預先叫個徒弟帶着那一錠立在旁邊，等他
去後，故意說些巧話，好動他的疑心。及至取出原金，徒弟接上了手，就
將假的換去，仍遞與他，衆人試驗出來，自然央他追趕。後來那些關竅，
一發是容易做的，不愁他不入局了。你說這些智謀，奇也不奇！巧也不
巧！

起先還在近處掏摸，聲名雖著，還不出東西兩粵之間。及至父母俱
亡，無有掛礙，就領了徒弟往各處橫行；做來的事，一樁奇似一樁，一件巧
似一件，索性把惡事講盡纔好說他回頭。做小說的本意原在下面幾回，以
前所叙之事，示戒非示勸也。

第二回 斂衆怨惡貫將盈 散多金善心陡發

貝去戎領了徒弟周流四方，遇物卽拐，逢人就騙；知道不義之財豈能久

聚，料想做不起人家，落得將來撒漫。凡是有名的妓婦，知趣的龍陽，沒有一個不與他相處。贈人財物，動以百計，再沒有論十的嫖錢，論兩的表記；所以風月場中要算他第一個大老。只是到了一處就改換一次姓名；那些嫖過的表子，枉害相思，再沒有尋訪之處。

貝去戎遊了幾年，十三個省分差不多被他走遍；所未到者，只有南北兩京；心上思量道：『若使輦轂之下沒有一位神出鬼沒的拐子，也不成個京師地面；畢竟要去走走，替朝廷長些氣概。況且拐百姓的方法都做厭了；只有官府不會騙過，也不要便宜了他。就使京官沒錢，出手不大，薦書也拐他幾封。往各處走走，做個「馬扁遊客」，也使人耳目一新。』就收拾行李，僱了極大的坐船，先入燕都，後往白下。

有個湖州筆客要搭船進去；徒弟見他背着空囊，並無可騙之物，不肯承攬。貝去戎道：『世上沒窮人，天下無棄物；就在叫化子身上拐得一件納

頭也。備逃難之用；只要招得下船，騙得上手，終有用着的去處。」就請筆客下艙，把好酒好食不時款待。

筆客問他進京何事，寓在那裏。貝去戎就借一位當道認做父親，說：

「一到就進衙署，不在外面停泊。」筆客道：「原來是某公子。令尊大人是我定筆主顧；他一向所用之筆都是我的，少不得要進衙買筆，就帶便相訪。」貝去戎道：「這等極好；既然如此，你的主顧決不止家父一人，想是五府六部翰林科道諸官都用你的寶貨。此番進去，一定要送遍的了？」筆客道：「那不待言。」

貝去戎道：「是那些人？你說來我聽。」筆客就同夾袋之中取出一個經摺，凡是買筆的主顧都開列姓名。又有一篇帳目，寫某人定做某筆幾帖，議定價銀若干；一項一項開得清清楚楚，好待進京分送。

貝去戎看肚裏，過了一兩日，又問他道：「我看你進京一次也費好些

盤纏，有心置貨，何不多置幾箱？爲甚麼不問不架，止帶這些？」筆客道：「限於資本，故此不能多置。」貝去戎道：「可惜你會我遲了；若還在家，我有的是銀子，就借給你幾百兩，多置些貨物，帶到京師，賣出來還我，也不是甚麼難事。」

筆客聽了此言，不覺利心大動，翻來覆去想了一夜；第二日起來，道：「公子，昨日之言甚是有理。在下想來，此間去府上也還不遠；公子若有盛意，何不寫封書信，待我趕到貴鄉，領了資本，再做幾箱好筆趕進來也未遲。這些貨物央煩公子帶進去，借重一位尊使，分與各家，待我來取帳，有何不可？」

貝去戎見他說到此處，知道已入計中，就慨然應許；寫下一張諭帖，着管事家人速付元寶若干錠與某客置貨進京，不得違悞。筆客領了，千稱萬謝而去。

貝去戎得了這些貨，一到京師，就扮做筆客，照他單上的姓名竟往各家分送；說：『某人是嫡親舍弟，因臥病在家，不能遠出；恐怕老爺等筆用，特着我齎送前來，任憑作價。所該的帳目，若在便中，就付些帶去，以爲養病之資；萬一不便，等他自家來領。只有一句話要稟上各位老爺。舍弟說：連年生意淡薄，靠不得北京一處，要往南京走走。凡是由南至北經過的地方，或是貴門人，或是貴同年，或是令親盛族，求賜幾封書札。薦人賣筆，是樁雅事，沒有甚麼嫌疑。料想各位老爺不惜齒頰之芬，自然應許。』

那些當道見他說得近情，料想沒有他意；就一面寫薦書，一面兌銀子，當下交付與他。書中的話不過首叙寒溫，次談衷曲；把賣筆之事倒做了餘文，隨他買也得，不買也得。那裏知道『醉翁之意原不在酒』；單要看他柬帖裏面用些甚麼稱呼，書啟之中叙的甚麼情節；知道這番委曲，就可以另

寫荐書。至於圖書筆跡都可以摹仿得來，不是甚麼難事。出京數十里就做游客起頭，自北而南，沒有一處的抽豐不被他打到。只因書札上面所叙的寒暄，所談的衷曲，一字不錯，自然信殺無疑，周濟惟恐不到。甚至有遺事之外，又復捐囊；捐囊之外，又託他捎帶禮物，轉致此公。所得的錢財不止一項。至於經過的地方，凡有可做之事，可得之財，他又不肯放過一件，不止爲抽豐而已。

一日，看見許多船隻都貼了紙條，寫着幾行大字，道：

『某司某道衙門吏書皂快人等迎接新任老爺某上任。』

他見了此字，就退回數十里。即用本官的職銜刻起封條印板；印上許多，把船艙外面及扶手拜匣之類各貼一張，對着來船揚帆而進。那些衙役見了，知道就是本官，走上船來一齊謁見。

貝去戎受之不辭。把屬官齎到的文書都拆開封筒，打了到日。少不

得各有天儀，接到就送。預先上手，做了他的見面錢。過上一二日，就把書吏喚進官船，輕輕的分付，道：「我老爺有句私話對你們講，你們須要體心，不可負我相托之意。」書吏一齊跪倒，問：「有甚麼分付？」

貝去戎道：「我老爺出京之日，借一主急債用了，原說到任三日就要湊還他。如今跟在身邊不離一刻。我想到任之初，那裏就有？況且此人跟到地方，一定要招搖生事；不如在未到之先，設法起來，打發他轉去，纔是一個長策。自古道：「衆擎易舉，獨力難成」；煩你們衆人大家攢湊湊，替我擔上一肩。我到任之後，就設處出來還你。」

那些書吏巴不得要奉承本官，那一個肯說沒有，就如飛趕上前去。不上三日都取了回來，個個爭多，人人慮少，竟收了一主橫財。到了夜深人靜之後，把銀子併做一箱，輕輕丟下水去，自己逃避上岸，不露踪影。躲上一兩日，看見接官的船隻都去遠了，就叫徒弟下水把銀子掏摸起來，又是

一樁生意。到了南京，將所得的財物估算起來，竟以萬計；心上思量道：『財物到盈千滿萬之後，若不散些出去，就要作禍生災。不若尋些好事做做：一來免他作祟；二來借此蓋愆；三來也等世上的人受我些拐騙之福。俗語道得好：「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焉知我得意一生沒有個倒運的日子？萬一賊星退命，拐騙不來，要做打劫修行之事也不能够了。』就立定主意，停了歹事不做，終日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做個沒事尋事的人。

一日清晨起來，吃了些早飯，獨自一個往街上閑走。忽然走到一處，遇着四五個大漢。一齊圍住了他，都說：『往常尋你不着，如今從那裏出來？今日相逢，料想不肯放過，一定要下顧下顧的了。』說完之後，扯了竟走。問他甚麼原故，又不肯講。都說：『你見了冤家自然明白。』

貝去戎甚是驚慌，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一定是些捕快；所謂冤家者，就是受害之人被他緝訪出來，如今拿去送官的了。難道我一向作惡，

反沒有半毫災眚，方纔起了善念，倒把從前之事敗露出來，拿我去了命不成？」

正在疑惑之際，只見行到一處，把他關在空屋之中，一齊去號召冤家，好來與他作對。貝去戎坐了一會，想出個不遁自遁之法，好拐騙脫身。只見門環一響，擁進許多人來，不是受害之人，反是受恩之輩。原來都是嫖過的姊妹，從各處遷到南京，做了歌院中的名妓，終日思念他，各人分付蒼頭，叫在路上遇着之時，千萬不可放過。故此一見了面，就扭他回來。所謂冤家者，乃是俏冤家，並不是取命索錢的冤家；作對的對字，乃是配人之對，不是犯對質對之對也。

只見進門之際，大家堆着笑容，走近身來相見。及至一見之後，又驚疑錯愕起來，大家走了開去，卻像認不得的一般。三三兩兩，立在一處，說上許多私語，絕不見有好意到他。這是甚麼原故？只因貝去戎身邊有

的昇奇方妙藥，只消一時半刻，就可以改變容顏。起先被衆人扯到，關在空屋之中，只說是禍事到了，乘衆人不在，正好變形，就把臉上眉間略加點綴，却像個雜腳戲子在外末淨丑之間，不覺體態依然，容顏頓別。那些姊妹看見，自然疑惑起來：『這個纔說有些相似，那個又道甚麼相干。』有的說：『他面上無疤，爲甚麼忽生紫癩？』有的道：『他眉邊沒痣，爲甚麼陡起黑星？』當日的面皮却像嫩中帶老，此時的臉色又在媼裏生妍。』大家唧唧噥噥，猜疑不出。

貝去戒口中不說，心上思量說：『我這樁生意與爲商做客的不同：爲商做客最怕人欺生；我要認得的多，方纔立得脚住。我這樁生意不怕欺生，倒怕欺熟。妓婦認得我，就要傳播開來，豈是一樁好事？雖比受害的不同，究竟是不見的好。』就別換一張聲口，倒把他盤問起來，說：『扯進來者何心？避轉去者何意？』那些妓婦道：『有一位故人，與你面貌相

似，多年不見，甚是想念他，故此分付家人不時尋覓。方纔扯你進來，只說與故人相會，不想又是初交，所以驚疑未定，不好遽然近身。」

貝去戎道：「那人有甚麼好處，這等思念他？」妓婦道：「不但慷慨，又且溫存；贈我們的東西不一而足。如今看了一件，就想念他一番，故此丟撇不下。」說話的時節，竟有個少年姊妹掉下淚來。知道不是情人，與他閑講也無益，就掩着啼痕，別了衆人先走。管教這數行情淚，哭得千載的奇聞！有詩爲據：

從來妓女善粧愁，不必傷心淚始流；獨有蘇娘懷客淚，行行滴出自心頭！

第三回 顯神機字添一畫 施妙術殿起雙層

貝去戎嫖過的表子盈千累百，那裏記得許多？見了那少年姊妹，雖覺

得有些面善，究竟不知姓名。見他掩着啼痕，別了衆人先走，必非無故而然，就把他姓名居址與失身爲妓的來歷細細問了一遍。纔知道他姓蘇，名一娘；原是蘇州城內隱名接客的一個私窩子。只因丈夫不肖，甘習下流，把家產蕩盡，要硬逼他接人；頭一次接着的就是貝去戎。貝去戎見他體態端莊，不像私窩的舉止，又且羞澀太甚，就問其來歷，纔知道爲貧所使，不是出於本心。止嫖得一夜，竟以數百金贈之，叫他依舊關門，不可接客。誰想丈夫得了銀子，未及兩月，又賭得精光，竟把他賣入娼門，光明較著的接客，求爲私窩子而不能。故此想念舊恩，不時流涕。起先見說是他，歡喜不了，故踴躍而來；如今看見不是，又覺得面貌相同，有個睹物傷情之意，故此掉下淚來。又怕立在面前愈加難忍，故此含淚而別。

貝去戎見了這些光景，不勝淒惻，就把幾句巧話騙脫了身子，備下許多禮物，竟去拜訪蘇一娘。蘇一娘纔見了面，又從新哭起。貝去戎佯作不

知，問其端的。蘇一娘就把從前的話細述一番。述完之後，依舊啼哭起來，再也勸他不住。

貝去戎道：『你如今定要見他，是個甚麼意思？不妨對我講一講。』

難道普天下的好事，只許一個人做，就沒有第二個好漢趕得上不成？』

蘇一娘道：『我要見他有兩個意思：一來因他嫖得一夜，破費了許多銀子，所得不償所失，要與他盡情歡樂一番，以補從前之缺。二來因我墮落煙花，原非得已；因他是個仗義之人，或者替我贖出身來，早作從良之計，也未見得。故此終日想念，再丟他不開。』

貝去戎道：『你若單補前情，倒未必能夠；若要贖身從良，這是甚麼難事？在下薄有錢財，儘可以擔當得起。只是一件：區區是個東西南北之人，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沒有一定的住處，不便娶妻買妾；只好替你贖身出來，送還原主，做個崑崙押衙之輩，尙還使得。』

蘇一娘道：『若是

交還原主，少不得重落火坑，倒多了一番進退。若得隨你終身，固所願也。萬一不能，倒尋個僻靜的菴堂，使我削髮爲尼，皈依三寶，倒是一樁美事。』

貝去戎道：『只怕你這些說話還是托詞；若果有急流勇退之心，要做這撒手登岸之事，還你今朝作妓，明日從良，後日就好剃度。不但你的衣食之費，香火之資出在區區身上；連那如來打坐之室，伽藍入定之鄉，四大金剛護法之門，一十八尊羅漢參禪之地；也都是區區建造。只要你守得到頭，不使他日還俗之心，甚於今日從良之志，就是個好尼僧，真菩薩，不枉爲一番救度也。你可能夠如此麼？』

蘇一娘道：『你果能踐得此言，我就從今日立誓：倘有爲善不終，到出家之後，再起凡心者，叫我自遭慘禍而死，墮落最深的地獄！』說了這一句，就走進房中，坐晌不出。

貝去戎只說他去小解，等了一會，不想走出房來，將一位血性佳人已變做肉身菩薩，竟把一頭黑髮，兩鬢烏雲，剪得根根到底。又在桃腮香頰上刺了幾刀，以示『破釜焚舟』終不回頭之意。

貝去戎見了，驚得毛骨悚然。正要與他說話，不想烏龜搗婦一齊喧嚷進來，說他誘人出家，希圖拐騙，閉人生意之門，絕人糊口之計，揪住了貝去戎竟要與他拚命。貝去戎道：『你那生意之門，糊口之計，不過爲『錢財』二字罷了。不是我誇口說，世上的錢財都聚在區區家裏，隨你論百論千都取得出；若要結起訟來，只怕我處得你死，你弄我不窮。不如做着好事，放他出家，待我取些銀子還你當日買身之費，倒是個本等。』烏龜搗母聽了，就問他索取身價，還要償還使費。貝去戎並不短少，一一算還，領了蘇一娘權到寓中住下。當晚就分別嫌疑，並不同牀宿歇，竟有『秉燭待旦』之風。

到了次日，央些房屋中人，叫他各處抓尋，要買所極大的房子，改造菴堂，其價不拘多少。又要一宅之中可以分爲兩院，使彼此不相混雜的。

過了三朝五日，就有幾個中人走來回話，說：『一位仕宦人家有兩座園亭，中分外合，極是幽雅。又有許多餘地，可以建造菴堂。要五千金現物方可成交；少一兩也不賣。』

貝去戎隨了中人走去一看，果然好一座園亭。就照數兌了五千做成這主交易。把右邊一所改了菴堂，塑上幾尊佛像，叫蘇一娘住在裏面修行。又替他取個法號叫做『淨蓮』；因他由青樓出家，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故此把蓮花相比。左邊一所依舊做了園亭，好等自己往來，當個歇脚之地。裏面有三間大樓，極深極邃，四面俱有夾牆，以後拐來的贓物都好貯在其中，省得人來搜取，要做個聚財之所。樓上有個舊匾，題着『歸止樓』三字；因原主是個仕宦，當日解組歸來，不想復出，故此題匾示意，見得他歸

止於此永不出山。誰想到了這一日，那件四方傢伙竟會作怪起來，止字頭上忽然添了一畫，變做『歸正樓』。

貝去戎看屋的時節，還是『歸止』；及至揀了吉日搬進樓房，抬起頭來一看，覺得毫厘之差，竟有霄壤之別，與當日命名之意大不相同；心上思量道：『正字與邪字相反，邪念不改，正路難歸。莫非是神道有靈，見我做了一樁善事，要索性勸我回頭，故此加上一畫，要我改邪歸正的意思麼？』仔細看了一會，只見所添的筆跡又與原字不同：原字是直下去的；這一畫是另起來的，黑又不黑，青又不青，另是一種顏色。

貝去戎取了梯子爬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些濕土，乃燕子啣泥簇新壘上去的。貝去戎道：『禽鳥無知，那裏會增添筆畫；不消說是天地神祇假手於他的了。』就從此斷了邪念，也學蘇一娘厭棄風塵，竟要逃之方外。因自己所行之事絕類神仙，凡人不能測識；知道學仙易，成佛難，要從他性

之所近而入，就把左邊的房子改了道院，與淨蓮同修慧業，要做仙佛同歸。就把『歸正』二字做了道號，只當神道替他命名，也好顧名思義，省得又起邪心。

一日，對淨蓮道：『我們這座房子有心改造道場，索性起他兩層大殿：一邊奉事三清，一邊供養三寶，方纔像個局面；不然，你那一邊止有觀音閣羅漢堂，沒有如來釋迦的坐位，成個甚麼體統？我這邊道場狹窄，院守蕭條，又在改創之初，略而未備，一發不消說了。』淨蓮道：『造殿之費，動以千計；你既然出家，就斷了生財之路，縱有些須積蓄也還要防備將來，豈有仍前浪用之理？』

歸正道：『不妨；待我用些法術，感動世人，還你一年半載定有人來捐造。不但不要我費錢，又且不要我費力，纔見得法術高強。』淨蓮道：『你方纔學仙起頭，並不曾得道，有甚麼法術，就能感動世人，使他捐得如

此容易？」

歸正道：『你不要管；我如今回去葬親，將有一年之別，來歲此時方能聚首，包你回來之日，大殿已成，連三清三寶的法像都塑得齊齊整整，只等我袖手而來，做個現成法主就是。』淨蓮不解其故，還說是誕妄之詞。

過了幾日，又說十八尊羅漢之中有一尊塑得不好，要乘他在家，另換名手塑過，纔好出門。淨蓮勸他將就，他只是不肯；果然換了法身，方纔出去。臨去之際，止留一位高徒看守道院，其餘弟子都帶了隨身。

淨蓮獨立禪關，將近半載，忽有一位仕宦，一位富商，兩下不約而同一齊來做善事。那位仕宦說從湖廣來的，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起造大殿，安置三清。那位富商說從山西來的，也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建造佛堂，供養三寶。這兩位檀越，不知何所見聞，忽有此舉？歸正的法術爲何這等高強，看到下回自然了了。

第四回 徽天幸拐子成功 墮人謀檀那得福

仕宦富商走到，淨蓮驚詫不已，問他甚麼來由，忽然舉此善念。況且

湖廣山西相距甚遠，爲甚麼不曾相約恰好日光臨，其中必有原故。那位仕宦道：『有一樁極奇的事，說來也覺得耳目一新：下官平日極好神仙，終日講究的都是延年益壽之事；不想精誠之念，感格上清，竟有一位真仙下降，親口對我說道：「某處地方新建一所道院，規模已具，只少大殿一層；那個觀主乃是真仙謫降，不久就要飛昇；你既有修道之心，速去做了這樁善事，後來使你長生者未必不是此人之力。」下官敬信不過，就求他限了日期，要在某月某日起造，某月某日告成；告成之日，觀主方來。與他見得一面，就是因緣，不怕後來不成正果。故此應期而來，不敢違了仙限。』

那位富商雖然與他齊到，卻是萍水相逢，不曾見面過的；聽他說畢，甚

是疑心，就盤問他道：『神仙是虛無之事，畢竟有些徵驗，纔信得他，怎見得是真仙下降？焉知不是本觀之人，要你替他造殿，假作這番誑語，也未可知。』仕宦道：『若沒有徵驗，如何肯信服他？只因所見所聞都是神奇不測之事，明明是箇真仙，所以不敢不信。』

富商道：『何所見聞，可好略說一說？』仕宦道：『他頭一次來拜，說是天上的真人；小价不信，說他言語怪誕，不肯代傳。他就在大門之上寫了四個字云：「回道人拜。」臨行之際，又對小价道：「我是他的故人，他見了拜帖自然知道，我明日此時依舊來拜訪；你們就不傳，他也會出來的，不勞如此相拒。」小价等他去後，將一盆熱水洗刷大門；誰想費盡氣力，只是洗刷不去，方纔說與下官知道。下官不信，及至看他洗刷，果如其言。只得喚個木匠叫他推鞞鞞去。誰想鞞去一層，也是如此；鞞去兩層，也是如此；把兩扇大門都鞞穿了，那幾個字跡依然還在。下官心

上纔有一二分信他。曉得「回道入」三字是呂純陽的別號；就分付小价道：「明日再來，不可拒絕；我定要見他。」及至第二日果來，下官連忙出接。見他背上負了一口寶劍，鋒鏗耀日，快不可當；腰間繫個小小葫蘆，約有三寸多長，一寸多大。下官請了進去，就先對他道：「你既是真仙，求把寶劍脫下，暫放在一邊，纔好相會。如今有利器在身，焉知不是刺客？就要接見，也不敢接見了。」他聽了這句話，不慌不忙把寶劍脫下，也不放在桌上，也不付與別人，竟拿來對着葫蘆緩緩的插將進去，不消半刻，竟把三尺龍泉歸之烏有，止剩一個劍靶塞在葫蘆口內，卻像個壺頂盒蓋一般。你說，這般光景，叫我如何不信？況且所說的話又沒有一毫私心，錢財並不經手，叫下官自來起造，無非要安三清。這是眼見的功德，爲甚麼不肯依他？」說完之後，又問那位富商：「你是何所見而來？也有甚麼徵驗否？」

富商道：「在下並無徵驗；是本菴一個長老募緣募到敝鄉，對着舍下的門終日參禪打坐，不言不語，只有一塊粉板倒放在面前，寫着幾行字道：

「募起大殿三間，不煩二位施主。錢糧並不經手，即求檀越就
往光臨。功德自在眼前，果報不須身後。」

「在下見他坐了許久，聲色不動，知道是個禪僧，就問他寶山何處。他方纔說出地方。在下頗有家資，並無子息，原有好善之名；又見他不化錢財，只求造殿，也知是眼見的功德，故此寫了緣簿打發他先來。他臨行的時節，也限一個日期，要在某日起造，某日落成，與方纔所說的不差一日。難道這個長老與神仙約會不成？叫他出來一問就明白了。」

淨蓮道：「本菴並無僧人在外面抄化；或者他說的地方不是這裏，老善人記錯了。這一位宰官既然遇了真仙，要他來做善事；此番盛舉，自當樂從。至於老善人所帶之物，原不是本菴的人募來，如何輒敢冒認？況且

尼姑造殿，該是尼姑募緣，豈有假手僧人之理？清淨法門，不當有此嫌疑之事。尊意決不敢當，請善人齋了原金往別處去訪問。」

富商聽了甚是狐疑；道：「他所說的話，與本處相合起來，一毫不錯；如何又說無干？」只得請教於仕宦。仕宦道：「既發善心，不宜中止；即使募化之事不出於他，就此地做個檀越，也未必非眼前功德。」

富商見他說得是，兩個宿了一晚。到第二日起來，同往前後左右踱了一會，要替他選擇基址，估算材料，好興土木之工；不想走到一個去處，見了一座法身，又取出一件東西。仔細看了一會，就驚天動地起來；把那位富商嚇得毛髮俱豎，口中不住的念道：

『奉勸世人休碌碌，舉頭三尺有神明！』

你說走到那一處，看見那一座法身，取出一件甚麼東西，就這等驚異？原來羅漢堂中，十八尊法像，裏面有一尊的面貌竟與募化的僧人纖毫無異。

富商遠遠望見，就吃了一驚；及至走到近處，又越看越像起來。懷中抱了一本簿子，與當日募緣的疏又有些相同；取下來一看，雖然是泥做的，卻有一條紅紙，寫了一個姓名夾在其中，就是富商所寫的親筆。你說，看到此處，叫他驚也不驚？駭也不駭？信服不信服？就對了仕宦道：『這等看起來，仙也是真仙，佛也是真佛。我們兩個喜得與仙佛有緣，只要造得殿成，將來的果報竟不問可知了。』

仕宦見其所見，聞其所聞，一發敬信起來。兩個尅日興工，晝夜催督，果然不越限期，到了某月某日同時告竣，連一應法像都裝塑起來。

正在落成，忽有一位方士走到。富商仕宦見他飄飄欲仙，不像凡人的舉動，就問是那一位道友。淨蓮道：『就是本觀的觀主；道號歸正。回去葬了二親，好來死心塌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

仕宦見說是他，低倒頭來就是四拜，竟把他當了真仙。說話之間，一

字也不敢褻狎。求他取個法名，收爲弟子，好回去遙相頂戴。歸正一一依從。富商也把淨蓮當做活佛頂禮，也求他取個法名，備而不用，萬一佛天保佑，生個兒子出來，就以此名相喚，只當是蓮花座下之人，好使他增福增壽。淨蓮也一一依從。兩下備了素齋，把仕宦富商款待了幾日，方纔送他回去。

這一尼一道，從此以後就認真修煉起來；不止十年，都成了氣候。俗語道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凡走過邪路的人，歸到正經路上，更比自幼學好的不同；叫做大悟之後，永不再迷，那裏還肯回頭做那不端不正之事。

淨蓮與歸正隔了一牆，修行十載，還不知這位道友是個拐子出身；直等他悟道之後，不肯把誑語欺人，說出以前的醜態，纔知道他素行不端，比青樓出家的更加污穢。所幸回頭得早，不曾犯出事來。改邪歸正的去處，

就是變禍爲祥的去處。

淨蓮問歸正道：『你以前所做的事，我已知道八九；只是造殿一事，我至今不解；爲甚麼半年之前就拿定有人緣助，到後來果應其言？難道你學仙未成，就有這般的妙術？』

歸正道：『不瞞賢弟講，那些勾當依然是拐子營生。只因賊星將退，還不會離卻命宮，正在交連接運之時，所以不知不覺又做出兩件事來去拐騙施主。還喜得所騙所拐之都拐騙得起；叫他做的又都是善事，還不十分罪過。不然，竟做了個出乖露醜的馮婦，打虎不死，還被人笑罵一生。』

淨蓮道：『那是甚麼騙法？難道一痕的字跡寫穿了兩扇大門，寸許的葫蘆捫回了三尺寶劍，與那役鬼驅神，使羅漢帶緣簿出門替人募化的事，也是拐子做得來的？』

歸正道：『都有原故；那些事情做來覺得奇異，說破不值半文。總是

做賊的人都有一番賊智，使人測度不來；又覺得我的聰明比別人更勝幾倍。只因要起大殿，捨不得破費已資，故此想出法來去賺人作福。知道那位仕宦平日極信神仙，又知道那位富商生來極肯施捨，所以做定圈套，帶兩個徒弟出門：一個喬扮神仙，一個假粧羅漢，遣他往湖廣山西各行其道；自己回家葬親，完了身後之事。不想神明呵護，到我轉來之日，果應奇謀；這叫做「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天也助一半，人也助一半，不必盡是誑騙之功。」就把從前秘密之事一齊吐露出來，不覺使人絕倒。

原來門上所題之字是龜溺；寫得龜尿入木，直鑽到底，隨你水洗刀刮，再弄他不去。背上所負之劍是鉛錫造的，又是空心之物；葫蘆裏面預先貯了水銀，水銀遇着鉛錫，能使立刻消融，所以插入葫蘆，登時不見。至於羅漢的法身，就是徒弟的小像。臨行之際，定要改塑一尊，就是爲此。寫了緣簿就寄轉來，叫守院之人，裹上些塵土，塞在胸前，所以富商一見，

信殺無疑，做了這樁善事。

淨蓮聽到此處，就張眼吐舌起來，說他有如此聰明，爲甚麼不做正事；若把這些妙計用在兵機將略之中，分明是陳平復出，諸葛再生，怕不替朝廷建功立業，爲甚麼將來誤用了。可見國家用人，不可拘限資格，穿窬草竊之內儘有英雄，雞鳴狗盜之中不無義士。惡人回頭，不但是惡人之福，亦是朝廷當世之福也。

後來歸正淨蓮一齊成了正果，飛昇的飛昇，坐化的坐化。但不知東西二天把他安置何處，做了第幾等的神仙，第幾尊的菩薩。想來也在不上不下之間。

最可怪者：山西那位富商自從造殿之後，回到家中，就連生三子。湖廣那位仕宦，果然得了養生之術，直活到九十餘歲纔終天年。窮究起來，竟不知是甚麼原故。可見做善事的只要自盡其心，終須得福，不必問他是

真是假，果有果無。不但受欺受騙原有粧聾做啞的陰功，就是被劫被偷也有失財得福的好處。世間沒有溫飽之家，何處養活飢寒之輩？失盜與施捨總是一般，不過有心無心之別耳。

萃雅樓

第一回 賣花郎不賣後庭花 買貨人慣買無錢貨

豈是河陽縣，還疑碎錦坊。 販來常帶蕊，賣去尙餘香。

價逐蜂叢踊，人隨蝶翅忙。 王孫休惜費，難買是春光！

這首詩乃覺世稗官二十年前所作。因到虎邱山下買花，市中看見五采陸離，衆香芬馥，低徊留之不能去。有個不居奇貨喜得名言的老叟，取出筆硯來索詩，所以就他牆壁之上題此一律。市廛乃極俗之地，花卉有至雅之名；雅俗二字從來不得相兼。不想被賣花之人趁了這十倍錢，又享了這

段清福。所以詩中的意思極贊羨他。生意之可羨者不止這一樁，還有兩件貿易與他相似。那兩件？書鋪，香鋪。

這幾種貿易合而言之，叫做『俗中三雅』；開這些鋪面的人，前世都有些因果。只因是些飛虫走獸托生，所以如此，不是偶然學就的營業。是那些飛虫走獸？

開花鋪者乃蜜蜂化身；開書鋪者乃蠹魚轉世；開香鋪者乃香麝投胎。

還有一件生意最雅，爲甚麼不列在其中？開古董鋪的叫做『市塵清客』；冒了文人，豈不在三種之上？只因古董鋪中也有古書，也有名花，也有沉檀速降，說此三件，古董就在其中；不肯以高文典冊，異卉名香，作時物觀也。

說便這等說，生意之雅俗，也要存乎其人。儘有生意最雅，其人極俗；在書史花香裏面過了一生，不但不得其趣，倒厭花香之觸鼻，書史之悶

人者，豈不爲書史花香之累哉？這樣人的前身，一般也是飛蟲走獸；只因他止變形骸，不變性格，所以如此。蜜蜂但知採花，不識花中之趣，勞碌一生，徒爲他人辛苦。蠹魚但知蝕書，不得書中之味，老死其中，止爲殘編所葬。香麝滿身是香，自己聞來不覺，雖有芳躋馥體可以媚人，究竟是他累身之具：這樣的人不是『俗中三雅』，還該叫他做『雅中三俗』！

如今說幾個變得完全，能得此中之趣的，只當替斯文交易掛個招牌，好等人去下顧。只是一件：另有個美色招牌，切不可掛；若還一掛，就要生出事來。奉勸世間標緻店官，全要以謹慎爲主。

明朝嘉靖年間，北京順天府宛平縣有兩個少年：一姓金，字仲雨；一姓劉，字敏叔。兩人同學攻書，最相契厚。只因把雜伎分心，不肯專心舉業，所以讀不成功。到二十歲外，都出了學門，要做貿易之事。又有個

少而更少的朋友，是揚州人，姓權，字汝修。生得面似何郎，腰同沈約；雖是男子，要賽過美貌的佳人。與金劉二君都有後庭之好。金劉二君只以交情爲重，略去一切嫌疑，兩個朋友合着一個龍陽，不但醋念不生，反借他爲聯絡形骸之具。人只說他兩個增爲三個，卻不知道三人併作一人。

大家商議道：『我們都是讀書朋友，雖然棄了舉業，也還要擇術而行，尋些斯文交易做做，纔不失文人之體。』就把三百六十行的生意件件都想到，沒有幾樣中意的；只有書鋪香鋪花鋪古董鋪四種，個個說通，人人道好。就要兼併而行之。竟到西河沿上賃了三間店面，打通了併做一間。中間開書鋪，是金仲雨掌管；左邊開香鋪，是權汝修掌管；右邊開花鋪，又搭着古董，是劉敏叔掌管。後面有進大樓，題上一個匾額，叫做『萃雅樓』。結構之精，鋪設之雅，自不待說。每到風清月朗之夜，一同萃雅其中，彈的彈，吹的吹，唱的唱，都是絕頂的技藝，聞者無不消魂。沒

有一部奇書不是他看起，沒有一種異香不是他燒起，沒有一本異花異卉不是他賞玩起；手中摩弄的沒有秦漢以下之物，壁間懸挂的盡是宋唐以上之人。受用過了，又還賣出錢來，越用得舊，越賣得多，只當普天下人出了銀子，買他這三位清客在那邊受享。

金劉二人各有家小，都另在一處。獨有權汝修未娶，常宿店中，當了兩人的家小，各人輪伴一夜，名為守店，實是賞玩後庭花。日間趁錢，夜間行樂；你說普天之下那有這兩位神仙？合京師的少年沒有一個不慕，沒有一個不妬。慕者，慕其清福；妬者，妬其奇歡。

他做生意之法又與別個不同；雖然爲着錢財，却處處存些雅道。我販的時節有三不買，出脫的時節有三不賣。

那三不買？低貨不買；假貨不買；來歷不明之貨不買。他說：「這幾樁生意都是雅事；若還收了低假之貨，不但壞了名聲，還使人退上門來，

有多少沒趣。至於來歷不明之貨，或是盜賊劫來，或是家人竊出，貪賤收了，所趁之錢不多，弄出官府口舌，不但折本，還把體面喪盡；麻繩套頸之事，豈是雅人清客所爲？』所以把這三不買塞了忍氣受辱之源。

那三不賣？太賤不賣；太貴不賣；買主信不過不賣。『貨真價實』

四個字，原是開店的虛文，他竟當了實事做。所講的數目，雖不是一口價，十分之內也只虛得一二分；莫說還到七分他斷然不肯，就有相熟的主顧，見他說這些，就還這些，他接到手內，也祇出一二分還他，以見自家的信行。或有不會交易過的，認貨不確，疑真作假，就兌足了銀子，他也不肯發貨；說：『將錢買疑惑，有甚麼趣味？不如別家去看。』他立定這些規矩，始終不變。初開店的時節，也覺得生意寥寥；及至做到後來，三間鋪面的人都挨擠不去。由平民以至仕宦，由仕宦以至官僚，沒有種人不來下顧。就是皇帝身邊的宮女，要買名花異香，都分付太監叫到萃雅樓

去買。其馳名一至於此。凡有官僚仕宦往來，都請他樓上坐了，待茶已畢，然後取貨上去待他評選。

那些官僚仕宦見他樓房精雅，店主又是文人，都肯破格相待。也有叫他立談的，也有與他對坐的；大約金劉二人立談得多，對坐得少。獨有權汝修一個，雖是平民，却像有職分的一般，次次與貴人同坐。這是甚麼原故？只因他年紀幼小，面龐生得可愛，上門買貨的貴客，料想沒有腐儒在內，個個有龍陽之好。見他走到面前，恨不得把膝頭做了交椅，摟在懷中說話，豈忍叫他側身而立，與自己漠不相關？所以對坐得多，立談得少。

彼時有嚴嵩相國之子嚴世蕃，別號東樓者，官居太史，威權赫奕。偶然坐在朝房與同僚之人說起書畫古董的事，那些同僚之人都說萃雅樓上的貨物件件都精，不但貨好，賣貨之人也不俗。又有幾個道：『最可愛者是那小店官，生得冰清玉潤，只消他坐在面前，就是名香，就是異卉，就是古董

書籍了；何須看甚麼貨？」

東樓道：「蓮子衙裏面少了標緻龍陽，要到櫃檯裏面去取？不信市井之中竟有這般的尤物。」講話的道：「口說無憑，你若有興趣，同去看就是了。」東樓道：「既然如此，等退朝之後，大家同去走一遭。」只因市樓口中說了這一句，那些講話的人一來要趨奉要津，使自己說的好，他也說好，纔見得氣味相投。二來要在鋪面上討好，使他知道權貴上門，預先料理；若還奉承得到這一位主顧，就抵得幾十個貴人，將來的生意不少，自己再去買貨，不怕不讓些價錢。所以都分付家人預先走去知會，說：「嚴老爺要來看貨，你可預先料理。這位仕宦不比別個，是輕慢不得的；莫說茶湯要好，就是送茶陪坐之人也要收拾收拾，把身材面貌打扮齊整些。他若肯說個好字，就是你的時運到了。難道一個嚴府抵不得半個朝廷？莫說趁錢，就要做官做吏也容易。」

金劉二人聽到這句說話甚是驚駭；說：『叫我進備茶湯，這是本等；爲甚麼說到陪坐之人也叫他收拾起來？他又不是跟官的門子，獻曲的小唱，不過因官府上樓，沒人陪話，叫點點貨物，說說價錢。誰知習以成風，竟要看觀他起來。照他方纔的話，不是看貨，分明是看人了。想是那些不要廉恥的在老嚴面前極口形容，所以引他上門，要做「借花獻佛」之事。此老不比別個，最是敢作敢爲；他若肯說個好字，是「隔靴搔痒」，「夾被摩疼」，就可以了得事的，畢竟要認真舞弄。難道我們兩個家醋不吃，連野醋也不吃不成！』私自商議了一會，又把汝修喚到面前，叫他自定主意。

汝修道：『這有何難？待我預先走了出去，等他進門，只說不在就是了。做官的人只好「逢場作戲」，在同僚面前逞逞高興罷了，難道好認真做事，來捉拿訪緝我不成？』

金劉二人道：『也說得是。』就把他藏過一邊，準備茶湯伺候。

不上一刻，就有三四個仕宦隨着東樓進來，僕從多人，個個如狼似虎。

東樓跨進大門就一眼覷着店內，不見有個小官，只說他上樓去了。及至走到樓上，又不見面，就對衆人道：『小店官在那裏？』衆人道：『少不得就來；沒有我輩到此尙且出來陪話，天上掉下一位福星倒避了開去之理。』

東樓是個奸雄，分外有些詭智，就曉得未到之先，有人走漏消息，預先打發開去了；對着衆人道：『據小弟看來，此人今日決不出來見我。』衆人心中都說：『知會過的，又不是無心走到，他巴不得招攬生意，豈肯避人？』那裏知道市井之中，一搬有奇人怪士，倒比紗帽不同，勢利有時而輕，交情有時而重；寧可得罪權要，不肯得罪朋友的。

衆人因爲拿得穩，所以個個肯包；都說：『此人不來，我們願輸東道，請賭一賭。』東樓就與衆人賭下。只等他送上茶來。誰知送茶之人不是小店官，却是個跔背的老僕。問他小主人在那裏。老僕回話道：『不

知衆老爺降臨，預先走出去了。』

衆人聽見，個個失色起來，說：『嚴老爺不比別位，難得見面的；快去尋他回來，不可悞事！』老僕答應一聲，走了下去。

不多一會，金劉二人走上樓來，見過了禮，就問：『嚴老爺要看的是那幾種貨物？好取上來。』東樓道：『是貨都要看，不論那一種，只把價高難得，別人買不起的，取來看就是了。』二人得了這句話，就如飛趕下樓去，把一應奇珍寶玩，異卉名香，連幾本書目一齊獻了上來，擺在面前，任憑他取閱。

東樓意在看人，買貨原是末着；如今見人不在，雖有滿懷怒氣，却不放一毫上臉，只把值錢的貨物都揀在一邊，連聲贊好；絕口不提『小店官』三字。揀完之後，就說：『這些貨物，我件件要買；聞得你鋪中所說之價不十分虛誣，待我取回去，你開個實價送來，我照數給還就是了。』

金劉二人只怕他爲人而來，決不肯舍人而去，定有幾時坐守，守到長久的時節，自家不好意思。誰想他起身得快，又一毫不惱，反買了許多貨物，心上十分感激他，就連聲答應道：「只愁老爺不用；若用得着，只管取去就是了。」

東樓分付家人搬取貨物，入袖的入袖，上肩的上肩，都隨了主人一齊搬運出去。東樓上轎之際還說幾聲『打攪』，歡歡喜喜而去。只有那些陪客甚覺無顏；不愁輸了東道，只怕東樓不喜，因這小事料不着，連以後的大事都不肯信任他。這是患得患失的常態。

作者說到此處，不得不停一停；因後面話長，一時講不斷也。

第二回 保後件失去前件 結恩人遇着仇人

金劉二人等東樓起身之後，把取去的貨物開出一篇賬來，總算一算，恰

好有千金之數。第二三日不好就去領價，到五日之後，纔送貨單上門。管家傳了進去，不多一會，就出來回覆，說：『老爺知道了。』

金劉二人曉得官府的心性比衆人不同，取貨取得急，發價發得緩，不是一次就有的，只得走了回去。過了三五日，又來領價，他回覆的話仍照前說。從此以後，夥計二人輪班來取，或是三日一至，或是五日一來；莫說銀子不見一兩，清茶不見一杯，連回覆的說話也貴重不過，除『知道了』三字之外，不曾增出半句話來。心上思量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領官府的銀子就像燒丹煉汞一般，畢竟得些銀母纔變化得出，沒有空燒白煉之理。門上不用個紙包，他如何肯替你着力。』就稱出五兩銀子送與管事家人，叫他用心傳稟；領出之後，還許抽分。只要數目不虧，就是加一扣除也情願。

家人見他知竅，就露出本心話來，說：『這主銀子不是二位領得出的。』

聞得另有一位店官，生得出衆不凡；老爺但聞其名，未識其面，要把這宗貨物做了當頭，引他上門來相見的。只消此人一到，銀子就發出來。你們二位都是有竅的人，爲甚麼丟了鑰匙不拿來開鎖，倒把鐵絲去搽？萬一搽壞了簧，却怎麼處？」

二人聽了這些話，猶如大夢初醒，倒驚出一身冷汗；走到一邊去商議，說：『我們兩個反是弄巧成拙了；那日等他見一面，倒未必取貨回來。誰知道貨者，禍也。如今得了貨，就要丟了人；得了人，就要丟了貨；少不得有一樣要去。還是丟貨的是，丟人的是？……』想了一會，又發起狠來道：『千金易得，美色難求；還是丟貨的是！』定了主意，過去回覆管家，說：『那位敝夥計還是個小孩子，乃舊家子弟，送在店中學生意的，從來不放出門。恐怕他父母計較。如今這主銀子，隨老爺發也得，不發也得，決不把別人家兒女拿來換銀子用。況且又是將本求利，應該得的；我

們自今以後，再不來了。萬一有意外之事，偶然發了出來，只求你知會一聲，好待我們來取。」

管家笑一笑，道：「請問二位：你這銀子不領，寶店還要開麼？」二人道：「怎麼不開？」管家道：「何如！既在京師回店，如何惡識得當路之人？古語道得好：『窮不與富敵，賤不與貴敵。』你若不來領價，明明是讐恨他，羞辱他了；這個主子可是讐恨得羞辱得的？他若要睡人妻子，這就怪你不得，自然拚了性命要拒絕他；如今所說的不過是一位朋友，就送上門來與他賞鑒賞鑒，也像古董書畫一般，弄壞了些，也不十分減價；爲甚麼丟了上千銀子去換一杯醋吃？況且丟去之後，還有別事出來，決不使你安穩。這樣有損無益的事，我勸你莫做。」

二人聽到此處，就幡然自悔起來；道他講得極是。回到家中，先對汝修哭了一場，然後說出傷心之語，要他同去領價。汝修斷然不肯，說：

『烈女不更二夫，貞男豈易三主？除你二位之外，矢不再去濫交一人。甯可把這些貨物算在我賬裏，決不去做無恥之事！』

金劉二人又把利害諫他，說：『你若不去，不但生意折本，連這店也難開；將來定有不測之禍！』汝修立意雖堅，當不得二人苦勸，只得勉強依從，隨了二人同去。管門的見了，喜歡不過，如飛進去傳稟。東樓見說汝修到了，就叫快傳進來。金劉二人送進儀門，方纔轉去。

東樓見了汝修，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看，果然是北京城裏第一個美童，心上十分歡喜；就問他道：『你是個韻友，我也是個趣人，爲甚麼別官都肯見面，反要迴避我？』汝修道：『實是無心偶出；怎麼敢迴避老爺。』

東樓道：『我聞得你琴棋簫管樣樣都精，又會葺理花木，收拾古董；至於燒香製茗之事，一發是你的本行，不消試驗的了。我在這書房裏面，少一個做伴的人，要屈你常住此間，當做一房外妾，又省得我別請陪堂，極是

一樁使事。你心上可情願麼？」
汝修道：「父母年老，家計貧寒，要覓些微利養親，恐怕不能久離膝下。」

東樓道：「我聞得你是孤身，並無父母；爲甚麼驅起我來？你的意思不過同那兩個光棍相與熟了，一時丟他不下，所以托故推辭。難道我做官的人反不如兩個鋪戶？」
他請得你起，我倒沒有束修麼？」
汝修道：「那兩個是結義的朋友，同事的夥計，並沒有一毫苟且。老爺不要多疑。」

東樓聽了這些話，明曉得是掩飾之詞，耳朵雖聽，心上一毫不理。只說與他未曾到手，情義甚疏，他如何肯撇了舊人來親近我。就把他留在書房，一連宿了三夜。
東樓素有男風之癖，北京城內不但有姿色的龍陽不會漏網一個，就是下僚裏面，頂冠束帶之人，若是青年有貌，肯以身事上的，他也要破格垂青，留在後庭相見。
閱歷既多，自然知道好歹。看見汝修肌骨如油，豚白於雪，雖是有夫之婦，竟與處子一般，所以心上愛他不過，

定要相留。這三夜之中，不知費了許多調停，指望把『溫柔軟款』四個字買他的身子過來。不想這位少年竟老練不過，自恃心如鐵石，不怕你口墜天花。這般講來，他這般回覆；那樣說去，他那樣推辭。

東樓見說他不轉，只得權時打發。到第四日上就把一應貨物取到面前，又從頭細問一遍，揀最好的留下幾件，不中意的盡行發還。除貨價之外，又秤十二兩銀子送他做遮羞錢。汝修不好辭得，暫放袖中；到出門之際，就送與他的家人，以見『恥食周粟』之意。回到店中，見了金劉二人，滿面羞慙，只想要去尋死。金劉再三勸慰，纔得瓦全。

從此以後，看見東樓的轎子從店前經過就趨避不及，惟恐他進來纏擾。有時嚴府差人呼喚，只以病辭；等他喚過多遭，難以峻絕，就揀他出門的日子去空走一遭，好等門簿上記個名字；瞰亡往拜，分明以陽貨待之。

東樓恨他不過，心上思量道：『我這樣一位顯宦，心腹滿朝，何求不

得？就是千金小姐，絕世佳人，我要娶他，也不敢回個「不」字，何況百姓裏面一個孤身無靠的龍陽。我要親熱他，他偏要冷落我。雖是光棍不好，預先勾搭住他，所以不肯改適，卻也氣恨不過，少不得生個法子弄他進來。只是一件：這樣標緻後生，留在家內，使姬妾們看見，未免動心，就不做出事來也要彼此相形，愈加見得我老醜。除非得個兩全之法，止受其益，不受其損，然後招他進來，始爲長便。」想了半晌，並無半點機謀。

其時，有個用事的太監，姓沙，名玉成，一向與嚴氏父子表裏爲奸，勢同狼狽，甚得官家之寵。因他有痰瘟病，早上入宮侍駕，一到巳刻就回私宅調理。雖有內相之名，其實與外官無異。原是個清客出身，最喜栽培花竹，收藏古董。東樓雖務虛名，其實是個假清客，反不如他實實在在。一日，東樓過去相訪，見他收拾器玩，澆溉花卉，雖不是自家動手，却不住的呼僮叱僕，口不絕聲，自家不以爲煩。東樓見了，倒替他吃力，就

說：「這些事情原爲快樂而設；若像如此費心，反是一樁苦事了。」沙太

監道：「孩子沒用，不由你不費心。我尋了一世錦繡，不曾遇着一個。

嚴老爺府上若有勤力孩子，知道這些事情的，可否惠借一個？」

東樓聽了這句話，就觸起心頭之事；想個計較出來，回覆他道：「敝衙的人比府上更加不濟，近來北京城內出了個清客少年，不但這些事情他都曉得，連琴棋簫管之類都是精妙不過的。有許多仕宦要圖在身邊做孩子，只是弄他不去，除非公公去喚他，或者肯來。只是一件：此人情實已開，一心要想婦人，就勉強留他也不能長久；須是與公公一樣，也替他淨了下身，使他只想進來，不想出去，纔是個長久之計。」沙太監道：「這有何難？待我弄個法子去哄他進來。若肯淨身就罷，萬一不肯，待我把幾杯藥酒灌醉了他，輕輕割去此道，到醒來知覺的時節，他就不肯做太監也長不出人道來了。」

東樓大喜，叫他及早圖之，不要被入弄了去。臨行之際，又叮囑一句道：『公公自己用他，不消說得；萬一到白年以後，用不着的時節，求你交還荐主，切不可送與別人。』沙太監道：『那何待說？我是個殘疾之人，知道活幾年。做內相的料想沒有兒子，你竟來領去就是。』

東樓設計之意原是爲此。料他是個殘疾之人，沒有三年五載，身後自然歸我，落得假手於他：一來報了見却之讎，二來做了可常之計。見他說着心事，就大笑起來。兩個弄盞傳杯，盡飲而別。

到了次日，沙太監着人去喚汝修，說：『舊時買些盆景，原是你鋪上的；一向沒人剪剔，漸漸長繁冗了，央你這位小店官過去修葺修葺。宮裏的人又開出一篇賬來，大半是雲油香皂之類，要當面交付與你，好帶出來點貨。』

金劉二人聽了這句話，就連聲招攬，叫汝修快些進去。一來因他是個

太監，就留汝修過宿也沒有甚麼歹心；二來因爲得罪東樓，怕他有懷恨之意，知道沙太監與他相好，萬一有事，也好做一枝救兵。所以招接不遑，惟恐服事不到。

汝修跟進內府，見過沙太監，少不得叙叙寒暄然後問他有何使令。

沙太監道：「修理花卉與點貨入宮的話都是小事；只因一向慕你高名，不曾見面，要借此盤桓一番，以爲後日相與之地。聞得你清客裏面極是用心，又且長於音律，是京師裏面第一個雅人。今日到此，件件都要相煩，切不可吝教。」

汝修正有納交之意，巴不得借此進身，求他護法。不但肯謙遜，又且極力誇張，惟恐說了一件不能要塞他後日召見之路。沙太監聞之甚喜，就分付孩子把琵琶絃管笙簫鼓板之屬，件件取到面前，擺下席來，叫他一面飲酒，一面敷陳技藝。汝修一一遵從，都竭盡生平之力。

沙太監耳中聽了，心上思量，說：『小嚴的言語果然不差；這樣孩子，若不替他淨身，如何肯服事我？』與他明說，料想不肯，不若便宜行事的。』就對侍從之人使一眼色。侍從的換上藥酒，斟在他杯中。汝修喫了下去，不上一刻，漸漸的綿軟起來，垂頭欹頸，靠在交椅之上，做了個大睡不醒的陳搏。

沙太監大笑一聲，就叫：『孩子們，快些動手！』原來未飲之先，把閹割的人都埋伏在假池之後，此時一喚，就到面前。先替他脫去裊衣，把人道捏在手上，輕輕一割，就丟下地來與狗兒吃了。等他流去些紅水就把止血的末藥帶熱敷上，然後替他抹去猩紅，依舊穿上褲子，竟像不會動褲的一般。

汝修睡了半個時辰，忽然驚醒，還在藥氣未盡之時，但覺得身上有些痛楚，却不知在那一處。睜開眼來，把沙太監相了一相，倒說：『晚生貪杯

太過，放肆得緊，得罪於公公了。」

沙太監道：「看你這光景，身子有些困乏，不若請到書房安歇了罷。」

汝修道：「正要如此。」沙太監就喚侍從之人扶他進去。

汝修纔上牀來，倒了就睡；總是藥氣未盡的緣故。

正不知這個長覺睡到幾時方醒，醒後可覺無聊？看官們看到此時，可能硬了心腸不替小店官疼痛否？

第三回 權貴失便宜棄頭顱而換卵

閹人圖報復遺尿溺以酬涎

汝修倒在牙牀，又昏昏的睡去，直到半夜之後，藥氣散盡，方纔疼痛起來，從夢中喊叫而醒。伸手一摸，竟少了一件東西。摸着的，又分外疼痛不過。再把日間之事追想一遍，就恍然大悟：纔曉得結識的恩人倒

做了離家敵國；昨日那番賣弄，就是取禍之由。思想到此，不由他不號咷痛哭，從四更哭起，直到天明不會住口。只見到巳牌時候，有兩個小內相走進來替他道喜，說：『從今以後，就是朝廷家裏的人了，還有甚麼官兒管得着你，還有甚麼男人敢來戲弄得你？』汝修聽到此處，愈覺傷心。不但今生今世不能夠娶妻，連兩位尊夫都要生離死別，不能設再效鸞鳳了！

正在恹惶之際，又有一個小內相走進來喚他，說：『公公起來了，快出去參見。』汝修道：『我和他是賓主，爲甚麼參見起來？』那些內相道：『昨日淨了身，今日就在他管下，怕你不參！』說過這一聲，大家都走了開去。

汝修思量道：『我就不參見，少不得要辭他一辭纔好出去；難道不做不睬，他就肯放你出門？』只得爬下床來，一步一步的掙將出去。掙到沙太監面前，將要行禮，他就正顏厲色分付起來，既不是昨日的面容，也不像

以前的聲口；說：『你如今刀瘡未好，且免了磕頭；到五日之後出來參見。從今以後，派你看守書房，一應古董書籍都是你掌管；再撥兩個孩子帮你整理花木。若肯盡心服事，我自自然然另眼相看；稍有不到之處，莫怪我沒有面情。割去臊子的人，除了我內相家中，不怕你走上天去！』

汝修聽了這些話，甚覺寒心；就曲着身子稟道：『既然淨過身，自然要服事公公。只是眼下刀瘡未好，難以服役，求公公暫時寬假，放回去將養幾日；待收口之後進來服事也未遲。』沙太監道：『既然如此，許你去將養十日。』叫：『孩子們，領他出去，交與萃雅樓主人，叫他好生調理。若還死了這一個，就把那兩名夥計割去臊子來賠我，我也未必要他！』幾個小內相一齊答應過了，就扶他出門。

却說金劉二人見他被沙公喚去，慶幸不了，巴不得他多住幾日，多顯些

本事出來，等沙公賞鑒賞鑒，好借他的『大樹遮陰』，故此放心落意，再不去接他。比不得在東樓府上睡了三夜，使他三夜不曾合眼，等不到天明就騎了頭口去接，到不得日暮就點着火把相迎。只因沙府無射獵之資，嚴家有攻伐之具。誰料常虞有事，正不過後象消亡；如今自恃無妨，反便前軍覆沒。只見幾名內相扶着汝修進門，滿面俱是愁容，遍體皆無血色。只說他酒量不濟，既經隔宿，還倚人扶掖而歸；誰知他色運告終，未及新婚，早已作無聊之事。說出被闖的情節，就放聲大哭起來，引得這兩位情哥淚面盆傾，幾乎把全身濕透。送來的內相等不得他哭完，就催促金劉二人快寫一張領狀，好帶去回覆公公；若有半點差池，少不得是苦主債命。金劉二人怕有干係，不肯就寫；衆人就拉了汝修要依舊押他回去。二人出於無奈，只得具張甘結與他：『……倘有疏虞，願將身抵。……』

金劉打發衆人去後，又從頭哭了一場，徧訪神醫替他醫治，方纔醫得收

口。這十日之內只以救命爲主，料想圖不得歡娛。直等收口之後，正要叙叙舊情，以爲永別之計，不想許多內相擁進店來。都說：『限期已滿，快些進去服役。』若遲一刻，連具甘結的人都要拏進府去，照他一般閹割，也未可知。』二人赫得魂飛魄散，各人捨了眼淚送他出門。

汝修進府之後，知道身已被閹，料想別無去路，落得輸心服意，替他做事。或者命裏該做中貴，將來還有個進身。凡是分所當爲，無不盡心竭力。沙太監甚是得意，竟當做嫡親兒子看待他。

汝修起初被閹，還不知來歷；後來細問同伴之人，纔曉得是奸雄所使。從此以後，就切齒恨心，力圖報復；只恐怕機心一露，被他覺察，不但自身難保，還要累及兩位情哥，必有喪家亡命之事，所以粧聾做啞，只當不知。但見東樓走到，就竭力奉承，說：『以前爲生意窮忙，不能夠常來陪奉；如今身在此處，就像在老爺府上一般。凡有用着之處，就差人來呼喚；只要

公公肯放，就是三日之中過來兩日，也是情願的。」

東樓聽了此言，十分歡喜；常借修花移竹爲名，接他過去相伴。沙太監是無嫌之人，日裏使得他着，夜間無所用之，落得公諸同好。汝修一到他家，就留心伺察，把他所行的事，所說的話，凡有不利朝廷妨害軍國者，都記在了一本經摺之上，以備不時之需。

沙太監自從閹割汝修，不會用得半載，就被痰濕交攻，日甚一日，到經年之後就沈頓而死。臨死之際，少不得要踐生前之約，把汝修贈與東樓。

汝修專事讎人，反加得意；不上一年，把他父子二人一生所做之事訪得明明白白，不會漏了一椿。也是他惡貫滿盈，該當敗露；到奸跡訪完之日恰好就弄出事來。自從楊繼盛出疏劾奏嚴嵩十罪五惡，皇上不聽，倒把繼盛處斬。從此以後，忠臣不服，求去的求去，復參的復參，弄得皇上沒有主意，只得暫示威嚴，分付叫嚴嵩致仕，其子嚴世蕃、孫嚴鵠等俱發州瘴充

軍。這些法度原是被羣臣聒絮不過，權且疎他一疎，待人言稍息之後，依舊召還，仍前寵用的意思。不想倒被個小小忠臣塞住了這番私念，不但不用，反把他肆諸市朝，做了一樁痛快人心之事。

東樓被遣之後，少不得把他隨從之人都發在府縣衙門，討一個收管；好待事定之後，或是入官，或是發還原主。

汝修到唱名之際，就高聲喊叫起來，說：『我不是嚴姓家僮，是沙府中的內監；沙公公既死，自然該獻與朝廷，豈有轉發私家之理？』求老爺速備文書申報。待我到皇爺面前，自去分理。若還隱匿不報，只怕查檢出來，連該管衙門都有些不便。』府縣官聽了，自然不敢隱蔽，就把他申報上司，上司又轉文達部。直到奏過朝廷，拔他入宮之後，纔結了這宗公案。

汝修入禁之後，看見宮娥彩女所用的雲油香皂，及腰間佩帶之物，都有『萃雅樓』三字；就對宮人道：『此我家物也。』物到此處，人也歸到此

處，可謂有緣。」那些宮人道：「既然如此，你就是萃雅樓的店官了；爲甚麼好好一個男人，不去娶妻子，倒反閹割起來？」汝修道：「其中有故，如今不便細講。恐怕傳出禁外，又爲奸黨所知；我這種冤情就不能夠伸雪了。直等皇爺問我，方纔好說。」

那些宮人聽了，個個走到世宗面前，搬嘴弄舌，說：「新來的內監乃是個生意之人，因被權奸所害，逼他至此。有甚麼冤情要訴，不肯對人亂講，直要到萬歲跟前方纔肯說。」

世宗皇帝聽了這句話，就叫近侍把他傳到面前，再三訊問。汝修把被閹的情節，從頭至尾，備細說來，一句也不增，一句也不減。說得世宗皇帝大怒起來，就對汝修道：「人說他倚勢虐民，所行之事，沒有一件在情理之中，朕還不信。這等看來，竟是個真正權奸，一毫不謬的了！既然如此，你在他家立脚多時，他平日所作所爲，定然知道幾件；除此一事之外，

還有甚麼奸款，將來不利於朝廷，有悞於軍國的麼？」

汝修叩頭不已，連呼萬歲；說：『陛下垂問及此，乃四海蒼生之福，祖宗社稷之靈也。此人奸跡多端，擢髮莫數。奴輩也會繫念朝廷，留心伺察。他所行的事，雖記不全，却也十件之中知道他三四件。有個小小經摺在此，都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纔敢記在上面。若有一字不確，就不敢妄瀆聽聞，以蹈欺君之罪。』

世宗皇帝起來一看，就不覺大震雷霆，重開天日，把御案一拍，高叫起來道：『好一個楊繼盛！真是比干復出，箕子再生！所奏之事，果然一字不差！寡人悞殺忠臣，貽譏萬世，真亡國之主也！朕起先的意思還要暫震雷霆，終加雨露；待人心稍懈之後，還要用他。這等看來，「遣配」二字不足以盡其事，定該取他回來，戮於市朝之上，纔足以雪忠臣之憤，快蒼生赤子之心！若還一日不死，就放他在煙瘴地方，也還要替朝廷造禍；

焉知他不號召蠻人，思想謀叛！」

正在躊躇之際，也是他命該慘死，又有人在『火上添油』，忽有幾個忠臣封了密疏進來，說：

『倭夷入寇，乃嚴世蕃賄賂交通者，已非一日，朝野無不盡知。

只因他勢焰薰天，不敢啟口。自蒙發遣之後，民間首發者接踵而起。乞陛下早正國法，以絕禍萌。』

世宗見了，正合着他的意思，就傳下密旨，差校尉速擊到京，依擬正法。

汝修等他拿到京師將斬未斬的時節，自己走到法場，對了他痛罵一頓，又做一首好詩贈他：一來發洩胸中的塊壘；二來使世上聞之，知道爲惡之報其速如此，凡有勢焰者切不可學他。既殺之後，又把他的頭顱製做溺器。因他常日垂涎自己，做了這樣惡事；後來取樂的時節，唾沫又用得多；故此償以小便，使他不致虧本。臨死所贈之詩是一首長短句的古風，大有益於

風教。其詩云：

汝割我卵，我去汝頭；以上易下，死有餘辜。汝戲我豚，我污汝口；以淨易穢，死多遺臭。奉勸世間人，莫施刻毒心；刻毒後來終有報，八兩機謀換一觔。

拂雲樓

第一回 洗脂粉嬌女增嬌 弄娉婷醜妻出醜

閨中隱禍自誰萌？ 狡婢從來易惹情。 代送秋波留去客，慣傳

春信學流鶯。 祇因出閣梅香細，引得窺園蝶意輕；不是紅娘通

線索，鶯鶯何處覓張生？

這首詞與這回小說都極道婢子之刁頑，梅香之狡獪，要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種利害，好去隄防伺察他，庶不致內外交通，閨門受玷。乃維持風教之書，並不是宣淫敗化之論也。

從古及今，都把『梅香』二字做了丫嬛的通號，習而不察者都說是個美稱；殊不知這兩個字眼，古人原有深意：梅者，妹也；香者，向也。梅游春信，香惹游蜂。春信在內，游蜂在外；若不是他向裏向外牽合起來，如何得在一處？以此相呼，全要人顧名思義，刻刻防閒。一有不察，就要弄出事來。及至玷辱清名，婢香而主臭矣。豈不是這種意思？丫嬛的名目甚多，那一種花卉，那一件器皿，不會取過喚過？爲何別樣不傳，獨有『梅香』二字千古相因而不變也？

明朝有個節婦，從二九之年守寡守到四十餘歲，通族迫之不嫁，父母勸之不轉，真是心如鐵石，還做出許多激烈事來。忽然一夜在睡夢之中受了姦人的玷汙，將醒未醒之際，覺得身上有個男子，只說還在良人未死之時，攬了奸夫盡情歡悅；直到事畢之後，忽然驚醒，纔曉得男子是個奸人，自家是個寡婦。問他何人引進，忽然到此。奸夫見他身已受染，料無他意，

就把真情說出來。原來是此婦之婢一向與他私通，進房宿歇者已非一朝，誠恐主母知覺，要推究他，故此教導奸夫，索性一網打盡，圖個長久歡娛；說：『主母平日喜睡，非大呼不醒，乘他春夢未斷，悄悄過去行奸；只要三寸落肉，大事已成，就醒轉來也不好喊叫地方再來捉獲你了。』奸夫聽了此話，不覺色膽如天，故此爬上牀來，做了這樁歹事。

此婦乍聞此言，雖然懊恨，還要顧惜名聲，不敢發作；及至奸夫去後，思想二十餘年的苦節一旦壞於丫嬛之手，豈肯甘心？忍又忍不住，說又說不出，只把丫嬛叫到面前，咬上幾口，自己長嘆數聲，自縊而斃。後來家人知覺，告到當官，將奸夫處斬，丫嬛問了凌遲。那爰書上面有四句云：

『讐恨雖雪於死後，聲名卻玷於生前；難免守身不失之愆，可爲

御下不嚴之戒。』

另有一個梅香，做出許多奇事，成就了一對佳人才子；費盡死力撮不攏

的姻緣，與一味貪淫壞事者有別。看官們見了，一定要侈爲美談，說：『與前面之人不該同年而語。』却不知做小說者頗諳春秋之義：世上的月老，人人做得；獨有丫嬛做不得。丫嬛做媒，送小姐出閣，就如奸臣賣國，以君父子人，同是一種道理。故此，這回小說原爲垂戒而作，非示勸也。

宋朝元祐年間有個青年秀士，姓裴，名遠，字子到；因他排行第七，人都喚做『裴七郎』。住在臨安城內，生得俊雅不凡；又且才高學富，常以一第自許。早年娶妻封氏，乃本郡富室之女，奩豐而貌嗇，行卑而性高，七郎深以爲恥。未聘封氏之先，七郎之父曾與韋姓有約，許結婚姻。彼時七郎幼小，聲名未著；及至到弱冠之歲，才名大悅於里中，素封之家，人人欲得以爲壻。封氏之父就央媒妁來議親。裴翁見說他的妝奩較韋家不止十倍，狃於世俗之見，決不肯取少而棄多，所以撇卻韋家，定了封氏。

七郎做親之後，見他狀貌稀奇，又不自知其醜，偏要艷妝耀服，在人前賣弄，說他是臨安城內數得着的佳人，一月之中，定要約了女伴，到西湖上遊玩幾次。只因自幼嬌養，習慣嬉遊，不肯爲人所制。七郎是個風流少年，未娶之先，曾對朋友說過大話，定要娶了絕世佳人，不然，寧可終身獨處。誰想弄到其間，得了東施媠姆！恐怕爲人恥笑，任他妻子遊玩，自己再不相陪。連朋友認得的家僮也不許跟隨出去，貼身服事者俱以內家之人，要使朋友遇見，認不出是誰家之女，那姓之妻，就使他笑罵幾聲，批評幾句，也說不到自己身上。

一日，偶值端陽佳節，合郡的男女都到湖上看競龍舟，七郎也隨了衆人夾在男子裏面。正看到熱鬧之處，不想颶風大作，浪湧如山，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變做八月十八日的錢塘江，潮頭准有五尺多高，盈舟滿載的男女都打得渾身透濕，搖船之人把捺不定，都叫他及早上岸，再遲一刻就要翻下

水了。那些女眷們聽見，那一個不想逃生？幾百船的婦人，一齊走上岸去，竟把蘇隄立滿，幾乎踏沉了六橋。

男子裏面有幾個輕薄少年，倡爲一說道：『看這光景，今日的風潮是斷然不住的了。那些內容，料想不得上船，只好步行回去。我們立在總路頭上，大家領略一番，且看這一郡之中有幾個國色。從來有句舊話，說杭州城內有脂粉而無佳人。今日這場大雨分明是天公好事，要我們考試真才，特地降此甘霖，替他們洗脂滌粉，露出本來面目，好待我輩文人品題高下的意思，不可負了天心。大家趕上前去！』衆人聽了，都道他是不易之論，連平日說過大話不能應嘴的裴七郎也說眼力甚高，竟以總裁自命。

大家一齊趕去，立在西冷橋下，各人取些石塊墊了脚跟，纔好居高而臨下。方纔站立得定，就見那些女眷如蜂似蟻而來，也有擎傘的；也有遮扇的；也有摘張荷葉蓋在頭上，像一朵落水芙蓉隨風吹倒的；又有傘也不拿，

扇也不遮，荷葉也不蓋，像一樹雨打梨花沒些遮蔽的。衆人細觀容貌，都是些中下之材，並沒有殊姿絕色。看過幾百隊，都是如此。大家嘆息幾聲，各念四書一句道：『才難，不其然乎！』

正在嗟嘆之際，只見一個朋友從後面趕來，對着衆人道：『有個絕世佳人來了，大家請看！』衆人睜着眼睛，一齊觀望，只見許多婢僕簇擁着一個婦人，走到面前，果然不是尋常姿色；莫說他自己一笑可以傾國傾城，就是衆人見了也都要一笑傾城，再笑傾國起來！有西江月一詞爲證：

面似退光黑漆，肌生冰裂花紋；腮邊頰上有奇痕，彷彿湘妃淚印。指露幾條碧玉，牙開兩片烏銀；秋波一轉更消魂，驚得才

郎倒挺！

你道這婦人是誰？原來不是別個，就是封員外的嫡親小姐，裴七郎的結髮夫人，一向怕人知道，丈夫不敢追隨，任親戚朋友在背後批評，自家以

『眼不見爲淨』的；誰想到了今日，竟要當場出醜，迴避不及起來。

起先那人看見，知道是個醜婦，故意走向前來把左話右說，要使人辨眼看神仙，忽地逢魍魅，好吃驚數笑的意思。及至走到面前，人人掩口，個個低頭，都說：『青天白日見了鬼，不是一樁好事！』大家閉了眼睛，待他過去。

裴七郎聽見，羞得滿面通紅，措身無地。還虧得預先識竅，遠遠望見他來，就躲在衆人背後，又縮短了幾寸，使他從面前走過，認不出自己丈夫，省得叫喚出來，被人識破。走到的時節，巴不得他脚底騰雲，快快的走將過去，省得延捱時刻，多聽許多惡聲。誰想那三寸金蓮有些駝背，勉強曲在其中，到急忙要走的時節，被弓鞋束縛住了，一時伸他不直，要快也快不來的。若還信意走去，雖然不快，還只消半刻時辰。當不得他賣弄妖嬈，但是人多的去處，就要扭捏扭捏，弄些態度出來，要使人贊好。任

你大雨傾盆，他決不肯疾趨而過。誰想腳下的爛泥與橋邊的石塊都是些冤家對頭，不替他長艷助嬌，偏使人出乖露醜。正在扭捏之際，被石塊撞了脚尖，爛泥塗住高底，一交跌倒，不免四體朝天。到這倉皇失措的時節，自然扭捏不來，少不得搶地呼天，情人扶救，沒有一般醜態不露在衆人面前，幾乎把上百個少年一齊笑死。

起先的裴七郎雖然縮了身子，還只短得幾寸；及至到了此時，竟把頭腦手足縮做一團，假粧個原壤夷俟玩世不恭的光景，好掩飾耳目。

正在譁噪之時，又有一隊婦人走到，看見封氏吃跌，個個走來相扶。其中有好有歹，媼妍不一。獨有兩位佳人，年紀在二八上下，生得奇嬌異艷，光彩奪人。被幾層濕透的羅絲粘在玉體之上，把兩個豐似多肌，柔若無骨的佳人，透露得明明白白；連那酥胸玉乳也不在若隱若見之間。衆人見了就齊聲贊嘆，說：『狀元有了，榜眼也有了，只可惜沒有探花，湊不完

鼎甲！只好虛席以待，等新歲端陽，再來收錄遺才罷了。」

裴七郎聽見這句話，就漸漸伸出頭來；又怕妻子看見，帶累自家出醜，取出一把扇子，遮住面容，只從扇骨中間露出一雙餓眼，把那兩個佳人細細的領略一遍，果然是天下無雙，世間罕有的女子。

看了一會，衆人已把封氏扶起。隨身的伴當，見他衣裳汗穢，不便行走，只得送入寺中暫坐一會，去喚轎子隨着衆人同去。

只見那兩位佳人，合擎着一把雨傘，緩行幾步，急行幾步；緩又緩得可愛，急又急得可憐。雖在張皇急遽之時，不見一毫醜態；可見純是天姿，絕無妝飾。若不是颶風狂雨，怎顯得出絕世佳人！

及至走過斷橋，那些女伴都借人家躲雨，好等轎子出來迎接。這班少年跟不到人家裏面去，只得割愛而行。

那兩位佳人雖中了狀元，榜眼，究竟不知姓名，曾否許配，後來歸與何

人。奉屈看官暫且朦朧一刻，待下回細細去訪。

第二回 溫舊好數致殷勤 失新歡三遭叱辱

裴七郎自從端陽之日，見妻子在衆人面前，露出許多醜態，令自己無處藏身，刻刻羞慚欲死。衆人都說：『這樣醜婦，在家裏坐坐罷了，爲甚麼也來遊湖，弄出這般笑話！總是男子不是，不肯替婦人藏拙，以致如此。可惜不知姓名，若還知道姓名，倒有幾齣戲文好做。婦人是丑，少不得男子是淨：這兩個花面自然是拆不開的。況且有兩個佳人做了旦脚，沒有東施嫫姆也顯不出西子王嬙，借重這位功臣點綴點綴也好。』內中有幾個道：『有了正旦小旦，少不得要用正生小生；拼得費些心機去查訪姓氏，兼問他所許之人。我們肯做戲文，不愁他的丈夫不來潤筆。這樁有興的事是落得做的。』又有一個道：『若要查訪，連花面的私事也要查訪出來，

好等流芳者流芳，貽臭者貽臭。」

七郎聞了此言，不但羞慚，又且驚怕，惟恐兩朵桃花要送上臉來。所以百般掩飾，不但不露羞容，倒反隨了衆人也說他丈夫不是。被衆人笑罵不足爲奇，連自己笑罵自己。及至回到家中，思想起來，終日痛恨。對了封氏雖然不好說出，却懷了一點異心，時時默禱神明，但願他早生早化。

不想醜到極處的婦人，一般也犯造物之忌，不消丈夫呪得，那些魍魎魍魎要尋他去做伴侶，早已送下邀帖了。只因遊湖之日，遇了疾風暴雨，激出個感寒症來。況且平日喜妝標緻，愛作妖嬈，只說遇見的男子沒有一個不稱羨他，使美麗之名揚於通國；誰想無心吃跌，聽見許多惡聲，纔曉得自己尊容原不十分美麗。我在急遽之中露出本相，別人也在倉卒之次吐出真言；平日那些扭捏工夫都用在無益之地。所以鬱悶填胸，病上加病；不會睡得幾日，嗚呼死了。起先要爲悅己者容，不意反爲憎己者死。

七郎歿了醜妻，只當眼中去屑，那裏暢快得了；少不得把以前的大話又從新說起，思想：『這一次續絃定要娶個傾城傾國，使通國之人贊美，方纔洗得前羞。通國所贊者只有那兩位女子，若是不能全得，也要娶他一位，也就可以誇示衆人。不但應了如今的口，連以前的大話都不至落空；那戲文上面的正生自然要讓我做，豈止不填花面而已哉？』算計定了，就隨着朋友去查訪佳人的姓氏。訪了幾日，並無音耗；不想在無心之際遇着一個驕夫，是抬他回去的，方纔說出姓名。原來不是別個，就是裴七郎未娶之先與他許過婚議的。一個是韋家小姐，一個是侍妾能紅，都還不曾許嫁。說話的，你以前叙話都叙得入情，獨有這句說話講脫節了。既是梅香小姐，那日湖邊相遇，衆人都有眼睛，就該識出來了；爲何彼時不覺，都說是一班游女，兩位佳人，直到此時方纔查訪得出？

看官有所不知。那一日湖邊遇雨，都在張皇急遽之時，論不得尊卑上

下，總是並肩而行。況且兩雙玉手同執了一把雨傘，你靠着我，我挨着你，竟像一朵並頭蓮，辨不出誰花誰葉，所以衆人看了，竟像同行姊妹一般。及至查問起來，那說話的人決不肯朦朧答應，自然要分別尊卑，說明就裏。衆人知道就愈加贊歎起來，都說：『一分人家生出這兩個至寶；况是一主一婢，可謂奇而又奇！』

這個梅香反大小姐二歲，小姐二八，他已二九。原名叫做『桃花』，因與小姐同學讀書，先生見他資穎出衆，相貌可觀，將來必有良遇；恐怕以『桃花』二字見輕於人，說他是個婢子，故此告過主人，替他改了名字，叫做『能紅』，依舊不失桃花之意；所謂『桃花能紅李能白』也。

七郎訪着根蒂，就不覺顛狂起來；說：『我這頭親事若做得成，不但娶了嬌妻，又且得了美妾；圖一得一，何等便宜！這頭親事又不是劈空說起，當日原有成議的；如今要從前約，料想沒甚疑難。』就對父母說知，

叫他重溫舊好。

裴翁因前面的媳婦娶得不妥，大傷兒子之心。這番續絃，但憑他自家做主，並不相拗，原央舊時的媒妁過去說親。韋翁聽見個「裴」字，就高聲發作起來，說：「他當日愛富嫌貧，背了前議，這樣負心之事，我恨不得立斬其頭，剜出心肝五臟拿來下酒，還肯把親事許他！他有財主做了親翁，佳人做了媳婦，這一生一世用不着貧賤之交，糟糠之婦了，爲甚麼又來尋我！莫說我這樣女兒不愁沒有嫁處，就是折脚爛腿耳聾眼瞎沒有人要的，我也拚得養他一世，決不肯折了餓氣，嫁與聾人！落得不要講起！」媒人見他所說的實是一團道理，沒有半句回他，只得賠罪出門，轉到裴家，以前言回覆。

裴翁知道不可挽回，就勸兒子別圖。七郎道：「今生今世若不得與韋小姐成親，寧可守義而死！就是守義而死，也不敢盡其天年；只好等一年

半載，若還執意到底，不肯許諾，就當死於非命，以贖前愆！」

父母聽了此言，驚得口呆目定，又向媒人下罪，求他勉力周全。媒人無可奈何，只得又去傳說。韋翁不見，只叫妻子回覆他。婦人的口氣更比男子不同，竟帶講帶罵說：『從來慕富嫌貧是女家所做之事；那一本戲文小說不是男家守義，女家背盟！他如今倒做轉來，却像他家兒子是天下沒有的人，我家女兒是世間無用之物！如今做親幾年，也不會見他帶挈丈人丈母做了皇親國戚！我這個沒用女兒，倒常有舉人進士央人來說！只因年貌不對，我不肯就許。像他這樣才郎還選得出，叫他醒一醒春夢，不要思量！』說過這些話，就指名道姓咒罵起來，比『王婆罵雞』更加熱鬧。媒人不好意思，只得告別而行，就絕口回覆裴翁，叫他斷却癡想。

七郎聽了這些話，一發愁悶不已；反覆思量道：『難道眼見的佳人，許過的親事，就肯罷了不成？照媒人說來，他父母的主意是立定不移了；但

不知小姐心上喜怒若何？或者父母不會讀書，但拘小忿，不顧本體，所以這般決裂。他是個讀書明理之人，知道「從一而終」是婦人家一定之理；當初許過一番，就有夫妻之義，矢節不嫁，要歸原夫，也未可料。待我用心打聽，看有甚麼婦人常在他家走動，拚得辦些禮物去結識他，求他在小姐跟前探一探動靜。若不十分見絕，就把「節義」二字去敲動他。小姐肯許，不怕父母不從。「死灰復燃」，也是或有之事。」主意定了，就終日出門打聽。聞得有個女工師父叫做俞阿媽，韋小姐與能紅的手作是他自小教會的，住在相近之處，不時往來。其夫乃學中門斗，七郎入泮之年，恰好派着他管路，一向原是相熟的。

七郎問着此人，就說有三分機會了。即時備下盛禮，因其夫而媚其妻，求他收了禮物，方纔啓口。把當日改娶的苦衷，與此時求親的至意，備細陳述一番，要他瞞了二人，達之閨闈。

俞阿媽道：「韋家小姐是端莊不過的人，非禮之言，無由入耳，別樣的話我斷然不敢代傳。只有「節義」二字是喜聞樂聽的，待我就去傳說。」

七郎甚喜。當日不肯回家，只在就近之處坐了半日，好聽回音。

俞阿媽走入韋家，見了小姐，先說幾句閒言，然後引歸正路，照七郎的話一字不改，只把圖謀之意變做攛掇之詞。小姐回覆道：「阿媽說錯了，

「節義」二字原是分拆不開的；有了義夫纔有節婦，沒有男子不義責婦人以守節之禮。他既然立心娶我，就不該慕富嫌貧，悔了前議；既悔前議，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還有甚麼瓜葛？他這些說話都是支離矯強之詞，沒

有一分道理。阿媽是個正人，也不該替他傳說。」俞阿媽道：「悔盟別

娶之事是父母迫他做的，不干自己之事，也該原宥他一分。」韋小姐道：

「父母相迫，也要他肯從；同是一樣天倫，難道他的父母就該遵依，我的父母就該違拗不成？四德三從之禮原爲女子而設，不曾說及男人；如今做男

子的倒要在家從父，難道叫我做婦人的反要未嫁從夫？一發說得好笑！」

俞阿媽道：「婚姻之事，執不得古板，要隨緣法轉的。他起初原要娶你，後來惑於媒妁之言，改娶封氏；如今成親不久，依舊做了鰥夫。你又在園中待字，不曾許嫁別姓，可見封家女子與他無緣，裴姓郎君該你有分的了。況且這位郎君又有絕美的姿貌，是臨安城內數一數二的才子。我家男人現在學裏做齋夫，難道不知秀才好歹？我這番攛掇，原爲你終身起見，不是圖他的謝禮。」

韋小姐道：「緣法之有無，繫於人心之向背；我如今一心不願，就是與他無緣了，如何強得？人生一世，貴賤窮通都有一定之數，不是強得來的，總是聽天由命，但憑父母主張罷了。」

俞阿媽見他堅執不允，就改轉口來倒把他稱贊一番，方纔出去。走到自己門前，恰好遇着七郎來討回覆。俞阿媽留到家中把小姐的話對他細述一番，說：「這頭親事是斷門絕路的了；及早他圖，不可悞了婚姻大事！」

七郎呆想一會，又對他道：『既然如此，我另有一樁心事，望你周全。

小姐自己不願，也不敢再強。聞得他家有個侍女喚做能紅，姿貌才情不在小姐之下；如今小姐沒分，只得想到梅香，求你勸他主人把能紅當了小姐嫁與卑人續絃：一來踐他前言；二來絕我痴想；三來使衆人知道，說他志氣高強，不屑以親生之女嫁與有隙之人，但以梅香塞責，只當羞辱我一場，豈不是一樁便事？若還他依舊執意不肯通融，求你瞞了主人，把這番情節傳與能紅知道：說我在湖邊一見，驀地銷魂，不意芝草無根，竟出在平原下土；求他鑒我這點誠心，想出一條門路，與我同效鸞鳳，豈不是樁美事？』說了這些話，又具一副厚禮親獻與他；不是錢財，也不是幣帛，有詩爲證：

飢媒薄酒不堪斟，別送程儀表寸心。非是手頭無白鏹，愛從膝

下獻黃金。

七郎一邊說話，一邊把七尺多長的身子漸漸矮將下去。說到話完的時

節，不知不覺就跪在此婦面前。等他伸手相扶，已做矮人一會了。

俞阿媽見他禮意殷勤，情詞哀切，就不覺動動婆心，回覆他道：『小姐的事，我決不敢應承；在他主人面前也不好說得。他既不許小姐，如何又許梅香？說起梅香，倒要愈增其怒了。獨有能紅這個女子是乖巧不過的人，算計又多，口嘴又來得，竟把一家之人都放不在眼裏，只有小姐一個他還忌憚幾分。若還看得你上，他自有妙計出來，或者會駕馭主人，做了這頭親事，也未見得。你如今且別，待我緩緩的說他，一有好音，就遣人來相覆。』

七郎聽到此處，真個是『死灰復燃』，不覺眉歡眼笑起來，感謝不已。起先丟了小姐，只想梅香，還怕圖不到手；如今未曾得隴，已先望蜀，依舊要藉能紅之力希冀兩全。只是講不出口，恐怕俞阿媽說他從願大奢，不肯任事。又唱幾個肥喏，叮嚀致謝而去。

但不知後事如何？略止清談，不擊塵尾。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癡情客一跪得雙嬌

俞阿媽受託之後，把七郎這樁心事刻刻放在心頭。一日，走到韋家，背了小姐正要與能紅說話，不想這個妮子竟有先見之明，不等他開口就預先阻住，道：『師父今日到此，莫非替人做說客麼？只怕能紅的耳朵比小姐還硬幾分，不肯聽非禮之言，替人做曖昧之事。你落得不要開口。受人一跪，少不得要加利還他，我笑你這樁生意做折本了！』

俞阿媽聽見這些話，赫得毛骨竦然；說：『他就是神仙，也沒有這等靈異！爲甚麼我家的事他件件得知，連受人一跪也瞞他不得！難道是有千里眼順風耳的不成？』既被他識破機關，倒不好支吾掩飾。』就回他道：『我果然來做說客，要使你這位佳人配個絕世的才子。我受他一跪原是眞

的，但不知你坐在家中何由知道？」能紅道：「豈不聞人間的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我是個神仙轉世，你與他商議的事，我那一件不知？只揀要緊的話說幾句罷了。只說一件：他託你圖謀，原是爲着小姐；如今丟了小姐不說，反說到我身上來，却是爲何？莫非借我爲由，好做「假途滅虢」之事麼？」俞阿媽道：「起先的話句句被你猜着，獨有這一句却是亂猜。他下跪之意，原是爲你，並不曾講起「小姐」二字；爲甚麼屈起人來？」

能紅聽了這句話，就低頭不語；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既然如此，他爲我這般人尙且下跪，起先爲着小姐還不知怎麼樣哀求，不是磕碎頭皮，就是跪傷腳骨了？」俞阿媽道：「這樣看起來，你還是個假神仙；起先那些說話並沒有真知灼見，都是偶然撞着。他說小姐的時節，不但不曾下跪，連喏也不唱一個。後來因小姐不許，絕了指望，就想到你身上來。要央

我作伐，又怕我畏難不許，故此深深屈了一膝。這段真切的意思，你也負不得他。」

能紅聽到此處，方纔說出真情。原來韋家的宅子就在俞阿媽前面，兩家相對，止隔一牆。韋宅後園之中有危樓一座，名曰『拂雲樓』；樓窗外面又有一座露臺，原爲曬衣而設，四面有笆籬圍着。裏面看見外面，外面之人却看不見裏面的。那日俞阿媽過去說親，早被能紅所料，知道俞家門內定有裴姓之人，就預先走上露臺等他回去，好看來人的動靜。不想俞阿媽走到，果然問着男子造門。裴七郎的相貌風姿已被他一覽而盡。及至看到後來，見七郎忽然跪下，只道是爲小姐，要他設計圖謀，不但求親，還有希圖苟合之意，就時時刻刻備他。

這一日見他走來，特地背着小姐要與自己講話，只說：『這個老狗自己受人之託，反要我代做紅娘，那有這等便宜事！』所以不等開口，就預先

說破他；正顏厲色之中，原帶了三分醋意。如今知道那番屈膝全是爲着自己，就不覺改酸爲甜，釀醋成蜜，要與他親熱起來，好商量做事。既把真情說了一遍，又對他道：『這位郎君果然生得俊雅，他既肯俯就我，做侍妾之人，豈不願仰攀？只是一件，恐怕他醉翁之意終不在酒，要預先娶了梅香，好招致小姐的意思。招致得去，將來得魚忘筌，「寵愛」二字輪我不着。若還招致不去，一發以厭物相看，不但無恩，又且生怨；如何使得？你如今對我直說，他跪求之意，還是真爲能紅，還是要圖小姐？』

俞阿媽道：『青天在上，不可冤屈了人！他實實爲你自己。你若肯許，他少不得央媒說合，用花燈四轎抬你過門，豈有把梅香做了正妻再娶小姐爲妾之理？』

能紅聽了這一句，就大笑起來，道：『被你這一句說破了我滿肚疑心。這等看來，他是個情種無疑了。做名士的人那裏尋不出妻子？千金小姐

也易得，何況梅香？竟肯下跪起來！你去對他說：他若單爲小姐，連能紅也不得進門；既然要娶能紅，只怕連小姐也不會絕望。我與小姐其勢相連，沒有我束他西，我前他後之理。這兩姓之人已做了讐家敵國，若要仗媒人之力從外面說進裏面來，這是必無之事，終身不得的了。虧得一家之人知道我平日有些見識，做事的時節，雖不服氣問我，却常在無意之中探聽我的口氣。我說該做，他就去做；我說不該做，就是議定之事也到底做不成。莫說別樣，就是他家這頭親事，也吃虧我平日之間，替小姐氣忿不過，說他許多不是，所以一家三口，都聽了先入之言，恨他入骨。故此，媒人見不得面，親事開不得口。若還這句說話講在下跪之先，我肯替他做個內應，只怕此時的親事都好娶過門了。如今叫我改口說好，勸他去做，其實有些煩難；若要丟了小姐替自己說話，一發是難上加難，神仙做不來的事了。只好隨機應變，生出些法子來，依舊把小姐爲名，只當替他畫策；

公事若做得就，連私事也會成。豈不是一舉兩得？」

俞阿媽聽了這些話，喜歡不了，問他計將安出。

能紅道：「這個計

較，不是一時三刻想得來的；叫他安心等待，一有機會，我就叫人請你，等
你去知會他，大家商議做事。不是我誇口，這頭親事，只怕能紅不許；若
還許出了口，莫說平等人家圖我們不去，就是皇帝要選妃，地方報了名字抬
到官府堂上，憑着我一張利嘴也騙得脫身；何況別樣的事？」

俞阿媽道：「但願如此；且看你的手段。」當日別了回去，把七郎請
到家中，將能紅所說的話細細述了一遍。七郎驚喜欲狂。知道這番好事
都由屈膝而來，就索性謙恭到底，對着拂雲樓深深拜了四拜，做個『望闕謝
恩』。

能紅見了，一發憐上加憐，惜中添惜，恨不得寅時說親，卯時就許，辰
時就諧花燭。把入門的好事就像官府擺頭踏一般，各役在先，本官在後，

先從二夫人做起，纔是他的心事。當不得時勢艱難、急切不能到手；就終日在主人面前窺察動靜；心上思量道：『說壞的事，要從新說他好來，容易開不得口；畢竟要……旁邊的人忽然挑動，然後乘機而入，方纔有些頭腦。』怎奈一家之人絕口不提『裴』字。又當不得說親的媒人接踵而至，一日裏面極少也有三四起；所說的才郎家聲門第都在七郎之上。又有許多縉紳大老願出重聘要娶能紅做小，都不肯羈延時日，說過之後，到別處轉一轉就來坐索回音，卻像遲了一刻就輪不着自己要被人搶去的一般。

爲甚麼這一主一婢都長到及笄之年，以前除了七郎並無一家說起，到這時候，兩個的婚姻就一齊發作起來？要曉得韋翁夫婦是一分老實人家，家中藏好窈窕女兒，娉婷侍妾，不肯使人見面；這兩位佳人卻像璞中的美玉，蚌內的明珠，外面之人何從知道？纔是端陽這一日偶然出去遊湖，雜在那脂粉叢中，綺羅隊裏，人人面白，個個唇紅；那些喜看婦人的男子料不得

攏身，極近便的也在十步之外，縱有傾城美色，那裏辨得出來？虧了那幾陣怪風，一天狂雨，替這兩位女子做了個大大媒人，所以傾國的才郎都動了求婚之念。知道裴七郎以前沒福，坐失良緣；所謂『秦失其鹿，非高才捷足者不能得之』。故此急急相求，不肯錯過機會。

能紅見了這些光景，不但不怕，倒說裴七郎的機會就在此中。知道一家三口都是極信命的，故意在韋翁夫婦面前假傳聖旨，說：『小姐有個隱情，不好對爹娘說得，只在我面前講。他說婚姻是樁大事，切不可輕易許人。定要把年紀月生預先討來，請個有意思的先生推算一推算；推算得好的，然後與他合婚；合得着的就許。若有一毫合不着，就要回絕了他，不可又像裴家的故事。當初只因不會推合，開口便許，那裏知道不是婚姻。還虧得在未娶之先就變了卦，萬一娶過門去，兩下不和，又要更變起來，怎麼了得？』韋翁夫婦道：『婚姻大事，豈有不去推合之理？我在外面推合，

他那裏得知？」能紅道：「小姐也曾說過。婚姻是他的婚姻；外面人說好，他耳朵不會聽見，那裏知道？以後推算，都要請到家裏來；就是他自已害羞，不好出來聽得，也好叫能紅代聽，做個過耳過目的人。」又說：「推算的先生不要東請西請，只要認定一個，隨他判定，不必改移。省得推算的多，說話不一，倒要疑惑起來。」韋翁夫婦道：「這個不難；我平日極信服的是個江右先生，叫做張鐵嘴。以後推算，只去請他就是。」

能紅得了這一句，就叫俞阿媽傳語七郎：「叫他去見張鐵嘴，廣行賄賂，囑託了他。須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方纔說到七郎身上。有我在裏面，不怕不倒央媒人過去說合。初說的時節，也不可就許，還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方纔可以允諾。」七郎得了此信，不但奉爲聖旨，又且敬若神言，一一遵從，不敢違了一字。

能紅在小姐面前又說：「兩位高堂恐蹈覆轍，今後只以聽命爲主；推命

合婚的時節，要小姐自家過耳，省得後來埋怨。』小姐甚喜；再不疑是紅愚弄他。

且等推命合婚的時節，看張鐵嘴怎生開口，用甚麼過文纔轉到七郎身上。這番情節，雖是相連的事，也要略斷一斷，說來分外好聽，就如猜謎一般。若還信口說出，不等人猜，反覺得索然無味也。

第四回 圖私事設計賺高堂 假公言謀差相佳婿

韋翁夫婦聽了能紅的說話，只道果是出自女兒之口。從此以後，凡人說親就討年庚來合；聚上幾十張，就把張鐵嘴請來先叫他推算。推算之後，然後合婚。張鐵嘴見了一個就說道好；既做一對，就說不好。一連來上五六次，一次判上幾十張，不會說出一好字來。

韋翁道：『豈有此理！難道許多八字裏面就沒有一個看得的？這等

說起來，小女這一生一世竟嫁不成了！還求你細看一看，只要夫星略透幾分，但無刑傷相沖與妻宮無礙的，就等我許他罷了。」

張鐵嘴道：「男命裏面不是沒有看得，倒因他刑傷不重，不曾尅過妻子，便於令愛有妨，故此不敢輕許。若還只求命好，不論刑尅，這些八字裏面那一個配合不來？」

韋翁道：「刑傷不重，就是一樁好事了；怎麼倒要求他尅妻？」張鐵嘴道：「你莫怪我說，令愛的八字只帶得半點夫星，不該做人家長婦，倒是娶過一房頭妻沒了，要求去續絃的，這樣八字，纔合得着。若還是頭婚初娶，不曾尅過長妻，就說成之後也要翻悔。若還嫁過門去，不消三朝五日就有災晦出來，保不得百年長壽。續絃雖是好事，也不便獨操箕帚，定要娶一房姬妾幫助一幫助，纔可以白頭相守。若還獨自一個坐在中宮，合不着半點夫星，倒犯了幾重關煞。就是壽算極長，也過不到二十之外。這

是傾心吐膽的話，除了我張鐵嘴沒有第二個人敢說的。」

韋翁聽了，驚得毛髮俱豎，半晌不言。把張鐵嘴權送出去，夫妻兩口

自家商議。韋翁道：「照他講來，竟是個續絃的命了。娶了續絃的男

子，年紀決然不小，難道這樣一個女兒肯嫁個半老不少的女婿，又是重婚再娶的不成？」韋母道：「便是如此。方纔聽見他說，若還是頭婚初娶，

不會尅過長妻的，就說成之後也要翻悔；這一句話竟被他講着了。當初裴

家說時，豈不是頭婚初娶？誰想說成之後，忽然中變起來。我們只說那

邊不是，那裏知道是命中所招？」韋翁道：「這等說起來，他如今娶過一

房，新近死了，恰好是尅過頭妻的人；年紀又不甚大，與女兒正配得來。

早知如此，前日央人來議親，不該拒絕他纔是。」韋母道：「只怕我家不

允；若還主意定了，放些口風出去，怕他不來再求。」韋翁道：「也說得

是；待我在原媒面前微示其意，且看他來也不來。」

說到此處，恰好能紅走到面前。韋翁對了妻子做一個手勢，故意走開，好等妻子同他商議。韋母就把從前的話對他述了一番，道：『丫頭，你是曉事的人，替我想一想，看還是該許他不該許他？』

能紅變下臉來，假妝個不喜的模樣，說：『有了女兒怕沒人許，定要嫁與醜人！據我看來，除了此人不嫁，就配個三四十歲的男人也不折這口餓氣！只是這句話使小姐聽見不得，他聽見了，一定要傷心；——還該到少年裏面去取。若有小似他的便好；若還沒有，也要討他八字過來與張鐵嘴推合一推合。若有十分好處，便折了餓氣嫁他；若還是個秀才，終身沒有甚麼出息，只是另嫁的好。』

韋母道：『也說得是。』就與韋翁相議，叫他分付媒人：『但有續娶之家，才郎不滿二十者，就送八字來看。只是不可假借；若還以老作少，就是推合得好，查問出來，依舊不許；枉費了他的心機！』又說：『一面

也使裴家知道，好等他送八字過來。」

韋翁依計而行。不上幾日，那些做媒的人寫上許多年庚，走來回覆道：『二十以內的人其實沒有，只有二十之外，三十以內的。這些八字送不送由他，合不合由你。』

韋翁取來一看，纔有二十多張；只是裴七郎的不見，倒去問原媒取討。原媒回覆道：『自從你家回絕之後，他已斷了念頭，不想這門親事，所以不發庚帖。況且許親的人家又多，不過他還要揀精揀肥，不肯就做；那裏還來想着舊人？我說：「八字借看一看，沒有甚麼折本。」他說，數年前，曾寫過一次送在你家，比小姐大得三歲，同日同月只不同時；一個是午末未初，一個是申初未末。叫你想就是了。』

韋翁聽了這句話，回來說與妻子。韋母道：『講得不差，果然大女兒三歲，只早一個時辰。去請張鐵嘴來說與他算就是了。』

韋翁又慮口中講出，怕他說有成心；也把七郎的年庚記憶出來，寫在紙上，雜在衆八字之中。又去把張鐵嘴請來央他推合。張鐵嘴也像前番見一個就說一個不好；纔檢着七郎八字，就驚駭起來，道：『這個八字是我爛熟的，已替人說過幾次婚，知他是有主兒了；爲甚麼又來在這邊？』

韋翁道：『是那幾姓人家求你推合？如今就了那一門？看他這個年庚將來可有些好處？求你細講一講。』

張鐵嘴道：『有好幾姓人家都是名門閥閱，討了他的八字送與我推。我說這樣年庚，生平都不曾見，過了二十歲就留他不住，一定要飛黃騰達，去做官上之官人上之人了。那些女命裏面也有合得着的，也有合不着的；莫說合得着的見了這樣八字不肯放手，連那合不着的都說只要命好，就參差些也不妨。我只說這個男子被人家招去多時了，難道還不會說妥，又把這個八字送到府上來不成？』

韋翁道：『先生，這話果然說得不差。開得有許多鄉紳大老要招他爲

塔，他他是眼睛高大，不肯娶將就的女子，所以延捱至今還不會定議。不瞞先生說，這個男子當初原是我女婿；只因他愛富嫌貧，悔了前議，又另娶一家，不上二三年，那婦人就死了。後面依舊來說親，我恨他背盟，堅執不許。只因先生前日指教，說小女命該續絃，故此想到此人身上。這個八字是我自家記出來的，他並不會寫來送我。」張鐵嘴道：「這就是了；我說他議親的人家爭奪不過，那裏肯送八字上門？」

韋翁道：「據先生說來，這個八字是極好的了；但不知小女的年庚與他合與不合？若嫁了此人，果然有些好處麼？」張鐵嘴道：「令愛的貴造與他正配得來；若嫁了此人，將來的富貴享用不盡。只是一件，恐怕要他的多，輪不到令愛。待我再看令愛的八字，目下氣運如何，婚姻動不會動就知道了。」說過這一句，又取八字放在面前。仔細一看，就笑起來，道：「恭喜！恭喜！這頭親事決成！只是遲延不得。因有個恩星在

命照着紅鸞，一講便就；若到三日之後，恩星出宮，就有些不穩了。」說完之後，就告別起身。

韋翁夫婦聽了這些說話，就慌張踴躍起來。把往常的氣性丟過一邊，倒去央人說合。連韋小姐心上也擔了一把干係，料他決粧身分，不是一句說話講得來的，恨不得留住恩星等他多住幾日。獨有能紅一個倒寬着肚皮勸小姐不要着忙，說：「該是你的姻緣，隨你甚麼人家搶奪不去。照我個意思，八字雖好，也要相貌合得着。論起理來，還該男子約在一處，等小姐過過眼睛；果然生得齊整，然後央人說合，就折些餓氣與他，也還值得。萬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倒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挨上門去，送與那醜驢受用，有甚麼甘心？」

韋小姐道：「他那邊粧作不過，上門去說尙且未必就許，那裏還肯與人相見？」能紅道：「却不妨；我有個妙法。俞阿媽的丈夫是學中一個門

斗，做秀才的，他個個認得，託他做個引頭，只說請到家中說話；我和你預先過去，躲在暗室之中，細看一看就是了。」小姐道：「要他過來容易，我和你出去煩難。你是做丫嬛的人，隣舍人家還可以走動；我是個家中的處子，如何出的大門？」除非你去替我，還說得通。」能紅道：「小姐既不肯去，我只得代勞。只是一件，恐怕我說得好，你又未必中意；到後面生怨起來，却怎麼處？」小姐道：「你是識貨的人，你的眼睛料想不低似我，竟去就是。」

看官，你說七郎的相貌，這能紅細看過的，如今事已垂成，只該急行趕人去做，爲甚麼倒寬懷大肚做起沒要緊的事來？要曉得此番舉動全是爲着自己。二夫人的題目雖然出過在先，七郎雖然口具遵依，却不曾親投供狀。焉知他事成之後不妄自尊大起來？屈膝求親之事不是簇新的家主肯對着梅香做得；萬一把別人所傳的話不肯承認起來，依舊以梅香看待，却怎

麼處？所以又生出這段波瀾，拿定小姐不好出門，定是央他代相，故此做這計策，好親身去見他，要與他當面訂過，省得後來翻悔。這是他一絲不漏的去處。雖是私情，又當了光明正大的事，故連韋翁夫婦都與他說明，方纔來對俞阿媽去約七郎相見。

此番相見定有好戲做出，不但把私事訂了，連韋小姐的頭籌卻被他占了去也未可知。各洗尊眸，看演這本『無聲戲』。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號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

能紅約七郎相見，俞阿媽許便許了，却擔着許多干係；說：『乾柴烈火，豈是見得面的？若還是肆口調情，弄些眉來眼去的光景，背人遣興，做些捏手捏脚的功夫，這還使得；萬一弄到興高之處，兩邊不顧廉恥，要認真做起事來，我是圖吉利的人家，如何使得？』所以到相見的時節，夫

妻兩口着意隄防，惟恐他要瞞人做事。那裏知道這個作怪女子另是一種心腸，你料他如此，他偏不如此。不但不起淫心，亦且並無笑面，反做起道學先生的事來。

七郎一到，就要拜謝恩人。能紅正顏厲色止住他，道：『男子漢的脚膝頭只好跪一兩次，若跪到第三次就不值錢了！如今好事將成，虧了那一個？我前日分付的話，你還記得麼？』七郎道：『娘子分付的話，我奉作繪音密旨，朝夕拏來溫誦的；那一個字不記得！』能紅道：『若還記得，須要逐句背來。倘有一字差訛，就可見是假意奉承，沒有真心向我。這兩頭親事依舊拆開，勸你不要癡想！』

七郎聽見這句話，又從新害怕起來；只說他有別樣心腸，故意尋事來難我；就把俞阿媽所傳的言語先在腸中溫理一遍，然後背將出來，果然一字不增，一字不減；連前後的句子都不曾說差一點。能紅道：『這等看起來，

你前半截的心腸是真心向我的了；只怕後面半截還有些不穩，到過門之後要改變起來。我如今有三樣事情要同你當面訂過，叫做「約法三章」。你遵與不遵，不妨直說，省得後來翻悔。」

七郎問是那三件。能紅道：「第一件：一進你家門，就不許喚「能紅」二字，無論上下都要稱我二夫人；若不依約，初出一次，罰你自家掌嘴一遭，就是奴婢之輩也要罪坐家主，一般與你算帳。第二件：我看你舉止風流，不是個正經子弟，偷香竊玉之事一定是做慣了的；從我進門之後，不許你擅偷一人，妄嫖一妓。我若查出踪跡，與你不得開交！你這付腳膝頭跪過了我，不許再跪別人；除日後做官做吏叩拜朝廷參謁上司之外，擅自下人一跪者，罰你自敲腳骨一次，只除小姐一人不在所禁之中。第三件：你這一生一世只好娶我兩個婦人，自我之下，不要妄添蛇足。任你中了舉人進士，做到尚書閣老，總用不着第三個婦人。如有擅生邪念，說出「娶

小」二字者，罰你自己撞頭直撞到皮破血流纔住！萬一我們兩個都不會生子，有礙宗桃，且到四十以後別開方便之門，也只許納婢，不容娶小。」

七郎初次相遇，就見有許多嚴政，心上頗覺膽寒。因見他姿容態度，不是個尋常女子，真可謂之奇嬌絕艷，況且又有撥亂反正之才，移天換日之手，這樣婦人，就是得他一個，也足以歌舞終身，何況自他而上，還有人間之至美。就對他滿口招承，不作一毫難色。

俞阿媽夫婦道：「他親口承認過了，料想沒有改移。如今望你及早收功，成就了這樁事罷。」能紅道：「翻雲覆雨之事，他曾做過一遭；親尙悔得，何況其他？口裏說來的話作不得准；要我收功完事，須是親筆寫一張遵依，着了花押，再屈你公婆二口做兩位保人。日後倘有一差二錯，替他講起話來，也還有些見證。」

俞阿媽夫婦道：「講的確是。」就取一付筆硯，一張綿紙，放在七郎

面前，叫他自具供狀。七郎並不推辭，就提起筆來寫道：

具遵依人裴遠：今因自不輸心，誤受庸媒之惑，棄前妻而不娶，致物議之紛然；猶幸篡位者早亡，待年者未字，重敦舊好。雖經屢致媒言，爲易初盟，遂爾頓逢岳怒。賴有如妻某氏，造福閨中，出巧計以迴天，能使旭輪西上；造奇謀而縮地，忽教斷壁中連。是用設計酌功，剖肝示信，不止分茅錫土，允宜並位於中宮。行將道寡稱孤，豈得同名於臣妾？虞帝心頭無別寵，三妃難並雙妃。男兒膝下有黃金，一屈豈堪再屈？懸三章而示罰，雖云有挾之求；秉四德以防微，實係無私之奉。永宜恪守，不敢故違。倘有跳梁，任從執朴。

能紅看了一遍，甚贊其才；只嫌他開首一句寫得不穩，律以春秋正名之義，殊爲不合；叫把具遵依人的『人』字，加上兩畫，改爲『夫』字；又叫

俞阿媽夫婦二人着了花押，方纔收了。

七郎又問道：『娘子分付的話，不敢一字不依。只是一件：我家的人，我便制得他服，不敢呼你的尊名；小姐是新來的人，急切制他不得；萬一我要稱你二夫人，小姐倒不肯起來，偏要呼名道姓，却怎麼處？這也叫做家人犯法，難道也好罪及我家主不成？』能紅道：『那都在我身上，與你無干。只怕他要我做二夫人我還不情願做，要等他求上幾次纔肯承受着哩。』說過這一句就別了七郎起身，並沒有留連顧盼之態。回到家，見了韋翁夫婦與小姐三人，極口稱贊其才貌；說：『這樣女壻，真個少有；怪不得人人要他。及早央人去說，就賠些餓氣也是不折本的。』韋翁聽了，歡喜不過，就去央人說親。

韋母對了能紅，又問道：『我還有一句話一向要問你不曾說得，如今遲不去了。有許多仕宦人家要娶你做小，日日有人來說；我因小姐的親事

還不會着落，要留你在家做伴。如今他的親事央人去說，早晚就要成了。他出門之後，少不得就輪着你；但不知做小的事，你情願不情願？」能紅道：「不要提起；我雖是下賤之人，也還略有些志氣。莫說做小的事斷斷不從，就是貧賤人家要娶我爲正，我也不情願去，寧可遲些日子，要等個像樣的人家。不是我誇嘴說，有了這三分人才，七分本事，不怕不做個家主婦。老安人不信，辨了眼睛看就是了。」韋母道：「既然如此，小姐嫁出門，你還是隨去不隨去？」能紅道：「但憑小姐；他若怕新到夫家，沒有人商量行事，要我做個陪伴的人，我就隨他過去，暫住幾時，看看人家的動靜，也不叫做無益於他。若還說他有新郎做伴，不須用得別人，我就住在家里，也沒有甚麼不好。只有一件事，我替他甚不放心，也要在未去之先定下個主意纔好。」

說話的時節，恰好小姐也在面前；見他說了這一句，甚是疑心，就同了

母親問是那一件事。能紅道：『張鐵嘴的話，你們記不得麼？』他說小姐的八字止帶得半點夫星，定要尋人幫助；不然，恐怕三朝五日之內就有災晦出來。他嫁將過去，若不叫丈夫娶小，又怕於身命有關；若還竟叫他娶，又是一樁難事。世上有幾個做小的人肯替大娘一心一意？你不吃他的醋，他要拈你的酸；兩下爭執起來，未免要洩些小氣。可憐這位小姐又是慈善不過的人，我同他過了半生，重話也不會說我一句。如今沒氣淘的時節，倒有我在身邊替他消愁解悶；明日有了個淘氣的，偏生沒人勸解。他這個嬌怯身子，豈不弄出病來？』說到此處，就做出一種慘然之態，竟像要啼哭的一般。引得他母子二人悲悲切切，哭個不了。能紅說過這一遍，從此以後，就絕口不提。

却說韋翁央人說合，裴家故意作難，不肯就許。等他說到至再至三，

方纔踐了原議，選定吉日，要迎娶過門。却那知又被能紅幾句說話觸動了心，就時時刻刻以半點夫星爲慮。又說能紅痛癢相關，這個女子斷斷離他不得，就不能够常相依傍，也權且帶在身邊。過了三朝五日，且看張鐵嘴的說話驗與不驗，再做區處。故此，母子二人定下主意，要帶他過門。

能紅又說：『我在這邊自然該做梅香的事；隨到那邊去，只與小姐一個有主婢之分，其餘之人，我與他並無統屬，「能紅」二字是不許別人喚的。至於禮數之間，也不肯十分卑賤，將來也要嫁好人做好事的，要求小姐全些體面。至於抬我的轎子，雖比小姐不同，也要與梅香有別。我原不是贈嫁的人，要加上二名轎夫，只當送親的一樣，這纔是個道理。不然，我斷斷不去。』韋氏母子見他講得入情，又且難於拋撇，只得件件依從。

到了這一日，兩乘轎子一齊過門，拜堂合卺的虛文雖讓小姐先做，倚翠假紅的實事到底是他筋節不過，畢竟占了頭籌。這是甚麼原故？只因七

郎心上原把他當了新人；未曾進門的時節，就另設一間洞房，另做一付鋪陳伺候。又說良時吉日，不好使他獨守空房，只說叫母親陪伴他，分做兩處歇宿。原要同小姐睡了半夜，到三更以後，託故起身，再與二夫人做好事；不想這位小姐執定成親的古板，不肯趨時脫套，認真做起新婦來。隨七郎勸了又勸，扯了又扯，只是不肯上牀。那裏知道這位新郎是被醜婦惹厭慣的，從不曾親近佳人，忽然遇見這般絕色，就像餓鷹看了睡雞，饞貓對着美食，那裏發極得了？若還沒有退步，也只得耐心忍性坐在那邊守他。當不得肥雞之旁，現有壯鴨；美食之外，另放佳餚。爲甚麼不去先易而後難，倒反先難而後易？就借個定省爺娘的名色，託故抽身，把三更以後的事情挪在二更以前來做。

能紅見他來得絕早，就知道這位小姐畢竟爲虛文誤事；決不肯蹈人的覆轍，使他見所見而來，不得聞所聞而往；一見七郎走到，就以和藹相加，口

中只說好看話兒，叫他轉去；念出詩經兩句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心上又怕他當真轉去，隨即用個挽回之法，又念出四書二句道：『既來之，則安之。』

七郎正在急頭上，又怕擔擱工夫，一句話也不說，對着牙牀扯了就走。能紅也肯託熟，隨他解帶寬衣，並無推阻。同入鴛衾，做了第一番好事。據能紅說起來，依舊是尊崇小姐，把他當做本官，只當是胥役向前替他擺了個頭踏；殊不知尊崇裏面卻失了大大的便宜。世有務虛名而不顧實業者，皆當以韋小姐爲前車！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夢變爲真夢

移奸作蓋虧人改作完人

七郎完事之後即便轉身走到新人房內，就與他雍容揖遜起來。那一個

要做古時新人，這一個也做古時新人，暫且落套違時，以待精還力復。直陪他坐到三更，這兩位古人都做得不耐煩了，方纔變爲時髦，兩個笑嘻嘻的上床，做了幾次江河日下之事。做過之後，兩個摟在一處呼呼的睡着了。

不想睡到天明，七郎在將醒未醒之際忽然大哭起來，越哭得凶，把新人越摟得緊。被小姐喚了十數次纔驚醒轉來。噫了一聲道：『原來是個惡夢！』小姐問他甚麼惡夢，七郎只不肯講。望見天明就起身出去。

小姐看見新郎不在，就把能紅喚進房來替自己梳頭刷鬢。粧飾已完，兩人坐了一會，只見有個丫嬛走進來問道：『不知新娘昨夜做個甚麼好夢？夢見些甚麼東西？可好對我們說說？』小姐道：『我一夜醒到天明並不會合眼，那有甚麼好夢？』那丫嬛道：『既然如此，相公爲甚麼原故清早就叫人出去請那圓夢的先生？』小姐道：『是了；他自己做個惡夢，睡得好好的忽然哭醒；及至問他，又不肯說，去請圓夢的先生，想來就是爲此。』

——這等，那圓夢的先生可會請到？」丫嬛道：「去請好一會了，想必就來。」小姐道：「既然如此，等他請到的時節，你進來通知一聲，引我到說話的近邊去聽他一聽，且看甚麼要緊就這等不放心，走下牀來就請人圓夢了。」

丫嬛應了出去，不上一刻就趕進房來，說：「圓夢先生已到，相公怕人聽見，同他坐在一間房內，把門都關了，還在那邊說閒話，不曾講起夢來。新娘要聽，就趁此時出去。」

小姐一心要聽惡夢，把不到三朝不出繡房的向例全不遵守，自己扯了能紅走到近邊去細聽。

原來夜間所做之夢甚是不祥，說七郎摟着新人同睡，忽有許多惡鬼擁進門來，把鐵索鎖了新人，竟要拖他出去。

七郎扯住不放，說：「我百年夫婦，方纔做起，爲甚麼原故就捉他起來？」那些惡鬼道：「他只有半夫之

分，爲甚麼摟了個完全丈夫？況且你前面的妻子又在陰間等他，故此差了我們前來捉獲。』說過這幾句，又要扯他同去。七郎心痛不過，對了衆鬼再三哀告，道：『甯可拏我，不要捉他。』不想那幾個惡鬼拔出刀來，竟從七郎腦門劈起劈到脚跟，竟把一個身子分爲兩塊。正在疼痛之際，虧得新人叫喊纔醒轉來。你說這樣的惡夢，叫人驚也不驚，怕也不怕！況又是做親頭一夜，比不得往常，定然有些干係，所以請他來詳。

七郎說完之後，又問他道：『這樣夢兆，自然凶多吉少；但不知應在幾時？』那詳夢的道：『凶便極凶，還虧得有個「半」字可以化解；是這位令正命裏該有個幫身，不該做專房獨寵，所以有這個夢兆。起先既說有半夫之分，後來又把你的尊軀剖爲兩塊，又合着一個「半」字；叫把這個身體分一半與人就不帶他去了。這樣明明白白的夢，有甚麼難解？』七郎道：『這樣好妻子，怎忍得另娶一房分他的寵愛？甯可怎麼樣，這是斷然使不

得的。」那人道：「你若不娶，他就要喪身，疼他的去處，方是害他的去處，不如再娶一房的好。你若不信，不妨再請個算命先生看看他的八字，且看壽算何如，該有幫助不該有幫助；同我的說話再合一合就是了。」

郎道：「也說得是。」就拏一封銀子謝了詳夢先生，送他出去。

小姐聽過之後，就與能紅兩個怯怯歸房，並不使一人知道；只與能紅商議道：「這個夢兆正合着張鐵嘴之言，一毫不錯；還要請甚麼先生，看甚麼八字？這等說起來，半點夫星的話是一毫不錯的了；倒不如自家開口，等他再娶一房：一來保全性命；二來也做個人情，省得自己發心娶了人來，又不知感激我。」

能紅道：「雖則如此，也還要商量；恐怕娶來的人未必十分服貼，只是捱着的好。」

小姐聽了這句話，果然捱過一宵，並不開口。不想天公湊巧，又有催帖送來。古語二句說得不錯：「陰陽無耳，不提不起。」鬼神禍福之事

從來是提起不得的；一經提起，不必在暗處尋鬼神，明中觀禍福，就在本人心上生出鬼神禍福來。一舉一動，一步一趨，無非是可疑可怪之事。

韋小姐未嫁以前，已爲先入之言所惑；到了這一日，又被許多惡話觸動了心；做女兒的人，有多少膽量？少不得要怕神怕鬼起來。又有俗語二句道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裴七郎那些說話原是成親之後與能紅睡在一處，到完事之後，教導他說的。第二日請人詳夢，預先分付了嬾，引他出去竊聽，都是做成的圈套。這叫做『巧婦勾魂』，並不是『癡人說夢』；一到韋小姐耳中，竟把假夢變作真魂，耳聞幻成目擊，連他自己睡去也做起極凶極險的夢來。不是惡鬼要他做替身，就說前妻等他做伴侶；做了鬼夢，少不得就有鬼病上身，懨懨纏纏，口中只說要死。

一日，把能紅叫到面前，與他商議道：『如今捱不去了；我有句要緊的

說話，不但同你商量，只怕還要用着你；但不知肯依不肯依？」能紅道：「我與小姐，分有尊卑，情無你我；只要做得的事，有甚麼不依？」小姐道：「我如今現要娶小，你目下就要嫁人，何不把兩件事情併作一件做了，我也不消娶，你也不必嫁，竟住在這邊做了我家第二房，有甚麼不好？」

能紅故意推辭道：「這個斷使不得；我跟事小姐半生，原想個出頭日子；若肯替人做小，早早就出去了，爲甚麼等到如今？他有了銀子，那裏尋不出人來，定要苦我一世？還是別娶的好。」小姐道：「你與我相處半生，我的性格就是你的性格；雖然增了一個，還是同心合膽的人；就是分些寵愛與你，也不是別人。你若生出兒子來，與我自生的一樣，何等甘心；若叫他外面去尋，就合着你的說話，我不吃他的醋，他要拈你的酸。淘起氣來，有些甚麼好處？求你看十六年相與之情，不要推辭，成就我這樁心事罷。」

能紅見他求告不過，方纔應許。應許之後，少不得又有題目出來要小姐件件依他，方纔肯做。小姐要救性命，有甚麼不依。議定之後，方纔說與七郎知道。七郎受過能紅的教誨，少不得初說之際，還要學王莽之虛謙，曹瞞之固遜，有許多欺世盜名的話說將出來，不到黃袍加身，決不肯輕易即位。

小姐與七郎說過，又叫人知會爺娘。韋翁夫婦聞之，一發歡喜不了；又辦一付嫁粧送來與他。擇日成親，做了第二番好事。

能紅初次成親，並不妝作；到了這一夜，反從頭做起新婦來。狠推硬扯，再不肯解帶寬衣。不知爲甚麼原故，直到一更之後，方纔說出真情；要他也像初次一般，先到小姐房中假宿一會，等他推迫幾次，然後過來；名爲盡情，其實是還他欠帳。能紅所做之事大率類此。

成親之後，韋小姐疑心既釋，災晦自然不生。日間飲食照常，夜裏全

無惡夢。與能紅的身子一齊粗大起來，未及一年，各生一子。夫妻兩

口，恩愛異常。

後來七郎連掇高魁，由縣令起家，屢遷至京兆之職。受了能紅約束，終身不敢娶小。

能紅之待小姐，雖有欺誑在先；一到成親之後，就輸心服意，畏若嚴君，愛同慈母；不敢以半字相欺，做了一世功臣，替他任怨任勞，不費主母絲毫氣力。

世固有以操莽之才而行伊周之事者，但觀其晚節何如耳。

十 卷 樓

第一回 不糊塗醉仙題額 難擺布快婿完姻

寡女臨粧怨苦，孤男對影嗟窮。孟光難得遇梁鴻，只爲婚姻不

動。

久曠纔知妻好，多歡反恨夫庸。甘霖不向旱時逢，怎得農人歌

頌！

——右調西江月——

世上人的好事，件件該遲，卻又人人願早。更有『富貴婚姻』四個字，又比別樣不同，愈加望得急切。照世上人的心性，竟該在未會出世之日，

先等父母發財；未經讀書之先，便等朝廷授職；揀世上絕標緻的婦人，極聰明的男子，都要在未出世之時取來放在一邊，等他慾心一動，就合起來，連做親的日子也不消揀得，纔合着他的初心。卻一件也不能夠如此。陶

朱公到棄官泛湖之後，纔發了幾主大財；姜太公到髮白齒動之年，方受得一番顯職。想他兩個少年的時節，也不會丟了錢財不要，棄了官職不取；總是由他財星不旺，祿運未交，所以得來的錢財散而不聚，做出的事業塞而不通，以致淹淹纏纏，直等到該富該貴之年，就像火起水發的一般，要止也止不住他。

梁鴻是個遲鈍男子，孟光是個偃蹇婦人；這邊說親也不成，那邊締姻也不就。不想這一男一女都等到許大年紀，方纔說合攏來，遲鈍偃蹇恰好湊成一對；兩個舉案齊眉，十分恩愛，做了千古上下第一對和合的夫妻。雖是有德之人原該如此，卻也由他等得心煩，望得意躁，一旦遂了心願，所以

分外有情。世上反目的夫妻大半都是早婚易娶，內中沒有幾個艱難遲鈍而得的。古語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凡事如此，不獨婚姻一節爲然也。

冒頭說完，如今說到正傳。

明朝永樂初年，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有個不識字的愚民，叫做郭酒癡；到大醉之後，就能請仙判事，其應如響。最可怪者，他生平不能舉筆，到了請仙判事的時節，那懸筆寫來的字比法帖更強幾分。只因請到之仙都是些書顛草聖，所以如此。從不會請着一位是淳化帖上沒有名字的。因此，合郡之人略有疑事，就辦幾壺美酒請他吃醉了請仙。一來判定吉凶，以便趨避；二來裱做單條冊頁，供在家中，取名叫做『仙帖』。還有起房進屋的人家置了對聯匾額，或求太仙命名，或望真人畱句。他趨出來的字眼不

但合於人心，切着景致，連後來的吉凶禍福都寓在其中。當時不覺，到應驗之後，始贊神奇。

彼時學中有個秀才，姓姚，名戩，字子毅；髫齡入泮，大有才名。父親是本縣的庫吏，發了數千金，極是心高志大。見兒子是個名士，不肯容易就婚，定要娶個天姿國色。直到十八歲上，纔替他定了婚姻，係屠姓之女。聞得衆人傳說，是温州城內第一個美貌佳人。下聘之後，從新造起三間大樓，好待兒子婚娶。造完之後，又置一座大匾，辦下筵席去請郭酒癡來，要求他降仙題咏：一來字好，二來要問休咎。

郭酒癡來到席上，手也不拱，筋也不舉，只叫要大碗斟酒：『真仙已降，等不得多時，快些叫人來斟酒！』姚家父子知道請來的神仙就附在他身上，巴不得替神仙潤筆，就親手執壺，一連斟了數十碗與郭酒癡吃下肚去。他一醉之後，就噤口不言，提起筆來竟像拂塵掃地一般，在匾額之上

寫了三個大字，六個小字。其大字云：『十卷樓』。小字云：『九日道人醉筆』。

席間有幾個陪客都是子毅的社友，知道『九日』二字，合來是個『旭』字，方纔知道是張旭降臨：『只是一件：十卷的「卷」字，該是景致的「景」；或者說此樓造得空曠，上有明窗可以眺遠，看見十樣景致，故此名爲「十景樓」；爲何寫做合卷之「卷」？』又有個說：『合卷的卷字倒切着新婚，或者是「十」字錯了也未可知。凡人到酒醉之後，作事定有訛舛；仙凡總是一理，或者見主人勸得殷勤，方纔多飲了幾碗，故有此顛倒錯亂，也未可知。何不問他一問？』

姚姓父子就虔誠拜禱，說：『「十卷」二字，意義不相聯屬，其中必有訛舛，求大仙酌而改之。』
 兩癡又懸起筆來寫出四句詩，道：

十卷原非錯，諸公枉見疑；
 他年虛一度，便是醉人迷。

衆人見了，纔知道他文義甚深，非淺人可解；就對着姚姓父子一齊拱手稱賀，道：『恭喜，恭喜。這等看來，令郎必有一位夫人，九房姬妾，合算起來共有十次合卺，所以名爲「十卷樓」。庶民之家，那得有此樂事？其爲仕宦無疑了。子爲仕宦，父卽封翁，豈不是個極美之兆？』

姚姓父子原以封翁仕宦自期，見衆人說到此處，口雖謙讓，心實歡然；說：『將來這個驗法是一定無疑的了。』當晚畱住衆人預先吃了喜酒，個個盡歡而別。

及至選了吉期，把新人娶進門來，揭起紗籠一看，果然是温州城裏第一個美貌佳人。只見他：

月掛雙眉，霞蒸兩靨；膚凝瑞雪，髻挽祥雲。輕盈綽約不爲奇，妙在無心入畫；嫵娜端莊皆可咏，絕非有意成詩。地下拾金蓮，誤認作兩條筆管；樽前擊玉腕，錯呼爲一盞玻璃。誠

哉，絕世佳人！允矣，出塵仙子！

姚子穀見了，驚喜欲狂，巴不得早散華筵，急歸繡幕，好去親炙溫柔。當不得賀客纏綿，只顧自己貪杯，不管他人好色。直吃到三更以後，方纔撤了筵席，放他進去成親。

子穀一入繡房，就勸新人就寢。少不得內致溫存，外施強暴；以綠林豪客之氣概，遂綠衣才子之心情。替他脫去衣裳，拉歸衽席。正欲做顛鸞倒鳳之事，不意變出非常，事多莫測；忽以人生之至樂，變為千古之奇驚！這是甚麼原故？有新小令一闕，單道他當日的情形，一觀便曉：

好事太稀奇！望巫山，路便迷，徧尋沒塊携雲地。雙峯太巍，玉溝欠低，五丁惜却些兒費。漫驚疑，摩盤山好，何事不

生臍！

——右調黃鶯兒——

原來這位新婦，面貌雖佳，却是一個石女。子穀一團高興，誰想弄到

其間，不但無門可入，亦且無縫可鑽；伸手一摸，就吃驚打怪起來，捧住他問道：『爲甚麼好好一個婦人，竟有這般的缺陷！』屠氏道：『不知甚麼原故，生出來就是如此。』

姚子穀嘆息一聲，就掉過臉來半晌不言語。新婦對他道：『你這等一位少年，娶着我這個怪物，自然要煩惱；只是前生種下的冤孽，叫我也沒奈何。求你將錯就錯，把我當個廢物看承，留在身邊做一隻看家之狗。另娶幾房姬妾，與他生兒育女，省得送我還家，出了爺娘的醜，連你家的體面也不好看相。』

姚子穀聽了這句話，又掉過臉來，道：『我看你這付面容，真是人間少有；就是無用也捨不得休了你，少不得留在身邊做一疋看馬。只是看了這樣的容貌，就像美食在前，不能入口，叫我如何熬得住？』新婦道：『不但你如此，連我心上也愛你不過，當不得眼飽肚飢，沒福承受，活活的氣

死！』說到此處，不覺掉下淚來。

姚子毅正在興發之時，又聽了這些可憐的話，一發愛惜起來，只得與他摟做一團，多方排遣；到排遣不去的時節，少不得尋條門路出來發舒狂興，那捨前趨後之事，自然是理所必有，勢不能無的了。新婦要得其歡心，巴不得穿門鑿戶，弄些空隙出來，以爲容納之地；怎肯愛惜此豚，不爲陽貨之獻？這一夜的好事雖不叫的全然落空，究竟是勉強塞責而已。

第二日起來，姚子毅見了爺娘，自然要說明就裏。爺娘怕惱壞兒子，一面邀幾個朋友請他出去遊山解悶；一面把媒人叫來，要究他欺騙之罪，少不得衙門聲勢推在面前，官府的威風抖在口頭，要迫他過去傳說。欺負那位親翁是個小戶人家，又忠厚不過，從來怕見官府，常在家裏。說：『他所生三女，除了這個孽障，還有兩女未嫁，速抬一個來換，萬事都休；不然，叫他吃了官司還要破家滅產！』

媒人依了此言過去傳說，不想那位親翁先有這個意思。因他是個衙門領袖，頗有威權，料想敵他不過，所以留下二女不敢許親，預先做個退步。他若看容貌分上，不來退親，便是一樁好事；萬一說起話來，就把二女之中揀一個去替換。見媒人說到此處，正合着自己之心，就滿口應承，並無難色。只要他或長或幼自選一人，省得不中意起來，又要翻悔。

姚子毅的父親怕他長女年紀大了，未免過時；幼女只小次女一歲，就是幼女便了。訂過之後，就乘兒子未歸，密喚一乘轎子把新婦喚出房來，呵叱一頓，迫他上轎。新婦哭哭啼啼，要等丈夫回來，面別一別了去。公婆不許，立刻打發起身，不容少待。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又不犯『七出』之條，只因褲襠裏面少了一件東西，到後來三擯於鄉，五黜於里，做了天下的棄物！可見世上憐香惜玉之人大概都是好淫，非好色也。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却說姚家的轎子送了一個回去，就抬了一個轉來；兩家都顧惜名聲，不肯使人知道。只見這個女子與前面那位新人雖是一母所生，却有妍媸粗細之別，面容舉止總與阿姊不同。只有一件放心，料想一門之中生不出兩個石女。

姚子穀回家的時節，已是一更多天，又吃得醅酌大醉，倒在牙床就昏昏睡去，直到半夜還不醒。那女子坐不過，也只得和衣睡倒。

姚子穀到酒醒之後，少不得要動彈起來，還只說這位新人就是昨夜的石女，替他脫了衣裳，就去抓尋舊路。當不得這個女子只管掉過身來，一味捨前而顧後。姚子穀伸手一摸，又驚又喜：喜則喜其原該如此；驚則驚其昨夜不然。酒醒興發之際，不暇問其所以然，且做一會楚襄王，只當在夢

裏交歡，不管他是真是假。及至到雲收雨散之後，問他這混沌之物忽然開關的來由。那女子說明就裏，方纔知道換了一個。夜深燈滅之後，不知面容好歹，只把他肌膚一摸，覺得粗糙異常。及至天明之後，再把面龐一看，就愈加厭惡起來；說：『昨日那一個雖是廢人，還有個看相；另娶一房生子，把他留在家中，當做個畫中之人，不時看看也好；爲甚麼丟了至美，換了個至惡的回來？用又不中用，看又不中看，豈不令人悔死！』終日抱怨父母聒絮。

不想這位女子，過了幾日又露出一樁破相了，更使人容納他不得。姚子穀成親之後，覺得錦衾繡幔之中，不時有些臭氣。初到那幾夜，虧他薰麝薰蘭，還掩飾過了。到後來，日甚一日，不能禁止。原來這個女子是有小遺病的，醒時再不小解，一到睡去之後，就要撒起溺來。這個是婦人的賤相，却也是天意使然，與石女賦形不開，混沌者無異。

姚子穀睡到半夜，不覺陸地生波，枕席之上忽漲起潮汛來；由淺而深，幾幾乎有洪水橫流之懼。直到他盈科而進，將入鼻孔，聞香泉而溯其源，纔曉得是臟山腹海中所出。就狂呼大叫，走下床來，喚醒爺娘，埋怨個不了，迫他：『速速遣回，依舊取石女來還我！』

爺娘氣憤不過，等到天明，又喚媒人來商議。媒人道：『早說幾日也好。那個石女一向有人要他，因與府上聯姻，所以不敢別許。自你發回之後，不上一二日就打發出門去了。如今還有個長的在家，與石女的面容大同小異，兩個並在一處，一時辨不出來。你前日只該換長，不該換幼。如今換過一次，難道又好再換不成？』姚子穀的父親道：『那也願他不得！一鋤頭也是動土，兩鋤頭也是動土；有心行一番霸道，不怕他不依！他若推三做四，我就除了狀詞不告，也有別樣法子處他！只怕他承當不起！』

媒人沒奈何，只得又去傳說。那家再三不肯，說：『他換去之後，少

不得又要退來，不如不換的好。』媒人說以利害；又說：『事不過三，那有再退之理？』那家執拗不過，只得應許。

姚子穀的父母見兒子立定主意只要石女，不要別人，既然說他面貌相似，就在兒子面前不說長女代換的原故，使他初見的時節認不出來，直到上牀之後纔知就裏，自然喜出望外。不想果應其言。

姚子穀一見此女，只道與故人相會，快樂非常。這位女子又喜得不怕新郎，與他一見如故，所以未寢之先，一毫也認不出來。直到解帶寬衣之後，粘皮脫肉之時，摸着那件東西，又不似從前混沌，方纔驚駭起來，問他所以然的原故。此女說出情由，纔曉得不是本人，又換了一副形體。就喜歡不過，與他顛鸞倒鳳起來，竭盡生平之樂。此女肌體之溫柔，性情之嫵媚，與石女纖毫無異，僅多了一件至寶。只是行樂的時節，兩下樓抱起

來，覺得那付楊柳腰肢比初次的新人大了一倍，那所御之下體又與第二番的幼女不同，竟像輕車熟路一般，毫不費力。只說他體隨年長，量逐時寬，所以如此。誰想做女兒的時節，就被人破了元身，不但含苞盡裂，葳鎖重開，連那風流種子已下在女腹之中，進門的時節已有五個月的私孕了。但凡女子懷胎五月之前，還看不出；交到六個月上就漸漸的粗壯起來，一日大似一日，那裏瞞得到底。

姚子穀知覺之後，一家之人也都看出破綻來。再過些時，連隣里鄉黨之中都傳播開去。姚氏父子都是極做體面的人，平日要開口說人，怎肯留個孽障在家做了終身的話柄？以前暗中兌換，如今倒要明做出來，使人知道，好洗去這段羞慚。就寫下休書，喚了轎子，將此女發回母家，替兒子另行擇配。

誰想姻緣蹭蹬，命運乖張，娶來的女子不是前生的孽障，就是今世的

冤家，容顏醜陋，性體愚頑，都不必細講；又且一來就病，一病就死，極長壽的也過不到半年之外。只有一位佳人生得極聰明，極艷麗，是個財主的偏房；大娘吃醋不過，硬逼出門。正在交杯合卺之後，兩個將要上床，不想媒人領着賣主，帶了原聘上門，要取他回去。只因此女出門之後，那財主不能割捨，竟與妻子拚命；被衆人苦勸，許他贖取回去，各宅而居。所以齋聘上門，取回原妾。不然，定要經官告理，說他倚了衙門的勢，強占民間妻小。姚家無可奈何，只得受了聘金，把原妾交回他去。姚子毅的衣裳已脫，褲帶已解，正要做那好事，不想被人奪了去，急得他慾火如焚，只要尋死。

等到三年之後，已做了九次新郎，不曾有一個着實。他父子二人無所歸咎，只說這座樓房起得不好，被工匠使了暗計，所以如此，要拆去十番樓從新造過。姚子毅有個母舅，叫做郭從古，是個積年的老吏，與他父親同

在衙門。一日，商量及此。郭從古道：『請問十卷樓三字是何人題寫？你難道忘記了麼？』仙人取名之意，眼見得驗在下遭。十次合卷，如今做

過九次，再做一次就完了匾上的數目，自然夫妻偕老，再無意外之事了。』

姚氏父子聽了這句說話，不覺豁然大悟；說：『本處的親事都做厭了；

這番做親須要他州外縣去娶。』郭從古道：『我如今奉差下省，西子湖頭

最多美色，何不教外甥隨我下去，選個中意的回來？』姚子穀道：『此時

宗師按臨，正要歲考，做秀才的出去不得。母舅最有眼力，何不替我選擇

一個，便舡帶回與我成親就是。』郭從古道：『也說得是。』姚氏父子

就備了聘禮與釵釧衣服之類與他帶了隨身。自去之後，就逐日盼望佳人，

祈求好事。

姚子穀到了此時，也是餓得眼穿，急得人出的時候了。無論娶來的新

人才色俱佳，德容兼美；就遇着個將就女子，只要膀間有路，肚裏無胎，下

得人種進去，生得兒子出來，夜間不遺小便，過了幾年纔死：就是一樁好事了。不想郭從古未曾到家，先有書來報喜，說替他娶了一個，竟是天下無雙，人間少二的女子。姚子穀得了此信，驚喜欲狂。及至仙舟一到，把新人抬上岸來，到拜堂合巹之後，揭起紗籠一看，又是一樁詫事！

原來這位新人不是別個，就是開手成親的石女。只因少了那件東西，被人推來擁去，沒有一家肯要，直從溫州賣到杭城，換了一二十次的買主。郭從古雖係至親，當日不曾見過，所以看了面容，極其贊賞，替他娶回來。又不曾做爬灰老子，如何知道下面的虛實？

姚子穀見了，一喜一憂；喜則喜其得遇故人，不負從前之約；憂則憂其有名無實，究竟於正事無干。

姚氏父子與郭從古坐在一處，大家議論道：『這等看起來，醉仙所起之字依舊不驗了。第十次做親又遇着這個女子，少不得還要另娶。無論娶

來的人好與不好，就使白髮一眉，已做了十一次新郎，與「十卷」二字不相合了。甚麼叫做神仙，使人那般敬信！」大家猜疑了一會，並無分解。

却說姚子穀當夜入房，雖然心事不佳，少不得摟了新人與他重溫舊好。一連過了幾夜，兩下情濃，都有個不得開交之意。男子興發的時節，雖不能大暢懷來，還虧有條後路，可以暫行寬解。婦人動了慾心，無由發泄，真是求死不得，欲活不能，說不出那種苦楚！不想把滿身的慾火合來聚在一處，竟在兩膀之間，生起一個大毒，名爲『騎馬癰』；實是情興變成的膿血。腫了幾日，就忽然潰爛起來，任你神方妙藥，再治不好。

一夜，夫妻兩個摟成一團，却好男子的情根對着婦人的患處，兩下忘其所以，竟把偶然的缺陷認做生就的空虛，就在毒瘡裏面摩抄擦弄起來。在男子心上，一向見他無門可入，如今喜得天假以緣；況他這場疾痛，原是由

此而起，要把玉杵當了圭刀，做個以毒攻毒。在女子心上，一向愛他性情風流，汗愧茅塞不開，使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巴不得以此爲門，使他乘虛而入，與其熬痒而生，倒不若忍痛而死；所以任他衝突，並不阻撓。到得那苦盡甘來，焦頭爛額之中，一般有肆意消魂之樂。

這夫妻兩口得了這一次的甜頭，只想時時取樂，刻刻追歡。知道這番舉動是瞞着造物做的，好事無多，佳期有限；一到毒瘡收口之後，依舊開了元關，陰自陰，而陽自陽，再要想做坎離交媾之事就不能够了。兩下各許愿心，只保佑這個毒瘡多害幾時，急切不要收口。

却也古怪，不知是天從人願，又不知是人合天心。這個知趣的毒瘡竟替他害了一生，到底不會收口。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這個女子原是有入道的，想是因他孽障未消，該受這幾年的磨劫；所以造物弄巧，使他虛其中而實其外，將這件妙物隱在皮肉之中，不能够出頭露面。到此時魔星將

退，忽然生起毒心；只當替他揭去封皮，現出人間的至寶，比世上不求而得，與一求即得的更希罕十倍。

這一男一女，只因受盡艱難，歷盡困苦，直到心灰意死之後，方纔湊合起來；所以夫婦之情，真個是如膠似漆！

可見天下好事，只宜遲得，不宜早得；只該難得，不該易得。古時的人，男子三十而始娶，女子二十而始嫁，不是故意要遲也。只愁他容易到手，把好事看得平常，不能盡琴瑟之歡，效于飛之樂也。

鶴歸樓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風流偏來絕色

天河盈盈一水隔，河東美人河西客，耕雲織霧兩相望，一樹綢繆
在今夕。雙龍引車鵲作橋，風迴桂渚秋葉飄。拋梭投杼整環
珮，金章玉文行相要。兩情好合美如舊，復恐天雞催曉漏；倚
屏猶有斷腸言：『東方未明少停候。欲渡不渡河之湄，君亦但
恨生別離。明年此夕還當期。不見人間死別離，朱顏一去難
再歸！』

這首古風是元人所作，形容牛女相會之時，纏綿不舍的情狀。這個題目，好詩甚多，爲何單引這一首？只因別人的詩都道他別離之苦，獨有這一首偏叙他別離之樂，有個知足守分的意思，與這回小說相合，所以借他發端。

骨肉分離，是人間最慘的事，有何好處，倒以『樂』字加之？要曉得『別離』二字，雖不足樂，但從別離之下，又深入一層，想到那別無可別離不能離的苦處，就覺得天涯海角，勝似同堂；枕冷衾寒，反爲有福。第十八層地獄之人羨慕十七層的受用，就像三十二天的活佛想望着三十三天，總是一種道理。

近日有個富民出門作客，歇在飯店之中，時當酷夏，蚊聲如雷，自己懸了紗帳，臥在其中，但聞轟轟之聲，不見嗽嗽。回想在家的樂處：丫孃打扇，伴當驅蚊，連這種惡聲也無由入耳，就不覺怨恨起來。另有一個窮人

與他同房歇宿，不但沒有紗帳，連單被也不見一條；睡到半夜，被蚊蟲叮不過，只得起來行走，在他紗帳外面跑來跑去，竟像被人趕逐一般，要使渾身的肌肉動而不靜，省得蚊蟲着體。

富民看見此狀，甚有憐憫之心；不想那個窮人不但叫苦，還自己稱替說他是個福人，把『快活』二字叫不絕口。富民驚詫不已，問他：『勞苦不堪，那些快樂？』那窮人道：『我起先也怨苦，忽然想到一處，就不覺快活起來。』富民問他想到那一處。窮人道：『想到牢獄之中罪人受苦的形狀，此時上了柙床，渾身支體動彈不得，就被蚊蟲叮死，也只好做『露筋娘娘』。要學我這舒展自由，往來無礙的光景，怎得能够？所以身雖勞碌，心境卻一毫不苦，不知不覺就自家得意起來。』富人聽了，不覺通身汗下，纔曉得睡在帳裏思念家中的不是。

若還世上的苦人都用了這箇法子，把地獄認做天堂，逆旅翻爲順境，黃

連樹下好彈琴，陋巷之中儘堪行樂；不但容顏不老，鬚髮難皤，連那禍患休嘉也會潛消暗長。

方纔那首古風是說天上的生離勝似人間的死別；我這回野史又說人間的死別勝似天上的生離；總合着一句四書，要人『素患難行乎患難』的意思。

宋朝政和年間汴京城中有個舊家之子，姓段，字玉初，名璞。自幼聰

明，曾噪神童之譽。九歲入學，到十九歲做了十年秀才，尙不出來應舉。

人問他何故。他說：『少年登科，是人生不幸之事；萬一考中了，一些世情不諳，一毫艱苦不知，任了癡頑的性子，鹵莽做去，不但上悞朝廷，下悞當世，連自家性命也要被功名悞了，未必能够善終。不如多做幾年秀才，遲中幾科進士，學些才術在胸中，這日生月大的利息也自有在裏面。所以要安心讀書，不肯躁進。』他不但功名如此，連婚姻之事也是這般。惟

恐早完一年，早生一年的子嗣。說：『自家還是孩童，豈可使爲人父？』又因自幼喪親，不曾盡得子道，早受他人之奉養，覺得於心不安。故此，年終二十，還不肯定親。總是他性體安恬，事事存了惜福之心，刻刻懷了凶終之慮，所以得一日過一日，再不希慕將來。

他有個同學的朋友，姓郁，諱廷言，字子昌；也是個才識兼到之人，與他的性格件件俱同，只有一事相反。他於富貴功名看得更淡，連那日生日大的利息也並不思量，覺得做官一年，不如做秀才一日；把焚香揮麈的受用與簿書鞭扑的情形比並起來，只是不中的好。獨把婚姻一事認得極真，看得極重；他說：『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妻妾之樂，枕席之歡，這是名教中的樂地，比並別樣嗜好不同，斷乎忘情不得。我輩爲綱常所束，未免情興索然，不見一毫生趣；所以開天立極的聖人，明開這條道路，放在倫理之中，使人散拘化腐。況且三綱之內，沒有夫妻一綱，安所得君臣父

子？五倫之中，少了夫婦一倫，何處盡孝友忠良？可見婚娶一條，是五倫中極大之事，不但不可不早，亦且不可不好。美妾易得，美妻難求；畢竟得了美妻纔是名教中最樂之事。若到正妻不美，不得已而娶妾，也就叫做無聊之思；身在名教之中，這點念頭就越於名教之外了。」

他存了這片心腸，所以擇婚的念頭甚是激切；只是一件，『要早要好』四個字再不能夠相兼：要早就不能好，要好又不能早。自垂髫之際就說親事起頭，說到弱冠之年，還與段玉初一樣，依舊是箇孤身。要早要好的也是如此，不要早不要好的也是如此；倒不如安分守己的人還享了五六年衾寒枕冷的清福，不像他扒起扒倒，怨恨天公；趕去趕來，央求媒妁，受了許多熬煉奔波之苦：

一日，徽宗皇帝下詔求賢，凡是學中的秀才，不許遺漏一名，都要出來應試；有規避不到者，卽以觀望論。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宋朝的氣運一

日衰似一日，金人的勢燄一年盛似一年；又與遼夏相持，三面皆爲敵國，一年之內，定有幾次告警，近邊的官吏死難者都要人銓補。恐怕學中士子把功名視作畏途，不肯以身殉國，所以先下這個旨意，好驅逐他出山。

段郁二人迫於時勢，遂不得初心，只得出來應舉。作文的時節，惟恐得了功名，違了志願，都是草草完事，不過要使廣文先生免開規避而已。不想文章的造詣與棋力酒量一般，低的要高也高不來，高的要低也低不來，鄉會兩榜都巍然高列。段玉初的名次又在郁子昌之前。

却說世間好事，再不肯單行，畢竟要相因而至。郁子昌未發之先，到處求婚，再不得有天姿國色，竟像西子王嬙之後，不復生產佳人；恨不得生在數千百年之先，做個有福的男子。不想一發之後，到處遇着王嬙，說來就是西子；虧得生在今日，不然，倒反要錯了機緣。

有一位姓官的仕紳，現居尙寶之職；他家有兩位小姐，一個叫做園珠，一個叫做繞翠。園珠係尙寶親生；繞翠是他姪女，小園珠一年，因父母俱亡，無人倚恃，也聽尙寶擇婚。兩位佳人，大概評論起來，都是人間的絕色；若要在美中擇美，精裏求精，又覺得繞翠的姿容更在園珠之上。京師裏面有四句口號，云：

珠爲掌上珍，翠是人間寶；王者不能兼，舍園而就繞。

爲甚麼千金小姐有得把人見面，竟拏來編做口號傳播起來？只因徽宗皇帝曾下選妃之詔，民間女子都選不中，被承旨的太監單報這兩名，說：『百千萬之中止見得這兩名絕色，其餘都是庸材。』皇上又問：『二者之中，誰居第一？』太監就去了園珠，單說繞翠。徽宗聽了，就注意在一邊；所以都人得知，編了這四句口號。

繞翠將要入宮，不想遼兵驟至，京師閉城兩月，直到援兵四集，才得解

圍。解圍之後，有一位敢言的科道上了一本，說：『國家多難之時，正宜臥薪嘗膽，力圖恢復；即現在之嬪妃尚宜縱放出宮，以來遠色親賢之譽，奈何信任讒閣，專事選擇？如此舉動，而欲寇兵不至，其可得乎？』徽宗見了，覺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強聽從，下個罪己之詔，令選中的女子仍嫁民間。故此，這兩位佳人前後俱能倖免。

官尚寶到了此時，聞得一榜之上有兩個少年都還未娶，又且素擅才名，美如冠玉，就各央他本房座師前去作合。

郁子昌聽見，驚喜欲狂。但不知兩個裏面將那一個配他？起先未遇佳人，若肯把圍珠相許，也就出於望外；此時二美並列，未免有舍圍就繞之心。只是礙了交情，不好薄人而厚己。誰料天從人願，因他所中的名次比段玉初低了二名，繞翠的年庚又比圍珠小了一歲，官尚寶就把男子序名，婦人序齒，親生的圍珠配了段玉初，撫養的繞翠配了郁子昌。原是一點瀾

愛之心，要使中在前面的做了嫡親女婿，好等女兒榮耀一分；序名序齒的話都是粉飾之詞。

郁子昌默喻其意；自幸文章欠好，取中略低，所以因禍得福，配了絕色佳人；若還高了幾名，怎能够遂得私願？段玉初的心事又與他絕不相同，惟恐志願太盈，犯造物之所忌；聞得把園珠配他，還說世間第二位佳人不該爲我輩寒儒所得，恐怕折了冥福，虧損前程；只因座師作伐，不敢推辭；那裏還有妄念？

官尙寶只定婚議，還不許完姻；要等殿試之後，授了官職，方纔合卷，等兩位小姐好做現成的夫人。不想殿試的前後，却與會場不同：郁子昌中在二甲尾，段玉初反在三甲頭。雖然相去不遠，授職的時節却有內銓外補之別。況且此番外補又與往歲不同，大半都在危疆，料想沒有善地。

官尙寶又從勢利之心，轉出個趨避之法，把兩頭親事調換過來。起先

並不提起，直等選了吉日，將要完姻，方纔分付媒人叫他如此如此。這兩男二女總不隄防，只說所諧的配偶都是原議之人。那裏知道金榜題名就是洞房花燭的草稿，洞房花燭仍照金榜題名的次序，始終如一，並不會紊亂分毫。知足守分的倒得了世間第一位佳人；心高志大的雖不叫做吃虧，却究竟不會滿願。可見天下之事都有個定數存焉，不消逆慮。

但不知這兩對夫妻成親之後，相得如何，後來怎生結果，且等着息息眼力，再演下回。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閨房罷枕席之歡

郁子昌思想繞翠，得了圍珠，初婚的時節，未免有個怨恨之心，過到後來，也就心安意貼，彼此相忘。只因圍珠的顏色原是嬌艷不過的，但與繞翠相形，覺得彼勝於此；若還分在兩處，也居然是第一位佳人。至於芳姿

態度，意氣神情，據郁子昌看來，却像還在繞翠之上。俗語道得好：『不要文章中天下，只要文章中試官。』

郁子昌的心性原在風流一邊，須是趙飛燕楊玉環一流人方纔配得他上。恰好這位夫人生來是他的配偶，所以深感岳翁倒把拂情求理之心，行出一樁合理順情之事。夫妻兩口，恩愛異常：無論有子無子，誓不娶妾；無論內遷外轉，誓不相離：要做一對比目魚，不肯使百歲良緣擔悞一時半刻。

却說段玉初成親之後，看見妻子爲人饒有古道，不以姿容之艷冶，損其性格之端莊，心上十分歡喜。也與郁子昌一般，都肯將錯就錯。只是對了美色，刻刻擔憂。說：『世間第一位佳人，有同至寶，豈可以徼倖得之？莫說朋友無緣，得而復失，就是一位風流天子尚且沒福消受，選中之後，依舊發還。我何人斯！敢以尙來之福，高出帝王之上乎！』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覆家滅族之禍，未必不階於此！」所以常在喜中帶戚，笑裏懷愁，再不敢肆意行樂。就是雲雨綢繆之際，忽然想到此處，也有些不安起來，竟像這位佳人不是自己妻子，有些干名犯義的一般。

繞翠不解其故，只說他中在三甲，選不着京官，將來必居險地，故此預作杞人之憂；不時把「義命自安，吉人天相」的話去安慰他。

段玉初道：「死生有命，貴富在天」；萬一補在危疆，身死國難，也是臣職當然，命該如此，何足介意？我所慮者，以一薄命書生，享三種過分之福，造物忌盈，未有不加傾覆之理；非受陰災，必蒙顯禍。所以憂患若此。」

繞翠問那三種。段玉初道：「生多奇穎，謬竊神童之號，一過分也；口登甲第，濫叨青紫之榮，二過分也；浪跡溫柔鄉，橫截鴛鴦浦，使君朋友想望而不能得者，一旦攘爲己有，三過分也。三者之中，有了一件，就

能折福生災，何況悉逢其盛？此必敗之勢也。倘有不虞，夫人將何以教我？」

繞翠道：「決不至此。只是倖福之心，既不宜有；弭災之計，亦不可無。相公既萌此慮，必有法以處之；請問計將安出？」段玉初道：「據我看來，只有「惜福安窮」四個字可以補救得來；究竟也是希圖萬一，決無倖免之理。」繞翠道：「何爲「惜福」？何爲「安窮」？」

段玉初道：「處富貴而不淫，是爲「惜福」；遇顛危而不怨，是爲「安窮」。究竟「惜福」二字，也爲「安窮」而設；總是一片慮後之心，要預先磨鍊身心，好撐持患難的意思。衣服不可太華，飲食不可太多，宮室不可太美；處處留些餘地，以資冥福，也省得受用太過，驕縱了身子，後來受不得飢寒。這種道理還容易明白，至於夫妻宴樂之情，衽席綢繆之誼，不宜濃艷太過，十分樂事只好受用七分，還要留下三分預爲別離之計。這

種道理極是精微，從來沒有人知道；爲夫婦者不可不知，爲亂世之夫婦者更不可不知。俗語云：「恩愛夫妻不到頭。」又云：「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夫婦相與一生，終有離別之日；越是恩愛夫妻，比那不恩愛的更離別得早。若還在未別之前多享一分快樂，少不得在既別之後多受一分淒涼。我們惜福的功夫，先要從此處做起。儂紅倚翠之情不宜過熱，省得歡娛難繼，樂極生悲；鑽心刺骨之言不宜多講，省得過後追思，割人腸腹。如此過去，即使百年偕老，永不分離，焉知不爲惜福所生，倒閨出幾年的恩愛。』

繞翠聽了此言，十分警省；又問他銓補當在何時，可能够徼天之倖，得一塊平靜地方，苟延歲月。段玉初道：「薄命書生享了過分之福，就生在太平之日，尙且該有無妄之災，何況生當亂世，還有徼倖之理？」

繞翠聽了此言，不覺淚如雨下。段玉初道：「夫人不用悲淒；我方纔

所說「安窮」二字，就是爲此。禍福未來，要預先惜福；禍患一至，就要立意安窮。若還有了地方，無論好歹，少不得要携家赴任。我的禍福就是你的安危。夫妻相與百年，終有一別；世上人不知深淺，都說死別之苦勝似生離。據我看來，生離之慘，百倍於死別。若能够徼天之幸，一同死在危邦，免受生離之苦，這也是人生百年第一件快事！但恐造物忌人，不肯叫你如此。」繞翠道：「生離雖是苦事，較之死別還有暫辭永訣之分；爲甚麼倒說彼勝於此？請道其詳。」

段玉初道：「夫在天涯，妻在海角，時作歸來之想，終無見面之期；這是生離的景象。或是女先男死，或是妻後夫亡，天辭會合之緣，地少相逢之路：這是死別的情形。俗語云：「死寡易守，活寡難熬。」生離的夫婦，只爲一念不死，生出無限熬煎。日間希冀相逢，把美食鮮衣認做糠粃桂桔；夜裏思量會合，把錦衾繡褥當了芒刺針毡。只因度日如年，以致未

衰先老。甚至有未曾出戶先訂歸期，到後來九死一生，遂成永訣；這都是生離中常有之事。倒不若死了一個，沒得思量，孀居的索性孀居，獨處的甘心獨處；竟像垂死的頭陀不思量還俗，那蒲團上面就有許多樂境出來，與不曾出家的時節纖毫無異。這豈不是死別之樂勝似生離？還有一種夫婦，先在未生之時，訂了同死之約，兩個不先不後，一齊終了天年，連永訣的話頭都不消說得，眼淚全無半點，愁容不露一毫；這種別法，不但勝似生離，竟與拔宅飛昇的無異，非修上幾十世者不能有此奇緣。我和你同處危疆，萬一遇了大難，只消一付同心帶兒就可以合成正果。俗語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句話頭，還是單說私情，與「綱常」二字無涉。我們若得如此，一個做了忠臣，一個做了節婦；合將攏來又做了一對生死夫妻。豈不是從古及今第一樁樂事？」

繞翠聽了這些話，不覺蕙質蘭心變作忠肝義膽，一心要做烈婦。說起

危難，不但怕，倒有些羨慕起來，終日洗耳聽佳音，看補在那一塊吉祥之地。

不想等上幾月，倒有個喜信報來。只爲京職缺員，二甲幾十名不夠銓補，連三甲之前也選了部屬。郁子昌得了戶部，段玉初得了工部；不久都有美差。捷音一到，繞翠喜之不勝。段玉初道：『塞翁得馬，未必非禍；夫人且慢些歡喜。我所謂造物忌人，不肯容你死別者，就是爲此。』繞翠聽了，只說他是過慮，並不隄防；不想點出差來果然是一場禍事！只因徽宗皇帝聽了諫臣暫罷選妃之詔，過後追思，未免有些懊悔。當日京城裏面又有四句口號，云：

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

這些從諫如流的好處，原不是出於本心，不過爲城門乍開，人心未定，暫掩一時之耳目；要待烽火稍息之後，依舊舉行。不但第一位佳人不肯放

手，連那陪貢的一名也還要留做備卷的。不想這位大臣沒福做皇親國戚，把權詞當了實話，竟認真改配起來。

徽宗聞得兩位佳人都爲新進書生所得，悔恨不已；想着他的受用，己不覺撚酸吃醋起來。分付閣臣道：『這兩個窮酸餓葷，無端娶了國色，不要便宜了他，速揀兩個遠差，打發他們出去，使他三年五載不得還鄉，做兩個牽牛星，隔着銀河，難見織女，以贖妄娶國妃之罪！又要稍加分別，使得繞翠的人又比得圍珠的多去幾年，以示罪重罪輕之別。』閣臣道：『目下正要遣使如金交納歲幣，原該是戶工二部之事，就差他兩人去罷。』徽宗道：『歲幣易交，金朝又不遠，恐不足以盡其辜！』閣臣道：『歲幣之中原有金帛二項，爲數甚多。金人要故意刁難，罰他賠補，最不容易交卸。齋金者多則三年，少則二載，還能够回來覆命。齋帛之官，自十年前去的，至今未返。這是第一椿苦事。惟此一端，足盡其辜。』

徽宗大喜；就差郁廷言齋金，段璞齋帛，各董其事，不得相兼；一齊如金納幣。下了這道旨意，管教兩對鴛鴦變做伯勞飛燕！

但不知兩件事情何故艱難至此，請看下回便知來歷。

第三回 死別勝生離從容示訣

遠歸當新娶忽地成空

宋朝納幣之例，起於神宗年間，被金人侵犯不過，只得創下這箇陋規。每歲輸銀若干爲犒兵秣馬之費，省得他來騷擾。後來逐年議增，增到徽宗手裏，竟滿了百萬之數；起先名爲歲幣，其實都是銀兩。解到後來，又被中國之人教導他個生財之法，說布帛出於東南，價廉而美，要將一半銀子買了綢緞布匹。他拏去發賣，又有加倍的利錢。在宋朝則爲百萬，到了金人手裏就是百五十萬。

起先齋送銀兩，原是一位使臣；後來換了幣帛，就未免盈車滿載，充塞道途，一人照管不來，只得分而爲二：齋金者齋金，納幣者納幣。又怕銀子低了成色，幣帛輕了分兩，使他說長道短，以開邊釁；就着齋金之使預管徵收，納幣之人先期採買，是他辦來就是他送去，省得換了一手開罪於人。

初解幣帛之時，金人不知好歹，見貨便收，易於交納。納幣的使臣倒反有些利息：刮漿的布匹，上粉的紗羅，開了重價，蒙蔽朝廷；送到地頭就來覆命，原是一個美差，只怕謀不到手。誰想解了幾遭，又被中國之人教導他個試驗之法，定要洗去了漿，汰淨了粉，逐疋上天平彈過，然後驗收，少了一錢五分也要來人賠補；賠到後來，竟把這項銀兩做了定規。不論貨真貨假，凡是納幣之人，定要補出這些常例；常例補足之後，又說他蒙蔽朝廷，欺玩鄰國，拏住賊證，還有無限誅求。所以納幣之臣，賠補不起，只得留下身子做了當頭，淹滯多年，再不能够還鄉歸國。這是納幣的苦處。

至於齋金之官，不過因天平重大，正數之外要追羨餘，雖然所費不貲，也還有個數目。只是金人善詐，見他賠得爽利，就說家事饒餘，還費得起，又要生端索詐；所以齋金之臣，不論貧富，定要延捱幾載，然後了局，當年就返者十中不及二三。

郁段二人奉了這兩個苦差，只得分頭分事，採買的前去採買，徵收的前去徵收。到收完買足之後，一齊回到家中，拜別親人，出使異國。

郁子昌對着園珠十分眷戀，少不得在枕上餞行，被中作別，把出門以後返梓以前的帳目都要預支出來做那『一刻千金』的故事。又說自己雖奉苦差，有嫡親丈人可恃，縱有些須賠補，料他不惜毡上之毫，自然送來接濟；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夫婦依舊團圓，決不像那位連襟命犯孤鸞，極少也有十年之別。

繞翠見丈夫遠行，預先收拾行裝，把十年以內所用的衣裳鞋襪都親手置

辦起來，等他採買回家，一齊排在前面，道：『你此番出去，料想不是三年五載；妻子鞋弓襪小，不能夠遠送寒衣，故此效孟姜女之心，兼做蘇蕙娘之意，織盡寒機，預備十年之用，煩你帶在身邊，見了此物就如見妻子一般。那線縫之中，處處有指痕血跡，不時想念想念，也不枉我一片誠心！』說到此處，就不覺涕泗漣漣，悲傷欲絕。

段玉初道：『夫人這番意思極是真誠，只可惜把有用的工夫都費在無用之地！我此番出去，依舊是死別，不要認作生離。以赤貧之士，奉極苦之差，賠累無窮，何從措置？既絕生還之想，又何用苟延歲月？至於解到之日，就是我絕命之期，只恐怕一雙鞋襪一套衣裳還穿他不舊，又何必帶這許多？就是大限未滿，求死不能，也不過多受幾年困苦，填滿了飢寒之債，然後捐生。豈有做了孤臣孽子，囚繫外邦，還想豐衣足食之理？』

孟姜女所送之衣，蘇蕙娘所織之錦，不過寄在異地窮邊，並不是仇邦敵國；縱使帶去，也盡爲金人所有，怎能夠穿得

上身？不如畱在家中做了裝箱疊籠之具，後來還有用處也未可知。」

繞翠道：「你既不想生還，畱在家中也是棄物了，還有甚麼用處？」

段玉初欲言不言，只歎一口冷氣。

繞翠就疑心起來；畢竟要盤問到

底。段玉初道：「你不見詩經上面有兩句傷心話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我死之後，這幾間樓屋裏面少不得有人進來住；既有人住，衣服豈沒人穿？畱得一件下來，也省你許多辛苦，省得千針萬線又要服侍後人，豈不是樁便事？」

繞翠聽了以前的話，只說他是肝膈之言；及至聽到此處，真所謂沉香塑佛，竟把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不由他不發作起來；厲聲回覆道：「你這樣男子，真是鐵石心腸！我費了一片血誠，不得你一句好話，倒反謗起人來！怎見的你是忠臣，我就不是節婦！既然如此，把這些衣服都拏來燒了，省得放在家中又多你一番疑慮！」說完之後，果然把衣裳鞋襪疊在一處，下

面放了柴薪，竟像人死之後燒化冥衣的一般，不上一刻時辰，把錦繡綺羅變成灰燼。段玉初口中雖勸，教他不要如此，卻不肯動手扯拽，却像要他燒化不肯畱在家中與別人穿着的一般。

繞翠一面燒，一面哭說：『別人家的夫婦，何等綢繆！目下分離，不過是一年半載，尙且多勸慰，只怕妻子傷心。我家不是生離，就是死別，並無一句鍾情的話，反出許多背理之言！這樣夫妻，做他何用！』

段玉初道：『別人修得到，故此嫁了好丈夫，不但有情，又且有福，不至於死別生離。你爲甚麼前世不修，造了孽障，嫁着我這寡情薄福之人？但有死災，並無生趣，也是你命該如此。若還你這段姻緣不改初議，照舊嫁了別人，此時正好綢繆，這樣不情的話何由入耳？都是那改換的不是，與我何干？焉知我死之後不依舊遂了初心，把娥皇女英合在一處，也未可知。況且選妃之詔，雖然中止，目下城門大開，不愁言路不閉。萬一皇

上追念昔人，依舊選你入宮，也未可知。這雖是必無僅有之事，在我這離家去國的人，不得不慮及此。夫人聽了，也不必多心；古語道得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還你命該失節，數合重婚，我此時就着意溫存，也難免紅絲別繫。若還命合流芳，該做節婦，此時就衝撞你些，你也未必介懷。或者因我說破在先，秘密的天機不意使人參透，將來倒未必如此，也未可知。」說完之後，自去料理輕裝，把幾件破衣舊服疊入行囊；凡繞翠簇新做起燒毀不盡的，一件也不帶。把所住的樓房增上一個匾額，題曰『鶴歸樓』；用丁令威化鶴歸來的故事，以見他決不生還。

出門的時節，兩對夫妻一同拜別。郁子昌把圍珠的面孔看了又看，上馬之後還打了幾次回頭，恨不曾畫幅小像帶在身邊，當做觀音大上一般，好不時瞻禮。段玉初一揖之後，就飄然長往，任妻子痛哭號啕，絕無半點悽

然之色。

兩個風餐水宿，帶月披星，各把所齋之物解入鄰邦。少不得金人驗收，仍照昔年的定例，以真作假，視重爲輕，要硬迫來人賠補。段玉初道：『我是個新進書生，家徒四壁，不會領皇家的俸祿，不會受百姓的羨餘，莫說論萬論千，就是一兩五錢也收不出。況且所齋之貨，並無漿粉，任憑洗濯；若要節外生枝，迫我出那無名之費，只有這條性命，但憑貴國處分罷了。』金人聽了這些話，少不得先加凌辱，次用追比，後設調停，總要迫他寄信還鄉爲變產贖身之計。

段玉初立定主意，把『安窮』二字做了奇方。又加上一個譬法當做飲子：到了五分苦處就把七分來相比，到了七分苦處又把十分來相衡；覺得陽世的磨折究竟好似陰間，任你鞭箠夾打，痛楚難熬，還有死字做後門，陰間是個退步；到了萬不得已之處，就好尋死。既死之後，渾身不知痛痒，縱

有刀鋸鼎鑊也無奈我何。不像在地獄中遭磨受難，一死之後不能復死；任你死喉絕吭，沒有逃得脫的陰司；由他峻罰嚴刑，總是避不開的羅刹。只見活人受罪不過，逃往陰間；不見死人擺布不來，走歸陽世。想到此處，就覺得熬刑受苦，不過與生瘡害癩一般，總是命犯血光，該有幾時的災晦，到了出膿見血之後，少不得苦盡甘來。他用了這個祕訣，所以隨遇而安，全不覺有拘攣桎梏之苦。

郁子昌虧了岳父擔當，叫他凡有欠缺，都寄信轉來，我自然替你賠補。郁子昌依了此言，索性做個暢漢，把上下之人都賄賂定了，不受一些凌辱。金人見他肯用，倒把好酒好食不時款待他，連那沒人接濟的連襟也沾他些口腹之惠。不及五月，就把欠帳還清，別了段玉初預先回去覆命。

宋朝有個成規，凡是出使還朝的官吏到了京師，不許先歸私宅，都要面聖過了，繳還使節，然後歸家。郁子昌進京之刻，還在巳牌，恰好徽宗坐

朝，料想復過了命正好回家。古語道得好：『新娶不如遠歸。』那點追歡取樂的念頭，比合卺之初更加激切，巴不得三言兩語回過了朝廷好回去重諧伉儷。不想朝廷之上爲合金攻遼一事衆議紛紛，委決不下，徽宗自辰時坐殿直議到一二更天方纔定了主意。定議之後，即便退朝。縱有緊急軍情，也知道他倦怠不勝，不敢入奏，何況納幣還朝是椿可緩之事。

郁子昌熬了半載，只因災星未退，又熬了半夜的零頭，依舊宿在朝房，不敢回宅。倒是半年易過，半夜難熬，正合着唐詩兩句云：

『似將海水添宮漏，併作銅壺一夜長。』

閨珠聽見丈夫還朝，立刻就要回宅，竟似天上掉下月來，那裏歡喜得了；就去重薰繡被，再熨羅衾，打點一夜工夫要叙盡半年的闊別。誰想從日出望起望到月落還不見回來，不住空堵之上走去走來，竟把三寸金連磨得頭穿底裂。及至次日上午登樓而望，只見一位官員簇擁着許多人馬搖旗吶

戟而來，只說是過往的武職，誰想走到門前，忽然住馬，園珠定睛一看，原來就是自己的丈夫。如飛趕下樓來，堆着笑容接見，只說他久旱逢甘，勝似洞房花燭，自然喜氣盈腮，不想見了面反掉下恹惶淚來。問他情由，只是哽哽咽咽講不出口。

原來復命的時節，又奉了監軍齋餉之差，要他即日登程，不許羈留片刻以悞師期。連進門一見也是瞞着朝廷不可使人知道的。這是甚麼原故？只因他未到先，金人有壘文齋到，要與宋朝合兵攻遼；宋朝主意不定，擔擱了幾時。金人不見回話，又有催檄遞來，說：『貴國觀望不前，殊失同仇之義；本朝不復相強，當移伐遼之兵轉而伐宋。』即欲仍遵前約，不可得矣。』徽宗見了，不勝悚懼；所以窮日議論，不能退朝，就是爲此。

郁子昌若還遲到一日也就差了別人，不想冤家湊巧，起先不能決議，恰好等他一到就定了出師之期。領兵將帥隔晚已經選出，單少齋餉官一員，

要待次日選舉。郁子昌擅娶國妃，原犯了徽宗之忌；見他轉來得快，依舊要眷戀佳人，只當不曾離別；故此將計就計，倒說他納幣有方，不費時日，自能飛輓接濟，有裨軍功。所以一差甫完，又有一差相繼，再不使他骨肉團圓。

圍珠得了此信，把一付火熱的心腸激得冰冷，兩行珠淚竟做了三峽流泉，那裏傾倒得住？扯了丈夫的袖子正要說些衷情，不想同行的武職一齊譁譟起來，說：『行兵是大事，顧不得兒女私情；那家沒有妻子，都似這等留連，一個擔遲一會，須得幾十個日子方得起身！恐怕朝廷得知，不當穩便。』

郁子昌還要稽遲半刻，扯妻子進房略見歸來的大意，聽了這些惡聲，不覺高興大掃，只好痛哭一場，做齣苦團圓的戲文，就是這等別了。臨行之際，取出一封書信，說是姨丈段玉初寄回來的家報，叫遞與繞翠。

繞翠得書，不覺轉憂作喜；只說丈夫出門，爲了幾句口過，不曾叙得私情，過後追思，自然懊悔。這封家報無非述他改過之心，道他修好之意。及至拆開一看，又不如此，竟是一首七言絕句。其書云：

文迴織錦倒妻思，斷絕恩情不學癡；雲雨賽歡終有別，分時怒向

任猜疑。

繞翠見了，知道他一片鐵心久而不改，竟是從古及今第一個寡情男子！況且相見無期，就要他多情也沒用，不如安心樂意做個守節之人，把追歡取樂的念頭全然擱起，只以紡績治生；趁得錢來，又不想做人家，儘着受用；過了一年半載，倒比段玉初在家之日肥胖了許多；不像那丈夫得意之人終日愁眉嘆氣，怨地呼天，一日瘦似瘦似一日，渾身的肌骨竟像枯柴硬炭一般，與『溫香軟玉』四個字全然相反。

却說郁子昌尾（大兵料理軍餉一事，終日追隨鞍馬，觸冒風霜，受盡百般勞苦。俗語云：『少年子弟江湖老。』為商作客的子弟尙且要老在江湖，何況隨征遇敵的少年，豈能夠仍其故我？若還單受辛勤，止臨鋒鏑，還有消愁散悶之處；縱使易衰易老，也畢竟到將衰將老之年那副面容纔能改變。當不得這位少年，他生平不愛功名，止圖快樂，把美妻當了性命，一時三刻也是丟不下的。又兼那位妻子極能體貼夫心，你要如此，他早已如此；枕邊所說的話，被中相與之情，每一思起，就令人消魂欲絕。所以郁子昌的面貌，不滿三年，就變做蒼然一叟；髭鬚纔出就白起來。縱使放他回鄉，也不是當年嬌婿，何況此時的命運還在驛馬星中正沒有歸家之日。攻伐不止一年，行兵豈在一處？來來往往，破了幾十座城池，方纔徼倖成功，把遼人滅盡。班師之日，恰好又遇着納幣之期；被一個仰體君心的臣子知道此人入朝必為皇上所忌，少不得又要送他出門，不如在未歸之先假意

荐他一本，說：『郁廷言納幣有方，不費時日，現有成效可觀。又與金人相習多年，知道他的情性；不如加了品級，把納幣一事着他總理，使齎金納幣之官任從提調；不但重費可省，亦能使邊釁不開。此本國君民之大利也。』

此本一上，正合着徽宗吃醋之心；當日就下旨意，着吏部寫勅，陞他做戶部侍郎，總理歲幣一事，『聞命之後，不必還朝，就在邊城受事。告竣之日，另加陞賞。』郁子昌見了邸報，驚得三魄入地，七魂升天，不等勅命到來，竟要預尋短計；恰好遇着便人與他一封書札，救了殘生。

這封書札是何人所寄？說的甚麼事情？爲何來得這般湊巧？再看下回，便知端的。

第四回

親姊妹廻別榮枯

舊夫妻新諧伉儷

你道這封書札是何人所寄？說的甚麼事情？原來是一位至親瓜葛，同榜弟兄，均在患難之中，有同病相憐之意。恐怕他迷而不悟，依舊墮入阱中，到後來悔之何及；故此把藥石之言寄來點化他。只因滅遼一信報入金朝，段玉初知道他繫念室家，一定歸心似箭，少不得到家之日又啟別樣禍端；此番回去，不但受別離之苦，還怕有性命之憂。教他飛疏上聞，只說在中途患病，且捱上一年半載，徐觀動靜，再作商量，纔是個萬全之策。書到之日，恰好遇了邸報。

郁子昌拆開一看，纔知道這位連襟是個神仙轉世，說來的話句句有先見之明。他當日甘心受苦，不想還家，原有一番深意，吃虧的去處倒反討了便宜；可惜不曾學他，空受許多無益之苦。就依了書中的話如飛上疏。不想疏到在後，命下在先，仍叫他勉力辦事，不得借端推委。

郁子昌無可奈何，只得在交界之地住上幾時，等齋金納幣的到了，一齊

解入金朝。衆人見郁子昌任事，個個歡喜，只道此番的使費仍照常初；當初單管齋金，如今兼理幣事，只消責成一處，自然兩項俱清。那些收金斂幣之人，家家排筵席，個個送下程，把郁老爺郁侍郎叫不絕口。那裏知道這番桌面比前番大不相同：前番是自己着力，又有個岳父擔當；況且單管齋金，要他賠補還是有限的數目，自然用得鬆爽。此番是代人料理，自己只好出力，賠不起錢財。家中知道贖他不同，也不肯把有限的精神用於無用之地。又兼兩邊告乏，爲數不貲，縱有點金之術，也填補不來。只得老了面皮，硬着脊骨，也學段玉初以前任憑他擺佈而已。金人處他的方法更比段玉初不同，沒有一件殘忍之事不曾做到。

此時的段玉初已在立定脚跟的時候，金人見他熬煉得起，又且弄不出滋味來，也就斷了痴想，竟把他當了閒人，今日伴去游山，明日同他玩水；不但沒有苦難，又且肆意逍遙。段玉初若想回家，他也肯容他釋放；當不得

這位使君要將沙漠當了桃源，權做個避秦之地。

郁子昌受苦不過，只得仗玉初勸解，十分磨難也替他減了三分。直到二年之後，不見有人接濟，知道他不甚饒餘，纔漸漸的放鬆了手。段郁二人原是故國至親，又做了異鄉骨肉，自然彼此相依，同休共戚。

郁子昌對段玉初道：『年兄所做之事，件件都有深心；只是出門之際，待年嫂那番情節，覺得過當了些。夫妻之間，不該薄倖至此。』

段玉初笑一笑，道：『那番光景，正是小弟多情之處，從來做丈夫的沒有這般疼熱。年兄爲何不察，倒說我薄倖起來？』

郁子昌道：『迫他燒毀衣服，料他日後嫁人；相對之時，全無笑面；出門之際，不作愁容；這些光景，也寡情得夠了，怎麼還說多情？』

段玉初道：『這等看來，你是個老實到底之人，怪不得留戀妻子，多受了許多磨折。但凡少年女子，最怕的是淒涼，最喜的是熱鬧；只除非丈夫

死了，沒得思量，方纔情願守寡。若叫他沒原沒故做個熬孤守寡之人，少不得熬上幾年定要鬱鬱而死。我和他兩個平日甚是綢繆，不得已而相別；若還在臨行之際又做些情態出來，使他念念不忘，把顛鸞倒鳳之情，形諸夢寐，這分明是一劑毒藥，要迫他早赴黃泉。萬一有個生還之日，要與他重做夫妻也不能夠了。不若尋些事故，與他爭鬧一場，假做無情，悻悻而別。他自然冷了念頭，不想從前的好處，那些淒涼日子就容易過了。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我頓挫他的去處，正爲要全活他。你是個有學有術的人，難道這種道理全然悟不着？」

郁子昌道：「原來如此。是便是了，婦人水性楊花，捉摸不定，他未曾失節，你先把不肖之心待他，萬一他記恨此言，把不做的事倒做起來，踐了你的言語，如何使得？」

段玉初道：「我這個法子也是因人而施；平日信得他過，知道是綱常節

義中人，決不敢做越禮之事，所以如此。苟非其人，我又有別樣治法，不做這般險事了。」

郁子昌道：「既然如此，你臨別之際，也該安慰他一番，就不能夠生還也說句圓融的話，使他希圖萬一，以待將來，不該把匾額上面題了極凶的字眼。難道你今生今世就拿定不得還鄉，要做丁令威化鶴的故事不成？」

段玉初道：「題匾之意與爭鬧之意相同：生端爭鬧者，要他不想歡娛，好過日子；題匾示訣者，要他絕了妄念，不數歸期。總是替他消災延壽，沒有別樣心腸。這個法子不但處患難的丈夫不可不學，就是尋常男子，或是沒出門作客，或是往外求名，都該用此妙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說兩載；拿定離家一月，不可竟道三旬。出路由路，沒有拿得定的日子，甯可使他不望，忽地歸來；不可令我失期，致生疑慮。世間愛妻子的若能個如此，能保白髮齊眉，不致紅顏薄命。年兄若還不信，等到回家之日，

把賤荆的肥瘦與尊嫂的豐腴比並一比並就知道了。」郁子昌聽了這些話，也還半信半疑，說他：「見識雖高，究竟於心太忍。若把我做了他，就使想得到也只是做不出。」

他二人住在異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到了欽宗手裏，不覺換了八次星霜，改了兩番正朔。忽然一日，金人大舉入寇，宋朝敗北異常，破了京師，擄出徽欽二帝帶回金朝。段郁二人見了，少不得痛哭一場，行了君臣之禮。徽宗問起姓名，方纔有些懊悔，知道往常吃的都是些無益之醋；即使八年以前不罷選妃之詔，將二女選入宮中，到了此時也像牽牛織女隔着銀河不能見面，倒是讓得他好。

却說金人未得二帝以前，止愛玉帛子女，不想中原大事，所以把銀子看得極重。明知段郁二人追比不出，也還要留在本朝做個雞肋殘盤，得棄

之有味。及至此番大捷以後，知道宋朝無人，錦繡中原唾手可得，就要施起仁政來：忽下一道旨意，把十年以內宋朝納幣之臣果係赤貧不能賠補者，俱釋放回家，以示本朝寬大之意。

徽欽二宗聞了此信，就勸段郁還朝。段郁二人道：『聖駕蒙塵，乃君辱臣死之際；此時即在聖朝，尙且要奔隨赴難，豈有身在異邦，反圖規避之理？』二宗再三勸諭，把往昔無益徒記朕心的話明說了一番。段郁二人方纔拜別而去。

郁子昌未滿三十，早已鬚鬢皓然；到了家鄉相近之處，知道這種面貌難見妻子，只得用京染做造之法，買了些烏鬚黑髮的妙藥把頭上臉上都裝扮起來，好等到家之日，重做新郎，省得佳人敗興。誰想進了大門，只見小姨來接尊夫，不見阿姐出迎嬌婿；只說他多年不見，未免害羞，要男子進去就他，不肯自移蓮步。見過丈人之後，就要走入洞房，只見中廳之上有件不

吉利的東西高高架起，又有一行小字貼在面前，其字云：『宋故亡女郁門官氏之柩』。郁子昌見了，驚出一身冷汗，扯住官尚寶細問根由。官尚寶一面哭，一面說道：『自從你去之後，無一日不數歸期，眼淚汪汪，哭個不住；哭了幾日，就生起病來。遍請醫生診視，都說是七情所感，憂鬱而成，要待親人見面方纔會好。起先還望你回來，雖然斷了茶飯，還勉強吃些湯水，要畱住殘生見你一面。及至報捷之後，又聞得奉了別差，知道等你不來，就痛哭一場，絕食而死。如今已是三年。自他臨死之際，分付不可入土，要粧了相來會你一次，也常做骨肉團圓，所以不敢就葬。』郁子昌聽了，悲慟不勝，要撞死在柩前與他同埋合葬。被官尚寶再三勸慰，方纔中止。

官尚寶又對他道：『賢婿不消悲苦，小女此時就在也不是當日的團珠；不但骨瘦如柴，又且面黃肌黑，竟變了一副形骸，與鬼物無異。你若還看

見，也要害怕起來，掩面而走；倒不如避入此中，還可以藏拙。」

郁子昌聽了，想起段玉初昔日之言，叫他回到家中，把兩人肥瘦比並一番，就知其言之不謬。如今莫說肥者果肥，連瘦的也沒得瘦；這條性命豈不是找害了他？就對了亡靈再三悔過，說：「世間的男子只該學他，不可像我；淒涼倒是熱鬧，恩愛不在綢繆。」置之死地而後生，竟是風流才子之言，不是道學先生的話。」

卻說段玉初進門看見妻子的面貌勝似當年，竟把趙飛燕之輕盈變做楊貴妃之豐澤；自恃奇方果驗，心上十分歡喜。走進房中，就陪了個笑面，問他：「八年之中享了多少清福？閒暇的時節可思量出去之人否？」

繞翠扭過臉來，隨他盤問，只是不答。段玉初道：「這等看來，想是當日的怨氣至今未消，要我認個不是，方纔肯說話麼？不是我自己誇口，

這樣有情的丈夫，世間沒有第二個；如今相見不叫你拜謝也夠得緊了，還要我賠起罪來？」
繞翠道：「那一宗該拜？那一件該謝？你且說來！」

段玉初道：「別了八年，身體一毫不瘦，倒反肥胖起來：一該拜謝。多了八歲，面皮一毫不老，倒反嬌嫩起來：二該拜謝。一樣的姊妹，別人死了，你偏活在世上，虧了誰人？三該拜謝。一般的丈夫，別人老了，我還照舊不會改換容顏，使你敗興：四該拜謝。別人家的夫婦原是生離，我和你二人已經死別，誰想捱到如今，生離的倒成死別，死別的反做生離；虧得你前世有緣，今生有福，嫁着這樣丈夫，有起死回生妙手，旋乾轉坤的大力，方纔能够如此：五該拜謝。至於孤眠獨宿，不覺淒涼，枕冷衾寒，勝如溫暖；同是一般更漏，人恨其長，汝怪其短；並看三春花柳，此偏適意，彼覺傷心：這些隱然造福的功勞，暗裏鍾情的好處，也說不得許多，只好言其大概罷了。」

繞翠聽了這些話，全然不解；還說他以罪爲功，調唇弄舌，不過掩飾前非，那一句是吐裏的話。段玉初道：『你若還不信，我八年以前會有個符

券寄來與你，取出來驗一驗就知道了。』繞翠道：『誰見你甚麼符券！』

段玉初道：『姨夫復命之日，我有一封書信寄來，就是符券；你難道不會見麼？』繞翠道：『那倒不是符券，乃是一紙離書，要與我斷絕恩情，不許再生痴想的；怎麼到了如今，反當做好話倒說轉來！』段玉初笑一笑道：

『你不要怪我輕薄，當初分別之時，你有兩句言語道：「竊效孟姜女之心，兼仿蘇蕙娘之意」；如今看起來，你只算得個孟姜女，叫不得個蘇蕙娘，織錦迴文的故事全不知道。我那封書信是一首迴文詩，順念也念得去，倒讀也讀得來：順念下去，却像是一紙離書；倒讀轉來，分明是一張符券。若還此詩尚在，取出來再念一念就明白了。』

繞翠聽到此處，一發疑心；就連忙取出前詩，預先順念一遍，然後倒讀

轉來，了然是一片好心，並無歹意。其詩云：

疑猜任向怒時分，別有終歡賽雨雲；痴學不情恩絕斷，思妻倒織

錦迴文。

繞翠讀過之後，半晌不言；把詩中的意思細釋了一會，就不覺轉憂作喜，把一點櫻桃裂成兩瓣，道：『這等說來，你那番舉動，竟是有心做的；要我冷了念頭，不要往熱處想的意思麼？——既然如此，做詩的時節，何不明說？』定要藏頭露尾，使我惱了八年，直到如今方纔歡喜。這是甚麼意思？』段玉初道：『我若要明說出來，那番舉動，又不消做得了，虧得我藏頭露尾，纔把你畱到如今；不然，也與令姐一般，我今日回來，只好隔着棺木相會一處，不能够把熱肉相粘，做真正團圓的傳了。當初的織錦迴文是妻子寄與丈夫，如今倒做轉來，丈夫纔回文寄與妻子；豈不是椿極新奇之事？』繞翠聽了，喜笑欲狂；把從前之事不但付之流水，還說他的恩義

重似邱山，竟要認真拜謝起來。

段玉初道：「拜謝的也要拜謝，負荆的也要負荆；只是這番禮數要行得熱鬧些，不要把難逢難遇的佳期寂寂寞寞的過了。我當日與你成親，全是一片愁腸，沒有半毫樂趣；如今大難已脫，愁擔盡丟；就是二帝還朝，料想也不念前惡，再做吃醋撻酸的事了。當日已成死別，此時不料生還；只當重復投胎，再來人世。這一對夫妻竟是簇新配就的，不要把人孤負了。」就分付家人從新備了炮燭，又叫兩班鼓樂，一齊吹打起來，重拜華堂，再歸錦幕。這一宵的樂處，竟不可以言語形容！男人的伎倆百倍於當年，女子之輕盈備呈於今夕；纔知道雲雨綢繆之事，全要心上無愁，眼中少淚，方纔有妙境出來。世間第一種房術，只有兩個字眼，叫做「莫愁」；街頭所賣之方，都是騙人的假藥。

後來段玉初位至太常，壽逾七十，與繞翠和諧到老。所生五子，盡繼

書香。郁子昌斷絃之後，續娶一位佳人，不及數年又得怯症而死。總因他好色之念過於認真，爲造物者偏要顛倒英雄，不肯使人滿志。後來官居台輔，顯貴異常；也是因他官與不高，不想如此，所以偏受尊榮之福。可見人生在世，只該聽天由命，自己的主意竟是用不着的。這些事跡，出在段氏家乘中，有一篇鶴歸樓記，借他敷演成書，並不是荒唐之說。

奉先樓

第一回 因逃難詫婦生兒 爲全孤勸妻失節

衲子逢人勸出家，幾人能却眼前花？別生東土修行法，權作西

方引路車。茹素不須離肉食，參禪何用着袈裟？但存一點善

提種，能使心苗長法華。

世間好善的人不必定要披緇削髮，戒酒除葷，方纔叫做佛門弟子；只要把慈悲一念刻刻放在心頭，見了善事卽行，不可當場錯過。世間善事也有做得來的，也有做不來的；做得來的就要全做，做不來的也要半做。半做

者，不是叫在十分之中定要做了五分，就像天平彈過的一般，方纔叫做半做；只要權其輕重，揀那最要緊的做得一二分也就抵過一半了，畱那一半以待將來，或者由漸而成，充滿了這一點善心，也未可知。作福之事多端，非可一言而盡，但說一事以概其餘。譬如戒酒除葷，吃齋把素，是佛教入門的先着；這樁善事，出家人好做，在家人難做：出家之人，終日見的都是蔬菜，魚肉不到眼前，這叫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在家之人，一向吃慣了嘴，看見肉食，未免流涎，即使勉強熬住，少不得喉裏作痒，依舊要開，不如不吃還好。

我如今說個便法，全齋不容易吃，倒不如吃個半齋，亦可以熬長耐久。何謂半齋？肉食之中除了牛犬二件，其餘的豬羊鵝鴨就不戒也無妨。同是一般性命，爲甚麼單惜牛犬？要曉得上帝好生，佛門惡殺，不能保全得到，就要權其輕重。傷了別樣生命雖然可憫，還說他於人無罪，却也於世

無功；殺而食之，就像虎豹食麋鹿，大蟲吞小蟲，還是可原之罪。至於牛犬二物，是人生養命之源，萬姓守家之主。耕田不是牛力，五穀何由下土？守夜賴犬功，家私盡爲盜竊。有此大德於人，不但沒有厚報，還拏來當做仇敵，食其肉而寢其皮，真叫做負義忘恩，不止是貪圖口腹。所以宰牛屠狗之罪，更有甚於殺人，食其肉者亦不在持刀執挺之下。若能戒此二物，十分口腹之罪就可以減去五分，活了十年，只當吃了五年長素，不但可資冥福，能免陽災，卽以情理推之，也不會把無妄之災加於有功之物；就像當權柄國不會殺害忠良，清夜捫心，亦可以不生慚悔。

這些說話不是區區捏造之言，乃出自北斗星君之口。是他親身下界，分付一個難民，叫他廣爲傳說，好勸化世人的。聽說正文，便知分曉。

這篇正文，雖是椿陰隲事，却有許多波瀾曲折，與尋常所說因果不同。看官裏面儘有喜說風情厭聞果報的，不可被『陰陽』二字阻了興頭，置新奇

小說而不看也。

明朝末年南京池州府東流縣有一個飽學秀才，但知其姓，不記其名，連他的內人也不知何氏，只好稱爲『舒秀才』『舒娘子』。因是一樁實事，不便扭捏其名，使真事變爲假事也。舒族之人極其繁衍，獨有他這一分代都是單傳，傳到秀才已經七世，但有祖孫父子之稱，並無手足兄弟之分；五倫之內，缺少一倫。『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這兩句四書竟做了傳家的口號。

舒秀才早年娶妻，也是個名家之女，姿容極其美艷，又且賢淑端莊，長於內助。夫妻之恩愛，枕席之綢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做親數年，再不見懷孕，直到三十歲纔有了身孕；就央通族之人替他聯名祈禱：『求念人丁寡弱，若是女胎，及早變做男孕。』不想生下地來果然是個兒子；又

且氣宇軒昂，眉清目秀。舒秀才見了，喜笑欲狂；連通族之人也替他慶幸不已。獨鄰舍人家見他生下地來不行溺死，居然留養在身邊視爲奇物，都在背後冷笑，說他夫妻兩口是對痴人。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彼時流寇猖獗，大江南北沒有一寸安土；賊氛所到之處，遇着婦女就淫，見了孩子就殺；甚至有熬取孕婦之油爲點燈搜物之具，縛嬰兒於旗竿之首爲射箭打彈之標者。所以十家懷孕，九家墮胎，不肯留在腹中馴致熬油之禍；十家生兒，九家溺死，不肯養在世上預爲箭彈之媒。起初有孕，衆人見他不肯墮胎，就有譏諷之意；到了此時，又見種種得意之狀，就把男子目爲迂儒，女人叫做顛婦，說：『他這般美貌，遇着賊兵，豈能倖免？婦人失節，孩子那得安生？不是死於箭頭，就是斃諸刀下。以太平之心處亂離之世，多見其不知量耳！』

舒秀才望子急切，一心只顧宗祧，並不會想起利害。直到生子之後，

看見賀客家家，人言藉藉，方纔悟到『亂離』二字。覺得兒子雖生，斷不是久之物，無論遇了賊兵，必遭慘死；就能保其無恙，也必至於母子分離。失乳之兒，豈能存活？這七世單傳的血脈少不得斷在此時；生與不生，其害一也。想到此處，就不覺淚下起來，對了妻孥備述其苦。

舒娘子道：『你這訴苦之意，是一點甚麼心腸？還是要我捐生盡節，做個冰清玉潔之人？還是要我留命撫孤，做那夫妻杵臼之事？』舒秀才道：『兩種心腸都有，只是不能够相兼。萬一母子兩人落於賊兵之手，倒不願你輕生赴難，致使兩命俱傷。只求你取重舍輕，保我一支不絕。』

舒娘子道：『這等說起來，只要保全黃口，竟置節義綱常於不論了！做婦人的操修全在『貞節』二字，其餘都是小節；一向聽你讀書，不曾見說『小德不踰閑，大德出入可也』？』舒秀才道：『那是處常的道理；如今遇了變局，又當別論。處堯舜之地位，自然該從揖讓；處湯武之局面，一

定要用征誅；堯舜湯武易地皆然。只要撫得孤兒長大，保全我百世宗祧；這種功勞也非同小可，與那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奚啻霄壤之分哉！」

舒娘子道：「是便是了；我若含羞忍恥，撫得孤子成人，等你千里尋來，到骨肉團圓的時節，我兩人相對，其將何以爲情？當初看做浣紗記到那西子亡吳之後，復從范蠡歸湖，竟要替他羞死！起先爲王復讐，以致喪名敗節；觀者不施責備，爲他心有可原。及至國恥旣雪，大事已成，只合善刃而藏，付之一死；爲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依舊隨了前夫？人說他是千古上下第一個絕色佳人，我說他是從古及今第一個醜顏女子！我萬一果然不幸做了今日之西施，那一齣歸湖的醜戲也斷然不做！你須要牢記此語，以爲後日之驗！」舒秀才聽了這些話，不覺涕泗交流，悲慟不已。

過了幾時，聞得賊兵四至，沒處逃生。做男子的還打點布襪芒鞋希圖走脫；婦人女子都有一雙小脚，替流氓拖了牽頭，鈎住身子，不叫他轉動。

舒秀才對娘子道：『事急矣！娘子留心，千萬勿負所託！』舒娘子道：『名節所關，不是一樁細事；你還要謀之通族，詢諸三老。若還衆議會同，要我如此，我就看祖宗面上，做了這樁不幸之事。若還衆人之中有一個不許，可見大義難逃，還是死節的是。』

舒秀才道：『也說得有理。』就把一族之人請來，會於家廟。那座家廟名爲奉先樓。舒秀才把以前的話遍告族人，詢其可否。族人都說：『守節事小，存孤事大。』與舒秀才的主意相同。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把妻子請入奉先樓，大家苦勸，叫他看宗祀分上立意存孤，勿拘小節。

舒娘子道：『從來不忠之臣，不節之婦，都假借一個美號遂其奸淫；或說勉嗣宗祧，或說苟延國脉，都未必出於本心，直等國脉果延宗祧既嗣之後方纔辨得真假。於今蒙列位苦勸，我欲待依從，只有一句說話也要預先講過：初生乍養的孩子，比垂髫總角者不同；痧瘋痘疹全然未出，若還託賴祖

宗養得成功便好；萬一壽命不長，半途而廢，孤又不曾撫得成，徒然做了個失節之婦，却怎麼處？」衆人道：「那都是命該如此，與你何干？只問你盡心不盡心，不問他有壽沒有壽。」

舒娘子道：「雖則如此，也還要斟酌；絕後不絕後，關係於祖宗，還須對着神主卜問一卜問。若還高曾祖考都容我失節，我就勉強依從；若還占卜不允，這個孩子就是撫養不成，不能長大的了，落得拋棄了他，完我一生節操，省得名實兩虧，使男子後來懊悔。」衆人道：「說得是極。」就叫舒秀才磨起墨來，寫了「守節，存孤」四個字，分爲兩處，搓作紙團，對祖宗卜問過了，然後拈鬮，卻好拈着「存孤」二字。舒秀才與衆人大喜，又再三苦勸一番，他纔應許。應許之後，又對着祖宗拜了四拜就號啕痛哭起來，說：「今生今世講不起「貞節」二字了！只因賊惡滔天，以致綱常掃地；只求天地祖宗早顯威靈，殄滅此輩，好等忠臣義士出頭！」哭完

後，別了衆人，抱了孩子，夫婦二人且到黃柏木下彈琴去了。

後事如何，再容分說。

第二回 幾條鐵索救殘生 一道麻繩完骨肉

舒秀才夫婦立了存孤的主意，未及半月，闖賊就至東流。舒秀才棄家

逃走，得免於難。那一方的婦人，除醜貌不堪之外，未有不遭淫污者；舒

娘子亦在其中。遇賊之初，把孩子抱在懷裏，任憑扯拽，只是不放。闖

賊拔刀要砍孩子，他就放聲大哭起來，說：『寧可辱身，勿傷我子！若殺

吾子，連此身也不肯受辱，有與子俱亡而已！』闖賊無可奈何，只得存其

一線，就把他帶在軍中，流來流去，不知流過多少地方，母子二人總未嘗離

了一刻。

卻說舒秀才逃難之後，回來不見了妻子，少不得痛哭一場，耐心苦守。

料想亂離之世，盼不得骨肉團圓，直要等個真命天子出來，削平區宇，庶有破鏡重圓之日。及至國朝定鼎，楚蜀既平之後，川湖總督某公大張告示，許贖民、俘女。舒秀才聞得此信，知道闖賊所擄之人盡爲大兵所得，就賣了家產前去尋妻。日子，歷盡艱難困苦，看見無數男人都贖了妻子回去，獨有自家的親屬並無踪影。在川湖兩處尋訪了半年，資斧用去一大半，只得廢然而返。不想來到中途，又遇了土賊把盤費却得精光，竟要餓死，只得沿途乞食。不想川湖地界日日有大兵往來，居民盡皆遠避，並無施捨，只好倒在兵營之中討些吃吃，餓得要倒在路旁，不能舉動。

到將晚的時節，忽有大兵經過；因近處沒有人家，就在大路之旁支起帳席宿歇。舒秀才知道屯兵之處必定舉火，只得勉強支撐，走到帳房門首，要乞些餘粒以救殘生；只見衆人所吃的都是肉食，並無米麵，那肉食又無麻

盛，都是切成大塊架在炭火之中旋燒旋吃。見他走到，就有個慈心的將官提起熟肉一方，約有一斤多重，望他面前一丟。

舒秀才餓得眼花，捨了竟走，也不看是豬肉羊肉。及至拿到冷廟之中，撕些入口，覺得這種香味與尋常所吃的不同，別是一種氣味；及至咽下喉去，就高聲念起佛來。原來不是豬，不是羊，竟是一塊牛肉！舒秀才家中累世不食犬牛，那奉先樓上現刻着一道碑文，說祖上遇着個高僧，道他家本該絕後，只因世不殺生，又能戒食牛犬，故爲上帝所憫，每代傳子一人以綿宗祀；破戒之日，卽絕嗣之年也。所以舒秀才持戒甚堅；到了性命相關的時，依舊不違祖訓，寧可絕食而死，不肯破戒而生。就把幾個指頭探進喉內再三摳挖，定要哇而出之。誰想肉使哇出，可憐一縷殘喘卻已隨聲而絕；覺得自家的魂靈與自家尸首隔了一丈多路，附又附不上，走又走不開。

正在飄忽無依之際，只見有許多神明，騎馬張蓋而來，看見舒秀才，就問：『甚麼游魂，不陰不陽，流落在此處？』舒秀才跪倒哭訴遭難餓死的緣由。那些神明道：『現有你吃殘的餘肉棄在尸首之旁，怎麼還說是餓死的？』

舒秀才又把戒牛不食，悞吞入喉，到知覺之後方纔嘔出，所以氣隨聲絕的原故述了一番；又說：『有哇出之肉可證。』那些神明道：『這等說起來，是個吃半齋的人了；豈有不得善終蒙此慘禍之理？』就叫跟隨的神役：『快把他的魂靈附在尸首上去。』

舒秀才又道：『請問諸位尊神，是何名號？因甚到此？』那些神明

道：『吾輩乃北斗星君；爲察人間善惡，偶然到此。』舒秀才問：『何以

謂之「半齋」？』北斗星君道：『五葷三厭俱不食，謂之全齋；別葷不

戒，單戒牛犬，謂之半齋。這個名目，世人不曉，你可遍傳一傳：凡吃半

齋，俱能逢凶化吉，生平沒有奇災。你今日之事就可以做個證驗了。」

舒秀才還要把尋妻覓子的話哀告一番，兼問妻子的存亡，還求他指條生路；不想他說完之後，帶起馬頭竟飄然去了。留幾個神役引他的魂靈附入屍首，也就不知去向。

舒秀才昏沉了一會，覺得冰冷的身子漸漸的煖熱起來，知道是還魂的氣象；就把眼目一睜，精神一扎，不覺的健旺如初，竟與吃飽之人無異。隨往各處募緣，依舊全活了身子。

約有半月有餘，走了一千多路。不想災星未退，好事多磨，遇着一起大兵拏他做了繯夫，依舊要拽船上去。日間有人押守；一到夜間，就鎖在廟中宿歇，不容逃走。舒秀才受苦不過，每夜哭到天明，口中不住的說：

『北斗星君，你會親口對我說過：凡吃半齋的人生平沒有奇禍。如今死在須臾，爲甚麼不來救我？』說來說去總是這幾句虛玄的話。一連哭了三

四夜，不想被船上聽見，惱了一位太太；等到天明，差幾個牢子掣到船邊去審究。原來這隻坐船止載家眷，並無官府。官府從四川下來，家眷由湖廣上去，約在中途相會的。

船裏的太太隔着簾子問他：『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爲甚麼跟住坐船不住的啼哭，使我睡不安穩！』舒秀才就把姓名住址與尋妻覓子的話說了一番。說完之後，就不住的叩頭，求他釋放還鄉，活此狗命。

那位太太聽了，就高聲呵叱起來，分付押夫之人把鐵鍊鎖了，解到前途等老爺發落。那些兵丁得了這句說話，就把幾條鐵索盤在他頸上，只當帶了重枷，如何行走得動？一連拖上三日，頸也磨穿，脚也拖腫；只求官早到一刻，好發放他上路，省得活在世上受此奇苦。只見到第四日上，遇着幾號坐船，都說是老爺來了。衆兵跪在路旁接過之後，只見一位將軍走入船來，在官艙之中坐了一會，就叫岸上的兵了一面帶犯人聽審，一面準備

刀斧伺候殺人。舒秀才聽見了，三魂入地，七魄升天，那裏覓得了！

不上一刻，那位將軍走到船頭，取一把交椅朝岸上坐了。衆人吶喊一聲，就把舒秀才帶到。抬頭一看，只見那位將軍豎起雙眉，滿臉都是殺氣，高聲問道：『你是何等之人，跟着坐船啼哭！又見船上沒有男子，更深夜靜走進船來要做那不良之事！』

舒秀才聽了這一句，一發魂飛胆裂，不知從那裏說起；也高聲回覆道：『生員是個讀書人，頗知禮法，怎敢胡行？實爲尋妻覓子而來，路上遇了天兵，拏我拽縛。我因妻子尋不見，又繫住身子，不得還鄉，所以慘傷不過，對着神明啼哭，不想驚動了太太，把我鎖到於今，聽候老爺發落。這是實情，此外並無他罪。』

那位將軍就掉過臉來，問衆人道：『這幾條鐵索是幾時鎖起的？』衆人道：『就是他啼哭之後，驚動了太太，分付鎖起，候老爺發落，於今已

四日了。」將軍道：「不信有這等事！既然如此，開了鎖，待我驗一驗看。」衆人聽了，就吶喊一聲，替他開鎖。不想這幾管鐵鎖在露天之下，過了三夜，又遇幾次大雨，鎖簧上了鐵鏽，再開不開。直等搥上幾十次，敲上幾百錘，打開鎖門，方纔除去鐵索。

那位將軍把他頸項之中仔細一驗，只見鐵索所盤之處磨得肉綻皮開，就不覺回嗔作喜，放下臉來。對衆人道：「若不是這幾把鐵鎖一片血痕做了證據，不但此人必殺，連你們的性命也要斷送幾條！這等看起來，果然是不會上船；是我疑錯了。」又向舒秀才道：「這等，你妻子何氏？兒子何名？若在這邊，於今該幾歲了？」舒秀才據實以答。將軍對左右道：「把他帶過一邊，我自有處。」說了這幾句話，就笑嘻嘻的進艙去了。

看官，你道這些舉動是甚麼來由？爲甚麼平空白地把前夫認作奸夫，做起吃醋撚酸的事來？要曉得這位太太就是舒秀才的妻子；這位將軍自從

得他之後，就拏來做了夫人，寵愛不過；把他帶來的兒子視若親生。

舒娘子與他相從之日，訂過在先，說：『前夫七代單傳，止得這點骨血；若有相會之日，求把兒子交付還他。』這位將軍是個仗義之人，就滿口應承，並無難色。這一夜，舒娘子睡在舟中，聽見岸上啼哭，好似丈夫的聲音，所以等到天明，拏到船邊來審問，原是要識認面容，不想果然是他，心中大喜。若把別個婦人遇了親夫，少不得揭起簾子與他相會；若還見了一面，就涉了瓜李之嫌，舒秀才這條性命今日就不能保了。虧他見識極高，知道男子的心腸最多猜忌；若還在他未到之先通了一句言語，就種下了無限的疑根，連共枕同衾開囊捲囊的事都要疑心出來了。若不說明，又怕他逃了開去，後來沒處找尋，所以一字不提，只把鐵索鎖了，叫人帶住：一來省得他逃走；二來倒借這條鐵索做了一件釋疑解惑的東西，省得他誹謗起來，沒得分辨。不想到了今日，果應其言。

將軍看了那些光景，走進艙來，和顏悅色對他道：『你的心跡如今驗出來了，可見是個光明正大的人。兒子遇了父親，自然交付還他；只是你的身子作何歸結？他是前夫，我是後夫，還是要隨那一個？老實說來。』

舒娘子道：『妾自失身以後，與前面的男子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莫說不要隨他，就要隨他，叫我把何顏相見？只將兒子交付還他，我的心事就完了，別樣的話都不必提起。』

將軍道：『如此極好。』就把兒子帶到前艙，喚舒秀才上來，當面問他道：『這是你的兒子麼？』舒秀才道：『正是。』將軍道：『這個孩

子你不要看容易了，費你妻子多少心血方纔撫養得成。說你七世單傳，止得這點骨血，比尋常孩子不同，日間不放下地，夜間不放着床，竟是在手上養大，身上睡大了的。如今交付還你，他的心事完了。至於他的身子，業已隨了別人，不便與你相見，休想再要會他。領了兒子去罷。』舒秀

才道：『得了兒子已屬萬幸，豈敢復望前妻？就此告別了。』說完之後，深深拜了幾拜，謝他撫育之恩，領了兒子竟走。將軍送他路費一封，又撥小船一隻，顧不得孩子啼哭，等他抱過船頭，就叫扯起風帆遡流而上。不上半刻時辰，母子二人已有天南地北之隔了。

卻說舒秀才口中雖說不敢望妻子，這一點『得隴望蜀』之心誰人沒有？看見兒子雖然到手，妻子並不見面，未免視物傷情，抱了孤兒不住的痛哭。正在悲苦不勝之際，只見江岸之上有一匹飛馬趕來，騎馬之人，手持令箭，說：『將爺有令，特地來追你轉去！』舒秀才又吃了一驚，不知何意，只得隨旗而轉。及至趕着大船，見了將軍，原來是一團好意。

只因舒娘子賦性堅貞，打發兒子去後，就關上艙門一索吊死。衆丫環推門不進，知道必有原故，就報與將軍知道。將軍劈開艙門，只見這位夫

人已做了梁上之鬼。將軍憐惜不已，叫人解去索子，放下地來，取續命丹一粒，塞入口中，用滾湯灌下，也是他大限未終，不該就死，一連灌上幾口，就甦醒轉來。將軍問他道：『你尋死之意，無非是愛惜兒子，又捨不得前夫，故用這條短計；我起先問你，原有個開籠放鶴之心，你又不肯直說，故意把巧言復我。到如今，首鼠兩端，是何道理？』舒娘子道：『今日之事，已定於數載之前；當日分別之時，曾與丈夫說過，說：「遭瑕被玷之餘，決無面目相見；微倖存孤之後，有死而已。」老爺不信，只叫他上來問就是了。』將軍道：『若果然如此，竟是個忍辱存孤的節婦了。我做英雄豪傑的人，那裏討不出婦女，定要畱個節婦爲妻？我如今喚他轉來，使你母子夫妻，同歸一處，你心下何如？』舒娘子道：『有話在先，決不做覬顏之事，只求一死，以蓋前羞！』將軍道：『你如今死過一次，也可爲不食前言了。少刻前夫到了，我自然替你表白。』

此時見舒秀才走到，就把他妻子忍辱存孤，事終死節的話，細細述了一遍；又道：『今日從你回去，是我的好意，並不是他的初心。你如今回去，倒是說前妻已死，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他起個節婦牌坊，留名後世罷了。』說完這些話，就別撥一隻大船，把他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皿，盡數搬過船去，做了贈嫁的奩資。這夫妻二人與那三尺之童，一齊拜謝恩人，感頌不遑，繼之以泣。

這場義舉是鼎革以來第一件可傳之事！但恨將軍的姓名，探訪未確，不敢擅書，僅以『將軍』二字概之而已。

生我樓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兒 插奇標賣身作父

千年劫，偏自我生逢；國破家亡身又辱，不教一事不成空，極狠
 是天公！差一念，悔殺也無功；青隊魂多難覓取，黃泉路窄易
 相逢，難禁滿天紅！

——右調望江南——

此詞乃闖賊南來之際，有人在大路之旁拾得漳煙少許，此詞錄於片紙，
 即闖賊包煙之物也。拾得之人不解文義，僅謂殘編斷幅而已。再傳而至
 文人之手，始知爲才婦被擄，自悔失身，欲求一死，又慮有覷面目，難見地

下之人，進退兩難，存亡交阨，故有此悲憤流連之作。玩第二句有『國破家亡』一語，不僅是庶民之妻，公卿士大夫之妾；所謂『黃泉路窄易相逢』者，定是個有家有國的人主。彼時京師未破，料不是先帝所幸之人，非藩王之妃，即宗室之婦也。貴戚若此，其他可知；能詩善賦通文達理者若此，其他又可知。所以論人於喪亂之世，要與尋常的論法不同；略其迹而原其心，苟有寸長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一概置之。古語云：『立法不可不嚴，行法不可不恕。』古人既有誅心之法，今人就該有原心之條。跡似忠良，而心同奸佞，既蒙貶斥於春秋；身居異地，而心係所天，宜見褒揚於末世。誠以古人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此婦既遭汗辱，宜乎背義忘恩，置既死之人於不問矣；猶能慷慨悲歌，形於筆墨，亦當在可原可赦之條，不得與尋常失節之婦同日而語也。

此段議論與後面所說之事不甚相關，爲甚麼叙作引子？只因前後二樓

都說被擄之事，要使觀者稍抑其心，勿施責備之論耳。

從來鼎革之世，有一番亂離就有一番習合；亂離是一件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於作緣，往往如此。

却說宋朝末年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有個鄉間財主，姓尹，名厚。他家世代務農，力崇儉樸，家貲滿萬，都是氣力上掙出來口舌上省下來的。娶妻龐氏，亦係庄家之女；練衣布裙，躬親杵臼。這一對勤儉夫妻，雖然不務奢華，不喜炫燿，究竟他過的日子比別家不同，到底是豐衣足食。莫說別樣，就是所住的房屋也另是一種氣概。

四書有兩句云：『富潤屋，德潤身。』這個『潤』字，從來讀書之人都不得其解。不必定是起樓造屋，使他煥然一新，方纔叫做潤澤，就是荒園一所，茅屋幾間，但使富人住了就有一種旺氣。此乃時運使然，有莫

之爲而爲者。若說『潤屋』的『潤』字是興工動作粧飾出來的，則是『潤身』的『潤』字也要改頭換面，另造一付形骸，方纔叫做潤身；把立心誠意的工夫反認做穿眼鑿眉的學問了，如何使得？

尹厚做了一世財主，不會興工動作；只因婚娶以後再不宜男，知道是陽宅不利，就於祖屋之外另起一座小樓。同鄉之人都當面笑他，道：『盈千累萬的財主，不起大門大面，蓄了幾年的精力，只造得小樓三間，該替你上個徽號，叫做『尹小樓』纔是。』尹厚聞之甚喜，就拏來做了表德。

自從起樓之後，夫妻兩口搬過去做了臥房，就忽然懷起孕來；等到十月滿足，恰好生出個孩子，取名叫做『樓生』。相貌魁梧，易長易大；只可惜腎囊裏面止得一個腎子。小樓聞得人說，獨卵的男人不會生育，將來未必有孫，且保了一代再處。不想到三四歲上隨着幾個孩童出去嬉耍，晚上回來，不見了一個，恰好是這位八主公郎。彼時正有虎災，人口豬羊時常

有失脫，尋了幾日不見，知道落於虎口，夫妻兩口，痛不欲生。起先只愁第二代，誰想命輕薄福，一代也不能保全。勸他的道：『少年的婦人只愁不破腹；生過一胎就是熟肚了，那怕不會再生？』小樓夫婦道：『也說得是。』從此以後，就愈敦夫婦之好，終日養精蓄銳，只以造人爲事。誰想從三十歲造起造到五十之外，行了三百餘次的月經，倒下了三千多次的人種，往往都下在空處，不會有半點收成。

小樓只是惜福的人，但有人勸他娶妾，就高聲念起佛來，說：『這句話頭只消口講一講就要折了冥福，何況認真去做，有個不傷陰德之理？』所以到了半百之年，依舊是夫妻兩口，並無後代。

親戚朋友個個勸他立嗣。尹小樓道：『立後承先不是一樁小事，全要付得其人。我看眼睛面前沒有這個有福的孩子；況且平空白地把萬金的產業送他，也要在平日之間有些情意到我，我心上愛他不過，只當酬恩報德一

般，明日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懊悔。若還不論有情沒情，可託不可託，見了孩子就想立嗣；在生的時節他要得我家產，自然假意奉承，親爺親娘叫不住口。一到死後，我自我，他自他，那有甚麼關涉？還有繼父未亡，嗣子已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倒要脅制爹娘，欺他沒兒沒女；又搖動我不得，要迫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家主公的，這也是立嗣之家常有的事。我這分家私是血汗上掙來的，不肯白白送與人，要等個有情有義的兒子，未曾立嗣之先，倒要受他些恩義，使我心安意肯，然後把恩惠加他。別個將本求利，我要人將利來換本，做件不折便宜的事與列位看一看何如？」衆人不解其故，都說他是迂談。

一日，與龐氏商議道：『同鄉之人知道我家私富厚，那一個不想立嗣？見我發了這段議論，少不得有垂釣下餌的人把假情假意來騙我；不如離了故鄉，走去周遊列國，要在萍水相逢之際試人的情意出來。萬一遇着個有福

之人，肯把真心待我，我就領他回來，立爲後嗣；何等不好？」
 龐氏道：「極講得是。」就收拾了行李，打點丈夫起身。

小樓出門之後，另是一種打扮，換了破衣舊帽，穿着苧襪芒鞋，使人看了竟像個卑田院的老子，養濟院的後生，只少得一根拐杖，也是將來必有的家私。這也罷了，又在帽簷之上插着一根草標，粧做個賣身的模樣。人問他道：「你有了這一把年紀，也是大半截下土的人了，還有甚麼用處，思想要賣身？看你這個光景，又不像低下之人，他買你回去，還是爲奴作僕的好，還是爲師作傅的好？」

小樓道：「我的年紀果然老了，原沒有一毫用處，又是做大慣了的人，爲奴作僕又不屑，爲師作傅又無能。要尋一位沒爺沒娘的財主賣與他做繼父，拚得費些心力替他管管家私，圖一個養老送終，這纔是我的心事。」問的人聽了，都說是油嘴話，沒有一個理他。他見口裏說來沒人肯信，就買

一張棉紙，裱做三四層，寫上幾個大字，做個賣身爲父的招牌。其字云：年老無兒，自賣與人作父；止取身價十兩。願者即日成交，並無後悔。

每到一處，就捏在手中，在街上走來走去。有時走得脚酸，就盤膝坐下，把招牌挂在胸前，與和尚募緣的相似。衆人見了，笑個不住，罵個不了，都說是喪心病狂的人。小樓隨人笑罵，再不改常。終日穿州撞府，涉水登山，定要尋着個買者纔住。

要問他尋到幾時方纔遇着受主？只在下回開卷就見。

第二回 十兩奉嚴親本錢有限

萬金酬孝子利息無窮

尹小樓捏了那張招帖走過無數地方，不知笑歪了幾千幾萬張嘴！忽然

遇着個奇人，竟在衆人笑罵之時，成了這宗交易。俗語四句道得好：

『蠻刀撞着瓢切菜，夜壺合着油瓶蓋。』

世間棄物不嫌多，酸酒也堪充醋賣。』

一日，走到松江府華亭縣，正在街頭打坐，就有許多無知惡少走來愚弄他。不是說，『孤老院中少了個叫化頭目要買你去頂補』，就是說，『烏龜行裏缺了個燒湯頭兒，要聘你去當官』。也有在頭上敲一下的，也有在腿上踢一脚的，弄得小樓當真不是，當假不是。

正在難處的時節，只見人叢裏面擠出一個後生來，面白身長，是好一個相貌；止住衆人，叫他不要囉唆，說：『鰥寡孤獨之輩，乃窮民之無告者；皇帝也要憐憫他，官府也要周恤他，我輩後生，只該崇以禮貌，豈有擅加侮慢之理？』衆人道：『這等說起來，你是個憐孤恤寡的人了，何不兌出十兩銀子買他回去做爺？』那後生道：『也不是甚麼奇事；看他這個相貌，

不是沒有結果的人，只怕他賣身之後，又有親人來認了去，不肯隨我終身。若肯隨我終身，我原是沒爺沒娘的人，就出了十兩銀子買他做個養父，也使百年以後，傳一個憐孤恤寡之名，有甚麼不好？」

小樓道：「我只得一身，並無親屬；招牌上寫得分明，後來並無翻悔。

你若果有此心，快兌銀子出來，我就跟你回去。」衆人道：「既然賣了身

子，就是他供養你了，還要銀子何用？」小樓道：「不瞞列位講，我這張

窮嘴原是饑不過的，茶飯酒肉之外，還要吃些野食；只爲一生好用，所以做不起人家。難道一進了門就好問他取長取短？也要吃上一兩個月，等到情意淡洽了，然後去需索他，纔是爲父的道理。」

衆人聽了，都替這買主害怕；料他聞得此言，必定中止。誰想這個買主不但不怕，倒連聲贊美，說他未曾做爺，先是十分體貼，將來愛子之心，一定是無所不至的了。就請到酒店之中，擺了一桌飯菜，煖上一壺好酒，

與他一面說話，一面成交。起先那些惡少都隨進店中，也以吃酒爲名，看他真是假。只見賣主上坐，買主旁坐，斟酒之時，必恭必敬，儼然是個爲子之容；吃完之後，就向肚兜裏面摸出幾包銀子，併攏來一稱，共有十六兩，就雙手遞過去，道：「除身價之外，還多六兩，就煩爹爹代收。從今以後，銀包都是你管，孩兒並不稽查；要吃只管吃，要用只管用，只要孩兒趁得來，就吃到一百歲也無怨。」

小樓居然受之，並無慚色；就除下那面招牌遞與他道：「這件東西就當了我的賣契，你藏在那邊做個憑據就是了。」後生接過招牌，深深作了一揖，方纔藏入袖中。小樓竟以家主自命，就打開銀包稱着銀子替他還了酒鈔，一齊出門去了。旁邊那些惡少看得目定口呆，都說：「這一對奇人，不是神仙，就是鬼魅，總沒有好好兩個人做出這般怪事之理！」

却說小樓的身子雖然賣了，還不知這個買主姓張姓李，家事如何，有媳婦沒有媳婦，只等跟到家中察其動靜。只見他領到一處，走進大門，就扯一把交椅擺在堂前，請小樓坐下，自己志誠誠拜了四拜。拜完之後，先問小樓的姓名，原籍何處。

小樓恐怕露出行藏，不好試人的情意，就捏個假名假姓糊塗答應他；連所居之地也不肯直說，又在隣州外縣隨口說一個地方。說出之後，隨即問他姓甚名誰，可曾婚娶。那後生道：「孩兒姓姚，名繼，乃湖廣漢陽縣漢口鎮人；幼年喪親，並無依倚。十六歲上跟了個同鄉之人，叫做曹玉宇，到松江來販布，每年得他幾兩工錢，又當糊口，又學本事。做到後來人頭熟了，又積得幾兩本錢，就離了主人自己做些生意，依舊不離本行。這姓人家就是布行經紀，每年來收布都寓在他家。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會娶有媳婦。照爹爹說起來，雖不同府同縣，却同是湖廣一省。古語道得好：

「親不親，故鄉人。」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的緣法。孩兒看見同輩之人，個個都有父母，偏我沒福，只覺得孤苦零丁，要投在人家做兒子，又怕人不和諒，說我貪謀他的家產，是個好吃懶做的人。殊不知有我這個身體，那一處趁不得錢來，七八歲上失了父母，也還活到如今不曾餓死，豈肯借過繼爲名貪圖別個的財利？如今遇着爹爹，恰好是沒家沒產的人，這句話頭料想沒人說得，所以一見傾心，成了這樁好事。孩兒自幼喪親，不會有人教誨，全望爹爹耳提面命，教導孩兒做個好人，也不枉半路相逢，結了這場大義。如今既做父子，就要改姓更名，沒有父子二人各爲一姓之理，求把爹爹的尊姓賜與孩兒，再取一個名字，以後纔好稱呼。」

小樓聽到此處，知道是個成家之子，心上十分得意。只怕他有始無終，過到後來漸有厭倦之意，還要留心試驗他。因以前所說的不是真語，沒有自己捏造姓名又替他捏造之理，只得託詞以應，說：「我出銀買你，就

該姓我之姓；如今是你出銀子買我，如何不從主便，倒叫你改名易姓起來？你既姓姚，我就姓你之姓，叫做「姚小樓」就是了。」姚繼雖然得了父親，也不忍自負其本，就引一句古語做個話頭，叫「恭敬不如從命」。

自此以後，父子二人親愛不過；隨小樓喜吃之物，沒有一件不買來供奉他。小樓又故意作嬌，好的只說不好，要他買上幾次，換上幾遭，方纔肯吃。姚繼隨他拿捏，並不厭煩。過上半月有餘，小樓還要粧起病來，看他怎生服事，且到萬無一失的時節，方纔吐出真情。誰想變出非常，忽然得了亂信，說元兵攻進燕關，勢如破竹，不日就抵金陵。又聞得三楚兩粵盜賊蜂起，沒有一處的人民不遭劫掠。

小樓聽到此處，魂不附體；這場假病那裏還粧得出來？只得把姚繼喚到面前，問他：「收布的資本共有幾何？放在人頭上的可還取討得起？」

姚繼道：「本錢共有一百餘金，收起之貨不及一半，其餘都放在莊頭；如今

有亂信，那裏還收得起？只好把現在的貨物裝載還鄉，過了這番大亂，到太平之世再來取討。只是還鄉的路費也值得許多，如今措置不出，却怎麼好？」小樓道：「盤費儘有，不消你慮得；只是這樣亂世，空身行走還怕遇了亂兵，如何帶得貨物？不如把收起的布也交與行家，叫他寫個收票，等太平之後一總來取。我和你輕身逃難，奔回故鄉，纔是個萬全之策。」

姚繼道：「爹爹是單身的人，那裏還有銀子？就有，料想不多。孩兒起先還是孤身，不論有錢沒錢都可以度日；如今有了爹爹，就是一分人家了，捏了空拳回去，叫把甚麼營生？難道孩兒熬餓，也叫爹爹熬餓不成？」

小樓聽到此處，不覺淚下起來，伸出一個手掌在他肩上拍上幾拍，道：「我的孝順兒呵！不知你前世與我有甚麼緣法，就發出這片真情？老實對你講罷，我不是真正窮漢，也不是真個賣身；只因年老無兒，要立個有情有義的後代，所以粧成這個圈套，要試人情義出來的。不想天緣湊巧，果

然遇着你這個好人。我如今死心塌地把終身之事付託與你了。不是爹爹誇口說，我這分家私也還夠你受用；你買我的身價只去得十兩，如今還你一本千利，從今以後，是個萬金的財主了。這一百兩客本，就丟了不取，也只算得毡上之毛。快些收拾起身，好跟我回去做財主。」姚繼聽到此處，也不覺淚下起來。當晚就查點貨物交付行家。次日起身，包了一艙大船，逆流而上。

看官們看了，只說父子兩個同到家中就完了這樁故事；那裏知道一天詫異纔做動頭，半路之中又有悲歡離合，不是一口氣說得來的，暫結此回，下文另講。

第三回 爲購紅顏來白髮 因留慈母得嬌妻

尹小樓下船之後，問姚繼道：「你既然會趁銀子，爲甚麼許大年紀並不

娶房妻小，還是孤身一個？此番回去，第一樁急事就要替你定親，再遲也遲不去了。」姚繼道：「孩兒的親事是有一頭，只是不曾下聘；此女也是漢口人，如今回去，少不得從漢口經過，屈爹爹住在舟中權等一兩日，待孩兒走上岸去探個消息了下來。若還嫁了就罷；萬一不曾嫁，待孩兒與他父母定下一個婚期，到家之後，就來迎娶。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小樓道：「是個甚麼人家？既有成議在先，無論下聘不下聘，就是你的人了；爲甚麼要探起消息來？」姚繼道：「不瞞爹爹說，就是孩兒的舊主人，叫做曹玉宇，他有一個愛女，小孩兒五六歲，生得美貌異常。孩兒向有求婚之意，此女亦有願嫁之心；只是他父母口中還有些不恰不俐，想是見孩兒本錢短少，將來做不起人家，所以如此。此番上去，說出這段遭際來，他是個勢利之人，必然肯許。」小樓道：「既然如此，你就上去看一看。」

及至到了漢口，姚繼分付船家，說自己上岸，叫他略等一等。不想滿船客人都一齊譁噪起來，說：「此等時勢，各人都有家小，都不知生死存亡，恨不得飛到家中討個下落，誰有工夫等你！」

小樓無可奈何，只得在破布襖中摸出兩封銀子，約有百金，交與姚繼，道：「既然如此，我只得預先回去，你隨後趕來。這些銀子帶在身邊，隨你做聘金也得，做路費也得。只是探過消息之後，即便抽身，不可耽遲了日子，使我懸望。」姚繼拜別父親，也要叮嚀幾句，叫他路上小心，保重身子。不想被滿船客人催促上岸，一刻不許停留，姚繼只得慌慌張張跳上岸去。

船家見他去後，就拽起風帆，不上半個時辰，行了一二十里。只見船艙裏面有人高聲喊叫，說：「一句要緊的話不曾分付得，却怎麼處！」說了這一句，就搥胸頓足起來。

你說是那一個？原來就是尹小樓。起先在姚繼面前把一應真情都已說破，只是自己的真名真姓與實在所住的地方並不會談及，只說與他一齊到家，自然曉得，說也可，不說也可，那裏知道倉卒之間把他驅逐上岸，第一個要緊關節倒不會提起，直到分別之後纔記上心來。如今欲待轉去，料想滿船的人不肯耽擱；欲待不去，叫他趕到之日，向何處抓尋？所以千難萬難，惟有搶地呼天捶胸頓足而已。急了一會，只得想個主意出來，要在一路之上寫幾個招子，凡他經過之處都貼一貼，等他看見，自然會尋了來。

話分兩頭。且說姚繼上岸之後，竟奔曹玉宇家，只以相探爲名，好看他女兒的動靜；不想進門一看，時事大非，只有男子之形，不見女人之面。原來亂信一到楚中，就有許多土賊假冒元兵，分頭劫掠；凡是女子，不論老幼，都擄入舟中。此女亦在其內，不知生死若何；即使尚在，也不知載往

何方去了。

姚繼得了此信，甚是傷心，暗暗的哭了一場，就別過主人，依舊搭了便船竟奔鄖陽而去。路不一日，到了個馬頭去處，地名叫做『仙桃鎮』，又叫做『鮮魚口』；有無數的亂兵把船泊在此處，開了個極大的人行，在那邊出脫婦女。姚繼是個有心人，見他所愛的女子擄在亂兵之中，正要訪他的下落；得了這個機會，豈肯懼亂而不前？又聞得亂兵要招買主，獨自除了這一處不行搶掠。姚繼又去得放心，就帶了幾兩銀子竟赴人行來做交易，指望借此爲名，立在賣人的去處把各路搶來的女子都識認一番，遇着心上之人方纔下手。不想那些亂兵又奸巧不過，恐露出真面孔，人要揀精揀肥，把像樣的婦人都買了去，留下那些『揀落貨』賣與誰人？所以創立新規，另做一種賣法：把這些婦女當做醃魚臭鱖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隨人提取，不知那一包是醃魚，那一包是臭鱖，各人自撞造化。那些婦人都盛在布袋

裏面，止重筋兩，不論好歎，同是一般價錢。造化好的得了西子王嬙，造化低的輪着東施嫫姆，倒是從古及今第一樁公平交易！

姚繼見事不諧，正待回去，不想有一張曉諭貼在路旁，道：

賣人場上，不許閑雜人等往來窺視；如有不買空回者，即以打探

虛實論，立行梟斬，決不姑貸！特諭。

姚繼見了，不得不害怕起來；知道只有錯來，並無錯去，身邊這幾兩銀子定是要出脫得了，就去撞一撞看，或者姻緣湊巧，恰好買着心上的人也未見得。就使不能相遇，另買着一位女子，只要生得齊整，像一個財主婆，就把他充當曹氏，帶回家中，誰人知道來歷？算計定了，走到那人口堆中隨手指定一隻，說：『這個女子是我要買的。』那些亂兵拿來稱準數目，說定價錢，就架起天平來兌銀子；還喜得斤兩不多，價錢也容易出手。

姚繼兌足之後，等不得抬到舟中，就在賣主面前要見個明白。及至解

開袋結，還不會張口，就有一陣雪白的光彩透出在人口之外，姚繼思量道：『面白如此，則其少艾可知；這幾兩銀子被我用了。』連忙揭開袋口，把那婦人仔細一看，就不覺高興大掃，連聲叫起屈來。原來那雪白的光彩不是面容，倒是頭髮；此女雙鬢皤然，面上穀紋森起，是個五十向外六十向內的老婦。亂兵見他叫屈，就高聲呵叱起來，說：『你自家時運不濟，揀着老的，就叫屈也無用！還不領了快走！』說過這一句，又拔出刀來趕他上路。

姚繼無可奈何，只得抱出婦人離了布袋，領他同走。到舟中又把渾身上下仔細一看，只見他年紀雖老，相貌儘有可觀，不是個低微下賤之輩，不學把一團慾火變作滿肚的慈心；不但不懊悔，倒有些得意起來，說：『我前日去十兩銀子買着那個父親，得了許多好處；今日又去幾兩銀子買着這件寶貨，焉知不在此人身上又有些好處出來的？況且既已恤孤，自當憐寡；我

們這兩男一女都是無告的窮民，索性把鰥寡孤獨之人合來都在一處，有甚麼不好？況且我此番去見父親，沒有一件接手貨，何不就將此婦當了人事送他，充做一房老妾，也未始不可。雖有母親在堂，料想年高之人，無醋可吃，再添幾個也無妨。」立定主意，就對那老婦道：「我此番買人原要買個妻子，不想得了你；看你這樣年紀，儘可以生得我出。我原是個無母之人，如今竟要把你認做母親，不知你肯不肯？」

老婦聽了這句話就吃驚打怪起來，連忙回覆道：「我見官人這樣少年，買着我這般怪物，又老又醜，還只愁你懊悔不過，要推我下江，正在這邊害怕。怎麼沒緣沒故說起這樣話？豈不把人折死！」姚繼見他心肯，倒頭就拜，拜了起來，隨即安排飯食與他充飢；又怕身上寒冷，把自己的衣服脫與他穿着。

那婦人感激不過，竟號咷痛哭起來；哭了一會，又對他道：「我受你如

此大恩，雖然必有後報，只是眼前等不得；如今現有一樁好事，勸你去做法來。我們同伴之中有許多少年女子都要變賣，內中更有一個可稱絕世佳人；德性既好，又是舊家，正好與你作對。那些亂兵要把醜的老的都賣盡了方纔賣到這些人。今日脚貨已完，明日就輪到此輩了，你快些辦些銀子去買了來。」姚繼道：「如此極好；只是一件，那最好的一個混在衆人之中，又有布袋盛了，我如何認得出？」老婦道：「不妨；我有個法子教你：他袖子裏面藏着一件東西，約有一尺長，半寸濶，不知他是甚麼時刻藏在身邊，不肯丟棄。你走到時節，隔着人口把各人的袖子都捏一捏，但有這件東西的即是此人，你只管買就是了。」

姚繼聽了這句話，甚是動心，當夜等到天明不會合眼。第二日起來，帶了銀包，又往人行去貿易，依着老婦的話，果然去摸袖子，又果然摸着一個有件硬物橫在袖中，就指定人口，說定價錢，交易了這樁奇貨。買成之

後，恐怕當面開出來有人要搶奪，竟把他連人連袋拘到舟中，又叫撐開了船，直放到沒人之處，方纔解看。

你道此女是誰？原來不姓張，不姓李，恰好姓曹；就是他舊日東君之女，向來心上之人。兩下原有私情，要約爲夫婦；袖中的硬物，乃玉尺一根，是姚繼一向量布之物，送與他做表記的。雖然遇了大難，尙且一刻不離，那段生死不忘的情分就不問可知了。

這一對情人忽然會於此地，你說他喜也不喜？樂也不樂？此女與老婦原是同難之人，如今又做了婆媳，分外覺得有情，就是嫡親的兒婦也不過如此。

姚繼恤孤的利錢雖有了指望，還不會到手，反是憐寡的利息隨放隨收，不會遲了一日。可見做好事的不折本。奉勸世間人雖不可以姚繼爲法，個個買人做爺娘；亦不可以姚繼爲戒，置鰥寡孤獨之人於不問也。

第四回 驗子有奇方一枚獨卵

認家無別號半座危樓

却說尹小樓自從離了姚繼，終日擔憂，凡是經過之處，都貼一張招紙，說：「我舊日所言，並非實話；你若尋來，只到某處地方來問某人就是。」貼便貼了，當不得姚繼心上並沒有半點狐疑，見了招子，那有眼睛去看，竟往所說之處認真去尋訪。那地方上面都說：「此處並無此人，你想是被人騙了。」姚繼說真不是，說假不是，弄得進退無門。

老婦見他沒有投奔，說：「我的住處離此不遠，家中現有老夫，並無子息。你若不棄，把我送到家中一同居住就是了。」

姚繼尋人不着，無可奈何，只得依他送去。只見到了一處地方，早有個至親之人在路邊等候。望見來船，就高聲問道：「那是姚繼兒子的船

麼？」

姚繼聽見，吃了一驚，說：「叫喚之人，分明是父親的口氣，爲甚麼彼處尋不着，倒來在這裏？」老婦聽了也吃一驚，說：「那叫喚之人分明是我丈夫的口氣，爲甚麼丟找不喚，倒喚起他來？」及至把船攏了岸，此老跳入舟中，與老婦一見，就抱頭痛哭起來。

原來老婦不是別人，就是尹小樓的妻子；因丈夫去後也爲亂兵所擄，那兩隊亂兵原是一個頭目所管，一隊從上面擄下去，一隊從下面擄上來，原約在彼處取齊，把婦女都賣做銀子，等元兵一到就去投降，好拿來做使費的，恰好這一老一幼併在一艙，預先打了照面。若還先賣幼女，後賣老婦，尹小樓這一對夫妻就不能勾完整了。就是先賣老婦，後賣幼女，姚繼買了別個老婦，這個老婦又賣與別個後生，姚繼這一對夫妻也不能勾完整了。誰想造物之巧，百倍於人，竟像有心中合起來等人好做戲文小說的一般，把兩

對夫妻合了又分，分了又合，不知費他多少心思。這樁事情也可謂奇到極處，巧到至處！誰想還有極奇之情，極巧之事，做便做出來了，還不會覺察得盡。

小樓夫婦把這一兒一媳領到中堂行了家庭之禮，就分付他道：『那幾間小樓是極有利市的所在，當初造完之日，我們搬進去做房，就生出一個兒子，可惜落於虎口！若在這邊，也與你們一般大了！如今把這間臥樓讓與你們居住，少不得也似前人，進去之後就會生兒育女。』說了這幾句，就把他夫妻二口領到小樓之上，叫他自去打掃。

姚繼一上小樓，把門窗戶扇與床幔椅桌之類仔細一看，就大驚小怪起來，對着小樓夫婦道：『這座臥樓分明是我做孩子的住處；我在睡夢之中，時常看見的。爲甚麼我家倒沒有，却來在這邊？』小樓夫婦道：『怎見得如此？』姚繼道：『孩兒自幼至今，但凡睡去，就夢見一個所在：門窗

也是這樣門窗，戶扇也是這樣戶扇，床幔椅棹也是這樣床幔椅棹，件件不差。又有一夜，竟在夢中說起夢來，道：「我一生做夢，再不到別處去，只在這邊，是甚麼原故？」就有一人對我道：「這是你生身的去處，那隻箱子裏面是你做孩兒時節頑耍的東西；你若不信，去取出來看。」孩兒把箱子一開，看定許多戲具，無非是泥人土馬棒槌旗幟之屬。孩兒看了，竟像見故人舊物一般。及至醒轉來，把所居的樓屋與夢中一對，又絕不相同，所以甚是疑惑。方纔走進樓來，看見這樣光景，儼然是夢中境界，難道青天白日又在這邊做夢不成？」

小樓夫婦聽了，驚詫不已；又對他道：「我這床帳之後，果然有一隻箱子，都是亡兒的戲物；昨因兒子沒了，不忍見他，併作一箱丟在牀後。聽你所說的話又一毫不差，怎麼有這等奇事？終不然，我的兒子不會被虎啣去，或者遇了拐子拐去賣與人家，今日是皇天后土憐我夫妻積德，特地併在

一處，使我骨肉團圓不成？」姚繼道：「我生長二十餘年，並不會聽見人說道我另有爺娘，不是姚家所出。」

他妻子曹氏聽見這些話，就大笑起來，道：「這等說，你還在睡裏夢裏！我們那一方，誰人不知你的來歷？只不好當面說你。你求親的時節，我的父母見你爲人極好，原要招做女婿；只因外面的人道你不是姚家骨肉，乃別處販來的野種，所以不肯許親。你這等聰明，難道自己的出處還不知道？」姚繼聽到此處，就不覺口呆目定，半晌不言。

小樓想了一會，就大悟轉來，道：「你們不要猜疑。我自有的試驗之

法。」就把姚繼扯過一邊，叫他解開褲子，把腎囊一捏，就叫起來，道：「我的親兒，如今是試出來了！別樣的事或者是偶爾相同，這腎囊裏面只有一個卵子，豈是同得來的？不消說得是天賜奇緣，使我骨肉團圓的了。可見陌路相逢，肯把異姓之人呼爲父母，又有許多真情實意，都是天性使

然，非無故而至也。」說了這幾句，父子婆媳四人一齊跪倒，拜謝天地，磕了無數的頭。一面宰豬殺羊，酬神了愿，兼請同鄉之人，使他知道這番情節。又怕衆人不信，叫兒子當場脫褲，請驗那個獨卵。他兒子就以此得名，人都稱爲『尹獨卵』。

後來父子相繼積德，這個獨卵之人一般也會生兒子，倒傳出許多後代，又都是獨卵之人。世世有田有地，直富到明朝弘治年間纔止。又替他起個族號，都喚做『獨腎尹家』。有詩爲證：

綜紋入口作公卿，獨腎生兒理愈明。

相好不如心地好，麻衣術法總難憑。

聞過樓

第一回 棄儒官白鬚招隱 避紗帽綠野娛情

市城戎馬地，決策早居鄉；妻子無多口，琴書只一囊。

柳花秦國遠，流水武陵香；去去休留滯，回頭是戰場。

此詩乃予未亂之先，避地居鄉而作。古語云：『小亂避城，大亂避

鄉。』予謂無論治亂，總是居鄉的好；無論大亂小亂，總是避鄉的好。

只有將定未定之秋，似亂非亂之際，大寇變爲小盜，戎馬多似兵車，此等世界，村落便難久居。造物不仁，就要把山中宰相削職爲民，弄在市井之中

去受罪了！

予生半百之年，也會在深山之中做過十年宰相，所以極諳居鄉之樂；如今被戎馬盜賊趕入市中，爲城狐社鼠所制，所以又極諳市廛之苦。你說這十年宰相是那個與我做的？不是別人，倒虧了個善殺居民，慣屠城郭的李闖，被他先聲所懾，不怕你不走。到這時候，真個是『富貴逼人來，脫去楚囚冠，披却仙人氅』。初由田峻社師起家，屢遷至方外司馬，未及數載，遂經枚卜，直做到山中宰相而後止。

諸公不信，未免說我大言不慚；却不知道是句實話。只是這一種功名比不得尋常的富貴；彼時不以爲顯，過後方覺其榮。不像做真官受實祿的當場自知顯貴，不待去官之後方知好運之難逢也。如今到了革職之年，方纔曉得未亂以前也曾做過山中的大老。

諸公若再不信，但取我鄉居避亂之際信口吟來的詩略摘幾句，略拈幾首

念一念，不必論其工拙，但看所居者何地，所與者何人，所行者何事，就知道他受用不受用，神仙不神仙，這山中宰相的說話僧妄不僧妄也。如五言律詩裏面有『田耕新買犢，簷蓋旋誅茅；花繞村爲縣，林深屋作巢。綠買田三頃，青除水一灣；妻拏容我傲，騷酒於春間』之句。七言律詩裏面，有『自釀不沽村市酒，客來旋摘野田蔬。枯藤架擁談諧史，亂竹籬編隱逸花。栽徧竹梅風冷淡，澆肥蔬笋飯家常。窗臨水曲琴書潤，人讀花間字句香』之句。此乃即景賦成，不是有因而作。還有『山齋十便』的絕句，更足令人神往。諸公試覽一過，只當在二十年前到山人所居之處枉顧一遭。就說此人雖係凡民，略帶一分仙氣，不得竟以塵眼目之也。

何以謂之『十便』？請觀小序便知作詩之由。小序云：

笠道人避地入山，結茅甫就，有客過而問之，曰：『子離羣索居，靜則靜矣，其如取給不使何？』道人曰：『予受山水自然

之利，享花鳥殷勤之奉，其便良多，不能悉數。子何云之左也？』客請其目，道人信口答之，不覺成韻。

耕便

山田十畝傍柴關，護綠全憑水一灣；唱罷午雞農就食，不勞婦子
鋤田間。

課農便

山窗四面總玲瓏，綠野青疇一望中；縱使課農心力盡，何曾妨却
讀書工？

釣便

不筥不笠不乘舸，日坐東軒學釣鰲；客欲相過常載酒，徐投香餌
出輕隳。

灌園便

築成小圃近方塘，菓易生成菜易長；抱甕太痴機太巧，從中酌取灌園方。

汲便

古井山廚止隔牆，竹梢一段引流長；偶烹茗茗供佳客，猶帶源頭活水香。

浣濯便

浣塵不用繞溪行，門裏潺湲分外清；非是幽人偏愛潔，滄浪迫我濯冠纓。

樵便

臧婢秋來總不閒，拾枝掃葉滿林間；拋書往課樵青事，步出柴扉便是山。

防夜便

寒素人家冷落村，祇憑沁水護衡門；抽橋斷却黃昏路，山犬高眠

古樹根。

還有吟便眺便二首，因原稿散失，記憶不全，大約說是『純賴天工不假人力』之意。此等福地，雖不敢上希蓬島下比桃源，方之輞川剡溪諸勝境也不至多讓。誰想賊氛一起，四野兵戎，遂使主人避而去之，如擲敝蹠。你道可惜不可惜？今日這番僭妄之詞皆由感慨而作，要使方以外的現任司馬，山以內的當權宰相，不可不知天爵之榮，反尋樂事於疏水曲肱之外也。如今說個不到亂世先想居鄉的達者做一段林泉佳話，麈尾清談；不但令人耳目一新，還可使人肺腸一改。人人在市井之中，個個有山林之意，纔見我作者之功，不像那種言勢言利之書驅天下之人而歸於市道也。

明朝嘉靖年間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有個在籍的大老，但知姓殷，不曾訪

得名字。官拜侍講之職，人都稱爲『殷太史』。他有個中表弟兄，姓顧，字呆叟，乃虎頭公後裔，亦善筆墨，饒有宗風。爲人恬淡，寡營生，在衣冠閥閱之鄉常帶些山林隱逸之氣。少年時節與太守同做諸生，最相契密。但遇小考，他的名次常取在殷太史之前；只是不利於場屋。曾對人立誓道：『秀才只可做二十年，科場只好進五六次，若還到強仕之年而不能強仕，就該棄了諸生改從別業；鬚鬚赴考之事，我斷然不爲。』

想不到三十歲外，鬚鬚就白了幾根。有人對他道：『報強仕者至矣，

君將奈何？』呆叟應聲道：『他爲招隱而來，非報強仕也。不可負他盛

意，改日就要相從。』果然不多幾日就告了衣巾，把一切詩文講章與鑽營穴孔的筆硯盡皆燒毀，只有農桑種植之書與營運資生之具，連寫字作畫的物件都送與別人，不肯留下一件。人問他道：『書畫之事與舉業全不相關，棄了舉業，正好專心書畫，爲甚麼也一齊廢了？』呆叟道：『當今之世，

真藝不能成名，全要乞靈於紗帽仕宦，作書畫就不必到家也能見重於世；若叫山人做墨客，就是一樁難事，十分好處只好看做七分。若說要換錢財，就賠了紙筆白送與人，還要討人的譏刺，不如不作的好。』知事的聽了，都道他極見得達。

他與朋友相處，不肯講一句膚言，極喜規人的過失。 殷太史自作宦以

來，終日見面的不是噓寒送煖之流，就是鬻肩諂笑之輩，只有呆叟一人是此公的畏友；凡有事關名節，跡涉嫌疑，他人所不敢言者，呆叟偏能正色而道之。至於揮塵談玄，挑燈論古，一發是他剩技，不消說得的了。所以殷太史敬若神明，愛同骨肉，一飲一食也不肯拋撇他。

他的住處去殷太史頗遠，殷太史待他雖然不比別個，時時枉駕而就之，到底仕宦的脚步輕賤殺了也比平人貴重幾分，十次之中走去就教一兩次，把七八次寫帖相邀，也就是折節下交，謙虛不過的了；何況未必盡然，還有脫

略形骸來而不往的時候。況且宜興城裏不止他一位鄉紳，呆叟自廢舉業以來，所稱『同學少年多不賤』者又不止他一個，朋友人人相拉，個個見招，那裏應接得暇？若丟了一處不去，就生出許多怪端，說：『一樣的交情，爲甚麼厚人而薄我？』呆叟棄了功名不取，丟了諸生不做，原只圖得『清閒』二字，那知不得清閒反加了許多忙俗，自家甚以爲恥，就要尋一避秦之地。況且他性愛山居，一生厭薄城市，常有『鋤雲釣月』之想，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四十餘里，結了數間茅屋，買了幾畝薄田，自爲終老之計。起初怕人知道，直到臨行之際方纔說出，少不得衆人聞之，定有一番援止。

暫抑談鋒，以停倦目。

第二回 納諫翁題樓懷益友 遭摧客障面避良朋

呆叟選了吉日，將要遷移，方纔知會親友，叫他各出分資與自己錢別；

說：『此番移家不比尋常遷徙，從此一生優游田野，不復再來塵市。有人在城郭之內遇見顧呆叟者，當以「馮婦」呼之。』

衆人聽了，都說：『此番舉動甚是無謂；自古道：「小亂避城，大亂避鄉」；就有兵戈擾攘之事，鄉下的百姓也要避進城來，何況如今烽火不驚，夜無犬吠，爲甚麼沒緣沒故竟遷徙下鄉起來，還要說這等盡頭絕路的話？」

呆叟道：『正爲太平無事，所以要遷徙下鄉。若到烽烟告急的時節，要去做綠野耕夫就不能夠了。古人云：「趨名者于朝，趨利者于市」；我既不趨名，又不趨利，所志不過在温飽。温莫温於自織之衣，飽莫飽於親種之粟。况我素性不愛鬧熱，最喜高眠靜坐；若還住在城中，即使閉門謝客，僵臥繩床，當不得有剝啄之聲，擾人幽夢，使你不得高眠；往來之札，費我應酬，使人不得靜坐。希夷山人之睡隱，南郭子綦之坐忘，都虧得不在城市；若在城市，定有人來擾他，會坐也坐不上幾刻，會睡也睡不到論年，怎

能够在枕上游仙，與嗒然自喪其耦也？」衆人聽了，都說他是迂濶之論，個個攀轅，人人臥轍，不肯放他出城。

呆叟立定主意，不肯中止。衆人又勸他道：「你既不肯住在城中，何不離城數里，在半村半郭之間，尋一個住處？既可避囂，又使我輩好來親近。若還太去遠了，我們這幾個都是家累重大的人，如何得來就教？」

呆叟道：「入山惟恐不深；既想避世，豈肯在人耳目之前半村半郭的？應酬倒反多於城內，這是斷使不得的。」回了衆人，過不上幾日，就携家入山。

自他去後，把這些鄉紳大老弄得情興索然。別個想念他還不過口裏說說，獨有殷太史一位不但發於聲音，亦且形諸夢寐。只因少了此人，別無諍友，偶然有些過失，再沒有人規諫他。因想呆叟臨別之際，坐在一間樓上，贈他許多藥石之言，沒有一字一句不切着自家的病痛。既別之後，思

其人而不得，因題一匾名其樓曰『聞過樓』。

呆叟自入山後，遂了閒雲野鶴之性，陶然自適，不啻登仙。過了幾日，殷太史與一切舊交因少他不得，都寫了懇切的書，遣人相接，要他依舊入城。他回札之言，甚是決裂。衆人知道勸他不回，從此以後，也就不來相強。

一日，縣中派了里役竟把他的名字開做一名櫃頭，要他入縣收糧，管下年監兌之事。差人齋票上門，要他入城去遞認供。呆叟甚是驚駭，說：『里中富戶甚多，爲甚麼輪他不着？我有幾畝田地，竟點了這樣苦差？』差人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該點不該點，請到縣裏去說，與我何干？』

呆叟搬到鄉間未及半載，不想就有這般磨劫；況且臨行之際，曾對人發下誓言，豈有未及半年就爲馮婦之理？只得與差人商議，寧可行些賄賂，

叫他轉去回官，省得自己破戒。差人道：『聞得你與在城鄉宦都是至交，只消寫字過去求他發一封書札，就回脫了，何須費甚麼錢財？』呆叟素具傲骨，不肯輕易干人，向有說話在先，恐爲人所笑，所以甘心破錢，不肯寫字。差人道：『既要行賄，不是些小之物可以幹得脫的，極少也費百金，纔可以望得倖免。』

呆叟一口應允，並無難色，儘其所有理脫了這個苦差，未免精疲力竭；直到半年之後，方纔營運得轉。正想在屋旁栽竹，池內種魚，造書屋於住宅之旁，蓄蹇驢於黃物之外，有許多山林經濟要設施佈置出來。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所居之處，一向並無盜賊，忽然一夜來了五七條大盜，明火執仗，打進門來，把一家之人嚇得魂飛魄裂。

呆叟看見勢頭不好，只得同了妻子立過一邊，把家中的細軟任憑他席捲而去。去後，檢着幾件東西，只說是他收拾不盡遺漏下來的；及至取來一

看，却不是自己家中之物，又不知何處劫來的。值錢不多，就拏來丟過一邊，置之不理。

他經過這番劫掠，就覺窘迫非常，漸漸支持不住。依舊怕人恥笑，不肯去告貸分文；心上思量說：『城中親友聞之，自然要捐囊相助，沒有見人在患難之中坐視不顧之理；與其告而後與，何如不告而得？』不上幾日，那些鄉紳大老果然各遣平頭，齎書唁慰，書中的意思便關切不過，竟像自己被劫的一般；只是一件可笑，封封俱是空函，並沒有一毫禮物，還要賠酒賠食款待他的家人。心上思量道：『不料人情惡薄，一至於此！別人慳吝也罷了；殷太史與我是何等交情，到了此時，也一毛不拔，要把說話當起錢來，總是日遠日疎的原故。』古人云：『三日不見，黃叔度鄙吝復生。』此等過失，皆朋友使然，我實不能辭其責也。』寫幾封勉強回書，打發來人轉去。

從此以後，就斷了痴想，一味熬窮守困。又過了半年，雖不能快樂如初，卻也衣食粗足，沒有啼飢號寒之苦。不想厄運未終，又遇了非常事。忽有幾個差人齎了一紙火票上門來捉他，說：『某時某日拏着一夥強盜，他親口招認，說：「在鄉間打劫，沒有歇腳之處，曾借顧某家中暫停；雖不叫做窩家，却也曾受過贓物，求老爺拘他來面審。」』

呆叟驚駭不已，接過票來一看，恰好所開的贓物就是那日打劫之後遺失下來的物件；就對了妻孥嘆口氣道：『這等看來，竟是前生的冤孽了！我曾聞得人說：「清福之難享，更有甚於富貴。」當初有一士人，每到黃昏人靜之後，就去焚香告天，求遂他胸中所欲，終日祈禱，久而不衰；忽然一夜，聽見半空之中有人問他道：「上帝憫汝志誠，要降福與汝，但不知所願者何事？」故此命我來詢汝。」士人道：「念臣所願甚小，不望富貴，但求衣食粗足，得逍遙於山水之間足矣。」空中的人道：「此上界神仙之

事，汝何可得？若求富貴則可耳。」就我今日之事看來，豈不是富貴可求，清福難享？命裏不該做閒人，閒得一年零半載就弄出三件禍來，一件烈似一件。由此觀之，古來所稱方外司馬，山中宰相其人者，都不是凡胎俗骨。這種眠雲漱石的樂處，騎牛策蹇的威風，都要從命裏帶來；若無夙根，則山水煙霞皆禍人之具矣！」說了這些話，就叫妻孥收拾行李同了差役起身。喜得差來的人役都肯敬重斯文，既不需索銀子，又不擅加鎖鑰，竟像奉了主人之命來邀他赴席的一般，大家相伴而行，還把他相伴前面。

呆叟因前番被劫，知道世情惡薄，未必肯來援手，索性做個硬漢，靠着『死生由命』四個字挺身出去見官。想不到近城數里之外，有許多車馬停

在道旁，卻像通邑的鄉紳有甚麼公事相議聚集在一處的光景。呆叟看了，一來無顏相見，二來不屑求他；到了人多的地方，竟低頭障面而走。不想有幾個管家走來挽住，道：『顧相公不要走，我們各位老爺知道相公要到，

早早在這邊相等，說有要緊話相議，定要見一見的。」呆叟道：「我是在官人犯，要進去聽審，沒有工夫講話。且等審了出來，再見衆位老爺，未爲晚也。」那幾個管家把呆叟緊緊扯住，只不肯放，連差人也幫他留客；說：「只要我們不催，就住在此間過夜也是容易的，爲何這等執意？」

正在那裏扯拽，只見許多大老從一個村落之內趕將出來，親自對他拱手，道：「呆叟兄，多時不會，就見見何妨？爲甚麼如此拒絕？」說了這一句，都伸手來拽他。呆叟看見意思甚殷，只得靦顏相就，隨了衆人走進那村落之內，却是一所新構的住居。只見：

柴關緊閉，竹逕紆徐；籬開新種之花，地掃迴風之葉。數椽茅屋，外觀最樸而內實精工，不意是田家結構。一帶幽窗，遠視極粗，而近多美麗，有似乎墨客經營。若非陶處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別業。

衆人拉了呆叟走進這個村落，少不得各致寒暄，叙過一番契濶，就問他致此之由。呆叟將以前被劫的情形，此時受枉的來歷細細說了一遍。衆人甚是驚訝，又問他：「此時該作甚麼商量？」

呆叟道：「我於心無愧，見了縣尊，不過據理直說，難道他好不分曲直就加刑罰不成！」

衆人都道：「使不得，你窩盜是假，受賊是實；萬一審將出來，倒有許多不便。我們與你相處多年，義關休戚，沒有坐視之理。昨日聞得此說，就要出去解紛，一來因你相隔甚遠，不知來歷，見了縣尊，難以措辭。二來因你無故入山，滿城的人都有些疑惑，說你踪跡可疑；近日又有此說，一發難於分解，就與縣父母說了，他也未必釋然。所以我要屈你回來，自己暴白一暴白。如今沒有別說，縣中的事是我們一力擔當，代你去說，可以不必見官。只是一件，你從今以後，再到鄉間去不得了。這一所住

宅也是個有趣的朋友起在這邊避債的，房屋雖已造完，主人現在城中，不曾搬移得出，待我們央人去說，叫他做個仗義之人，把此房屋讓你居住。造屋之費，待你陸續還他；既不必再入城市，使人喚你做馮婦；又不用逃歸鄉曲，使人疑你作窩家：豈不是個兩全之法？」

呆叟道：『講便講得極是；我自受三番橫禍，幾次奇災，把些小家費都已費盡，這所房子住便住了，叫把甚麼屋價還他？況且居鄉之人，全以耕種爲事；這負郭之田，比不得窮鄉瘠土，其價甚昂。莫說空拳赤手不得，就是有了錢鈔也容易買他不來。無田可耕，就使有屋可住也過不得日子，叫把甚麼聊生？』殷太史與衆人道：『且注下了替你慢慢的商量，決不使你失所就是。』

說完之後，衆人都別了進城。獨有殷太史一個宿在城外，與他抵足而眠；說：『自兄去後，使我有過不聞，不知這一年半載之中做差了許多大

事。從今以後，求你刻刻提撕，時時警覺，免使我結怨於桑梓，遺禍於子孫。」又把他去之後，追想藥石之言，就用「聞過」二字，題作樓名，以示警戒的話說了一遍。呆叟甚是佩服，道他：「虛衷若此，何慮善言之不至？只恐封葬之見無益於人，徒自增其狂悖耳。」兩個隔絕年餘，一旦會合，雖不比他鄉遇故，却也是久旱逢甘。這一夜的綢繆繾綣自不待說。但不知訟事如何，可能就結，且等他睡過一晚，再作商量。

第三回 魔星將退三樁好事齊來

謎局已成一片隱衷纔露

呆叟與殷太史二人抵足睡了一夜，次日起來，殷太史也進城料理，止留呆叟一人住在外面替人看守山莊。呆叟又在山莊裏面周回度了一回，見他果然造得合意，樸素之中又帶儒雅，恰好是個儒者爲農的住處；心上思量，

道：『他費了一片苦心造成這塊樂地，爲甚麼自己不住倒肯讓與別人？況且卒急之間又沒有房價到手，這樣獸事，料想沒人肯做。衆人的言語都是些好看話兒，落得不要痴想。』

正在疑慮之間，忽有一人走到，說是本縣的差人，又不是昨日那個人。

呆叟只道鄉紳說了，縣尊不聽，依舊飭差來提他，心上甚是驚恐。及至仔細一認，竟有些面善；原來不是別個，就是去年簽了里役，知縣差他下鄉，叫呆叟去遞認狀的。呆叟與他相見過了，就問：『差公到此，有何見教？』那人道：『去年爲里役之事，蒙相公託我夤緣，交付白銀一百兩；後來改簽別人，是本官自己的意思，並不會破費分文。小人只說自家命好，撞着了太歲，所以留在身邊不曾送來還璧。起先還說相公住得遙遠，一時不進城來，這主銀子沒有對會處，落得隱瞞下來。如今聞得你爲事之後，依舊要做城裏人，不做鄉下人了，萬一查訪出來，不好意思，所以不待

取討，預先送出來奉趙，還覺得有些體面。這是一百兩銀子，原封未動，請相公收了。」

呆叟聽見這些話，驚詫不已；說：『銀子不用，改簽別人，也是你的造化，自然該受的；爲甚麼過了年半又送來還我？』再三推却，只不肯收。那人不由情願，塞在他手中；說了一聲『得罪』，竟自去了。

呆叟驚詫不過，說：『衙役之內那有這樣好人？或者是否極泰來，該在這邊居住，所以天公要成就我，特地把失去之物都取來付還，以助買屋之費，也未可知。』

正在這邊驚喜，不想又有叩門之聲，說：『幾個故人要會。』及至放他進來，瞥面一見，幾乎把人驚死！你說是些甚麼人？原來就是半年之前明火執杖擄進門來打劫他家私的強盜。自古道：『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那有認不出的道理？呆叟一見，心胆俱驚；又不知是官府押來取

他，又不知是私自逃出監門尋到這邊來躲避：滿肚猜疑，只是講不出。又只見那幾個大漢不慌不忙對他拱拱手，道：『顧相公，一向不見，你還認得我麼？』

呆叟兢兢慄慄抖做一團，只推認他不得。那些好漢道：『豈有認不得之理？老實對你說罷，我們今日之來，只有好心，並無歹意；勸你不要驚忙。那一日上門打劫，原不知高姓大名，只說是山野之間一個鄙吝不堪的財主，所以不分皂白，把府上的財物盡數捲來。後來有幾個兄弟被官府拿去，也還不識好歹，信口亂扳，以致有出票拘拿之事。我們雖是同夥，還虧得不曾拿獲，都立在這近之處打點衙門。方纔聽得人講，都道出票拿來的人是一位避世逃名的隱士，現停在某處地方。我們知道甚是懊悔。豈有遇着這等高人，不加資助，反行打劫之理？所以如飛趕到這邊，一來謝罪，二來把原物送還。恕我輩是粗鹵強人，有眼不識高賢，請把原物收下。』

我們要告別了。」說過這一聲，就不等回言，把幾個包袱丟在他面前，大家揮手出門，不知去向。

呆叟看了這些光景，一發愁上加愁，慮中生慮；說：「他目下雖然漏網，少不得官法如爐，終有一日拿着。我與他見此一面，又是極大的嫌疑了。況且這些贓物原是失去的東西，豈有不經官府不遞認狀倒在強盜手中私自領回之理？萬一現在拿着的又在官府跟前招出這主贓物，官府查究起來，我還是呈送到官的是，隱隱下來的是？」想到這個地步，真是千難萬難，左想一回又不是，右想一回又不是，只得閉上柴門，束手而坐。

正在沒擺佈的時節，只聽得幾下鑼响，遠遠一片吆喝之聲，知道是官府經過。呆叟原係罪犯，又露出許多形迹，聽見這些響動，好不驚忙！惟恐官府闖進門來，攻其不意，要想把贓物藏過一邊，怎奈人生地不熟，不知一個去處可以掩藏。正在東張西望的時節，忽聽得槌門之聲如同霹靂一

聲，走到門前，又忽然住了，不知爲甚麼原故。欲待不開，又恐怕抵當不住；欲待要開，怎奈幾個包袱排在面前，萬一官府進來，只當是自具供招，親投罪狀，買一個強盜窩家認到身上來做了，如何使得？急得大汗如雨，心頭突突的亂跳。又聽得敲門之人高聲喊道：『老爺來拜顧相公，快些開門接了帖子進去！』

呆叟聽見這些話，一發疑心，說：『我是犯罪之人，不行拘捉也夠了，豈有問官倒寫名帖上門來拜犯人之理？此舉一發荒唐，總是多凶少吉！料想支撐不住，落得開門見他。』誰想拔開門栓，果然有個侍弟帖子塞進門來。那投帖之人又說：『老爺親自到門，就要下轎了，快些出來迎接。』

呆叟見過名帖就把十分愁腸放下七分，料他定有好意，不是甚麼機謀；就正頓衣冠出去接見。縣尊走下轎子對着叟呆道：『這位就是顧兄麼？』

呆叟道：『晚生就是。』縣尊道：『渴慕久矣，今日纔得識荆。』就與他攜手而進。行至中堂，呆叟說是：『犯罪之人，不敢作揖。』要行長跪之禮。

縣尊把扯住，說：『小弟惑於人言，唐突吾兄兩次，甚是不安，今日特來謝罪。兄乃世外高人，何罪之有？』呆叟也謙遜幾句，回答了他。兩個纔行抗禮。

縣尊坐定之後，就說：『吾兄的才品，近來不可多得；小弟欽服久矣。兩番得罪，實是有爲而然，日後自明，此時不必細說。方纔會着諸位令親，說吾兄有徙居負郭之意，若果能於此，就可以朝夕領教，不作兼葭白露之思了。但不知可曾決策？』呆叟道：『敝友舍親都以此言相告；但苦生計寥寥，十分之中還有一二分未決。』縣尊道：『有弟輩在此，薪水二字可以不憂，待與諸位令親替兄籌個善策，再來報命就是了。』呆叟稱謝

不遑。縣尊坐了片時，就告別而去。

呆叟一日之中遇了三樁詫事，好像做夢一般，禍福齊來，驚喜交集，自家猜了半日，竟不知甚麼來由。直等黃昏日落之時，諸公携酒而出，一來替他壓驚，二來替他賀喜，三來替他煖熱新居。吃到半席之間，呆叟把日間的事細細述了一遍；說：『公門之內休道沒有好人，盜賊之中一般也有豪傑。只是這位縣尊前面大作威勢，後來變幻靡常，倒有些解說他不出。』衆人聽了這些話，並不則聲，個個都掩口而笑。呆叟看了，一發疑心起來，問他：『不答者何心？暗笑者何意？』殷太史見他盤問不過，纔說出本心話來，竟把呆叟喜個異常，笑個不住！

原來那三樁橫禍，幾次奇驚，不是天意使然，亦非命窮所致，都是衆人用了詭計做造出來的。只因思想呆叟，接他不來，知道善勸不如惡勸，要享林泉之福，所以下鄉；偏等他吃些林泉之苦。正要生發擺佈他，恰好

新到一位縣尊，極是憐才下士。般太史與這些鄉紳就再三推轂，說：『敝縣有才之士止得一人，姓某名某，一向避俗入山，不肯出來謁見當事。此兄不但才高，兼有碩行，與治弟們相處，極肯輸誠規勸。自他去後，使我輩鄙吝日增，聰明日減。可惜不在城中；若在城中，老父母得此一人，就可以食憐才下士之報。』

縣尊聞之甚是踴躍，要差人齎了名帖下鄉去物色他。衆人道：『此兄高尚之心已成了膏盲痼疾，不是弓旌招得來。須效晉文公求士之法，畢竟要焚山烈澤，纔弄得介子推出來。治弟輩正有此意，要借老父母的威嚴，且從小處做起，先要如此如此，他出來就罷；若不出來，再去如此如此，直到第三次上纔好把辣手放出來。先使他受些小屈，然後大伸，這纔是個萬全之法。』

縣尊聽了一一依從，所以簽他做了櫃頭，差人前去呼喚。明知不來，

要使他蹭蹬，起頭先破幾分錢鈔，省得受用太過，動以貧賤驕人。第二次差人打劫，料他到窮極處必想入城；還怕有幾分不穩，所以分付打劫之人丟下幾件贓物，預先埋伏了禍根，好等後來發作。誰想他依然倔強，不肯出來，所以等到如今纔下這番辣手，料他到了此時，決難擺脫，少不得隨票入城。據衆人的意思，還要哄到城中，弄幾個輕薄少年立在門口，等呆叟經過之時，叫他幾聲馮婦，使他慚悔不過，纔肯回頭。獨有殷太史一位不肯，說：『要迫他轉來，畢竟得個兩全之法；既要遂我的親炙之意，又要成就他高尚之心，趁他未到的時節，先在半村半郭之間尋下一塊地基，替他蓋幾間茅屋，買幾畝腴田，有了安身立命之場，他自然不想再去。我個爲朋友之心，方纔有個着落。』衆人聽說，都道他慮得極是。

縣尊知道有此盛舉，不肯把『倡義』二字讓與別人，預先捐俸若干，送到殷太史處聽他設施，所以這座住房與買田置產之費，共計千金，三股之

內，縣尊出了一股；殷太史出了一股；其餘一股乃衆人均出。不但宴會賓客之所安頓妻孥之處替他位置得宜，不落尋常窠臼；連豢牛畜豕之地，雞栖犬宿之場都造得現現成成，不消費半毫氣力。起先那兩位異人三樁詫事亦非無故而然，都是他們做定的圈套，特地叫人送上門來，使他見了先把大驚變爲小驚；然後到相見的時節，說了情由，再把小喜變爲大喜。連縣尊這一拜也是在他未到之先就商議定了的。要等他一到城外，就使人相聞，好等縣尊出來枉顧，以作下交之始。呆叟在窮愁落寞之中，顛沛流離之際，忽然聞了此說，你道驚也不驚？喜也不喜？感激衆人不感激衆人？當夜開懷暢飲，醉舞狂歌，直吃到天明纔散。

呆叟把山中的家小與牛羊犬豕之類一齊搬入新居，同享現成之福。從此以後，不但殷太史樂於聞過，時時往拜昌言；諸大老喜得高明，刻刻來承塵教；連那位禮賢下士的令尹，凡有疑難不決之事，推敲未定之詩，不是出

郭相商，就是走書致訊。呆叟感他國士之遇，亦以國士報之。凡有專關民社跡係聲名者，真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殷太史還說聲氣雖通，終有一城之隔，不便往來；又在他住房之側買了所民居，改爲別業。把聞過樓的匾額叫人抬出城來，置在別業之中，一座書樓之上，求他朝夕相規，不時勸誡。

這一部小說的樓名俱從本人起見，獨此一樓不屬顧而屬殷，議之者以爲旁出，殊不知作者之有深心。當今之世，如顧呆叟之恬淡寡營，與朋友交而能以切磋自效者，雖然不多，而十個之中或者還有一兩個。至於處富貴而不驕，聞忠言而善納，始終爲友，不以疎遠易其情，貧老變其志者，百千萬億之中，怕尋不出這一位！只因此書之旨不在主而客，所以命名之義不屬顧而屬殷，要使觀者於此知非言過之難而聞過之難也。覺世裨官之小

說大率類此。

其能見取於人，不致作覆船之具者，賴有此耳。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

十二樓

(定價

)

外埠酌加郵費

句讀者汪協如

發行刷者兼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亞東圖書館

上海西藏中路四七五弄六號

不許
照樣
翻印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03861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5528

